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裴斯泰洛齐

一个人、一个孤儿院的冬天，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出 版 信 息

书名	《教人别靠字的人——一个人、一个孤儿院的冬天，与 SDE 的解构》
著者	王德生
执笔	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出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新加坡
编号	德麦国际专著第 251 号
ISBN	979-8-90690-346-4
定价	US$20
开本	170 mm × 240 mm
字数	约 23 万字
版次	2026 年 9 月第 1 版

AI 协作声明：本书的立题、书名与裁定由王德生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统稿与两轮独立质检。本书的判词、视角中心（现实界中心）、收回动作名「排成字母表」与方程体检名「字母表型」，以及第 44 章三根梁的替换画面，均为执笔者推荐项，全书标「待验」，待王德生口述确认；本书没有口述命题，三道令登在附录六。书中所引裴斯泰洛齐原话，多据「裴斯泰洛齐在网上」协会网站（heinrich-pestalozzi.de）所录德文全文与纪姆普斯英译本核对；承重的一句「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已据考订版《全集》第八卷第二四七页核对；凡标〔待核〕者出处尚未逐字对过原刊，标〔据二手〕者只在转引中见过，本书自己的读法标「待验」，三种记号分开用，汇总于附录六「引文核验总表」。书中陪读的邱家一家、言秋棠老师与各章日常场景均为虚构，不承担证据；凡构想的场面，段首已写明。关于孩子学习困难与心理困扰的场景只谈理解与相处，不构成诊断或医学建议；书中给出的读数与做法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

全书结构：作者介绍、前言、导读、目录；导论与十二编五十四章；结语、参考书目（八十三种）、附录六件。

作 者 介 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董事长。

他出生于中国湖南乡村，父亲是农民。1990 年考入湘潭大学，后在中国科学院获得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专业方向为有限元方法与网格生成（Voronoi、Delaunay、CVT）。此后先后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携家人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2022）、321 智慧系统（2022—2024）、SIO 本体论（2024—2025）、SDE 本体论（2026 至今）。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哲学、教育、健康、语言、数学等领域的专著二百余种，其中「普通人都能懂的」系列以 SDE 解构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本书属该系列的应用哲学·教育哲学卷。

前 言

一　一个孤儿院的冬天

1799 年 1 月，瑞士中部的小镇斯坦兹。

前一年秋天，法军在这一带镇压了一场反抗，村子烧了，镇子也烧了，留下许多没人养的孩子。新成立的赫尔维蒂政府在一座还没盖完的修道院楼里，给他们开了一所孤儿院。1 月 14 日，门开了。

主持这所孤儿院的，是一个五十三岁的人。他写过书，办过贫儿院，可从没以教书为业。据他自己后来写，孩子们涌来的时候，厨房、屋子、床铺都还没收拾好；很多孩子身上长着疥疮，穿着爬满虫子的破布，瘦得像骨头架子，眼里是害怕，额头上是不信任的皱纹；十个孩子里，难得有一个认得字母（《斯坦兹书信》，1799；本书转述）。

照管将近八十个孩子的，除了一个管家的女人，就他一个人。他写：我的手在他们手里，我的眼睛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哭，我跟着哭，他们笑，我跟着笑；晚上我最后一个睡，早上第一个起（同上，本书转述）。

这个冬天只过了半年。6 月 9 日，房子被征去做军队的医院，他离开了斯坦兹，孩子们大多被送回了亲戚家。可就在这半年里，春天一到，后来见过这些孩子的神父和官员都说：认不出来了。

两年以后，他回头说起这半年，话说得很老实：那时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只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用的办法，全是被逼出来的（《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本书转述）。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只有将近八十个孩子，和一颗要把他们带出来的心。后来那一整套方法，都是从这间屋子里起头的。

这个人叫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这本书从这个冬天写起，最后也回到这个冬天。

二　他是谁

先用一段话，把他的一辈子讲完。

1746 年，他生在苏黎世。五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里的一个女仆答应留下，帮寡母把孩子们拉扯大。小时候他常去乡下当牧师的祖父家，在那里第一次看见穷人家的孩子。十六岁上下，他读到卢梭的《爱弥儿》，被一本书点燃。二十三岁娶了安娜，在新庄买地种田，照《爱弥儿》的办法养自己的儿子。农场撑不住了，他把附近的穷孩子接进家门，让他们在纺车边上边干活边认字；1780 年，钱赔光了，贫儿院关了门。接下来的十八年，他差不多只剩一支笔，而就在这段日子的开头，1781 年，一本叫《林哈德与葛笃德》的乡村小说让他名满欧洲。斯坦兹那个冬天之后，他去了布格多夫，五十三岁头一回以教书为业，从一个班的角落教起；1801 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出版，他第二回出了名。1805 年起，他在伊弗东办学院，办了二十年，全欧洲都有人来看，最后在教师们的争吵里散了。他回到新庄，写完《天鹅之歌》，1827 年去世，活了八十一岁。

你数一数：一座农场，一所贫儿院，一个孤儿院，两座城堡里的学院。没有一处是照原来的打算办到头的。可是他越败越有名。

第一编会把这条路一站一站走一遍；第二编走进他的五处学校，看谁来上学、他每天干什么、最后怎样收场。

三　你每天都在用他留下的东西

你也许没读过他的书，可你多半用过他留下的东西。

幼儿园老师拎来一棵真的大白菜，让孩子们摸一摸、剥一片、闻一闻，下午才在黑板上写「白菜」两个字。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老师先发一把小棒，让孩子一

根一根地数。识字卡片正面一个字，背面一幅画。家长会上，老师说：别光让孩子背，先让他看到东西。

「先让孩子看见，再教他说出来、写下来」，这句话今天几乎没人反对。它听上去像常识。可在他那个年代，它不是常识。那时乡下学校的孩子，一连几年被拴在字母和教理问答前面，一本书背下来，出了门一样东西也叫不全。

要说清楚一点：看图识字不是他发明的。中国明代就有一字配一图的识字书，捷克的夸美纽斯也早他一百来年编过带图的课本（见第 38、47 章）。他做的，是把「先看东西」从一种好办法，说成了一切认识的地基，写成一套方法，再由他的学校、他的书、他的访客，一路传进英国的实物课、美国的师范学校、日本的课本，最后传进中国的教育学教材（见第 47 章）。今天教科书里讲他，常见的说法有三句：「教育心理学化」、「要素教育」、「爱的教育」。这三句都有来头，也都被收得太短了（见第 38 章）。

还有一样你可能在学校墙上见过：「头、心、手」。这三个字常被归到他名下。归得有根据：他的书信里有好几种排法，「头、心、手」出现得最多；可晚年他把一生的想法写成体系时，他把心放在了最前头（见第 16 章）。

一个人留下的东西，被用了两百多年，用到人人都觉得那是常识，他本人反倒没人细读了。这本书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头细读他。

四　为什么今天要读他

他那个年代，缺的是东西。孩子五岁以前在田里、山坡上跑，一进学校，整个世界突然从眼前消失（《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本书转述）。他看不上一种人，管他们叫「字的人」，说他们站在高跷上，还以为自己站得高（同上，第七封信，本书转述）。

今天的孩子，缺的不是字，也不是图。给孩子讲一种没见过的鸟，一句话，机器就能生成一张图、一段讲解、一段朗读，要几张有几张。字和图，今天几乎不要钱了。

那么他那句「先看东西」，是过时了，还是更要紧了？

本书的回答分两半。

前一半：碰到一样真东西的那一下，手上沉不沉、凉不凉，这一回看岔了没有，机器替不了。在这一半上，他说对了，而且今天比他那个年代更要紧（第 49 章）。

后一半：他自己一辈子最大的一次成功，偏偏是一本书。让欧洲认识他的，是字，是一个故事。今天，替教育家讲故事的，换成了短视频和推荐算法，讲得更快，也更容易只剩下一个名字和一句说反了的话（第 50 章）。

读他，就是把这两半同时拿在手里。只拿前一半，你会以为多摆几样实物就够了；只拿后一半，你会以为故事讲得好就够了。他的一生，恰好把两样都活过了一遍。

还有一层，是两百年前没有的。他那个年代，一个孩子看不看得见东西，全看大人肯不肯把东西端到他跟前；东西是稀的，肯不肯是唯一的问题。今天东西不稀了，屏幕上什么都有，可「碰到」变稀了。孩子知道榴莲，见过几十张榴莲的图，说得出它有多少瓣、什么味；他没有扛过那个重量，没有被壳上的刺扎过手，没有闻过一屋子散不掉的那股气。他手上那一栏是空的，嘴上那一栏是满的，而且满得看不出空。两百年前的空，一眼就看得见——孩子答不出来。今天的空，答得出来，还答得很漂亮。

这就是他今天更难读的地方，也是更值得读的地方：他反对的那种人，他管他们叫「字的人」，说他们站在高跷上还以为自己站得高；今天造高跷的本事，比他那个年代高明了不知多少倍，而且不要钱，随手就能给孩子一副。

这也是一个家长、一位老师今天天天碰到的难处。孩子手里的平板，一晚上能翻过去几十张字卡，一张一张都配着好看的图；可他蹲在路边看一队蚂蚁搬家看了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在哪张卡片上都不算数。是该多给卡片，还是该多给路边？是该先讲故事，还是先让他去碰？这本书不替你定答案，只把他两百多年前在这件事上想对了什么、想漏了什么，一样一样摆出来。

五　一句判词

这套书每一本都给一位教育家压一句判词。判词要只能用在他身上，带一个画得出来的画面，普通人听一遍就懂。这本书的判词是：

他在斯坦兹的冬天看见，孩子是在一屋子的爱和一件件实物里长出来的，却把这场长排成了一本「直观的 ABC」；他教人别靠字，自己却是一本小说托起来的。

前半句说的是他的学说。他看见了一场长：孩子在爱里、在实物里、在一双手的活里，一轮一轮长出来，长的时候大人也跟着变。这是真看见，有他自己写的《斯坦兹书信》作证。可他后来把这场长写成了一张次序表：从简到繁，一格一格，对谁都一样。1803 年，他和助手们出了一本练习书，就叫《直观 ABC》。本书把这个动作叫作「排成字母表」（待验）。

这里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照原信读，斯坦兹那个冬天里，已经有一张音节表，前两排背熟了才往下走。看见和字母表，在那个冬天就同在一间屋子里。只是那时候，是他一个人日夜守在孩子中间，托着那张表。到了后来的方法书里，托着表的那个人、那一屋子日子，慢慢退到了表的后面（见第 7、8 章）。

那张表底下，还压着一样东西。他相信，人身上的力量是从里面往外展开的，像身体长个子一样，有一条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自然的进程」；教育要做的，就是找准这条进程，一格不差地跟上它。这是他一辈子最深的信念，也是那张字母表能「对谁都一样」的底气。本书要问的是：一条对谁都一样、只有一种、必然走得到的路，和「本来就在那里、只等发现」的说法，在教室里还分不分得开（第 25 章）。

后半句说的是他的人生，第六、七节细说。

这句判词会在前言、导读、第十编的总解构和结语四处出现，一字不改。第42章把它拆成三句写全：他看见了什么，他收回在哪里，收回底下是一台什么样的「本来就在」的机器。

六　两把刀

这本书用两把刀来读他。

第一把，拆他的学说。这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教育哲学家这一路书的老办法，前面的皮亚杰卷（第162号）、陶行知卷（第221号）都这样写：用七个大白话词，看他写的学习，形状写了多少，路写了多少，土写了多少，回写写没写；再给他的体系做一次体检；最后压成五条判决，每条两列，他打开了什么，他又关上了什么。这把刀管第三到第六编，和第十编。

第二把，读他的人生。这把刀来自第166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把一位大师写下的理论，和他活过的一生并排摆着，看中间有没有一道缝。大师教的，往往是他写下的那一半；靠的，却常常是他活过而没写下的那一半。这把刀管第一编、第二编和第七编。

两把刀合写，是王德生定下的写法。他的原话是：「我们要继续做教育哲学家，从理论和人生SDE两个Skill来解构。」

两把刀在第七编会合。第一把刀在他的方法书里找到了一张字母表；第二把刀在他的一生里找到了两样东西：一本小说，一路失败。把这几样摆在一起，就看得出他活出来了、却没写进方法的，是什么。

为什么非要两把？只用第一把，读出来的他，是一个把孩子排进格子的方法家，好像他一辈子坐在书房里画表。可他五十三岁才走进教室，在斯坦兹跟孩子同吃同睡，在布格多夫跟助手一遍一遍地试，他的学校每一所都比他的书宽。只用第二把，读出来的他，又成了一个会写小说、运气不好的好心人，好像他那套方法只是名声的副产品。可那套方法是真的，是他在几十个、几百个孩子身上压出来的，今天的课堂还在用。

两把刀合起来，才看得见一件事：他在学校里天天做的，和他在书里写下的，中间差着的，恰好是他的人生里最管用的那两样。

七　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这是本书给他的人生判语：

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请别读成挖苦。他没有瞒过谁。小说是他写的，而且他在回忆写书的缘起时，亲笔写下过一句：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瑞士小报》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7 页，已逐字核；后半句见第 5、31 章）。他知道故事的力量。他只是把这句话留在了写给老百姓的书的计划里，交给母亲和教师的，是一张从简到繁的次序表。

让欧洲认识他的，其实两回都是字。第一回是 1781 年那本小说；第二回是 1801 年的《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加上 1802 年一位学者写给政府的官方报告。1799 年他在斯坦兹失了手，连朋友都在背后说：他这辈子真正做成过的，就那么一回，写了一本小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本书转述）。

他身上还有第二道缝。他教的是一步一步、一步不乱，他活的是一次一次、从败到改。五所学校，他几乎没有一回是照计划走到头的，也几乎没有一回是败了就停的。每败一回，他都回头改自己的做法。可是他留给别人的方法书里，没有一栏记「这一回为什么走岔了、改了什么」。他晚年想过让一本给母亲的书永远续写下去，打算没有落成。本书的读法是：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待验）。

缝隙不是揭短。理论只写得下能教的，只能遇到的写不进去。读完第七编，你应当更敬重他：一个靠字被世界认识的人，一辈子替那些被字压着的穷孩子说话。

八　这本书自己也会排一张字母表

说一个人把一场长排成了字母表，写这句话的书，自己也逃不掉。

这本书有七个大白话词。它们很可能被背成七个填空：形状是什么，路是什么，土是什么。书里有三种状态：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它们很可能被当成三级，给孩子贴上「这个孩子还在一锅粥」的标签。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一不小心，就成了一张打钩的表。五条判决，也可能变成考试里的五个要点。

他自己就走过这条路。第 31 章会讲：小说出版以后，读者爱故事、不照着做，他就亲手把自己的小说一段一段编上号，配上问题，照教理问答的样子重抄，抄到第三十九章停了手。在这本小说身上，他已经排过一次字母表（本书的读法，待验）。

所以这本书给自己留了几道门。三种状态只说「这一件事、这一轮」，不说「这个孩子」，也没有高低。小账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凡是本书自己的读法，都标「待验」。导读立了三条推翻条件，写明去哪里查；结语一条一条报账，不回头改前面的话。附录五专门列本书自认最弱的地方。

这几道门挡不挡得住，要读的人来看。

九　本书没有做到的

有两处，本书先认下来。

第一处在第 37 章。想让很多人都能教的人，最后几乎都会排一张表：他排了《直观 ABC》，陶行知编了《平民千字课》。表能让不识几个字的母亲也能教，这是它的大好处；表也会把一场拐来拐去的长，排成一格一格。有没有一种办法，既能让很多人教，又不排成表？本书还没有找到。

第二处在第 40 章。今天讲「多感官」「具身学习」「教具」的研究很多，说得比他细，也比他有证据。在「先看东西」这件事上，本书没有比这些研究多说出一句有证据的话。本书多问的，只有一栏：这一回，为什么走岔了。这一问是不是别人早就问过，本轮也没有查全。

还要说明一件事。本书引他的原话，很多是从瑞士的「裴斯泰洛齐在网上」协会网站所录的全文、十九世纪的英译传记和英译本里转述来的，考订版全集的页码没有逐一对过纸本。这些地方书里都标了记号，全部汇总在附录六，等以后一条一条去核。

十　这本书是谁写的

这本书的执笔是一个复合主体：王德生立题与裁定，Claude 执笔与统稿。

王德生给了三道令：用理论、人生两把刀合写；圈定裴斯泰洛齐，并采用执笔者提出的那一行缝隙，「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就出在这一行里；定下书名、书号和定价。

还有几样，是执笔者的推荐项，王德生还没有口述确认：前面那句判词；他站的视角中心，本书初判为「现实界中心」；「排成字母表」这个名字；第十编体检里的「字母表型」。这些在书里都标着「待验」，等他裁定以后，全书统一回改。书中凡是这几处，都不写成他的口述。

书里陪你读的邱家一家人、言秋棠老师和她的班，都是虚构的，只用来把道理放回日子里，不承担证据。

一个人定题、定判断，一个 AI 执笔、统稿，写一个一辈子琢磨「人怎样学会」的人。这本身也是一次学：谁回头改了谁，书里的每一处「待验」都记着。

这本书是「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教育哲学家解构系列的一卷，副线叫：一个人、一个孤儿院的冬天，与 SDE 的解构。

导 读

一　判词和五条判决

先把判词再抄一遍：

他在斯坦兹的冬天看见，孩子是在一屋子的爱和一件件实物里长出来的，却把这场长排成了一本「直观的 ABC」；他教人别靠字，自己却是一本小说托起来的。

一句判词太短，装不下账。所以这本书把它拆成五条判决。每条判决两列：他打开了什么，他又关上了什么。开的一半要先说，那是他留给我们的；关的一半说的是他没走到的地方，不是他的罪过。每条后面注着这条判决的主场在第几编，到了那一编，它会被拿到原文面前细看。

这是本节唯一的一张表。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一　先看东西（主场第五编）	把实物和「看见」放在字前面，替背书背到发木的穷孩子打开了认识的门	把「看见」写成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词和符号被排到后面，好像它们不会自己长出看见来——而他一生最大的一次成功，恰是一本书
二　排成字母表（主场第五编）	把教学拆成数、形、词三个要素，普通母亲、乡村教师也能照着教，教育第一次可以教给不识几个字的人	把一场在爱和实物里的长，排成对谁都一样的从简到繁的次序表；走岔的、倒过来的、先懂大后懂小的路，在表上没有位置
三　起居室（主场第六编）	教育从起居室、信任和爱开始，「先赢得孩子的心」	他看见过真实的家，也知道不是家家都有；他看见以后做的一件事，是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不回头改方法。斯坦兹的孤儿本来没有起居室，那间屋子是他在现场用自己补出来的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四　头、心、手（主场第四编）	学习不止一维，要头、心、手一起长，穷孩子也要长成全人（「头、心、手」常被归到他名下：几种排法里这一种最多，晚年写成体系时，他把心放在了最前）	三股力量被写成并排的三棵树，各自从内部展开；三股怎样缠、谁回头改谁，没有写进机制——缠在他的学校里，不在他的书里
五　一本小说与一路失败（主场第七编）	他在人生里用的，恰是他理论最不放心的两样东西：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和败了再改	他并非不知道故事的力量，「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是他写的；只是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追随者学到的是直观与次序，缺的是讲故事让人信、和败了再改

这张表里的五句，是这本书**立**下来的判，不是结算。立的时候，先按最狠的说法立；到了原文面前，该窄就窄。第一条和第二条，本书自己已经预告了可能收窄的方向：判决一里「词和符号被排到后面」这半句，也许要收成「他没有反对词，只是把词排在看见后面」；判决二里「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也许要收成「次序是给教师的扶手，他本人在现场常常不照次序」。正文写到哪里碰上原文，就在哪里照实记；收窄成了什么样子，结语第三节一条一条报账，前面立错的话留在原处不改。

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一本书最容易骗自己的地方，就是立判的时候留一手，把话说得足够软，到结算时便谁也推不翻它。立得硬，才好检验。

二　推翻条件三条

一本书说一个人「关上了什么」，得先写明：出现什么情况，就算这本书说错了。下面三条，每条写着去哪里查。

第一条，管判决二。若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1801）或《天鹅之歌》（1826）里，他明确写了要素的次序应当随孩子和环境改换，并且给出了改换的办法，判决二就要收窄。去查：《葛》第四至第九封信，《天鹅之歌》全书。

第二条，管人生判语。若可靠的史料表明，他后来的名望主要是靠学校的成效先传开的，而不是靠《林哈德与葛笃德》和后来的出版物，那么「一本小说」要收窄成「一本小说和一路文字」。去查：学术传记（西尔伯 1960 年那一本，施塔德勒 1988 至 1993 年那两卷），伊弗东访客留下的记述。

第三条，管判决一。若他的方法书里，词被写成与直观同等的认识源头，而不是跟在后面的，判决一要收窄。去查：《葛》第七封信（讲语言的那一封），1800 年他写的《方法》备忘录。

推翻条件还要堵住逃生口。到时候不能说「他的本意不是这样」「是后人把他用歪了」来开脱：本书判的是他写下的方法书里有没有这一栏，不是他心里想没想过。反过来也一样，若他真写了，哪怕只写在一封不起眼的信里、一段没人读的附注里，也算，本书认。

这三条不是摆设。正文写到哪一条碰上了，就在哪里照实记下来：碰到了一半的，写一半；离触发比预想的近的，也写。结语会把三条一条一条报账，报账时不回头改前文。前面说错的话，留在原处，结算写在后面。

三　七个大白话词

这套书讲学习，从头到尾只用七个词。你不必先学什么理论，记住这七个词的家常意思就够了。括号里是它们在本体论里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时写一下，往后就不再写。

形状，是一个孩子会了的那样东西，能被认出来、说出来、用出来的样子（显露，S）。它从模糊到清楚，是一条光谱，不是一个开关。他在《葛》里也画过一条从模糊到清楚的路，画得很细，第 23 章专看。

路，是从不会到会那一串一先一后的不同：卡住，试错，换个办法，突然通了（差异序列，D）。他写得最用力的，正是路：数、形、词，从简到繁，一步不乱。他管它叫「自然的进程」。

土，是让这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家里的话，同桌，老师的脸色，作息，身体，那天的心情（特征纠缠，E）。他写得最厚的是土：母亲，起居室，贫穷，爱，实物。本书要问的是，写得最厚的土，在决定路怎么走的那一步里，还在不在。

回写，是会了以后回头改土、改路，也回头改自己原先那个半对半错的会。他的学校里天天有回写，他的方法书里找不到这一栏。

后三个词，说的是一件事正处在什么状态。一锅粥，是刚碰到一样新东西，什么都搅在一起，还分不开（混沌态）。正在成形，是似懂非懂、一碰就散的那一段，最有创造，也最容易被考试判成「不会」（介生态）。定型，是会了、稳了、能考了，可它只是一站，不是终点（秩序态）。

三种状态只说这一件事、这一轮，不说这个孩子。同一个孩子，认字已经定型，学游戏规则还在一锅粥里；今天定型的东西，明天碰上新情况，又会回到正在成形。三种状态也没有高低，最值得守着的，常常是中间那一段。

这七个词，导论里用一件家常事全部用一遍。

用它们的时候，落在一件具体的事上，别落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本书唯一的用法交代，说清了，后面都好办。

譬如孩子今天默写错了六个字。落在事上，是这样问的：错的这六个字，他会到哪一步了（形状）；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哪一处卡过、哪一处认错过（路）；那几天家里、班里、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土）；这回默写以后，有什么被改了——是他的记法改了，还是你的教法改了（回写）。四个问题，都能指着一样东西回答。

落在人身上，就成了另一种话：这孩子形状差，这孩子还在一锅粥。听着也像在用这七个词，其实一个也没用上——它们成了四个新的评语。差别就在这里：前一种问法问得出下一步做什么，后一种只问得出一个结论。

还有一个笨办法可以自查：你用完这七个词，说出来的那句话，能不能改成一个明天就能做的动作？改得出来，是用对了；改不出来，就只是换了一套词，把原来那句「他不行」说得体面一点。

四　陪读的一家人和一间教室

书里有一家人一直陪着你读。他们是虚构的，不承担任何证据，只负责把道理放回日子里。

邱家住在湘中一座县城。爷爷邱德茂七十一岁，退休前在村小代了二十多年一到三年级的课，会用粉笔在一块旧木板上写字，总说：先让伢子看到东西。爸爸邱志强在县城开一家家电维修店。妈妈谭慧在乡镇卫生院的药房当药剂员。哥哥邱远十一岁，上五年级，喜欢拆东西，作文写不长。妹妹邱果四岁半，上幼儿园中班，最爱听绘本故事。

邱远的班是县城实验小学五年级三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言秋棠，教书第七年。书里还会出现邱果的幼儿园老师蓝老师，县里的教研员甘老师；第十二编会多出一位办托育园的覃园长，和一位做识字软件的年轻人阿凯。

书的时间，从一个秋天走到第二年初夏。

为什么请一户湘中县城的人家来陪读？因为他讲的事，就是这户人家天天在做的事：教孩子认字，教孩子说谢谢，在店里、在饭桌边、在上学的路上教孩子做人。拿一户中国人家、一间中国教室来放他的道理，道理对不对，你一眼就看得出。这些场景只作旁证，不拿来评哪一所学校、哪一位老师，也不对任何一项教育政策表态。

凡是这些人出场的段落，段首都写着「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他们说的话，是为了让你看清一处道理而设想的，不是采访来的，也不代表任何一所真实的学校、一位真实的老师。

五　小账两行怎么读

每一章末尾，有两行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

第一行接着五条判决问：这一章里，他替孩子打开了什么，又没走到哪里。先写开的，再写关的，顺序不要倒。

第二行问的是这一章里的那样东西，是从现场、从一个个孩子身上看见的，还是已经被排进了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很多时候答案是「两样都有」，那就写两样都有，再写哪一样托着哪一样。

拿导论里那把伞试一试。第一行可以这样记：开，爷爷先把一把真伞撑开给孩子看，孩子认字认到了东西身上；关，爷爷那三步规矩对哪个字都一样，孩子把收拢的伞叫成拐棍、在招牌上认不出、描字多一横，这些在三步里都只算「还没学会」。第二行可以这样记：两样都有，先看见的托着字母表；可这一回，看见前面还站着一个故事。

你看，两行都不是打分，是记下这一处的样子。记得越具体，越有用；写成「好」「不好」，就白记了。

第七编是缝隙编，第二行换成：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

小账是给你读书时自己记的，适合自查，不适合拿去考核别人。你要是读着读着，发现自己在给一个孩子、一位老师填这两行，请停下来。那正是这本书要提防的那张表。

六　引文里的三种记号

书里引他的话、引别人的话，出处都写在括号里。有三种记号，请分开看。

〔待核〕：出处还没有逐字对过原书或原刊。全部汇总在附录六，等以后去核。

〔据二手〕：只在转引里、在研究文献里见过，没有看到他本人的原文。这本书有不少材料来自协会网站所录的全文和编者按、十九世纪纪姆普斯写的传记的英译本，凡是转引，都这样标。

「待验」：这本书自己的读法和解释。比如「排成字母表」这个名字，「现实界中心」这个中心，「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这个判断。它们等原文、等王德生的口述、等以后的证据来验。

三种记号不混用。另外，凡是写着「本书转述」的，是本书用大白话转述他原文的大意，不是逐字翻译。本书不替他编一句话；拿不准的，写「一般认为」「据记载」；流传很广、出处不明的口号，写「常被归到他名下」。

七　随身三问

读每一编，都可以带着这三句话。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

头一问，读他的书就能答；第二问，要读他的一生；第三问，要回到你自己。这三问也可以拿来问你自己：你心里那套「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是不是也只写下了能教的那一半？

八　全书地图

全书十二编，外加导论和结语。一编一句话：

导论：一把伞，把七个词、三种状态和一本字母表先用一遍。

第一编，一个人：办一所败一所的人。把他的一辈子顺一遍，编末一张人生序列表。

第二编，他的学校。五处学校一处一章，看他说的和他做的，哪里是一回事，哪里不是。

第三编，他接手的题。背书的旧学校，卢梭留下的「自然」，和他从旧学校原样接过来的一个前提。

第四编，为了什么、谁在学：头、心、手。三股力量在书里并排站着，在学校里缠在一起。

第五编，怎么学：先看东西。全书的主场，判决一、二在这里结账。

第六编，怎么教：起居室与爱。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怎样替掉了每个孩子真实的土。

第七编，教人别靠字的人。缝隙编：一本小说，一路失败，两把刀在这里会合。

第八编，相遇。《学记》和《论语》，陶行知，中国人家里的认字。

第九编，近邻。两个访客各带走一半；今天的多感官、具身学习，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第十编，SDE 总解构。先请他的辩护人说话，再把判词拆成三句，做一次体检，找三根承重的梁，也给 SDE 自己写一份死法。

第十一编，身后与 AI。直观进了课本，名字还在、部件丢了；机器把字和图全做完之后，谁在替教育家讲故事。

第十二编，用得上。给家长，给教师，给学生和自学者，给办学的人和做学习产品的人。

结语：那个冬天。回到斯坦兹，判词第四次出现，五条判决和三条推翻条件一条一条报账。

后面是参考书目，和六件附录：年表与人生序列，他的学校档案，缝隙定位卡，站上前判对账表，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登记。

如果你只有一个晚上，读导论、第 7 章、第 31 章和结语。如果你是家长或老师，读完导论，可以直接翻到第十二编，遇到看不懂的词，再回头找。

目 录

作者介绍 · · · · · iii
前言 · · · · · iv
导读 · · · · · xiii

导论　一把伞：七个词、三种状态、一本字母表 · · · · · 1

第一编　一个人：办一所败一所的人 · · · · · 8
第 1 章　苏黎世的寡妇家：五岁没了父亲，一个女仆撑起的家 · · · · · 9
第 2 章　牧师祖父的村子：看见穷人的孩子；大学、爱国者与卢梭 · · · · · 16
第 3 章　照《爱弥儿》养儿子：一本育儿日记 · · · · · 24
第 4 章　新庄：一座农场、一所贫儿院、一次破产 · · · · · 31
第 5 章　迟来的名声：写书的十八年、一个冬天、二十年的学院 · · · · · 39

第二编　他的学校 · · · · · 49
第 6 章　新庄的贫儿院：纺车边上的课 · · · · · 50
第 7 章　斯坦兹的那个冬天：一个人、八十个孤儿 · · · · · 57
第 8 章　布格多夫：城堡里的学校与「方法」的诞生 · · · · · 65
第 9 章　伊弗东：全欧洲来参观的学校，和它怎样散掉 · · · · · 73
第 10 章　回到新庄：《天鹅之歌》与最后两年 · · · · · 81
第 11 章　学校对学说：他说的和他做的 · · · · · 87

第三编　他接手的题 · · · · · 95
第 12 章　背诵的学校：十八世纪乡村学校的样子 · · · · · 96
第 13 章　卢梭留下的「自然」：《爱弥儿》之后怎么办 · · · · · 103
第 14 章　旧学校和他共有的前提：有一条对所有孩子都一样的正确次序 · · · · · 109

第四编　为了什么、谁在学：头、心、手 · · · · · 116
第 15 章　「人的全部力量」：他要教出一个什么样的人 · · · · · 117
第 16 章　头、心、手：三棵树，还是一股绳？ · · · · · 124
第 17 章　穷孩子也是人：谁在学 · · · · · 131
第 18 章　意义三律对账：创造、自由、幸福 · · · · · 137
第 19 章　SDE 解构｜三股力量在书里并排站着，在学校里缠在一起 · · · · · 144

第五编　怎么学：先看东西 · · · · · 151

第 20 章　直观：「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 · · · · · 152
第 21 章　数、形、词：三个要素 · · · · · 158
第 22 章　《母亲读本》与直观 ABC：把看见排成字母表 · · · · · 164
第 23 章　从模糊到清楚：他自己的光谱 · · · · · 170
第 24 章　要是没有实物呢？——器具消去式试刀，和词先于物的时刻 · · · · · 176
第 25 章　SDE 解构｜把一场长排成字母表 · · · · · 182

第六编　怎么教：起居室与爱 · · · · · **188**
第 26 章　母亲与起居室：教育从哪里开始 · · · · · 189
第 27 章　斯坦兹书信里的爱：先赢得孩子的心 · · · · · 195
第 28 章　「心」的教育：道德从感激、信任里长出来 · · · · · 201
第 29 章　教师是谁：他的助手们，与回写五格 · · · · · 207
第 30 章　SDE 解构｜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替掉了每个孩子真实的土 · · · · · 213

第七编　教人别靠字的人 · · · · · **220**
第 31 章　一本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怎样让欧洲认识他 · · · · · 221
第 32 章　一路失败：办一所败一所，却越败越有名 · · · · · 229
第 33 章　缝隙在哪里：定位卡、九格逐格过一遍、保底、悖论一句话 · · · · · 235
第 34 章　只学他理论的人卡在哪，和两个同构的普通人故事 · · · · · 243
第 35 章　补上缝隙，可以这样学；与第 166 号二十道缝对账 · · · · · 249

第八编　相遇 · · · · · **255**
第 36 章　《学记》与《论语》：「道而弗牵」和「不愤不启」 · · · · · 256
第 37 章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与「先看东西」 · · · · · 263
第 38 章　中国人家里的认字：《三字经》、识字卡、看图识字 · · · · · 269

第九编　近邻 · · · · · **276**
第 39 章　两个访客，各带走一半：福禄贝尔与赫尔巴特 · · · · · 277
第 40 章　今天的「多感官」「具身学习」：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 · · · · 283

第十编　SDE 总解构 · · · · · **289**
第 41 章　请辩护人：他会怎样回这本书 · · · · · 290
第 42 章　判词三句写全、接缝卡与三方程体检 · · · · · 296
第 43 章　同出一根：「排成字母表」 · · · · · 302
第 44 章　三根承重梁与替换 · · · · · 308
第 45 章　闪光点清单与保底合表 · · · · · 314
第 46 章　病根、死法、SDE 要向他学的，和给 SDE 自己写死法 · · · · · 319

第十一编　身后与 AI · · · · · **325**

第 47 章　直观进了课本：实物教学、看图识字与身后三问 · · · · · 326
第 48 章　部件的命运：名字还在，部件丢了 · · · · · 333
第 49 章　机器把「字」全做完之后：AI 能生成字和图，却不能替孩子看见 · · · · · 340
第 50 章　今天谁在替教育家讲故事：一本小说与一个推荐算法 · · · · · 346

第十二编　用得上 · · · · · **352**
第 51 章　给家长：先碰一下，再叫名字 · · · · · 353
第 52 章　给教师：一面起了皮的墙 · · · · · 366
第 53 章　给学生与自学者：五十三岁，从最低一班学起 · · · · · 378
第 54 章　给办学的人与做学习产品的人：一个让人信的故事，一本会改的书 · · · · · 389

结语　那个冬天 · · · · · **400**

参考书目 · · · · · **409**

附录 · · · · · **415**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 · · · · 415
附录二　他的学校档案 · · · · · 419
附录三　缝隙定位卡与九格逐格表 · · · · · 422
附录四　站上前判对账表 · · · · · 425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 · · · · 429
附录六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登记 · · · · · 434

导 论

一把伞：七个词、三种状态、一本字母表

一　一个下雨的傍晚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十月里一个下雨的傍晚，县城的天黑得早。邱德茂搬了把小竹椅坐在门口屋檐下，邱果蹲在他脚边，看雨水顺着瓦檐一串一串往下掉。

爷爷想教她认一个字：伞。

他教了二十多年村小，有自己的老规矩：先让伢子看到东西，再说名字，最后才写字。

他从门后拿出那把旧的黑布伞，木头弯把，伞骨有一根是他自己用铁丝绑过的。他没急着说话，先按住伞柄上的铁扣，往上一推，伞「嘭」地撑开了，像屋檐下忽然开了一朵大黑花。邱果往后一跳，又凑过来，伸手去摸伞面，湿的，凉的。

爷爷又把伞慢慢收拢。伞面一层一层往下垂，伞骨一根一根并拢，最后成了一根细长的黑棍子。邱果看呆了：刚才那么大的一朵，怎么缩成一根了？

爷爷说：走，陪爷爷去巷子口买包盐。

他撑开伞，把邱果搂在伞底下，一老一小走进雨里。雨点打在伞面上，啪啪啪，密的时候像炒豆子。邱果仰着头看伞里面，一根一根伞骨从中间散开，像一把张开的手指。走到巷子口，风斜着吹，爷爷把伞往她那边一歪，她的鞋还是干的，爷爷的半边肩膀湿了。

回到家，爷爷抖了抖伞，靠在门后。他把那块旧木板架在凳子上，拿一截粉笔，写了一个字：伞。

他指着字说：你看，上面这个尖顶，像不像撑开的伞面？底下这一竖，就是伞把。

邱果看了一会儿，说出了那个字，声音很亮。

这一幕你大概不陌生。它就是本书这个人一辈子讲的那件事：先让孩子看见东西，再教他说出来、写下来。下面我们用本书的七个词，把这个傍晚从头走一遍。

二　一锅粥

刚开始，「伞」在邱果那里是一锅粥（混沌态）。

什么都搅在一起：雨，雨衣，帽子，屋檐，出门，爷爷的黑布伞，她自己那把印着小鸭子的伞。这些东西在她心里连成一片，都叫「下雨天」。那个字的音也搅在里面：「sǎn」和「三」在她耳朵里差不多，前几天她数手指，数到三，还冒出来一句「下雨了」。

一锅粥不是坏事。它是一件新东西刚落进孩子日子里的样子，热乎，乱，什么都还没分开。好多东西后来能长出来，靠的就是这一锅里的热气。

三　正在成形

伞「嘭」地撑开的那一刻，这锅粥开始往外分东西了。

可分得还不稳。撑开的伞，她认得是伞；收拢以后，她指着门后那根黑棍子说：爷爷的拐棍。木板上的字，她认得；第二天在巷子口杂货店的招牌上看见「雨伞」两个字，她又不认得了。她自己拿粉笔描，在底下多画了一横，自己看着也觉得不对，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这就是正在成形（介生态）：似懂非懂，一碰就散。这一段最容易被大人判成「还不会」，也最容易被催。可你仔细看，这一段里的她最忙：她在拿收拢的伞去对撑开的伞，拿招牌上的字去对木板上的字，拿自己描的去对爷爷写的。新东西，多半是在这一段里长出来的。

那天爷爷做对了一件小事。邱果管收拢的伞叫拐棍，他没说「错了」，把伞拿过来，当着她的面又撑开一回，再收拢一回，放回她手里。她拿着那根「拐棍」掂了掂，嘟囔了一句：原来它是睡着的伞。这话不对，也不全错。正在成形的东西，常常就是这样说出来的。

四　定型，只是一站

过了些日子，这个字在她那里定型了（秩序态）。撑开的、收拢的，黑的、印小鸭子的，她都叫伞；招牌上、绘本上、木板上的「伞」，她都认得；早上看见窗玻璃上有水，她会自己跑去门后拖那把小伞。能认出来，能说出来，能用出来。

定型是好事。可它只是一站，不是终点。明年夏天她会碰上遮太阳的阳伞，再往后，会在电视里看见从飞机上跳下来、背后撑开一顶大伞的人。到那时，「伞」会被重新搅一回，又回到正在成形。

三种状态，说的只是「伞」这一件事、这一轮。同一个傍晚，她认「伞」正在成形，数数已经定型，分左右还在一锅粥里。三种状态也没有高低，不是三个年级，让孩子一年一年往上升。它们是同一件事在不同时候的样子。

五　形状、路、土、回写

再用另外四个词看一遍。

形状（显露），是她最后会了的那个样子：认得出、说得出、用得上的「伞」。它不是一下子亮起来的，从模糊到清楚，中间有好长一段灰。

路（差异序列），是她从不会到会那一串一先一后的不同：伞撑开时往后一跳，收拢时看呆了，伞底下仰头看伞骨，把收拢的伞叫拐棍，在招牌上认不出，在底下多画了一横。每一处卡住、每一处认错，都是路上的一步，不是路外面的垃圾。

土（特征纠缠），是让这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那天下着雨，要出门买盐，家里正好有一把撑得开的旧伞；爷爷有空，有耐心，会用铁丝绑伞骨，也会用粉笔写字；巷子口有一家挂着招牌的杂货店。换一个不下雨的季节、一个没空的大人，同一个字，路会完全是另一条。

回写，是会了以后回头改。「伞」定型以后，那锅粥也被改了：「sǎn」和「三」分开了；门后那根黑棍子不再是拐棍；她再看雨衣和伞，知道一个穿在身上，一个举在头顶。回写还改了土：她开始在下雨天自己去拿伞，家里的晚饭前多了一句「明天要不要带伞」。她还改了爷爷，这一点，到第七节再说。

六　一本字母表

现在看爷爷那条老规矩：先看东西，再说名字，最后写字。

这条规矩，他在村小用了二十多年，救过不少只会跟着念、一个字也对不上东西的伢子。它好就好在，一个没受过多少训练的代课老师照着走，也不会一上来就让孩子对着一个字干背。

可你留意它的样子：三步，一步接一步，对哪个字都一样，对哪个伢子都一样。教「伞」是这三步，教「鱼」是这三步，教「飞」也是这三步。它是一张很短、很好用的次序表。

再留意它没有的东西。邱果把收拢的伞叫成拐棍，在招牌上认不出，描字多画一横，这些在路上都是实实在在的几步，第五节说过，每一步都在往前推。可在爷爷那三步里，它们没有位置。三步只认得一种走岔：前一步还没走完。没走完，就回到头一步，再撑一回伞，再说一回名字。那一声「拐棍」是怎么来的，它下一回会把孩子带到哪里，这张表不问。

这不是爷爷教得不好。一张表要让人照着走，就只能写「该怎样」，写不下「这一回怎样岔开了」。岔开的那些，只能记在教的人心里。爷爷教了二十多年，心里记着很多；那张表上，一个也没有。

本书管这样的表叫「一本字母表」。书里这个人，一辈子把孩子在实物里、在爱里、在一双手的活里长出来的那场长，排成了一张从简到繁、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1803 年，他和助手们出了一本练习书，名字就叫《直观 ABC》。邱德茂没读过他的书，可他那条老规矩，和这本字母表是一家的。

七　故事在实物前面

那天晚上睡觉前，邱果抱来一本绘本，要爷爷讲。

是幼儿园蓝老师在班上讲过好几遍的一本。故事讲一只小狐狸，下雨天举着一把红伞去给外婆送饭，路上把伞借给了一只淋湿的小兔子，自己顶着一片大叶子跑回家。每一页，那把红伞都画得很大；每一页，「伞」字都印得比别的字大一号。

邱果翻到小狐狸借伞的那一页，手指按在那个大字上，说出了它的音。又翻回来，一页一页地指。

爷爷愣了一下。他问：这个字，你什么时候认得的？

邱果说：蓝老师讲的时候。

原来，这个字她早就认得了。她认得它，是先在一个故事里，在一只小狐狸手上。傍晚那把伞「嘭」地撑开时，她往后一跳又凑上来，看得那样起劲，不是因为第一次见到伞，是因为故事里的那把伞，这会儿真的在她眼前打开了。她在伞底下仰着头看了那么久，也许是在看，这把伞能不能像故事里那样，替一个人挡住一整路的雨。

爷爷那张次序表，这一回是倒着走的：故事在前，字在中间，实物在最后。故事并没有让她只会空话，正相反，是故事让她去看。

再回头看第五节的土，就知道那天爷爷只看见了一半。那片土里，除了雨、旧伞、巷子口的杂货店，还有幼儿园的一间教室，蓝老师讲故事时翻页的手，一圈围着听的小朋友，一只举着红伞的小狐狸。路也比爷爷以为的长：它不是从傍晚那一声「嘭」开始的，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在一本书的某一页上起了头。那天在伞底下

仰着头看伞骨，她是在拿眼前这把黑伞，去对心里那把红伞。第二节说的那锅粥，其实早几个星期就开锅了。

还有一处，要说公道。绘本里，小狐狸把伞一递，小兔子就不淋雨了，借伞是一件很轻巧的事。那天傍晚在巷子里，邱果看见的是另一样：一把伞罩两个人，罩不全，得往一边歪；歪过去的那边干了，举伞的人湿了半边肩膀。借伞原来是这样一件事。这是故事给不了、那把真伞才给得了的。故事领她去看，看见的东西，又回头改了故事。两样都要。谁先谁后，这一回是故事先，下一回未必。

那天夜里，邱德茂坐在门口抽了一根烟。他教了二十多年书，头一回觉得，他那条老规矩外面，还有一条路。第二天，他没有再照三步走。他先问邱果：蓝老师最近讲了什么故事？这是那个傍晚回头改了爷爷的地方，也是回写。

八　一条缝

这件家常事，差不多就是这本书要讲的全部。

书里这个人，一辈子劝人先让孩子看见东西，别只靠字。他说对了很多：对一个一连几年被拴在字母前面、出了门一样东西也叫不全的穷孩子，先把东西放回他眼前，是救人。邱德茂那把黑布伞、那个下雨的傍晚，也是真教会了邱果一些东西的。

可他自己被世界认识，走的是邱果那条倒过来的路。1781 年，他写的一本乡村小说，讲一个穷村子、一位会教孩子的母亲，让整个欧洲先在故事里「看见」了他想要的教育；很多年以后，人们才来看他的学校。他知道故事的力量，也亲笔写下过「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见第 5、31 章）。只是这一句，没有写进他留给母亲和教师的那张次序表。

一个教人先看东西的人，自己是一本小说托起来的。一个教人一步一步、一步不乱的人，自己一辈子办一所败一所，从败到改。

所以这本书不会劝你扔掉那把伞。下雨的傍晚，撑开一把真伞给孩子看，永远是好事。这本书只想请你多留一个心眼：孩子站到那把伞底下之前，也许已经在别处走过一段路了；那段路，可能是一个故事，一句话，一张画。先问一句「你在哪儿见过它」，再撑伞，不迟。

这句话可以当成一个动作来做，今天晚上就能试，不用读完这本书。

你要教孩子一样东西——一个字，一种水果，一件工具——先别拿出来，先问他：这个东西，你在哪儿见过？他说在动画片里，在奶奶家，在哥哥的书上，都算；他说不出来，也是一种答案，说明这一次是真的从零起。问完了再拿出真东西，这时候你就不是在给他一样新东西，是在给他一把尺子，让他拿手里这一样去量他心里已经有的那一样。量出来的那点差——伞比故事里的响，榴莲比图上的重，爷爷的伞歪过来自己就湿了半边——才是这一回真学到的东西。

这个动作只有一句话，可它把次序反了过来：不是「先看见，再说出」，是「先问他见过什么，再决定给他看什么」。爷爷用了二十多年那条老规矩，缺的就是这一句。缺了它，他每一回都从头一步教起，孩子已经走到哪里，他不知道。

这道缝，就是这本书要一编一编走进去的地方。

第 一 编

一个人：办一所败一所的人

编 序

这一编只做一件事：把他的一辈子，从头到尾顺一遍。

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他一辈子办了好几所学校、好几处收孩子的地方，几乎每一处都没办长：一座农场赔光了，一所贫儿院关了门，一个孤儿院只开了半年，最大的那所学院开了二十年，最后在教师们的争吵里散了。可是，他越败越有名。到他老年，欧洲各国都派人来看他怎样教孩子。

更奇怪的是他出名的方式。他一辈子劝人「先看东西，别只靠字」，可让欧洲第一次知道他名字的，恰恰是一本书，一本讲乡村故事的小说。

这一编先不评他。先把他走过的路摆出来：他在什么样的家里长大，在哪儿第一次看见穷人的孩子，怎样照着一本书养自己的儿子，怎样在一座农场上赔掉了妻子的嫁妆，又怎样在五十多岁、一无所有的时候，才头一回以教书为业，走进一所学校的教室。

每一章照样有「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和「SDE 看这一处」。学校的细节，留给第二编；那两道最大的缝——一本小说、一路失败——留给第七编。这里只把线头理出来。

读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带着一个问题：一个人后来说的话，和他走过的路，是不是一回事？

第 1 章

苏黎世的寡妇家：五岁没了父亲，一个女仆撑起的家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从小被叫「别乱动」、关在一间屋里长大的孩子，后来为什么一辈子都在讲「手」和「屋子」？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秋天的晚上，邱家在吃饭。四岁半的邱果坐在小板凳上，饭吃了几口，手就闲不住了。她把一张餐巾纸拧成一根细绳，拧完又拆开，拆开再拧。

妈妈谭慧看了一眼，说：手别乱动，好好吃饭。

邱果把纸绳放下。过了一会儿，她又去摸桌上的筷子筒，把筷子一根一根抽出来，排成一排。

这回开口的是爸爸邱志强：坐好！他白天在店里修了一天空调，晚上只想安安静静吃顿饭。

爷爷邱德茂在一旁慢慢嚼着菜，没说话。等孩子的爸妈收碗去了，他把那张拧皱的餐巾纸捡起来，递给邱果：你拧给爷爷看看，能拧多长？

邱果眼睛一亮。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晚上。大人说「别乱动」，并没有错：饭要吃，桌子要干净，大人也累。可是孩子的手，好像天生就要去抓、去拧、去排、去拆。你按住它一次，它从别的地方又冒出来。

两百七十多年前，苏黎世城里有一个男孩，也天天听见这句话。后来他写下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写得比我们想的还要细。

◆ 二、一个外科医生走了

约翰·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1746 年 1 月 12 日生在瑞士的苏黎世（瑞士历史辞典 HLS「Pestalozzi, Johann Heinrich」条，Ruedi Graf 撰，2022 年版）。

裴斯泰洛齐这个姓，在苏黎世算老姓。十六世纪中叶，祖上从意大利北边的基亚文纳搬来苏黎世，一家人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原先是做买卖的人家（「裴斯泰洛齐在网上」协会网站 heinrich-pestalozzi.de，Brühlmeier、Kuhlemann 主编，「苏黎世的童年与少年」篇）。到他父亲这一支，已经不怎么宽裕了。瑞士历史辞典说，他父亲那一支是这个体面商人家族里「往下走的一支」。

父亲叫约翰·巴普蒂斯特·裴斯泰洛齐，是个外科医生（HLS）。那时候的「外科医生」，和今天医院里的外科大夫不是一回事，更像一门手艺，收入不高。据上面那家协会网站的传记，他父亲靠这门手艺「几乎养不活一家人」。

家里的日子很紧，孩子却一个接一个地来。父母结婚八年多，生了七个孩子，其中四个在这几年里就没了（同上）。1751 年，父亲也去世了，年纪不大（同上，生卒年作 1718—1751）。那一年，海因里希五岁。

母亲叫苏珊娜·霍茨，娘家在苏黎世湖边的乡下，是当地有头脸的人家（HLS）。丈夫一走，她手里剩下三个孩子：一个大儿子，海因里希，一个小女儿。

这时候，她本可以带着孩子回娘家去，那边日子宽裕些，也能帮衬她。可她没走。协会网站的传记推测，是为了孩子能在城里念书——苏黎世城里的学校好，市民家的孩子可以免费上。于是一个寡妇、三个孩子，留在了城里。

◆ 三、巴贝莉的一句话

这个家能撑下来，靠的不只是母亲，还有一个女仆。

她叫巴巴拉·施密德，家里人叫她「巴贝莉」（Babeli）。八十岁那年，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1826）里写了她。他写道：父亲临终前，把巴贝莉叫到床边，求她看在上帝的份上别离开他的妻子，不然孩子们就要落到「生硬的外人手里」；巴贝莉当场答应，说只要夫人需要，她就留到死（《天鹅之歌》，1826；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引文为本书转述）。

她真的留下了。

《天鹅之歌》里写的巴贝莉，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家里钱少，为了买一筐菜、一筐水果便宜几个铜板，她要往菜市场跑三四趟，专等乡下人收摊急着回家的那一刻（同上）。孩子们想出门、想到街上去，她就拦住，大意是：你们为什么要白白把衣服鞋子弄坏？看看你们的妈妈，为了供你们念书，她什么都省，几个星期几个月都不出一趟门（同上）。

三个孩子都有很好的礼拜天衣服，可是只许穿一小会儿，一进家门就要脱下来，好让它们多穿几年。家里只有一间像样的屋子，母亲要是等客人来，全家就想尽办法把这间屋子收拾成待客的样子（同上）。

这一段写得很动人。但有一个小地方要照实说。

裴斯泰洛齐在书里说，巴贝莉在父亲临终时，才来家里「几个月」。协会网站给《天鹅之歌》作注时，引了教会的死亡登记：巴巴拉·施密德生于 1720 年，二十七岁进裴家帮工，一直做到 1788 年去世，登记簿上写着她「忠诚正直地服侍了四十一年」（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全文编者注，已核网页；登记簿原件未见）。照这个算法，父亲去世时，她已经来了好几年，不是几个月。

这不是要挑老人的错。八十岁的人回想五岁那年的事，记岔了很平常。这里要记住的是另一件事：**我们手里关于他童年的许多画面，是他自己晚年讲出来的故事**。故事是真心的，也是讲出来的。这一点，到第七编还会用上。

◆ 四、一只不许出圈的羊

这个家给了他很多爱，也把他看得很紧。

1804 年前后，他在给朋友埃舍尔的信里回想少年时，说自己小时候被看管得「像一只不许出圈的羊」；他从来不到街上跟同龄的男孩子一起玩，不知道他们的游戏、他们的本事、他们的秘密，到了他们中间就笨手笨脚，被人笑话；九岁、十岁上，同学已经给他起了外号，叫「托利肯来的怪人海里」（据 heinrich-pestalozzi.de「苏黎世的童年与少年」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裴斯泰洛齐全集》考订版第 29 卷第 104 页）。

同一篇传记还引了他另一段回忆，写得更具体：家里几乎没有东西能让一个孩子动手做点什么，他又好动，拿到什么就弄坏什么，大人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尽量少碰东西。他老是听见一句话：你就不能坐着别动吗？你就不能把手放着别动吗？可他偏偏坐不住，手也停不下来。找不到东西，他就拿一根绳子，一直拧，拧到它不像绳子为止；落到他手里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也都是这个下场（同上所引德文原句；网站只说是「同一时期的另一处」，卷页待核）。

他还用了一个比喻：一台正在全速转的齿轮，被人硬生生卡住，那些轮子越是被卡，就越是乱转（同上）。

学校里也不顺。和他一起上最低年级的一位同学，后来当了牧师，在 1783 年回忆说，那时的教书先生断定「这孩子不会有什么出息」，同学们也笑话他（据《德意志人物大辞典》ADB「Pestalozzi」条所引〔据二手〕）。裴斯泰洛齐自己 1802 年的一段自述里，讲过一件小事：苏黎世闹地震那天，先生和孩子们都冲下楼，没人敢再上去，是他一个人回到教室，把大家的帽子和书抱了下来（同上所引；纪姆普斯《裴斯泰洛齐传》英译本第一章也录了这段，注明出自 1802 年致伊特的信，地震在 1755 年 12 月〔据二手；具体日子两书不一，待核〕）。

你看，这是一个心很软、手很闲、脑子里装满了故事的孩子。

《天鹅之歌》里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少年：他只在母亲那间起居室（Wohnstube）和学校那间教室里看世界，真实的人间生活对他来说，陌生得好像他不住在这个世界上一样（《天鹅之歌》，1826；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起居室这个词，请先记住。二十多年后，它会成为他整套教育学的起点。

◆ 五、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公道话。

第一，他看自己的童年，看得很准，而且不怨人。他写母亲是「最好的母亲」，写巴贝莉的忠诚，写得满怀感激；他同时也写，这样的家让他在日常的本事上「一无所练」。爱是真的，缺也是真的，两样他都认了。很多人回忆童年，要么全是甜，要么全是苦。他两样都写，这本身就是一种诚实。

第二，他从自己身上认出了一件后来被很多人忽略的事：孩子的手要有东西可做。一个孩子成天被叫「别动」，他的力气不会消失，只会拐到别处去，拧绳子、揪叶子、弄坏东西。后来他办学校，让孩子纺纱、织布、种地、画线、数实物，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根。

第三，他看见了「屋子」的分量。一个五岁没了父亲的孩子，能在城里长大、念书，靠的是一间屋子里两个女人的日夜操持。他后来把母亲和起居室放在教育的最前面，不是从书里抄来的，是从自己家里认出来的。

这三条，今天的家长照样用得上。

◆ 六、SDE 看这一处

现在换一副眼光看他的童年。这一章只用三个大白话词：土、路、形状。

土（特征纠缠，E），就是让一个孩子的路走得通、或走不通的那一片东西。他的土是什么？一座城市的市民身份，让他能免费上学；一个早逝的父亲、一个守寡的母亲、一个省吃俭用的女仆；一间「只能有一间像样的」屋子；一整套「衣服鞋子别弄坏」的规矩；还有满屋子的爱和满屋子的担心。这些东西不是一件一件摆着的，它们缠在一起：因为穷，所以要省；因为要省，所以不许出门；因为不许出门，所以手上没事做；因为手上没事做，所以只好拧绳子。

路（差异序列，D），就是一个孩子从不会到会、一步一步走过的那一串不同。他的路很特别：别的孩子是在街上、在游戏里、在「拿起来、弄坏、再拿起来」里学会过日子的；他的路被截了一大段，手上的那一段几乎是空的，心里和脑子里的那一段却走得很远——听故事、想故事，把自己想成故事里的人。

形状（显露，S），就是一个孩子长成了什么样子，能被人认出来、说出来的那个样子。到他十来岁，别人认出来的样子是：笨手笨脚、不拘小节、心地好、爱做梦、功课常常不行却时不时显出眼力的怪孩子（纪姆普斯英译本第一章的描述）。

把这三样放在一起，你会看见一件有意思的事。

他后来写了一辈子的「起居室」，是一间母亲在里面教孩子、孩子在里面动手做事、一家人在里面过日子的屋子。可他自己小时候的那间起居室，恰恰是一间孩子的手被按住的屋子。

所以，他后来写的那间屋子，也许一半是他记得的，一半是他缺的。他记得屋里的爱，他缺屋里的活计。这是本书的一个读法，待验。第六编会专门看这间屋子。

还有一处要记账。我们知道他童年的样子，大多是从他晚年的自述里知道的；而那份自述，至少在巴贝莉来家的时间上，和教会的登记对不上。一个人把自己的一生讲成故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对一个一辈子提醒别人「别只信字、先看东西」的人来说，这件事值得留一个心眼：我们看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读他的字。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邱家那张饭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天晚上，邱果跟爷爷拧了一根一尺多长的纸绳。第二天，谭慧下班回来，从药房带了一小团包药用的棉线，放在饭桌边上的一只铁盒里。她跟邱果约好：吃饭的时候手放好，吃完了，这一盒线随你拧。

邱果那天吃得特别快。吃完，她把棉线绕在两根筷子上，说是在「织布」。

同一个星期，县城实验小学五年级（3）班的语文课上，言秋棠老师发现邱远在课桌底下把一支圆珠笔拆成了五截：笔帽、笔杆、弹簧、笔芯、尾塞。她没有收走那支笔。下课时，她把邱远叫住，说：你把它装回去，再讲给我听，按下去那一下，弹簧为什么能把笔芯顶出来。

邱远装了三遍才装好。讲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作文里从来写不出来的长句子。

这两件小事说的是同一个道理：孩子的手停不下来，不一定是坏事。它常常是一条路在找出口。大人不必每次都把它按住，可以给它一个地方、一个时候、一样东西。

当然，饭桌上的规矩也要守，课堂上的纪律也要有。这里说的不是「随便孩子怎么动」，是「按住之前，先看一眼那只手在找什么」。

> **带走的话**
>
> 一个孩子的手被按住，力气不会消失，只会换个地方冒出来。他后来一辈子讲「手」和「屋子」，起点就在苏黎世那间只许穿一小会儿礼拜天衣服的屋子里。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从自己的童年里认出，孩子的手要有东西可做、屋里的爱是教育的地基。关：那间起居室后来被他写成理想的样子，他小时候那间屋里「手被按住」的一面，没有写进去。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这一章还没有字母表，只有一个被看管的孩子和一根拧坏的绳子。

第 2 章

牧师祖父的村子：看见穷人的孩子；大学、爱国者与卢梭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是在哪里第一次看见穷人的孩子的？看见之后，他又是怎样被一本书点燃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国庆放假，爷爷邱德茂带邱远回了一趟老家的村子。村小早就撤了，那排平房还在，门上的锁锈住了。爷爷从窗户缝里往里看，指给邱远：那一块黑板，是他当年自己刷的墨。

邱远凑过去看。教室里空空的，墙上还留着半张拼音表，b、p、m、f 的颜色都褪了。

爷爷说，那时候一个班二十几个娃，大的十一二，小的六七岁，挤在一间屋里。上课就是一个字：念。先生念一句，娃们跟一句；念到下课，念到放学，念到天黑。有的娃把一整本书背下来了，拿到外面，一个字都认不全。

邱远问：那你怎么教？

爷爷想了想，说：后来我就先不念了。先把娃们带到田埂上，看稻子、数鸭子，回来再写字。

邱远在城里上学，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教室。可他记住了爷爷的那句话：背下来了，一个字都认不全。

每个人第一次看见「另一种孩子」，都是在某个具体的地方。对裴斯泰洛齐来说，那个地方是苏黎世城外的一个村子，村里有一座牧师的房子，住着他的祖父。

◆ 二、赫恩格的牧师住宅

他的祖父叫安德烈亚斯·裴斯泰洛齐，是苏黎世附近赫恩格村（Höngg）的牧师（HLS；heinrich-pestalozzi.de）。这家人原先是做买卖的，到了祖父才去念神学、当牧师。那时候，这个职位只有苏黎世城里的市民才能当（heinrich-pestalozzi.de「苏黎世的童年与少年」篇）。

瑞士历史辞典说，他最早的教育，一部分是在祖父的牧师住宅里得到的（HLS）。协会网站的传记说，他小时候常去赫恩格，在那里，一个享有身份的城里孩子，贴身看见了乡下那些没念过书、没有权利的人家是怎样过日子的（heinrich-pestalozzi.de）。

十九世纪的法语传记作者纪姆普斯说得更细：他从九岁起，每年夏天都去祖父家住几个星期，跟着祖父去看村里的学校、病人和穷人（纪姆普斯《裴斯泰洛齐传》英译本，1890，第一章；已对英译本，法文原本未对）。那时候村里的人家已经在种地之外，家家户户手摇纺车纺纱。

那么，祖父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裴斯泰洛齐自己在《天鹅之歌》里写过。他说，祖父是个老派的乡村牧师，很用心地守着「旧日好时候」留下的那些已经半死的规矩，督促村里的教书先生，让孩子们在读、写、背的硬功夫里下苦工，背的是祈祷文、圣经句子和教理问答（《天鹅之歌》，1826，本书转述）。

但他接着写了另一面。祖父一年到头按次序去各家各户走访，不光是有人生病、出事的时候才去；他还留着一本本记录，把每一户人家的情况写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去学校督促孩子，是知道每个孩子家里是什么样子的。裴斯泰洛齐说，这样的学校「在教学的手艺上」很差，却和村里人过日子、做人连在一起，对孩子的专心、听话、勤快，是实实在在起作用的（同上）。

这段话很要紧，要读两遍。

第一遍读出来的是：祖父的学校是背书的学校。读、写、背，背的是现成的句子。

第二遍读出来的是：这所背书的学校，和一户户人家的日子是缠在一起的。那位老牧师手里有一本「每家每户」的账。

同一段里，裴斯泰洛齐还说了一句更要紧的话：他很早就觉得，乡村教育的毛病比城里的好治；他从少年时就有一个活生生的念头，想为改善乡村教育出一份力，而且「在少年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这要从把写、读、算这些平常的教学手段「尽可能地简化」入手（同上）。

这句话是八十岁的他回头写十几岁的自己。一个人晚年回头说「我少年时就想到了」，要打个问号：是少年时真想到了，还是后来想到了、再放回少年时？教育 Skill 管这叫「追认」。这里先不判，记一笔：「尽可能地简化」这几个字，后来会长成他整套方法。

◆ 三、卡罗琳学院与「爱国者」

回到城里，他一路念了苏黎世的拉丁学校、预科，再进了卡罗琳学院（Collegium Carolinum）。这是一所有大学性质的学院，苏黎世城里的聪明孩子可以免费念（heinrich-pestalozzi.de）。他先想跟祖父一样当牧师，读神学；后来改读法律；1765 年，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HLS）。

学院里最有名的老师，是讲瑞士历史的教授约翰·雅各布·博德默（1698—1783）。博德默在德语文坛名气很大，家里常有文人往来；他身边聚了一群年轻学生（HLS「Bodmer, Johann Jakob」条）。瑞士历史辞典说，裴斯泰洛齐正是在博德默的圈子里，长成了一个共和派（HLS）。

这群年轻人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在制革匠行会的会馆里聚会，自称「爱国者」，还办了一份自己的刊物，叫《提醒者》（Der Erinnerer）（heinrich-pestalozzi.de）。据瑞士历史辞典，这份刊物后来被禁了，裴斯泰洛齐在被禁之前一直为它写稿（HLS）。

他们读柏拉图、西塞罗，读孟德斯鸠、休谟，读得最多、一读再读的，是卢梭（heinrich-pestalozzi.de）。他们在聚会上谈的，是城里少数几家人把持着权力、乡下农民被压着买卖、说话要受审查这样的事（同上）。

这些话在当时的苏黎世是犯忌的。协会网站的传记评论说，他这样热心于改良风气、批评当权者，不光在城里不讨人喜欢，也早早地、永久地断了自己进官府做事的路（同上）。一个城市市民本来可以走的那条最稳的路，他自己亲手关上了。

他留下来的最早的文字，也在这几年。1765 年的《阿吉斯》，写古代斯巴达一位改革的国王败在贵族手里，文中还特意说一句「这不是讽刺我们这里的情形」；1766 年的《心愿》，开头大意是：像我这样在祖国算不上什么人物的年轻人，大家天天告诉我，不该批评、不该想着改良，可是许个愿总可以吧（同上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1 卷第 25 页）。

你听，这是一个很会用字的年轻人。

◆ 四、一本书把他点燃

1762 年，卢梭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出版。

几十年后，他在《天鹅之歌》里回头看，写下了一句很重的话，大意是：《爱弥儿》一出来，我那极不切实际的梦想脑袋，就被这本同样极不切实际的梦想之书狂热地抓住了；我拿自己在母亲起居室一角、在学校教室里受的教育，去对照卢梭要给爱弥儿的教育，觉得无论家里的还是公家的教育，全都是一副残缺的模样（《天鹅之歌》，1826；ADB 条所引亦同，本书转述）。

请注意他用的两个词。说自己，是「极不切实际的梦想脑袋」；说《爱弥儿》，是「极不切实际的梦想之书」。这是一个八十岁的人，回头看十六岁时被一本书点燃的自己，一边承认那团火，一边摇头。

这团火把他往哪里推？往乡下推。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们那群年轻人把城里的生活看成扭曲的、做作的，把农民的生活想成简单、有力、贴着自然的——至少

在他们的想象里是这样。在裴斯泰洛齐身上，这个念头和他在赫恩格看见的那些穷人家接在了一起：他要到乡下去，帮那里的人（heinrich-pestalozzi.de）。

1767 年，二十一岁，他放下学业，到伯尔尼附近基希贝格一位有名的农业改良家契弗利那里学种地（HLS；heinrich-pestalozzi.de）。瑞士历史辞典说，他是「受卢梭的鼓舞」去的，学了不到一年，1768 年就不学了（HLS）。

促成这一步的，还有一个人。同在爱国者圈子里，他认识了一位比他大八岁的姑娘，安娜·舒尔特斯。1767 年，两人共同的好友布伦奇利早逝，他开始热烈地追求安娜；安娜的父母坚决反对，两人只好偷偷通信（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一个城市市民要养家，要么进官府，要么做生意。进官府的路，他已经自己堵死了。于是他想当一个农场主——既养得起家，又能帮乡下人（heinrich-pestalozzi.de）。

他在基希贝格写给安娜的信里，描画了一幅他们将来的日子：散步时遇见的每个邻居都知道我们对他好，我们去看生病的妇人，给孩子们无数小小的快乐，那样的生活会「说不出地令人陶醉」（heinrich-pestalozzi.de「理想的农民与农民裴斯泰洛齐」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第 1 卷第 348 页起）。

这是一幅画。画得很美。第 4 章我们会看到，这幅画落到一块真实的地上，会是什么样子。

◆ 五、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章里，他至少做对了三件事。

第一，他看见了。一个城里长大、手脚笨拙的孩子，本来可以一辈子待在市民的圈子里。他却在祖父的村子里，把穷人家孩子的样子记进了心里，而且记了一辈子。后来他所有的学校、所有的书，都是冲着这些孩子去的。

第二，他没有把祖父的学校一笔抹黑。很多改革者批旧学校，一句话骂到底。他晚年写祖父那所背书的学校，先说它在手艺上差，又说它和每户人家的日子连

着，对孩子是实打实起作用的。这是一种很难得的公道。第三编第 12 章写「背诵的学校」时，这段话是最好的材料。

第三，他愿意付代价。在苏黎世，说几句批评当权者的话，就可能断了一辈子的前程。他知道，还是说了。后来他又为了一个念头放下学业去学种地。你可以说他冲动，说他不切实际，他自己晚年也这么说。可一个人肯为自己看见的东西赔上稳稳当当的前程，这份心是真的。

◆ 六、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路上出现了两个岔口。

第一个岔口在赫恩格。

一个人看见什么，要看他站在什么土上。他站的是牧师祖父的身边：祖父一户一户走访，手里有每家的账，去学校督促孩子时，知道这个孩子家里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最早看见的「教育」，不是一间孤零零的教室，是一间教室连着一个村子、连着每一户的灶台和纺车。

这就是本书说的**土**：让一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缠在一起的那一整片。祖父的学校教法很旧——背、背、背——可它长在一片厚厚的土里。

第二个岔口在卡罗琳学院的那几年。

这一回，把他往前推的不是一片土，是一本书。《爱弥儿》给了他一套现成的说法：城里是坏的，乡下是好的；旧教育是残缺的，照「自然」来才是对的。这套说法很有力，它让一群年轻人一下子有了方向。

可是你看，这两样东西的来路不一样。

赫恩格给他的，是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纺车、病人、一本记着每户人家的账。卢梭给他的，是一套字，一套很美、很整齐的字。

他这一辈子，会一直在这两样东西之间来回走。一边是现场，一边是书；一边是这一户、这一个孩子，一边是「自然」「一切」「普遍」这样的大词。第四编、

第五编会看到，他在学校里常常站在现场这一边，在方法书里却常常站到大词那一边。

这一章还有一个小伏笔。八十岁的他说，自己少年时就看到，要从「尽可能地简化」读写算入手。「简化」本身不是坏事，给穷孩子省路，是真本事。可一个人如果先认定了「简化」这个方向，再回头去看自己的少年，就容易把少年也看成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这一处，本书只记账，不判。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邱远和爷爷。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天从老家回来的路上，邱远问爷爷：你们村小后来为什么撤了？

爷爷说：娃少了，都进城了。

邱远又问：那你那时候带娃们去田埂上数鸭子，校长不管你？

爷爷笑了：管啊。说我耽误进度。可那一学期，我班上的娃认字认得最快。

你可以把这段构想和两百多年前的赫恩格放在一起看。

邱德茂那时候能把孩子带到田埂上，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家里有鸭子、有稻田，知道谁家的娃放学要去放牛。他手里没有一本账，可他脑子里有一本。他教的「字」，是长在这片土上的。

今天的言秋棠老师，班上有四十几个孩子，来自县城的各个角落。她知道的，多半只是孩子们的分数和家长群里的头像。这不是她不用心，是一个班、一座县城，和一个村子不一样了。

可有一件事，她今天就能做。开学第二周，她让每个孩子写一张小纸条，只写三行：我家住在哪儿；放学以后我通常在干什么；我家里有一样我会用的东西。她把这些纸条收在一个信封里。

后来她备课的时候，常常翻一翻。讲说明文，她想起邱远写的「我会用万用表」；讲写景，她想起一个女孩写的「我放学去外婆的菜园摘豆角」。

这个信封，就是一间教室里能有的、最小的一本「每家每户的账」。

> 带走的话
>
> 他第一次看见穷人的孩子，是在祖父的村子里；他第一次想好怎样帮他们，是在一本书里。村子给他的是土，书给他的是字，他一辈子都在这两样之间来回走。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在赫恩格看见了穷人的孩子，也看见了一所连着每户人家的学校；为了这份看见，他愿意放下前程。关：一本《爱弥儿》给了他一套整齐的大词，「简化」这个方向，在他晚年的回忆里被放回了少年。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字母表还没有出现，只在「尽可能地简化」这几个字里露了一个头。

第 3 章

照《爱弥儿》养儿子：一本育儿日记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父亲照着一本书教自己的孩子，教着教着，发现书不管用了。他是怎样把这件事记下来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谭慧在药房上班，做事一向有条理。邱果上幼儿园中班那年，她买了一本很厚的育儿书，睡前翻几页，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邱果每天的「进步」。

有一页是这么记的：果果会从一数到二十了，一个不错。

第二天早上，她让邱果去果盘里拿三个橘子给爷爷。邱果跑过去，两只小手一捧，抱回来五个，还掉了一个在地上。

谭慧愣了一下。她蹲下来问：果果，三个是几个？

邱果大声说：一、二、三！说完，又去捡地上那个橘子。

那天晚上，谭慧在本子上划掉了「一个不错」四个字，在旁边写：会数，不会拿。

你家里多半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孩子嘴里能说出来的东西，手里未必拿得出来。大人听见孩子说对了，心里一松，以为会了；等到让他去拿、去做，才发现那几个字底下是空的。

两百五十多年前，瑞士乡下一个农场里，一个父亲也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件事。

◆ 二、一个叫「雅克」的孩子

1769 年 9 月 30 日，裴斯泰洛齐和安娜·舒尔特斯在苏黎世附近的格本施托夫成婚（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安娜的父母一直不同意，这门婚事是两个年轻人自己争来的。

第二年八月，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了。瑞士历史辞典记作 1770 年 8 月 18 日，并说这孩子是照着他们崇拜的卢梭起的名，家里叫他「雅基」（Jacqui）（同上）。协会网站的传记则说，孩子受洗时就叫「让·雅克」，也是为了向卢梭致敬（heinrich-pestalozzi.de「裴斯泰洛齐的儿子汉斯·雅各布」篇）。〔出生日两处记载有出入，一作 8 月 18 日，一作 8 月 12 日的「第二天」，待核〕

给儿子起卢梭的名字，还不够。他要照《爱弥儿》把这个孩子养大。

那时候，一家人已经搬到阿尔高的新庄，农场刚开张，日子正难。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试着完全照卢梭在《爱弥儿》里定下的那些原则来教「雅克里」，这件事留下了一份日记的残片，记的是 1774 年 1 月 27 日到 2 月 19 日这三个多星期（同上）。纪姆普斯的传记说，这份日记的一部分，是靠他的助手尼德雷尔后来在 1828 年出版的笔记保存下来的（纪姆普斯《裴斯泰洛齐传》英译本，1890，「父亲裴斯泰洛齐」一章；已对英译本）。

这年雅克里三岁半。

◆ 三、日记里写了什么

下面这几条，据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引的日记转述，日期与内容已逐条对过英译本〔据二手；德文原文见《裴斯泰洛齐全集》考订版第 1 卷，未对〕。

1 月 27 日，他带儿子看一条流下坡的小溪。孩子很高兴，跟着他往坡下走，一边对着溪水说：等一等，我马上回来。后来又走到溪边，孩子叫起来：你看，水也往下来了，从上面来，越走越低。他顺着溪走，反复说了几遍：水往低处流。

同一天，他教孩子分动物和人：狗、猫是动物，叔叔、某某是人。孩子大都答对了；答错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笑，好像是故意的。他在日记里猜：这孩子是不是想试试，他自己的意思能离父亲的意思多远?

1 月 30 日，孩子学认字，很快就烦了。他下了决心，每天都要学，愿不愿意都要学；孩子闹，他就把孩子关起来，关了三次，孩子才不闹了。同一天，他给孩子看木头浮在水上、石头沉下去。

2 月 1 日，他教孩子头上各部分的拉丁文名字；用图和例子教「里面、外面、上面、下面、旁边」这些词；把雪拿进屋，让孩子看它化成水。

2 月 2 日，是这份日记最要紧的一天。他想让孩子懂数。孩子会说数的名字，是背下来的，说「三」的时候，心里并没有「三」。他在日记里责备自己：为什么这么傻，让孩子先说出这些要紧的词，却没有同时让他清楚地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先把「二」弄懂了，再教他说「三」，不是更自然吗?

2 月 3 日，他接着写：孩子先认得了符号，还没认得符号代表的东西，特别是把错的意思接到了这些符号上，那么我们每天的课和说话，只会把这个错越加越厚，把他越推越远，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2 月 13 日，家里的雇工尼古拉斯对他说：这孩子记性好，可是你给他装得太多了。他听进去了，在日记里写：只要孩子脸上有欢喜，玩的时候有劲，就不用怕；没有哪种教育值得拿孩子的开朗去换。

2 月 14 日，他记下画家菲斯利对他说的一句话，大意是：你做什么都要做完整，A 没有完全弄懂，就不要走到 B。他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两次写到：完整、有序、不乱——多么要紧！

2 月 15 日，他写：把孩子带到外面去，在山顶、在山谷里教他；让他知道，自然才是真正的老师，你只是在旁边安静地陪着走；一只鸟唱歌、一只虫子在叶子上嗡嗡叫，你就停下来别说了。

还有一段，协会网站引自全集考订版第 1 卷第 127 页，写的是他和卢梭分手的第一道口子：「真理不是单面的。」自由是好东西，服从也是好东西，卢梭把它们

分开了，我们要把它们连起来（heinrich-pestalozzi.de「裴斯泰洛齐的儿子汉斯·雅各布」篇所引德文原句）。

◆ 四、一笔带过的孩子

这个孩子后来的路，这里照实写几句，不多写。

雅克里身体一直不好。据协会网站的传记，八年后父亲在给家庭教师彼得森的信里说，儿子还读不了、写不了，他却写道，但愿这份上帝容他留着的「不知道」，会成为孩子将来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日子的地基（heinrich-pestalozzi.de「裴斯泰洛齐的儿子汉斯·雅各布」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第 3 卷第 132 页）。这是他的信念：一个在自己的经验里长起来的孩子，比早早被塞满书本的孩子，底子更好。

后来，父母还是把十三岁的儿子送到了巴塞尔，托给一户商人家，再去学做买卖。1791 年他成了家。1801 年 8 月 15 日，他去世了，年仅三十一岁（heinrich-pestalozzi.de「布格多夫与明兴布赫塞」篇）。

这一段只说到这里。

◆ 五、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份日记，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

第一，它是一个父亲认真地、一天一天地看自己的孩子。纪姆普斯的传记提到，瑞士女作家内克尔·德·索绪尔后来还惊讶，怎么从没有父亲想到给孩子的长进做记录——她不知道，六十年前已经有人这么做了（纪姆普斯英译本，1890，已对英译本）。今天的父母写成长日记、拍成长视频，很平常；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一个男人这样记儿子，很少见。

第二，它记下的不只是孩子，也是父亲自己的错。「为什么这么傻」这句话，不是对孩子说的，是对他自己说的。他照着一本书去教，发现书里的路走不通，就回头改自己的做法。这比写一本「我的成功育儿经」难得多。

第三，他在这里第一次摸到了他一生最要紧的那个发现：嘴里说得出的字，可以是空的。孩子会说「三」，手里没有三。字要先有东西托着，不然越教越乱。二十多年后，他会把这句话写成一整套方法；而它最早的样子，就是这个冬天，一个三岁半的孩子，和一堆说得出、拿不出的数。

◆ 六、SDE 看这一处

这份日记里，藏着两样东西。它们长在同一页纸上，后来却走了两条路。

第一样东西，是回写。

回写，就是学会了什么以后，回头去改自己原先的做法、原先的想法。你看 2 月 2 日、3 日那两天：他先做了一件事（教孩子背数），看见路走岔了（会说不会懂），回头骂自己傻，然后改：先懂「二」，再说「三」。2 月 13 日，一个雇工一句话，他又回头改：别装太多，先看孩子脸上有没有欢喜。

这就是一个教的人被一个学的孩子改写。改的不是孩子，是父亲自己。这份日记里有一栏东西，是他后来的方法书里一直没有落成的：**这一次为什么走岔了，我改了什么**。

第二样东西，是一条次序。

同一个 2 月 14 日，他记下画家菲斯利的话：A 没弄懂，别走到 B；完整、有序、不乱。你把这句话和 2 月 2 日那句「先懂二，再说三」放在一起，就看见一张表的雏形：先这个，再那个；一步不乱，一格一格往前走。

这两样东西在日记里是缠在一起的。次序，是从一次走岔里长出来的；它是这一个孩子、这一个冬天、这一堆数给他的教训。在日记里，它还带着土：带着那条溪、那块木头、那个爱试探父亲的孩子。

可是一条次序，很容易从土里拔出来。拔出来以后，它就不再是「我这个孩子在这件事上先要这样」，而变成了「所有孩子在所有事上都要先这样」。第五编要讲的「直观 ABC」，走的就是这条路：从这一个孩子身上摸出来的次序，被排成了一张对谁都一样的表。本书把这个动作叫「排成字母表」（待验）。

这一章只是种一颗种子。日记里，回写和次序都在；到了方法书里，次序留下了，回写那一栏，他晚年想过要补（第 11 章），却一直没有落成。本书把这叫「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第五编再细看。

还有一处小地方。他一边说「让自然当老师，你在旁边陪着」，一边在同一份日记里把不肯认字的孩子关了三次；就在写「让自然当老师」的同一天，他也写了读书的钟点一刻不许逃。这不是说他虚伪。这正是那句「真理不是单面的」：自由和服从，他两样都要，在一个真实的孩子身上，两样常常打架。卢梭在书里可以只要一样，一个每天面对孩子的父亲做不到。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谭慧的小本子。

「会数，不会拿」那一页之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把本子改了个样子。原来她每天只记一行「今天会了什么」；后来她在旁边多画了一栏，标题是「今天我想错了什么」。

第一个星期，这一栏写得很难。她习惯了记孩子，不习惯记自己。

有一天她写：我以为果果不肯刷牙是懒，其实是新买的牙膏太辣。

又有一天写：我让她先学「大」「小」再学「多」「少」，是书上的顺序；可她今天自己先分清了「多」「少」——那一碗汤圆，她一眼就知道哥哥的比她多。

一个多月后，爷爷邱德茂翻了翻这个本子，指着第二栏说：这一栏比那一栏值钱。

这个做法很小，任何一个家长今晚都能开始。它的边界也要说清楚：这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孩子打分的；也不必天天写满，一个星期有两三条就够。最要紧的是，那一栏里写的，是大人自己的错，不是孩子的错。

带走的话

他在育儿日记里写下了两样东西：一条「先这个再那个」的次序，和一栏「这回我错在哪儿」的回写。后来的方法书留下了前一样；后一样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一个父亲一天一天看自己的孩子，发现「说得出的字可以是空的」，并且回头改自己的教法。关：从这一个孩子身上摸出来的「先二后三」「A 完再 B」，已经带着要离开这片土、变成通用次序的样子。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字母表的第一行也在这一页上写下了。两样都在，还缠在一起。

第 4 章

新庄：一座农场、一所贫儿院、一次破产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满怀好心的人，拿妻子的嫁妆在乡下办农场、办贫儿院，为什么会一败涂地？这次失败，又给了他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志强的家电维修店开在县城老街上，十来个平方。前几年生意好的时候，他动过一个念头：老家有两个外甥，初中毕业没再念书，在家闲着。他把两个孩子接到县城，管吃管住，让他们在店里一边打下手，一边学修电饭煲、洗衣机。他想，学会了手艺，孩子一辈子有饭吃；店里多两双手，也能多接几单活，把孩子的饭钱挣回来。

头半年，店里乱成一团。一个外甥把客户的微波炉修坏了，邱志强自己掏钱赔了一台新的；另一个外甥手巧，三个月就能独立换电机。

到第二年开春，那个手巧的外甥被他爸一个电话叫去了广东，说是厂里一个月能拿五六千。剩下那个，没多久也走了。

邱志强算了一笔账：这一年多，他搭进去的饭钱、房租、赔人家的机器，比店里一年挣的还多。谭慧没说什么，只是那年冬天，家里的新冰箱没买成。

后来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想了很久，说：钱是亏了。可那个手巧的孩子，现在在广东一个厂里当维修组长，过年回来还给我带了两条烟。

你身边多半也有这样的人：一片好心，一笔糊涂账，一个说不清是赔了还是赚了的结局。

两百五十年前，裴斯泰洛齐在瑞士乡下，把这件事做得大得多，也败得狠得多。

◆ 二、一块地和一个梦

从基希贝格学农回来，二十出头的他开始在阿尔高的比尔村附近买地（HLS）。协会网站的传记说，他从五十多户农民手里零零碎碎地买下一片出了名收成不好的草地和耕地，在村外盖了新房子，这就是「新庄」（Neuhof）（heinrich-pestalozzi.de「理想的农民与农民裴斯泰洛齐」篇）。〔地的面积，协会网站作近 20 公顷，瑞士历史辞典「Neuhof」条作 36 公顷，两处不一，正文不写数，待核〕

房子 1770 至 1771 年盖起来，1771 年一家三口住了进去（HLS「Neuhof」条）。瑞士历史辞典说，这笔钱大半是安娜的嫁妆（同上）；协会网站的传记则说，钱来自他父亲留下的一点遗产、母舅的一笔借款，和苏黎世一家与安娜家沾亲的银行的预付款（heinrich-pestalozzi.de）。两处说法可以并存：买地、盖房、撑日子，前前后后几笔钱都用上了。

他要办的，不是一个普通农户。他照当时时兴的农业改良主张，要施新肥、种新的牧草，还要种茜草——这种草的根能做红色染料，可以卖给纺织作坊（同上）。他想靠一块经营得法的地，让一家人过得体面，还能给周围的农民做个样子。

梦很快碰上了地。

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替自己买地的中间人，是村里一个名声很坏的人，占了他不少便宜（同上）。这个人叫海因里希·梅尔基，是村里的酒馆老板兼屠户，后来成了他小说里那个坏村长胡默尔的原型（同上；该篇引全集考订版第 1 卷第 382 页的考订注）。村里的邻居对这个城里来的「新式农民」满怀戒心：照老规矩，休耕的地可以放牲口，他们就照样把牲口赶进他的茜草地——茜草要长足四年，根才能用。他先好言相劝，再扎篱笆，篱笆被拆了，只好打官司。官司打赢了，邻居的心也丢了（同上）。

有人到苏黎世那家银行说他的坏话。1770 年 8 月，银行认定这桩生意办不成，把钱抽了回去——那时候他还没收过一季庄稼，新房子的屋梁都还没架上（同上）。紧接着，1771、1772 两年欧洲大歉收，到处闹饥荒（同上）。他改养牲口，又不懂行。据同一篇传记，到 1774 年，他已经走到破产边上：卖了牲口，把大半的地租给别人种，债还是还不清，最后是安娜的娘家替他还的（同上）。

农场这一头，算是败了。

◆ 三、把穷孩子接进家门

农场没救回来，他又想出一个新主意。

瑞士历史辞典说，他在农场上经营不下去，便想到让孩子来做工，同时给他们一份教育（HLS）。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先试着做了一阵棉花生意：从安娜家的亲戚那里进棉花，交给附近人家去纺、去织。这桩生意也没赚到钱，却推了他一把——他看见了成百上千个孩子在穷困、没人管、讨饭里过日子（heinrich-pestalozzi.de「作为贫民教育者的裴斯泰洛齐」篇）。

大约从 1773 年起，他把穷人家的孩子接进自己家里，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让他们干活，也教他们、管他们；1774 年，新庄慢慢变成了一所贫儿院（同上）。1776 年，家里住着二十二个孩子；两年后，是三十七个（同上；瑞士历史辞典「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也说，新庄上下约五十人，其中孩子三十七个）。

孩子们纺纱、织布、种地。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在他们摇纺车、坐织机的时候，教他们读和算（同上）。安娜管着整个家、管着账，还教女孩子们做家务、纺纱（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这所贫儿院里一天怎样过、纺车边上的课怎样上，第二编第 6 章会细看；这里只看它和钱的关系。

他的算盘是这样的：孩子们一旦学会干活，他们的活计就能养活这所贫儿院，还能还上借来的钱（heinrich-pestalozzi.de）。1775 年，他公开向社会求借款，

许诺连本带利还上（同上）。1774 年，他加入了当时瑞士开明人士的聚会「赫尔维蒂协会」，四处向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的人求援（HLS）。

算盘落了空。据协会网站的传记，孩子们一旦吃饱了、穿暖了、学会了纺纱织布，他们的父母就把他们领回家，让他们给自家干活挣钱；孩子手里出来的纱和布，达不到挑剔买主的要求，只能贱卖；1776、1777 年又是荒年，答应好的捐款没到齐；1777 年一场暴风雨，几乎毁了一年的收成（heinrich-pestalozzi.de）。

1778 年，安娜又从娘家的家产里拿钱填进贫儿院，瑞士历史辞典说，她那时已经清楚，新庄是不会兴旺起来的（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1780 年，钱全用光了，贫儿院撑不下去，新庄债台高筑（同上），破产（HLS）。

后来，新庄的孩子们被一个印花布商人雇去干活（HLS「Neuhof」条）。

◆ 四、「我现在穷了」

四十多年后，他在《天鹅之歌》里写那一年，只有很短的几个字：我们的不幸已成定局，我现在穷了（heinrich-pestalozzi.de「作为贫民教育者的裴斯泰洛齐」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第 234 页）。

据协会网站的传记，那几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他，邻居躲着他、笑话他，赔了钱的亲戚不愿再见他；安娜累病了，常常要到外面去养好几个星期、几个月（heinrich-pestalozzi.de）。

也有人没走。一个叫伊丽莎白·内夫（大家叫她「莉斯贝特」）的年轻女仆，大约在 1780 年前后听说了他的难处，自己来到新庄，替他料理家务、收拾荒掉的园子，一直帮到 1825 年（同上）。又是一个女仆。

还有巴塞尔的市政书记伊塞林。他是当时一位有名的开明人士，主办一份叫《人类纪事》的刊物。裴斯泰洛齐后来给伊塞林写悼文，说在所有爱他的人一提起他就只会叹气的时候，是伊塞林向他伸出手；伊塞林评判他的工作，「不看它的成

败，看我的劳作」（同上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23 页起）。

这句话，你可以记下来。一个人败了，所有人都拿结果量他；只有一个人，看他做了什么。

◆ 五、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他对的地方说足。

第一，他看准了一件当时很少有人看准的事：对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读书和干活不能分成两截。一个乡下穷孩子，将来要靠纺纱、织布、种地活下去；只教他背书，他背完了还是穷。把手上的活和认字、算数放在一起教，让孩子学会「自己养活自己」，这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是很超前的想法。瑞士历史辞典说，他押宝在乡下的家庭手工业上，和当时的激进派朋友、和伯尔尼的农业改良家都不一样（HLS）。

第二，他是真的把孩子接进了自己家。不是办一个机构、雇人去管，是一家三口和几十个穷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他后来说，教育要从起居室开始、从爱开始；这不是他坐在书房里想出来的，是在新庄的饭桌边上过出来的。

第三，他在败了之后没有把账算到孩子头上。父母把学会了手艺的孩子领回家，对他的账本是灾难；可他没有因此说穷人忘恩负义。下一章会看到，他后来那本小说，写的恰恰是一个穷村子里的人家为什么会这样过日子。

◆ 六、SDE 看这一处

新庄的失败，用 SDE 的眼光看，有三层。

第一层，是土没算进去。

他带着一个梦来到比尔：一块经营得法的地，一群感激的邻居，一幅「说不出地令人陶醉」的画。可是真实的土是：出了名的薄地，一个坑人的中间人，一套

「休耕地能放牲口」的老规矩，一家说抽钱就抽钱的银行，两年大荒。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没有一样写在他的计划书里。

贫儿院也一样。他的算盘里，孩子是「学会了就能干活挣钱」的一环。可真实的土里，孩子还有父母，父母也穷，穷人家的孩子一学会纺纱，就是自家的一双手。他把孩子从一片土里接出来，那片土却一直在拽着孩子回去。

第二层，是路被当成了一条直线。

他的想法是一条直线：接孩子进来→教他干活和认字→孩子的活养活学校→还上借款。每一步都假定前一步会稳稳地走到。真实的路上，每一步都会走岔：孩子学会了就被领走，纱织出来卖不上价，捐款没到，庄稼被一场暴风雨打掉。

这一点，你可以和上一章的日记对照着看。在日记里，他一看见路走岔，就回头改做法。可是在新庄，路岔得太快、太多，他来不及改，钱就先用光了。

第三层，是回写。

新庄败了，败在钱上。可是，这件事回头改了他什么？

它改了他看人的眼光。协会网站的传记说，1780 年到 1798 年，是他一生的「大危机」时期，他原先那种受卢梭影响、相信人天生是好的乐观，慢慢变成了一种不抱幻想的眼光（heinrich-pestalozzi.de「作家裴斯泰洛齐」篇）。

它也改了他的去向。下一章会看到，他在新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样东西：他看见过的这一切，和一支笔。

不过，有一样东西，这次失败没有改。他终其一生都想再办一所贫儿院。据协会网站的传记，1818 年他手里刚有了一笔卖书的钱，就在伊弗东附近又开了一所；到快八十岁回到新庄，他还想着把当年的贫儿院重新办起来，亲自去帮着盖新房（heinrich-pestalozzi.de）。

这里有一个值得记下的对照。他后来写方法，要「从简到繁、一步不乱」；他自己的一生，却是一次又一次地败，再一次又一次地重来。本书第七编把这叫作第二道缝：他教的是一步一步，他活的是一次一次。这里先埋下，不展开。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邱志强的店。

那个手巧的外甥走了以后，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邱志强有一阵子很泄气，觉得自己白忙一场。有一天晚上，爷爷邱德茂到店里坐，听他说完，只问了一句：那孩子走之前，你教他的东西，他用上了没有？

邱志强想了想：用上了。他在厂里修的，就是我教他的那几样。

爷爷说：那你亏的是钱，不是那孩子。

邱志强后来又带过一个徒弟。这回他换了个做法：先跟孩子的父母当面说好，学满一年，工钱怎么算；每个月月底，他和徒弟坐下来，一起写一张小单子：这个月修坏了什么，为什么修坏，下回怎么修。

这张单子后来贴在了店里的墙上。

新庄的故事和这家小店的故事，不是一回事：一个是两百多年前的贫儿院，一个是今天县城的维修铺。可它们问的是同一件事：好心做一件事，要不要把真实的土算进去？一个孩子背后有他的家，一个徒弟背后有他的父母和他的去处。不把这些算进去，再好的心，也会败在账上。

这个做法也有边界。带徒弟、带学生，总有算不到的地方；墙上那张单子，只能让下一次少岔一点，不能让它不岔。

> 带走的话
>
> 新庄败在钱上，也败在一张没把土算进去的计划书上。他什么都赔光了，却留下了一样东西：他看见过穷孩子在纺车边上一点一点学会的样子。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把穷孩子接进自己家，让干活和认字长在一起，教育第一次为了让穷孩子自己养活自己。关：他的算盘把孩子当成一条直线上的一环，孩子背后的父母、村子和市场，没有算进去。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一条「接进来、教会、自养」的直线，已经有了次序表的影子，只是这张表先败给了土。

第 5 章

迟来的名声：写书的十八年、一个冬天、二十年的学院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在四十来岁时已经被人看成「没用的人」的失败者，怎样在五十多岁以后名满欧洲？让人们认识他的，到底是他的学校，还是他的书？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言秋棠老师教作文有一个土办法：每周五下午，她把全班带到学校后面的小菜园，每人认一棵菜，摸、闻、量，回来再写。她这样教了三年，班上的作文分数一般，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差。

去年冬天，教研组一位年轻同事旁听了一次，回去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标题起得很响，配了几张孩子们蹲在菜地里的照片。文章转了几千次。

第二个月，邻县两所学校打电话来，说要来听课。县里的教研员甘老师也来了，问她有没有一套成文的「菜园作文教学法」，能不能整理一下，在全县推。

言秋棠有点慌。她那一套，其实没有「法」：哪天下雨就不去，哪个孩子写不出来就陪他再去看一次，哪篇写得好就念给全班听。她心里清楚，让别人认识她的，不是她那三年的课，是那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

你大概也见过这样的事：一个人做了很久的事没人知道，一篇文章、一段视频，忽然让所有人都知道了。可人们知道的，是那篇文章里的他。

裴斯泰洛齐的名声，也是这样来的，而且来了两回。

◆ 二、写书的十八年

新庄破产以后，他什么都没有了。

协会网站的传记引了他写的一则寓言，说的就是这时候的自己：一群人围着一个人问，你倒成了我们的画家？你还不如给我们补鞋。那人回答：我本可以给你们补鞋，为你们搬石头、挑水，为你们去死，可你们不要我；我被踩空了的日子里，除了学画画，什么也没剩下（heinrich-pestalozzi.de「作家裴斯泰洛齐」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11 卷第 101 页）。

「画画」，指的是写作：用字把人和人的日子画出来。

同一篇传记说，1780 年到 1798 年，是他一生里真正的「写作时期」，也是他的「大危机」时期（同上）。这十八年他不光写，也种一点地、揽一点印花布的零活，四处找能施展的差事（同上）。可留下来的，主要是字。

1780 年，他在伊塞林主办的《人类纪事》上发表了《隐士的黄昏》（HLS）。他自己说，这篇是他「将来要写的一切的序言」（同上篇所引，出处标作《书信全集》第 3 卷第 96 页）。

伊塞林劝他为乡下人写东西。他后来回忆这段话时，写下了一句本书要反复用到的话，大意是：我看出来，老百姓只信认得他们、了解他们一切的人，只听爱他们的人说话；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于是有了我那两本写给老百姓的书的计划（《瑞士小报》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7 页，已对考订版原页逐字核过）。这句话还有后半，一并记在这里，因为它后面要用：他说的办法是先用一个老百姓爱听的故事打底，把人预备好，再把一条条定好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讲给他们听——他那两本写给老百姓的书，就是照这个打算来的（同上）。故事在他自己的计划里，从一开始就排在道理前面、给道理开路（第 31 章细看这一层）。

两本书里的第一本，就是《林哈德与葛笃德》。

1781 年，第一卷出版（HLS）。瑞士历史辞典说，这部小说写一个被贫穷和腐败搞乱了的村子，靠着主妇葛笃德的勇气和开明上层的出手，一家一户、一村一庄地回到秩序里去；它打动了当时的人，也打动了后来的人（HLS）。协会网站的传记说得更直接：第一卷一出，在全欧洲各个阶层都引起了轰动，奠定了他遍及世界的名声，很快被译成了别的语言（heinrich-pestalozzi.de）。后面三卷在 1783、1785、1787 年接着出了（同上）。

书里那个坏村长，原型就是当年在新庄替他买地、坑了他的那个人（见第 4 章）。他在新庄吃过的亏，一样一样都进了小说。

名声来了，他却不高兴。据同一篇传记，他一再抱怨，读者喜欢他的故事，却不接受他的想法，也不照着去做；他又写了第二本给老百姓的书《克里斯托夫与埃尔泽》，让一对农民夫妇每晚读一章《林哈德与葛笃德》、再讨论，结果写得太干，几乎没人看，他就没再写下去（同上）。协会网站的作者评了一句：他不得不体会到，想靠一本书改善世界，是很难的（同上）。

这一句，请你先记住。一个人靠一本书出了名，又发现书里的故事被爱读、书里的道理没人照做。

这十八年里，他还写了很多别的：一份办了一年的周刊（1782），一本替杀婴的穷苦母亲辩护、批评刑法的书（1783），四卷小说的改写本（1790—1792），一本关于人类发展中「自然的进程」的哲学著作《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究》（1797），还有两百多则寓言（HLS；heinrich-pestalozzi.de）。1792 年，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他荣誉公民（HLS）。1793 至 1794 年冬天，他和哲学家费希特长谈过法国的事（HLS）。

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作「人类的 ABC 书」（heinrich-pestalozzi.de「作家裴斯泰洛齐」篇，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3 卷第 3 页）。1797 年那本寓言集的书名，也叫《给我的 ABC 书配的图》；网站作者说，这个「ABC 书」可能指那部小说，也可能指同年的哲学书，没有定论（同上）。一个后来要写「直观 ABC」的人，在写书的年代里，已经把一本小说叫作 ABC 了。

◆ 三、一个冬天

1798 年，法军开进瑞士，旧的邦联倒了，成立了赫尔维蒂共和国。他向新政府请求支持办一所教育机构；政府先派他去编一份面向老百姓的报纸（HLS）。

这年 9 月，下瓦尔登的反抗被法军镇压，斯坦兹一带被烧、被抢，留下了许多没人管的孩子。这年冬天，政府派他去斯坦兹照顾这些孤儿（HLS；heinrich-pestalozzi.de「斯坦兹」篇）。据协会网站的传记，孤儿院 1799 年 1 月 14 日开门，六个星期后已经收了八十多个孩子，照管他们的是他和一个女仆（heinrich-pestalozzi.de）。他是新教徒，又是新政府的人，当地人对他很有敌意（同上）。

他写信给安娜，说自己在做「这个时代最大的想法之一」；又说，如果他真的配得上大家对他的轻视，那就没救了，如果大家看错了他，那她很快就会得到他的帮助（heinrich-pestalozzi.de「斯坦兹」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书信全集》第 4 卷第 18 页）。

这个冬天只过了半年。孤儿院所在的旧修道院被征去做军队的医院，1799 年 6 月 9 日，他离开了斯坦兹（heinrich-pestalozzi.de）。孩子们大多被送回亲戚家（同上）。他到山里的温泉休养了几个星期，在那里写下了后来很有名的《斯坦兹书信》；这封信直到 1807 年才发表（同上；HLS）。

这个冬天里发生了什么、那八十个孩子怎样一天一天变了样，第二编第 7 章要细细写，结语还要回到这里。这一章只记住一件事：它很短，它败了，它却是他一生里最要紧的半年。

◆ 四、二十年的学院

1799 年 7 月，五十三岁的他在伯尔尼附近的布格多夫城里，得到一个在穷人家孩子的学校里教书的位置（HLS）。据协会网站的传记，城里的官员不放心，只给他在现成的班里划了一个角落做试验；八个月后考试，孩子们进步明显，他被派

去教城里一个较高的男孩班（heinrich-pestalozzi.de「布格多夫与明兴布赫塞」篇）。1800 年夏天，他在布格多夫城堡里办起了一个学院，收穷孩子，也培养将来的教师（HLS）。

1801 年，他出版了《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HLS）。瑞士历史辞典说，他在这本书和同时的一份方法纲要里，提出了「直观」的原则，把它当作一切认识的基础，要按形、数、概念把外面的世界拆成最简单的要素（HLS）。

协会网站的传记在这里写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二十年前，他靠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在欧洲出了名；这一回，是这本新书让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民众学校的革新者出了名（heinrich-pestalozzi.de）。瑞士历史辞典则说，他的方法之所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主要靠的是 1802 年伯尔尼学者伊特写的一份官方报告（HLS；另见 HLS「Ith, Johann Samuel」条）。

你看，第二回出名，又是靠字：一本书，一份报告。学校本身当然也好，访客一批一批地来看；可是把名声送出瑞士的，是纸。

1801 年 8 月，独子雅各布去世（heinrich-pestalozzi.de）。1803 年政局一变，他不得不让出布格多夫城堡；在明兴布赫塞短暂停留、与费伦贝格合作不成之后，1805 年，学院搬到了瑞士法语区的伊弗东（HLS）。

伊弗东的学院开了二十年，是他一生办得最大、最有名的地方。据协会网站的传记，最兴旺的几年是 1807 到 1809 年，那时学院上下将近二百五十人（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瑞士历史辞典说，它的成功要归功于创办人的名声，和全欧洲对他的方法的兴趣；普鲁士在耶拿战败以后想靠教育重建国家，给了学院特别大的推动（HLS）。

可是，1809 年他请瑞士的邦联会议来审查学院、把他的方法定为全瑞士学校的准则。审查委员会的结论是：这是一所给有钱人家孩子上的不错的私立学校，却不能当公立学校的样板（HLS）。瑞士历史辞典说，这份报告成了学院衰落的开始（同上）。

接下来是教师们长年的内斗。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在伊弗东的二十年里，有十五年以上被教师之间的争斗搅得不得安宁（heinrich-pestalozzi.de）。1815 年，安娜在伊弗东去世（HLS「Pestalozzi-Schulthess，Anna」条）。1816 年，他最早的助手克吕西带着十五位教师离开；此后伊弗东城里有三所学院互相公开攻击（HLS）。1825 年，他关闭学院，回到了新庄（HLS）。

◆ 五、回到新庄

他回到了四十多年前那块赔光了钱的地上。

在新庄，他写了最后一部大书《天鹅之歌》（1826），回头盘点自己一生的事业（HLS）；又另出了一本《我的生平际遇》，写布格多夫和伊弗东的那些年（heinrich-pestalozzi.de「比尔的新庄」篇）。有人写了一本攻击他的小册子，他急着要写文章回应，病倒了（同上）。

1827 年 2 月 17 日，他在布鲁格去世，两天后葬在比尔村旧校舍的墙边（同上；HLS）。1846 年，阿尔高州为他立了墓碑。碑文的前半段，一站一站地写他的一生：在新庄，是穷人的救助者；在《林哈德与葛笃德》里，是百姓的布道人；在斯坦兹，是孤儿的父亲；在布格多夫和明兴布赫塞，是新式民众学校的创办人；在伊弗东，是人类的教育者（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碑文，本书转述）。

你数一数：五站里，四站是地方，一站是一本书。

◆ 六、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章里，他对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说三处。

第一，他在最低的地方没有停手。四十岁上下，他被人看成没用的人，家产赔光，朋友走散。换了别人，也许就此认命。他却拿起笔，把他在新庄看见的那些穷人家、那些孩子，一个一个写进了书里。第 4 章说他在新庄「只剩一支笔」；这一章你看见，这支笔后来撑起了他的后半生。

第二，他看准了故事的力量，而且是自己说出来的。「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这句话出自他自己的笔。他知道，老百姓只信认得他们的人，只听爱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很深的看见：人不是被道理说服的，是被一个信得过的人、一个进得了心里的故事带着走的。

第三，他五十三岁才头一回以教书为业，而且从最低的位置做起：一个教室的角落，一群穷人家的孩子。他本来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了，完全可以坐在书房里写方法。他偏要自己下到教室里去试。这一点，今天很多谈教育的人都做不到。

◆ 七、SDE 看这一处

把这五十年连起来看，你会看见一条很奇怪的路。

这条路上，每一站都在败：新庄农场败了，贫儿院败了，斯坦兹只开了半年，布格多夫被迫让出，伊弗东在内斗里散了。可是名声不跟着败，反倒一站比一站大。

名声是从哪里来的?

在他的土里，除了那些学校、那些孩子，还一直有一样东西：印出来的字。一本小说让欧洲知道了他的名字；一本方法书和一份官方报告，让欧洲知道了他的方法；各国访客来到伊弗东，心里先装着的，是他们读过的书。瑞士历史辞典有一句总评：他的身后，一直存在着「象征上的影响」和「实际上的影响」之间的落差（HLS）。

这里就是本书主判语的来处：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请注意，这句话不是在挖苦他。它说的是一个事实，和一道缝。他自己在方法书里说，孩子要先看东西，再学字；可他自己被世界认识，是先有字，后有人来看东西。他也不是不知道故事的力量，「故事和图画是唯一有效的材料」就是他写的。只是这个看见，写在他为老百姓写书的计划里，没有写进他给教师的那本方法书里。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第七编第 31 章专门写这一道缝。

第二道缝，也在这条路上。

他后来的方法，讲的是「从简到繁、一步不乱」。可你看他的一生：没有一步是不乱的。农场败了，他改办贫儿院；贫儿院败了，他改去写书；写了十八年，他又下到教室；斯坦兹散了，他去布格多夫；布格多夫让出了，他去伊弗东。每一次都是败了，再改，再来。

这就是回写：一次失败，回头改了他下一次的做法。这件事在他的人生里天天发生。可是，在他写给母亲和教师的方法书里，没有一栏是记「这一次为什么走岔了、改了什么」的——正如第 3 章说的，那一栏只在他二十八岁那年的育儿日记里出现过。他晚年也想过让给母亲的那本书「永久续写」下去，打算没有落成（第 11 章）。本书把这叫作：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待验，第十编第 42 章写全）。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言秋棠老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邻县的老师来听课那天，言秋棠没有照公众号文章里的样子上。那天正好下雨，她没带孩子去菜园，而是让大家把上个星期写菜园的作文拿出来，同桌交换，互相找一处「我看见了，可你没写出来」的地方。

听课的老师有点失望：说好的菜园呢?

课后评课，甘老师问她：你这套到底有没有一个「法」？

言秋棠想了想，说：有一样东西是固定的，就是每次写完，我会在本子上记一笔，这回哪个孩子卡住了，我换了什么办法。三年，记了半本。

她把那半本给甘老师看。甘老师翻了很久，说：这个，比那篇公众号文章有用。

那篇文章让人知道了她；那半本记录，才是她的课。

你在自己的工作里，大概也有一篇「公众号文章」和一个「半本记录」。别人认识你，多半是通过前一样；你真正靠着吃饭的，多半是后一样。两样都不丢人。只是别让前一样，替掉了后一样。

> **带走的话**
>
> 让欧洲认识他的，两回都是字：先是一本小说，后是一本方法书和一份报告。他一生办一所败一所，靠的是败了再改；这一栏，却没写进他的方法。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在最低处拿起笔，自己说出了「故事和图画是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又在五十三岁走进教室从角落做起。关：让世界认识他的那样东西（字和故事）、让他一次次重来的那样东西（败了再改），都没有进他的方法书。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一半一半。斯坦兹的冬天，看见和音节表已经同在一间屋里，是他一个人日夜托着那张表（第 7 章）；布格多夫之后，看见被一步一步排进了「直观 ABC」。

◆ 编末、人生 SDE 序列表

下面这张表把第一编五章串成一条线。「土」是那几年托着他的那一片；「那一步的不同」是他那一段路上最要紧的一处变化；「显露出的样子」是那几年别人认得出的他；「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只记学校，细节见第二编。表里的读法是本书的，待验。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1746—1751 苏黎世	没落的市民之家；外科医生父亲早逝；母亲与女仆巴贝莉	五岁丧父，寡母不回娘家，留城供孩子念书	一个被看得很紧、手上无事可做的孩子	还没有学校；只有一间起居室
1750 年代—1767 赫恩格与卡罗琳学院	牧师祖父的村子；博德默的学生圈子；卢梭的《爱弥儿》	在村里看见穷人家的孩子；被一本书点燃；为说真话断了仕途	爱国者、会用字的年轻人、做梦的人	他看见祖父那所背书的学校，也看见它连着每户人家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1767—1774 新庄农场	薄地、坑人的中间人、抽钱的银行、两年大荒；安娜的嫁妆	照卢梭养儿子，记下「先懂二再说三」和「这回我错在哪」	一个失败的新式农民，一个认真的父亲	家里的一张桌子，一本育儿日记
1774—1780 新庄贫儿院	几十个穷孩子；纺车与织机；把孩子领回去的父母；荒年	把穷孩子接进家门，让干活和认字长在一起	一个赔光了钱的贫民教育者	纺车边上的课（第 6 章）；1780 年破产
1780—1798 写书的十八年	贫穷、孤立；伊塞林的信任；一支笔；大革命	从做事转向写字；小说一出，名满欧洲	作家、「人类的 ABC 书」的作者	没有学校；学校只在小说里
1798 年冬—1799 年 6 月 斯坦兹	战后的孤儿；敌视他的村镇；一个女仆；一座旧修道院	一个人照看八十多个孩子，随孩子改做法	孤儿的父亲	一个冬天的孤儿院（第 7 章）；校舍被征作军医院
1799—1804 布格多夫	新政府的支持；一群助手；一份官方报告	五十三岁头一回以教书为业；把看见写成方法	方法的发明人	城堡里的学院与「方法」（第 8 章）
1805—1825 伊弗东	全欧洲的访客与名声；普鲁士的兴趣；教师内斗；安娜去世	学校越办越大，方法被当成通用的准则，又被审查委员会判为不能作公立样板	「人类的教育者」、伊弗东的老人	全欧洲来参观的学校，和它怎样散掉（第 9 章）
1825—1827 回到新庄	那块赔光过的地；一个孙子；一本攻击他的小册子	回头写一生的账；至死还想再办贫儿院	写《天鹅之歌》的人	想重开贫儿院，没有办成（第 10 章）

表的最后一栏读下来，是一路的「败」；第四栏读下来，是一路的「名」。两栏之间的那道缝，就是第七编要讲的事。

第 二 编

他的学校

编　序

第一编把他的一生顺了一遍，学校在那里只是人生路上的几站。这一编走进去看：谁来上学，谁出钱，谁管事，他在里面每天干什么，做成了什么，最后怎样收场。

他一生办过、住过的学校一共五处：新庄的贫儿院，斯坦兹的孤儿院，布格多夫城堡里的学院，伊弗东城堡里的学院，最后回到新庄，还想再办一次贫儿院。五处里，没有一处是按原来的打算善终的。

这一编为什么「最有力」？因为一个教育家说过的话，后来可以改口；他办过的学校，留在那里改不了。书里写的，是他想要的样子；学校里留下来的，是他实际做了什么、孩子们实际长成了什么。两样放在一起一对，缝就出来了。

所以读这一编，请带着一个问题：他在书里讲的那套先后次序，在他自己的学校里，是被照着走了，还是被一个一个孩子改写了？

前五章一校一章，照实写经过。编末第 11 章把五所学校和他的书摆在一张表上，看他说的和他做的，哪里是一回事，哪里不是。

第 6 章

新庄的贫儿院：纺车边上的课

> 这一章的问题：一群讨过饭的孩子，白天纺纱织布，边干活边认字算数。这样的学校教会了他们什么，又为什么撑不下去？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寒假里，邱远被爸爸拉到店里帮忙。活不重：客人送来坏了的电器，他在收件单上登记，客人姓什么，电话多少，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哪里坏了。

头两天他写得歪歪扭扭，型号里的字母和数字老抄错。邱志强也不骂，只说一句：你抄错一个字母，配件就订错，钱就白花了。

第三天起，他抄得又快又准。一个寒假下来，他会写的字多了几十个，「压缩机」「不制冷」「漏电」「显示屏」；型号里的 E 和 F、6 和 b，他一眼就分得开。他还学会了算账：修一台洗衣机，配件多少，工钱多少，一加就出来。

开学前一天，谭慧翻他的寒假作文本，只写了两篇，一篇不到三百字。

她问：你在店里写了那么多字，作文怎么还是写不长？

邱远想了想，说：店里写的都是哪里坏了。作文要写我在想什么。

你身边大概也有这样的事。孩子在干活里学会的东西，又快又牢；可它是长在活计上的，活计要它长成什么样，它就长成什么样。

两百五十年前，瑞士乡下一座农场里，几十个穷孩子也是这样学的。他们的活计是纺纱和织布，字和数，是在纺车边上学来的。

◆ 二、谁来上学，谁出钱，谁管

第 4 章算过新庄那笔赔光的账。这一章不再算钱，走进院子里看看。

先说谁来上学。大约从 1773 年起，他把穷人家的孩子接进家里；1774 年，这个农庄慢慢变成了一所贫儿院（heinrich-pestalozzi.de「作为贫民教育者的裴斯泰洛齐」篇）。十九世纪的传记作者纪姆普斯说，头一批不到二十个，有的来自附近村子，有的是路边流浪讨饭的孩子（纪姆普斯《裴斯泰洛齐传》英译本，1890，「慈善家裴斯泰洛齐」一章；已对英译本）。1776 年院里住着二十二个孩子，1778 年是三十七个（heinrich-pestalozzi.de）。

再说谁出钱。先是向朋友、熟人、亲戚借；不够，就在 1775 年公开向社会求借款，许诺连本带利还上（同上）。纪姆普斯的书里录了那份求助书的落款，是「新庄，1775 年 12 月 9 日」，末尾一句大意是：尽管我犯过错、因为性急伤了自己，你们还愿意信我吗（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巴塞尔的伊塞林在他主办的刊物上替他说话；伯尔尼的农业学会派人来看过，出了一纸推荐（同上〔据二手〕）。家底里最大的一块，是安娜的嫁妆和后来她娘家的遗产（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

他心里的算盘是：孩子一旦学会干活，靠他们的活计，贫儿院就能自己养活自己（heinrich-pestalozzi.de）。协会网站的作者还补了一句推测：这份救穷孩子的心，大概也和他想在新兴的纺织业里给自家找条活路连在一起（同上）。好心和生计，在这里是搅在一起的。

谁管事？安娜管整个家、管账，还教女孩子做家务、纺纱（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他又盖了两座房子，一间作坊、一间孩子住的屋子，请来织布师傅、纺纱女工，还有下田的帮工，在孩子干活的时候带着他们（heinrich-pestalozzi.de）。

1778 年他印过一份给捐助人看的报告，里面把院里的人一个个数了一遍：一位从斯特拉斯堡来的小姐帮他管家管孩子；一位织布师傅、两位熟练织工；一位纺

纱女师傅、两位好纺工；两男两女几乎天天在地里；还有一个人，给织工绕纱线，同时教孩子认字（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录，1778 年 2 月 26 日报告；已对英译本，德文原件未对）。

你看那最后一位：手上绕着线，嘴里教着字。新庄的课堂，就是这个样子。

◆ 三、纺车边上的课

他在里面每天做什么？

据协会网站的传记，孩子们摇纺车、坐织机的时候，他就在旁边教他们读和算（heinrich-pestalozzi.de）。纪姆普斯写得更细：正经上课的时间很少，常常是孩子手上干着活，他嘴里教着；他不急着教读写，他认为读写只对已经会说话的人才有用，所以天天拉着孩子们说话，说的都是眼前过日子的事，另外让他们背《圣经》里的段落（纪姆普斯英译本〔据二手〕）。

吃饭也在一起。纪姆普斯引了他的一句话：好的土豆给孩子，差的留给自己（同上，已对英译本）。

这所贫儿院留下了一份很少见的东西：1778 年那份报告里，他给三十七个孩子每人写了一段。

第一个是芭芭拉·布鲁纳，十七岁，从苏黎世乡下的埃施来。三年前进院时「什么都不懂，可是很聪明」；现在纺纱、读、写都还可以，爱唱歌，主要在厨房帮忙（同上所录，已对英译本）。

另一个叫弗里德莉·明特，十岁，来了半年。身子很弱，干不了真正的活计，可是会画画，很有画画的趣味；他写道，这孩子「除了画画什么都不干」（同上，已对英译本）。

还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院里织布织得最好，刚开始学写一点字，喜欢学法语；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几天工夫学写字就比别人几个月学得好（同上，已对英译本）。他也照实写孩子的毛病：懒，撒谎，吃饭没规矩；有一个孩子，他在报告里说，有时候怕这孩子的老实和气是装出来的（同上，已对英译本）。

这份名单要多看两眼。三十七行，每一行都是一个具体的孩子：从哪里来，讨没讨过饭，来了几年，身子怎样，会了什么，什么性子。它不是一张「几岁该会什么」的表。它是一本「这个孩子现在在哪儿」的账。

◆ 四、怎样收场

难处，他自己在报告里一条一条写了。

有的孩子讨饭讨惯了，怎么也留不住。有的父母，一看孩子洗干净了、穿暖了、能挣钱了，就跑来把孩子领走（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录 1777 年 3 月 19 日给特沙纳的第三封信摘要〔据二手〕）。纪姆普斯引他的话说，每到礼拜天，院子里就挤满了来看孩子的父母，一边挑剔，一边撺掇孩子不满；还有孩子夜里跑了，把他发的礼拜天衣服也穿走了（同上〔据二手〕）。

那一年安娜几乎病了一整年；院里闹过传染的皮肤病，出过二十四例麻疹，好在都好了；庄稼三次挨了冰雹（同上，已对英译本）。孩子们纺的纱、织的布，达不到挑剔买主的要求，只能贱卖（heinrich-pestalozzi.de）。

他开出的药方是：以后收孩子，要和父母签正式的约；孩子要在院里待满五六年，在父母的影响明摆着有害的时候，要让孩子离开它；城里的孩子，除非很小，一概不收；当院长的，要像父亲一样（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录 1777 年 9 月一文与一份未署日期的报告的摘要〔据二手〕）。1778 年春天，为了让账好看，他又多收了一批孩子。结果适得其反（同上〔据二手〕）。1780 年，钱用光了，贫儿院关门（HLS）。

二十年后，他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的第一封信里回头看这一段。大意是：我好些年活在五十多个讨饭孩子中间，和他们分吃我那点穷口粮，自己也活得像个讨饭的，为的是学会怎样让讨饭的人活得像个人；我对这个计划的大方向，至今看不出错在哪；可种地、作坊、买卖这三样，我样样都缺细处的本事，也没钱雇够人来补我的缺；计划失败了。他接着说，我从这次失败里学到的真东西数不清，我对这个计划的信念，从没有像它失败的时候那样坚定（《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1801；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 五、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让读、写、算长在一天的活计里，没有另开一间只会背书的屋子。对一个将来要靠纺纱织布过活的穷孩子，这比背完一本教理问答有用得多。

第二，他一个一个地看孩子。三十七个孩子三十七段话，好的坏的都写。今天一个老师能给班上每个孩子写这样一段，已经很难得了。

第三，他和孩子同吃同住，好的土豆给孩子。后来他在斯坦兹、在伊弗东，都这样和孩子住在一起。这件事，他是先在新庄做过的。

第四，败了，他把难处写给捐助人看，没有粉饰，也没有把账算到孩子头上。

◆ 六、SDE 看这一处

新庄这所学校，土很厚。

土（特征纠缠），就是让一条路走得通、或走不通的那一整片。新庄的土是：纺车、织机、田地、一张饭桌；讨过饭的日子；礼拜天来拽孩子回家的父母；市场上嫌纱粗的买主；冰雹、麻疹、借来的钱。这些东西缠在一起，天天都在这所学校里。

有意思的是路。路（差异序列），是一个孩子从不会到会、一步一步走过的那一串不同。在新庄，孩子先学什么、后学什么，不是一张表定的，是活计定的：先学纺，纺的时候学数，织布要看花样、记尺寸，就学认字记数。路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本书的读法是：**在新庄，路是土给的**（待验）。这一点请记住，第 8 章到了布格多夫，会变。

再看形状。形状（显露），是一个孩子长成了什么样、能被人认出来的那个样子。新庄的孩子长出来的样子，一半是活计定的：会纺、会织、会算账。和邱远的收件单一样，活计要它长成什么样，它就长成什么样。那个「除了画画什么都不干」的弗里德莉，在一所靠纺纱养活自己的学校里，形状就很难长。

最后看回写。回写，就是学会了什么以后，回头改原来的做法。新庄败了，他回头改了什么？报告里写得明白：和父母签约，孩子待满五六年，不收城里孩子。你看这几条的方向：都是把孩子和外面那片土隔开一点——隔开父母（他说的是影响明摆着有害的父母），隔开城里的习气。

这就是一个值得记下的地方。他看见了土在拽孩子，他的回写，是想把那股拽力挡在院墙外面，而不是让它进到教法里来。本书第 30 章讲「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替掉了每个孩子真实的土」，最早的影子，在新庄的这几条药方里就能看见（待验）。

还有一处照实记一笔。他在给伯尔尼一位官员的信里讨论穷孩子的教育，大意是：穷孩子要照他将来多半会过的那种日子来教（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录《致 N. E. 特沙纳的信》第一封的摘要，1777；已对英译本，这是纪姆普斯的概括，不是原句）。他要穷孩子能自食其力、活得体面，没打算让他们离开穷人的位置。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很难得的好心；可它也说明，他认的这片土，是当作不能动的东西来认的。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邱家。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天晚上，谭慧没有批评邱远。她拿过一张空白收件单，翻到背面，画了一条横线，写上一行字：今天店里发生的一件事。

她跟邱远约好：往后去店里帮忙，每天在背面写三句，写人，不写机器。

第三天，邱远写了一位老奶奶。她送来一台很旧的收音机，说是老伴生前每天早上听的，修不修得好都要修。邱远写：她把收音机放在柜台上，用手绢擦了擦，才松开手。

那天他写了四百多字。谭慧看完，没说好，只说：这台收音机，你爸修好了没有？

这件事的边界也要说清楚。让孩子寒假在家里的店帮帮忙，是一件事；让孩子去做工，是另一件事，两样不能混。帮忙也要适量，写作业、玩耍的时间要留足。这里想说的只是：活计能给孩子字，字还要回到人身上去。

> **带走的话**
>
> 新庄的孩子在纺车边上学会了字和数，路是从活计和日子里长出来的。他看见了土在拽孩子，想的办法，却是把土挡在院墙外面。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读写算长进了一天的活计，他给三十七个孩子每人写了一段话。关：败了以后，他的药方是把孩子和父母、和外面的日子隔开。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这里的先后是活计给的，还没有一张对谁都一样的表。

第 7 章

斯坦兹的那个冬天：一个人、八十个孤儿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五十三岁、从没正式教过书的人，在一座没盖完的房子里，独自带八十个战后的孩子过了半年。他先做的是什么？这半年留下了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果的幼儿园中班，十一月转来一个小姑娘，叫安安。爸爸妈妈在外地做事，她跟着外婆回了县城。

头一个星期，安安每天早上在门口哭，哭到外婆走远了还在哭。早饭一口不吃，谁拉她也不理。

蓝老师没有急着教她唱歌、认颜色。那几天，蓝老师吃早饭就坐在安安旁边，自己先吃一口，再把勺子递过去；午睡时，把安安的小床挪到自己的椅子边上，安安睡着之前，她的手就搭在床沿上。

第五天，安安吃了半碗粥。

第二个星期，蓝老师请邱果带安安去认洗手间、挂毛巾的地方。邱果很认真，一边走一边讲：这是我们班的毛巾，这个小鸭子是我的。回来的时候，两个人手拉着手。

又过了几天，安安早上进门，手里攥着一片黄叶子，举给蓝老师看。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时刻。一个孩子还没交出信任的时候，你教什么都进不去；信任一来，什么都跟着来了。

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瑞士中部一个被烧过的小镇上，有一个人把这件事做到了极处。

◆ 二、一座没盖完的房子

1798 年春天，旧的瑞士邦联在法军开进来以后倒了。他早在这年五月就给新政府写信，自荐要为「普通百姓的教育和学校」出力（heinrich-pestalozzi.de「斯坦兹」篇所引德文原句，出处标作《书信全集》第 4 卷第 15 页）。政府批了一笔钱，让他办一所学校，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同上）。

九月，下瓦尔登不肯宣誓效忠新宪法，法军进兵，烧了村子，也烧了斯坦兹（同上；HLS）。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此前在主编官方的《赫尔维蒂民众报》时，公开赞成过法军进驻，他没想到会流血、会烧成这样；所以政府决定在斯坦兹为孤儿办一所收容院、请他来主持的时候，他也许把这当成一种补过（heinrich-pestalozzi.de；「补过」一说是协会网站作者的推测）。

这年十二月，孤儿院定了下来；1799 年 1 月 14 日开门（heinrich-pestalozzi.de「时间、生平、著作」年表；「斯坦兹」篇）。

房子是修女会新盖的一座楼，他在信里说是乌尔苏拉会的，其实是嘉布遣会的修女（《斯坦兹书信》，1799；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及编者注，PSW　13）。他到的时候，楼还没盖完。据他自己写：孩子们涌来的时候，厨房、屋子、床铺都还没收拾好；头几个星期，他关在一间不到二十四尺见方的屋子里，空气不好，天又坏，满走廊都是墙灰；床不够，只好让一部分孩子晚上回家睡，第二天早上，他们满身虱子地回来（同上，本书转述）。

照管这些孩子的，除了一个管家的女人，就他一个人（同上）。

◆ 三、八十个孩子

来的是些什么孩子?

他写：很多孩子长着疥疮，疮重得走不动路；很多头上的疮烂开了；很多人穿着爬满虫子的破布；很多瘦得像骨头架子，脸色发黄，眼里是害怕，额头上是不信任的皱纹。有的讨饭、装相惯了；有的被苦日子压垮了，不吭声，也不信人。夹在中间的，还有几个原先家境不错的孩子，看不起讨饭的孩子，嫌这里吃得差。十个孩子里，难得有一个认得字母（《斯坦兹书信》，本书转述）。

纪姆普斯的书里，抄了几行他报给政府的第一份名单，那份名单上是二十九个男孩、十六个女孩。其中一行大意是：卡斯帕·约瑟夫·瓦泽，十一岁，斯坦斯施塔德人，父亲在，母亲没了；身体好，脑子不差，只是野，没规矩；不认得字母，不会纺纱；讨饭讨惯了（纪姆普斯英译本「斯坦兹」一章所录；已对英译本，原件未见）。

开门不到一个月，一位地方官员在 2 月 11 日的报告里写：院里已经有七十二个孩子，床只够五十个人过夜；裴斯泰洛齐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同上所录特鲁特曼致部长伦格尔的报告；已对英译本）。协会网站说，开门六个星期，已经收了八十多个（heinrich-pestalozzi.de）；他自己在信里写的是「将近八十个」（《斯坦兹书信》）。

说是孤儿，其实从名单上看，不少孩子父母还有一方在，只是家烧了、穷了，养不起。

孩子来了，病也来了。换了吃食，天又湿冷，修道院的走廊阴冷，咳嗽在院里传开，附近流行的热病也让好几个孩子躺倒了。他特意写了一句：一个也没有死（同上）。春天一到，孩子们像换了个人，个子、脸色都变了，后来见到他们的神父和官员都说，认不出来了（同上）。

难的还有大人。那一带的人恨新政府，他是新政府派来的，又是新教徒，在天主教的地方被当成异端（同上；heinrich-pestalozzi.de）。礼拜天最难熬：父母、兄弟姐妹成群地来，拉着孩子在街上、在屋角哭，劝孩子回家。他说，那几个月，院子像个鸽子笼，这只飞进来，那只飞出去（《斯坦兹书信》，本书转述）。

◆ 四、一个人的一天

他在里面每天做什么？他自己写了一段，后来被引了两百年。大意是：

我从早到晚几乎一个人在他们中间。他们身上心里得到的一切好处，都从我手里出去。我的手在他们手里，我的眼睛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哭，我跟着哭；他们笑，我跟着笑。他们的汤就是我的汤。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帮手，我只有他们。他们病了，我在床边。我睡在他们中间，晚上最后一个睡，早上第一个起。他们要我在床上陪他们祷告、给他们讲，直到睡着（同上，本书转述）。

课，是早上六点到八点、傍晚四点到八点上，其余的时间干活、学手艺（heinrich-pestalozzi.de「斯坦兹」篇）。

怎么教？手边只有一本当时柏林出的识字课本，他说这书用不用都不要紧（《斯坦兹书信》）。他先让孩子们口头背着拼一些很难的词，还不认得字母，就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整个词背着拼出来。后来他把字母和元音一一配成音节，一排一排地背：ab、ba、ec、ce……他立了一条规矩：前两排背熟了，才能往下走（同上）。写字，他让孩子在几个字母上停很久：会了 m 和 a，就写 man，写到笔画整齐为止（同上）。

人多，他一个人教不过来。他在第二年的《葛笃德》里回忆：没有别的老师，我就让一个学得快的孩子坐在两个慢的中间，他两只手搂着两个同伴，把自己会的说给他们听（《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1801，本书转述）。在《斯坦兹书信》里，他说孩子们教别人的时候，自己学了两遍；又补了一句：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学（《斯坦兹书信》）。

课上要安静。他半开玩笑地要孩子们跟着念的时候，眼睛盯着自己的大拇指（同上）。有一阵子，吃过晚饭他问：孩子们，你们想睡觉，还是想学？孩子们多半答：学。他也照实写了后来：起床的时间提早以后，这股劲就凉了下来（同上）。

心的教育，他走在字前面。1799 年 4 月，邻州的阿尔特多夫烧成一片。他把孩子们叫到一起说：那边也许有一百个孩子没吃没穿没地方住，你们愿不愿意请政府送二十个到我们这儿来？孩子们都说愿意。他又说：想好了，钱不会多给，你们要多干活、少吃一口、把衣服分给他们。他让孩子们把这些话复述一遍，孩子们还是说：就算吃得差、干得多、衣服要分，他们来了我们也高兴（同上；阿尔特多夫失火日期据编者注作 1799 年 4 月 5 日）。

他说：我先让孩子心里有了这份情，才去讲这份情叫什么；跟孩子讲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东西，我认为是坏事（同上，本书转述）。

有一件事，今天读来刺眼，这里照实写。孩子野惯了、欺负人的时候，他打耳光。他在信里为这件事辩护：一个整天和孩子吃住在一起、把心掏给他们的人，偶尔的责打不会伤了孩子的心；他还说，有人嫌他太严，他就当面问孩子们，要不要他以后不再打，孩子们求他犯了错别手软（同上）。他写这些，是真心相信它对。本书不替他辩，也不给他定罪，只记下：那间屋子里的爱是真的，那几记耳光也是真的。

◆ 五、怎样收场

1799 年春夏，战事又近了。修道院的房子被征去给军队做医院（heinrich-pestalozzi.de；HLS）。协会网站的作者判断，管这一片的政府专员本来就嫌这所院子惹人非议，征用来得正是时候（heinrich-pestalozzi.de，作者判断）。孩子们大多被送回亲戚家，二十二个留给当地一位神父照看（同上）。6 月 9 日，他离开了斯坦兹（同上）。

他累垮了，被朋友安排到山上的温泉住了几个星期，在那里写下《斯坦兹书信》。信的头一句大意是：朋友，我又从梦里醒来，又一次看见我的事业被毁了（《斯坦兹书信》，本书转述）。这封信直到 1807 年才印出来（heinrich-pestalozzi.de）。

外面的人怎样说？他在《葛笃德》里记下了当时的闲话，连朋友都这样讲：他能装五个月像在干事的样子，到第六个月准不行；他什么都做不完，这辈子真正做成的，就那么一回，写了一本小说（《葛笃德》第一封信，本书转述）。

他自己怎样说？还是《葛》里：那时我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只知道自己要什么；我用的办法，全是被逼出来的（同上，本书转述）。

◆ 六、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先赢得孩子的心，再教字。他写得很清楚：我首先要赢得孩子们的信任和依恋；做到了这一步，别的都会跟着来（《斯坦兹书信》）。这句话，今天每一个接新班的老师都该抄在第一页。

第二，他把孩子们当成一家人来带。他要证明：公家的教育，要学家里教育的长处，才有价值（同上）。孤儿本来没有家，他就用自己补出一个家来。

第三，他让孩子教孩子。人手不够逼出来的办法，后来被当作他的方法之一，一直传到今天。

第四，他写失败，也写自己的错。「这股劲后来凉了下来」这样的句子，一个只想给自己立碑的人是不会写的。

◆ 七、SDE 看这一处

斯坦兹这所学校，几乎没有土。

村子烧了，家没了，修道院没盖完，当地人敌视他，一本课本也不管用。本书说的土，就是让一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在斯坦兹，这一整片几乎是空的。

于是他做了一件很少有人做得到的事：他把自己变成了土。「我的手在他们手里」「他们的汤就是我的汤」「我只有他们」——这些句子，你用 SDE 的眼光读，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人把自己整个铺在孩子脚下，让孩子的路有地方可走。

路呢？他在信里写了一句很要紧的话，大意是：教学和院里的安排，都不该照一个事先定好的计划来，应当从我和孩子们的关系里长出来（同上）。这正是 SDE 说的：路是在土里、在人和人之间一轮一轮长出来的。

回写也在。孩子们在阿尔特多夫那件事上替他拿了主意；晚饭后他问孩子们想睡还是想学；他写「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学」。教的人被学的孩子改写，这件事在斯坦兹天天发生。

可是，同一封信里，还有另一样东西。

就在「从关系里长出来」那几页后面，他写了那套音节表：ab、ba、ec、ce，前两排背熟了才能往下走。他还写，他的目的是把一切教学手段简化到极点，简化到随便哪个普通人都能教自己的孩子（同上）。

这是本书要请你记住的一处：**看见和字母表，在同一封信里**。斯坦兹常被说成他「只有看见、还没有方法」的那个冬天。照原信读，并不是这样。那个冬天里，一边是「从关系里长出来」，一边是「前两排背熟才往下走」，两样同在一间屋子里。只是在斯坦兹，前一样托着后一样：音节表是在一个人日夜守着八十个孩子的时候用的。到了布格多夫，托着它的那个人、那一屋子日子，会慢慢退到表的后面去（待验，第 8 章接着看）。

这一处也让本书的判词多了一层分寸：他在斯坦兹看见的，不只是「爱和实物」，也有他自己说的「被逼出来的办法」。第五编讲「排成字母表」时，要从这里起算。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蓝老师的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安安不哭以后，蓝老师开始教她唱班上的晨歌。唱了三天，安安只张嘴，不出声。

蓝老师没有再教。她想起安安第一次开口，是给她看那片黄叶子。第二天，她带全班去幼儿园后面捡落叶，回来让每个孩子举着自己的叶子说一句话。轮到安安，她举着一片红的，说：外婆家门口也有。

那天放学，外婆来接，安安在门口唱了晨歌的头两句。

蓝老师后来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了一行：她先要有一样自己的东西，才肯跟着大家唱。

这件事和两百年前那个冬天，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县城幼儿园里的一个小姑娘，一个是战后八十个孤儿。可它们问的是同一件事：一个孩子的土空了一块的时候，大人拿什么去补？斯坦兹的回答是：先拿你自己去补，再教别的。

这个做法也有边界。一位老师不可能对每个孩子都做到「我只有他们」；那个冬天，他自己也累垮了。能做到的，是在一个孩子最空的那几天，多给一点手，多给一点眼睛。孩子要是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或者家里人一直放心不下，请寻求专业帮助。

> **带走的话**
>
> 斯坦兹那个冬天，他先把自己铺成孩子脚下的土，再教字。看见和字母表在同一封信里；那时候，是一个人托着那张表。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先赢得孩子的心，路从人和人的关系里长出来，孩子教孩子，老师跟着学。关：同一封信里已经有了「前两排背熟才往下走」的音节表，和他为之辩护的耳光。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两样都有，先看见的托着字母表。托着它的，是一个日夜守在孩子中间的人。

第 8 章

布格多夫：城堡里的学校与「方法」的诞生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在斯坦兹「只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怎样在布格多夫几年里，把自己的做法写成了一套叫「方法」的东西？写的时候，什么被留下，什么被放下？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爷爷邱德茂从旧书摊上淘来一盒看图识字卡，一张一面画、一面字。晚饭后，他抽出一张，画的是一只圆圆的挂钟，背面一个「钟」字。

他举着卡片问邱果：这是什么？

邱果没看卡片。她扭过头，指着客厅墙上：那儿就有一个！

爷爷愣了一下，笑了，把卡片放下，抱着她走到墙边。两个人看了好一会儿：长针、短针、那根一跳一跳的细针，下面还有个小小的日历窗。邱果踮着脚去摸表盘上的玻璃。

第二天晚上，爷爷没再拿卡片。他在旧木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圆，点了十二个点，对邱果说：我们来画一个钟。

你看，一晚上之间，爷爷走了一个来回：先从卡片走到真钟，又从真钟走回了木板上的圆和点。

两百多年前，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座小城里，一个老人也走过这样一个来回。只是他走回去以后，写成了书。

◆ 二、鞋匠的屋子

从斯坦兹下来，他在山上歇了几个星期，又回到平地找事做。1799 年 7 月，他得到布格多夫城里一所「佃户与外来户学校」的位置（HLS）。

布格多夫城分上城和下城。下城住的是没有市民权的外来户，他们的孩子不能进市民的学校，只能上下城一所专门的学校：一位鞋匠在自己家里教，教书的空当做鞋。那间屋子是什么样子，第 12 章拿它当旧学校的样本细看；这里只说，他到布格多夫的头一站，就被派进了这间屋子。

城里的官员不放心，只让他在现成的班里划一个角落做试验（heinrich-pestalozzi.de「布格多夫与明兴布赫塞」篇）。他把课本全收了起来（同上）。纪姆普斯说，他的课上没有书，没有要背的，孩子们跟着他齐声念，手里在石板上画（纪姆普斯英译本；1894 年《葛》英译本导言同，已对英译本）。

鞋匠怕这个外人抢饭碗，外来户的家长聚在一起，商定了一句话：市民要是喜欢这套新教法，让他们拿自己的孩子去试（纪姆普斯英译本；《葛》第一封信也写了鞋匠的疑心）。街上还传：这个人自己都不会写、不会算、连书都念不利索。

他在《葛》里认了这句闲话：我确实写不好、念不好、算不好；恰恰是我不会，才逼着我把教法弄到最简单（《葛》第一封信，本书转述；这段话第 21 章还要用，这里只点到）。

◆ 三、城里最低的一班

朋友们替他说情，他进了上城市民学校里最低的一班，一个预备班，二十来个五到八岁的男孩女孩，归一位女老师管（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

他自己说，那段日子他很怕，时时担心又被赶出教室，比平常更笨手笨脚；想起在斯坦兹头几个钟头的那股火，再看看自己在布格多夫像个手艺人一样钻进学校的「轭」里，他几乎不信这是同一个人（《葛》第一封信，本书转述）。

他在这间教室里做什么？他自己在《葛》第一封信里说：又从早到晚喊 ABC，没有计划地往下摸，把音节和数排成一串一串，让孩子画角、方块、直线和弧线。这段话是「排成字母表」怎样起头的最好材料，第 14 章逐句细读，这里不重复。

这几年里还发生过一件小事，值得单记一笔。最早的印本出在英国人梅约给《实物课》第六版写的序里（Mayo，《Lessons on Objects》第六版序，1837，第 viii—x 页；梅约说这段来历是当年上那堂课的老师亲口讲给他的）。照那篇序：上课的不是他本人，是学院里一位老师。老师挂出一幅版画，画的是一架梯子，教孩子们看、教他们说。一个孩子说，院子里就有一架真梯子，为什么不去看那一架。老师把这句话挡了回去。第二回挂出的版画是一扇窗，孩子又说，屋里就有真窗户。这句话又被挡了回去。当天晚上，老师把这两件事报到他那里。他听完就拍了板：孩子说得对，真的比仿的好——把版画收起来，用真东西教（同上）。纪姆普斯的英译本记的是另一种说法：挂图、数窗格的是他本人，孩子一说他当场就收了画（纪姆普斯英译本「布格多夫」一章；已对英译本，纪姆普斯没有注来源）。本书以梅约本为准，因为它印得最早，而且说明了来路；两本的出入有三处：上课的是谁、先梯子还是先窗户、当场还是当晚（见第 47 章）。还有一处两本都不清楚：事情发生在哪一所学校。纪姆普斯把它放在布格多夫；梅约那篇序没有点明地方，他本人待过的是伊弗东〔待核〕。所以下面拿它当材料用的时候，本书只用它里头的那个来回，不拿它当布格多夫独有的事。

1800 年 3 月，学期考试。3 月 31 日，布格多夫的学校委员会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五到八岁的孩子，旧法子只学得了字母、拼读和念书，他的学生这几样学得前所未有地好，聪明的几个字写得好、会画、会算；又说这套教法特别适合在家里用，母亲、大一点的孩子、明白事理的女佣都能照着教（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录；已对英译本信的开头，原件未见）。第 5 章说过的「八个月后考试」，就是这一次。

◆ 四、城堡

这年 5 月 4 日，奉命在布格多夫城堡里办师范学校的菲舍尔病逝（heinrich-pestalozzi.de）。菲舍尔手下有一个年轻老师，叫赫尔曼·克吕西，是阿彭策尔人，年初带着一批因为战乱和饥荒被送出山区的穷孩子来到布格多夫（纪姆普斯英译本〔据二手〕）。他请克吕西把那一班孩子并到自己这里来（《葛》第二封信）。几个星期后，克吕西又引来了托布勒和布斯；他正缺一个会画画、会唱歌的人，布斯就来了（同上）。他在信里说，这几个人跟他走到一起，救了他的命（同上）。

1800 年夏天，他在城堡里办起了学院（HLS）。据协会网站，这里一身兼几样：一所男童学校，一所收外地学生的寄宿学堂，一所师范，还有一所收穷孩子和孤儿的学校；新政府尽力支持（heinrich-pestalozzi.de）。

学院里做的事，他在《葛》里一条一条记了。第二封信替克吕西总结了几样：一套背到忘不了、排得好好的名目；画线、画角、画弧；用真东西、至少用代表东西的点子来学算；把「走、站、躺、坐」这样孩子已经再清楚不过的事，背成一段段描述；还有夏天出去采植物（《葛》第二封信，本书转述）。

克吕西说过一句话，他照录了。大意是：以前问孩子「六十三里有几个七」，孩子眼前什么都没有，只能苦苦去想；现在照这个方法，孩子眼前摆着九排、每排七个东西，他早就数熟了，用不着再想，一问就知道。他接着写：凡是还要催孩子「想一想」的地方，方法就还没做完（同上，本书转述）。

这句话，请你先记住。

也是在这几年，赫尔维蒂政府的官员格莱尔听他讲完自己的做法，说他是想把教育机械化，他认了这是自己的本意（《葛》第一封信；原话与他后来的补注见第 14 章）。

1801 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出版。1803 年，《母亲读本》出版，据协会网站，大部分由克吕西整理（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同

年出的讲形状大小、讲数目的直观练习本，纪姆普斯记作克吕西和布斯编成（纪姆普斯英译本书目〔据二手〕）。这就是后来人说的「直观 ABC」一路的书。

访客一批批地来。据协会网站，学者和官员成百地从各国赶来看他和助手们上课，布格多夫成了当时时兴的瑞士游学路上必到的一站（heinrich-pestalozzi.de）。1802 年，伯尔尼学者伊特奉命考察，写了一份官方报告；瑞士历史辞典说，他的方法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主要靠这份报告（HLS）。

◆ 五、怎样收场

1803 年，拿破仑的「调停法」让旧的各州重新各管各的，新政府散了，他在上头再没有靠山（heinrich-pestalozzi.de）。伯尔尼政府要他在 1804 年 7 月 1 日前让出城堡，给新来的地方长官住（同上）。

学院先搬到附近明兴布赫塞一座破旧的修道院里。邻近的费伦贝格是个会经营的贵族，助手们想让两家合起来：费伦贝格管钱管事，他管教育。没过多久就闹翻了，协会网站说，是因为费伦贝格不肯让他把穷人家的孩子不收钱地收进来（同上）。新成立的沃州把伊弗东的城堡给了他，终身免费使用（同上）。

◆ 六、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五十三岁从最低一班教起，天天站在孩子面前试。一套教法先在五到八岁的孩子身上试了八个月，交给别人考过，才往外讲。

第二，他把「不会教书的人也能教」当成目标。他自己写不好字，这件事被他变成了一个问题：怎样让一个母亲、一个乡村老师，不靠学问也能教？这是在替穷人家找路。

第三，他会用人，也肯把功劳记给人。克吕西、托布勒、布斯，他在书里一个一个写他们的来历，写他们从自己这里学到什么，也写他们帮他做成了什么。

第四，梯子和窗户那件事。孩子说「院子里有真梯子」「屋里有真窗户」，上课的老师挡了两回；当晚报上去，他听了就把版画收了。一个已经有名的人，肯为

一个五六岁孩子的一句话改掉自己学院里的上法，是本事——只是这句话得绕一个弯才走得到他跟前。

◆ 七、SDE 看这一处

布格多夫这几年，本书要看两件事。

头一件，是那扇窗。

再说梯子和窗户那一件（地方两说，见第二节）。一个孩子说：院子里有真梯子，屋里有真窗户。上课的老师先挡了两回，当晚把这事报上去，他点了头，版画就收了。这就是回写，而且是朝上的回写：学的孩子，改了教的大人。照梅约那篇序，在这间教室里，你看见它发生了——只是它走了一道弯：孩子说出来，老师挡回去，汇报上去，他点头。这道弯本身就是材料：回写要经过谁，才算数。

可再往下看。收了那两幅版画以后，他写进书里的是什么？是一本一本的练习本：线、角、弧、方块，一排一排的音节和数目。那个孩子让他看见了「东西比画好」；写进书里的，却是比画还要离东西远一步的线和角。

这和第一节爷爷的那个来回一模一样：从卡片走到真钟，又从真钟走回木板上的圆和点。走回去不一定错，线和角能帮孩子把看见的东西说清楚。只是走回去以后，那个说「看真窗户」的孩子，就不在书里了。

第二件，是克吕西那句话：凡是还要催孩子「想一想」的地方，方法就还没做完。

用 SDE 的眼光读，这句话分量很重。孩子卡住、要想、想不出来、想岔了，这一段本书叫「正在成形」，是一样东西似懂非懂、一碰就散的那一段。克吕西这句话，把这一段当成了方法的漏洞：好的方法，应当让孩子一路不卡，一步只加一点点，走得顺顺当当。

路（差异序列）本来是一串一先一后的不同：卡住，试错，换个办法，突然通了。照这句话去做，路上的卡、试、岔都要被事先排掉，只剩下一格一格的「加一

点点」。本书把这个动作叫「排成字母表」（待验）：把一场会岔、会卡、会倒回去的长，排成一张从简到繁、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

再加上格莱尔那一句「机械化」，他自己认了是本意（第 14 章）。在新庄，路是土给的；在斯坦兹，路是从他和孩子的关系里长出来的；到了布格多夫，路开始由一张表给。**表越做越好，人和土就越来越可以不在场。**

这里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机械化，在他嘴里不是今天说的冷冰冰；他要的是穷人家的母亲也能照着教，不用请先生，不用花钱。表之所以要排得人人能用，是因为他心里想着那些请不起老师的人家（待验，第五编第 22、25 章细看）。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言秋棠的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四月里一节语文课，言秋棠发下一张看图写话的练习纸，画的是下雨天，一个孩子撑着伞过马路。

窗外正在下雨。坐在窗边的谢若溪举手：老师，外面就在下，我们看外面写行不行？

言秋棠看了看窗外，说：行，给你们五分钟，站到窗边去看。

五分钟后，孩子们回到座位上。那天交上来的写话，比哪一次都杂：有人写一辆电动车溅起一片水，有人写对面楼顶上蹲着一只不走的鸽子，有人写雨落在不同的东西上声音不一样。也有三四个孩子，看了五分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晚上改作业，言秋棠先挑出那几张空白的。她没急着在本子上画叉，第二天课间把那几个孩子叫到窗边，问他们：昨天你看见什么了？一个男孩说：我看见的太多了，不知道先写哪个。

她把这句话记在备课本的边上。

你看，窗外那场雨给了孩子们各自的东西，也给了几个孩子一场「卡住」。练习纸不会让人卡住，它把要写的都画好了。卡住不是坏事，它常常是一个孩子正在

从一堆看见里挑出自己的那一个。老师要做的，不是把卡住排掉，是认得它、陪它一会儿。

> **带走的话**
>
> 布格多夫的一扇窗让他看见，东西比画好；他写进书里的，却是一排排线和角。「凡是要催孩子想一想的地方，方法就没做完」——这句话，把路上的卡住当成了表上的漏洞。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从最低一班教起，让不会教书的母亲也能教，肯被一个孩子改一堂课。关：「机械化」被他认作本意，孩子的卡住被当成方法没做完的地方。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被排进了字母表。那架真梯子、那扇真窗户，在书里换成了线和角。

第 9 章

伊弗东：全欧洲来参观的学校，和它怎样散掉

> 这一章的问题：一所各国都派人来看的学校，里面的孩子过着怎样的日子？它为什么在最有名的时候开始往下走，最后在自己人的争吵里散掉？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五月，县城实验小学接到通知：下个月有外省的参观团来，要听三节课。五年级（3）班的语文课被选上了。

教研员甘老师来帮言秋棠磨课。一节课磨了四遍：导入几分钟，哪个问题叫哪个孩子答，小组讨论什么时候停，板书写几行。第三遍试讲时，谢若溪把一个问题答岔了，大家笑了一阵。甘老师说：正式那天，这个问题换个人答。

参观那天很顺。孩子们举手整齐，答得漂亮，四十分钟一分不差。参观团的人拍了很多照片。

下课后，邱远回家跟爷爷说：今天的课，我们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

爷爷问：那你学到什么了？

邱远想了半天：学到了怎么上公开课。

你也许见过这样的日子。一所学校越有名，来看的人越多，给人看的那一面，就越容易和平常过的日子分开。

两百年前，瑞士法语区有一所城堡里的学校，天天有人来看。那里的规矩是：随便哪一间教室，来了人都能推门进去。

◆ 二、城堡与一家两百五十口

1804 年下半年，他带着三个老师到伊弗东城堡里开张；留在明兴布赫塞的师生受不了费伦贝格的专断，半年多以后也整批搬了过来（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

谁来上学？收的孩子最小七岁，过了十一岁一般不收，可以留到十五岁（同上）。来的孩子什么样的都有：聪明的、普通的，也有学得慢的、不服管的，都被家里送到这里（同上）。后来的学生多是从各国来的，瑞士历史辞典说，学院收的学生遍及全欧洲（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

最兴旺的是 1807 到 1809 这几年：一百六十五个学生，三十一个老师和助教，三十二个师范生，加上他一家老小和佣人，将近二百五十口人；城堡旁边另有一所女子学院（heinrich-pestalozzi.de）。

谁管？学院由一个委员会领着，他之外还有四位同事，每门课选一个总管，委员会也管钱（同上）。

谁出钱？学费。可他收得太低，又把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不要钱地收进来，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一分钱不交；老师几乎不拿工资，只管吃住；没有预算，没有像样的账本，城堡里附设的印刷所一直在亏（同上）。这一条要记住：伊弗东立起一套严账，要等到 1815 年施密德回来动手，不是他自己补上的（见本章下文与第 32 章）。1813 年学院快撑不下去，是安娜拿出一部分遗产救了它（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

◆ 三、一天

纪姆普斯本人就是这里的学生。他记下的一天大意是这样：第一节课在早上六点；七点下课，孩子们到院子里洗脸，井里抽上来的水顺着一根两边打了孔的长管子流出来，一人一股，没有盆也没有壶；然后喝汤当早饭，八点再上课；十点歇一会儿，饿了可以去管家那里要干果和面包；中午一个钟头在湖边草地上洗澡、做游

戏；一点吃饭，一点半到四点半上课；然后吃点心，玩到六点；天好的时候，孩子们去城堡边的大园子，每人有一小块自己的地；六点到八点又是课，然后吃晚饭（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

协会网站把这里的日子写得更全：一个星期上课差不多六十个钟头，是今天瑞士、德国学校的三倍左右；学数学、形状、画画、地理、历史、德语法语、宗教、自然、拉丁文、体操、唱歌、记账、写信；课表不固定，因为学院把自己当作一所试验学校，有些时候每天专门留出一两个钟头给孩子自己学（heinrich-pestalozzi.de）。学会了的孩子，马上去教还没会的同学（同上）。

学院里没有假期，却常常出门远足，一走几个星期，到阿尔卑斯山里，到邻近的外国；出发前先读游记、看地图，回来要说、要写（同上；纪姆普斯英译本）。孩子们学用锯子、锤子、刨子，到城里的木匠、钟表匠作坊里干活，养兔子，种自己的菜畦；夏天在湖里游泳，冬天湖一封冻，大家都去溜冰（heinrich-pestalozzi.de）。

还有几样，今天看来也不寻常。

学院里不打分，也不发比高低的成绩单，是有意不要的：他不愿孩子互相比，一个孩子的长进，只拿他自己的力气和天分来量（同上）。班主任要定期给每个孩子的家长写信，讲孩子的言行和长进；每个星期，老师们要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的情形；家长被请来当面提批评（同上）。

也没有一条条定死的规矩和禁令。每出一件事，老师都要照这一件、这一个孩子，重新拿主意；打骂、羞辱、拿虚荣去激孩子，都不许用（同上）。第 7 章里斯坦兹的耳光，到这里没有了。

来参观的人天天有，哪一间教室都能马上推门进去；他亲自接待每一个客人（同上）。瑞士历史辞典说，普鲁士在耶拿打了败仗以后，想靠教育重建国家，这给了学院一股很大的推力（HLS）。后来办幼儿园的福禄贝尔，1808 年带着他当家庭教师教的三个男孩来到这里，在学院里教课，到 1810 年才带着学生回去（《法兰克福人物辞典》「Fröbel」条）。

他自己在这所大学院里是什么样子？纪姆普斯记得：他常在城堡的走廊里来回走，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把领巾的一头咬在嘴里；每天都会在上课中间推门进来，看得满意就满脸是笑，摸摸孩子，说几句好话；不满意，就气冲冲地出去，把门摔上（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天不亮两点钟，他就叫一个年轻助教到床边，替他记口述的稿子（同上，已对英译本）。

纪姆普斯进学院的时候还不满七岁。他记了一句：冬天天没亮，他就要穿过整个小城去赶六点钟的第一节课，却从来没想过要抱怨（同上〔据二手〕）。

◆ 四、怎样散掉

这所学校最有名的时候，也是它开始往下走的时候。

1809 年，他请瑞士的邦联会议来审查学院，把他的方法定为全瑞士学校的准则（HLS）。审查委员会由方济各会的吉拉尔神父领头，1810 年交了报告：承认这所学院在道德上、教法上都有分量，可它是一所给有钱人家孩子上的不错的私立学校，搬不到公立的乡村学校里去（HLS；HLS「Girard, Gregor」条）。瑞士历史辞典说，这份报告是学院衰落的开始，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之间越来越紧张（HLS）。

1809 到 1816 年在这里教书的布洛赫曼后来写：我看他，像一个长大了的孩子，有孩子全部的好，也有孩子的软弱；他有包得下全人类的理想，却没有本事去管哪怕最小的一所乡村学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引〔据二手〕）。

争吵是从谁来领这个家、谁来接他的班开始的。一边是施密德，奥地利山里一个牲口贩子的儿子（HLS「Schmid, Joseph」条；见第 29 章），在布格多夫做学生时就显出数学天分，后来当了数学老师，硬气，能办事，也专横；一边是尼德雷尔，读过神学的牧师，想把他的教育学和当时德国的唯心论哲学接起来，在学院里办了印刷所，和外面的对手打笔仗，自己却很少再上课（heinrich-pestalozzi.de）。

1810 年，两人在教师会上大吵一场，施密德带着四个老师走了（同上）。1815 年他回来，一上来就动刀：停了笔仗，关了印刷所，立了严格的账，辞掉差不多一半老师，剩下的都得多干（同上）。这些事都该做，可做得不近人情，几乎所有老师都成了他的对头。

这年 12 月，安娜在伊弗东去世（HLS「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条）。她一走，争吵就摆到了明面上。1816 年，最早跟他的克吕西带着十几位老师离开（HLS 作十五位，协会网站作十六位）。1817 年圣灵降临节，尼德雷尔在城堡教堂讲道，讲着讲着发起火来，当众数落他，跟他一刀两断（heinrich-pestalozzi.de）。从此伊弗东城里有了三所学院，互相公开攻击（HLS）。

他央求过，一次又一次。1823 年 2 月 1 日，他亲手给尼德雷尔夫妇送去一封信，求他们和好（heinrich-pestalozzi.de）。回答是官司。

1818 年，他在七十二岁生日上宣布，要拿出版全集的钱，把新庄的贫儿院重新办起来。施密德不同意，最后在伊弗东附近的克林迪办了一所贫儿院，一年后并进了学院本部（同上）。1824 年，施密德被沃州当局驱逐（HLS）。1825 年 3 月，他跟着施密德，带着最后四个学生，离开了伊弗东（heinrich-pestalozzi.de）。

二十年，这所学院就这样散了。

◆ 五、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这是一所日子很厚的学校。远足、园子、作坊、湖水、雪、兔子，孩子们在这里不光学字，也学怎样过日子。纪姆普斯六十多年后还记得山上唱的歌。

第二，它不拿孩子比孩子。两百年前就有意不要成绩排名，只拿一个孩子自己的力气量他自己的长进，今天的学校也未必做得到。

第三，它不靠打骂。从斯坦兹的耳光，到协会网站所说伊弗东不许打骂、不许羞辱，他的学校自己往前走了一步。

第四，它天天开门给人看，不挑日子，不排练。

◆ 六、SDE 看这一处

伊弗东是他一生办得最厚的一片土。

土，就是让一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在这里，这一整片包括：湖、山、园子、作坊、几十个老师、一百多个各国来的孩子、每周的报告、写给家长的信、一个不肯给孩子排名的规矩。这片土里，路也长得宽：不一样的孩子，走不一样的课表；每件事，按这一件、这一个孩子重新拿主意。

更要紧的是回写。每周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给家长写信，请家长来提批评，每件事照个案重新定——这些都是回写的格子：孩子长出来的东西，有地方回头去改老师、改课表。**伊弗东的学校，比他任何一本方法书都宽**。第 11 章会把这句话摆进表里。

那它为什么散?

吉拉尔的报告问的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这一套，能不能搬到公立的乡村学校去？回答是不能。你想想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一个两百五十口人的大家，老师不拿工资、和孩子同吃同睡，一个星期六十个钟头的课，一片湖、一座城堡。能搬走的，是那几本练习本和那张次序表；搬不走的，是这片土。今天的话叫「外观复制」：只复制外观，不复制条件。吉拉尔其实看见了，要搬，只搬得动字母表（待验，第十一编细看）。

学院是在大人的争吵里散掉的。用 SDE 的眼光看，这里还有一个本书的读法（待验）：学校里有给孩子的回写格子，却没有给大人的。老师之间对「方法到底是什么」看法不一样，这本来是方法最该拿来改自己的时候；可方法书里没有一栏写「这一回为什么走岔、改了什么」，分歧就找不到地方落下，只好落到人身上，变成谁领这个家、谁接谁的班。尼德雷尔要把方法写成哲学，施密德要把它做成账本和数学，在本书看来，两个人都更像在替方法定型，很少有人把「它在哪个孩子身上走岔了」当成要紧的事来问。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言秋棠的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公开课过去一个星期，言秋棠又上了那一课，这回没有人听。

她没照磨好的那一版上。她把那天答岔了的问题原样又问了一遍，还是请谢若溪先答。谢若溪还是答岔了，岔在同一个地方。言秋棠没有换人，让她接着说下去，说她为什么那样想。说到一半，后排两个孩子也举手，说自己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那节课拖了三分钟堂。

下课后她在备课本上写：公开课那天，这个问题「答对了」，可全班有五六个孩子心里想的是岔的那一条，没人知道。

甘老师后来看了这一页，说：下回参观，能不能就上这一节？

言秋棠说：可以，就是不知道哪个孩子会岔在哪里。

这件事的边界：公开课、参观有它的用处，一个学校给人看、让人学，不是坏事。这里只提醒一句：给人看的那一面和平常过的日子，最好是一回事。分开了，你以为别人在学你的课，其实他们学走的是你排练过的那一版。

> 带走的话
>
> **伊弗东是他一生最厚的一片土，学校比他的书宽。搬得走的是字母表，搬不走的是那片湖、那座城堡和不拿工资的老师；散掉，是因为大人之间的分歧，在方法里找不到地方落下。**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一所日子很厚、不排名、不打骂、天天开门的学校，每周报告一个一个孩子。关：方法里没有给大人的回写格子，分歧落到了人身上；能被别人带走的，只剩那张次序表。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学校是先看见的，名声是字母表的。访客冲着书里的方法来，看见的是一座城堡里的日子。

第 10 章

回到新庄：《天鹅之歌》与最后两年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快八十岁、学校刚散掉的老人，回到五十年前赔光了钱的那块地上。他最后两年做了什么，又怎样回头给自己的一生算账？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清明前后，爷爷邱德茂收拾阁楼，翻出一个樟木箱，里面是他当年代课时的备课本，十几本，纸都黄了。

晚上他把本子摊在桌上，一本一本地翻。邱远凑过来看：每一页都写得工工整整，「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学过程」，一格一格，二十多年没变过样子。

翻到后来，爷爷不说话了。

邱远问他怎么了。爷爷说：你看，我记的全是那天教了什么。哪个娃那天卡住了，哪个娃后来开了窍，我一个字都没记。

他停了一下，又说：可那些，我倒是都还记得。

那天晚上，爷爷找出一个新本子，在第一页写了一个名字，是他教过的一个放牛娃，下面写了三行：他是怎样认得「牛」字的。

你身边大概也有这样的老人：一辈子的事，写下来的是一种样子，记在心里的是另一种样子。到老了回头看，才发现两样不一样。

◆ 二、回到那块地上

1825 年 3 月，他离开伊弗东，回到新庄，住在孙子戈特利布家里（heinrich-pestalozzi.de「比尔的新庄」篇）。跟他一起来的，有施密德，还有最后四个学

生，纪姆普斯说其中两个是从西班牙加的斯送来的（同上；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

他没有歇着。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还是想把五十年前的贫儿院重新办起来，和孙子一起动手盖一座新房子，这座房子直到他去世也没盖完（heinrich-pestalozzi.de）。纪姆普斯说，房子盖得太慢，他等不及，就跑到比尔村的小学里去教课，一教就是几个钟头；又常去看村里的老相识，跟他们谈家里的事（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

这年 5 月，赫尔维蒂协会在辛茨纳赫开年会，他被推为下一年的会长（同上，已对英译本）。第二年 4 月，协会在朗根塔尔开会，他写了一篇讲祖国与教育的长稿，请人代读（同上，已对英译本；heinrich-pestalozzi.de 年表作《朗根塔尔讲话》，1826）。

这一年夏天，他去莱茵河边拜访一所照他的办法收养孤儿的学校。孩子们唱了一首歌，纪姆普斯说是歌德的一首诗，他在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里引过；然后给他献上一顶橡叶编的冠。纪姆普斯记，他流着泪没有戴，说自己不配，把冠留给孩子们的纯真吧（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

这一幕，第七编还要用到：孩子们拿来迎接一位一辈子劝人「别靠字」的老人的，是他那本小说里引过的歌。

◆ 三、两本回头的书

在新庄，他写了最后一部大书《天鹅之歌》（1826）。据协会网站，这本书分两块：一块是他的自传，一块是他教育学说的总结（heinrich-pestalozzi.de）。

总结的那一块里，他反复说一句话：「生活教人。」德文原话是 Das Leben bildet，他在讲看的本事、说的本事、数和形的本事时，一再回到这一句，说它处处都对（《天鹅之歌》，1826；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

自传的那一块里，他答应要把自己努力的不足、缺点、过错，和它们为什么免不了失败，毫不隐瞒地摆出来。可写到伊弗东为什么散掉，他先说的一条原因是：

要求教育纯然合乎自然，和这个时代教育里那种深重的矫揉造作，彼此冲撞；接着讲人身上肉的一面总和灵的一面作对；至于他自身的毛病，他说在这几页里不细讲，另有一本书去讲（同上，本书转述）。

出版商柯塔不愿印伊弗东争吵的那部分，他就在莱比锡另找一家，印了《我作为布格多夫和伊弗东学院院长的生平际遇》（heinrich-pestalozzi.de）。协会网站说，他在这本书里拿伊弗东的实情去对照自己一辈子想要的样子，结论是：伊弗东不是他想要的那所学校。他先把矛头对准自己，可这样一来，也把许多同事的心血一起判了（同上）。

书的最后，他把 1823 年求尼德雷尔和好的那封信原样印上，末尾一句是：我今天仍是写这封信时的那份心（同上所引，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27 卷第 344 页〔据二手〕）。

◆ 四、最后一个冬天

1826 年秋冬，他还在想着村里的穷人。纪姆普斯据一位常去看他的朋友转述：那年柴火贵，他担心穷人家冬天受潮生病，想出一个办法，在泥地上先铺一层碎石，再铺两三层草席；为了给乡亲们做个样子，他拿自己那座没盖完的新房子试，兜里装满小石子，从窗口一把一把往屋里扔；到了十二月，还有人看见他跪在雪地里扔（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

1827 年初，一个叫比伯的年轻人，站在尼德雷尔一边，出了一本小册子攻击他的为人、信仰和学说（heinrich-pestalozzi.de；纪姆普斯英译本）。一家苏黎世的报纸还挖苦说，他不回应，大概是见了棍子就躲（纪姆普斯英译本〔据二手〕）。

他病倒了。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求医生帮他再活六个星期，好写文章辩白；他像发着烧一样地写，写下的字后来已经认不出来，有好长一段，他在纸上写着，却没有发觉笔尖早就没有墨了（heinrich-pestalozzi.de）。

1827 年 2 月 17 日，他在布鲁格去世；19 日，葬在比尔村旧校舍的墙边（同上）。

大约 1818 年，他曾给自己拟过一句墓志，留下两种写法，大意是：他的坟上会开出一朵玫瑰，让那些看着他受苦时眼睛是干的人，流下泪来（同上所录手迹〔据二手〕）。

◆ 五、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到死都没放下穷孩子。八十岁了，还想盖房子办贫儿院，等不及就去村小上课，冬天跪在雪地里给穷人试一个防潮的法子。说到做到，做不成也要做给人看。

第二，他晚年留下了「生活教人」这句话。这句话比「直观 ABC」宽得多：它说的不是一张表，是一整片日子。

第三，他肯先责备自己。《生平际遇》里，他拿自己的学校去对自己的理想，结论是「不是我想要的」。一个名满欧洲的人，肯这样说自己一辈子最大的学校，需要勇气。

◆ 六、SDE 看这一处

最后两年，他给自己的一生算了两笔账。

第一笔在《天鹅之歌》里，是学说的账。「生活教人」，用 SDE 的话说，就是承认土在写人：一个人是被他过的那一整片日子教出来的。这句话，比布格多夫的线和角离斯坦兹更近。他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那个冬天。

第二笔是学校的账。可你看他把伊弗东失败的原因放在哪里：先是「这个时代的矫揉造作」，再是人身上「肉与灵的作对」，然后是他自己的性格。原因在世道，在人性，在他自己，就本书读到的这两处而言，不在方法里。方法本身，在他晚年的账上，还是对的。

这正是本书第 42 章要写的那一句的来处：回写天天发生在他这个人身上，也进过他的打算（第 11 章），却没进成方法（待验）。一个人八十岁还肯说「我错了」，这很难得；可他说的「我错了」，说的是「我没能把对的方法办好」，没有说「方法在哪个孩子身上走岔了」。

那支没有墨的笔，本书只想轻轻放在这里：他一辈子最后写下的，是一些谁也读不出来的字。第七编会回到这件事：一个劝人别靠字的人，到死都在用字替自己辩白。

◆ 七、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爷爷的新本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个春天，爷爷隔几天就在新本子上写一个人。写到第九个，是一个女娃，当年怎么也学不会拼音，他换了三种法子，最后是让她给弟弟念，才念通了。

写完这一段，爷爷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第三种法子，我后来教别的娃也用过，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

邱远看了，问：不管用的那些，后来呢？

爷爷说：记不清了。

那天晚上，他在本子的最后一页另起了一栏，标题是：没管用的。

这件事谁都能做，也不必等到老了。一个老师、一个家长，隔一阵子写一个孩子，写他是怎样会的；再留一页，写哪些法子在哪个孩子身上没管用。它的边界是：这是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孩子打分的，也不必写得全，写下一两个就比什么都不写强。

带走的话

最后两年，他回到了斯坦兹那句话的近旁：生活教人。他肯说「我错了」，说的是没把方法办好，没说方法在哪个孩子身上走岔了。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晚年回到「生活教人」，到死惦着穷孩子，肯拿自己的学校对照理想、认自己的错。关：学校失败的原因被放在世道、人性和他的性格上，方法没有被改。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又回来了；可那张字母表，在他晚年的账上仍然是对的。

第 11 章

学校对学说：他说的和他做的

> 这一章的问题：把他的五所学校和他的书并排摆在一起，他说的和他做的，哪里是一回事，哪里不是？他的教法，后来是被一次次改写着用，还是被供起来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第 5 章里，教研员甘老师问过言秋棠，她那套带孩子去菜园写作文的办法，有没有一个成文的「法」。到了学期末，县里真的来要了：写一份《菜园作文五步法》，暑假印出来发给全县的语文老师。

言秋棠熬了两个晚上，写得很整齐：第一步，定一样菜；第二步，看、摸、闻、量；第三步，同桌互说；第四步，回教室写；第五步，挑好的念。每一步后面，配一段说明和一张照片。

写完她从头读一遍，越读越觉得哪里不对。

稿子里没有下雨天。下雨那天，她们没去菜园，是在教室里同桌互找「我看见了、你没写出来」的地方。稿子里也没有那几个看了半天、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孩子，没有她陪他们再去看一次的那些下午。那半本「这回哪个孩子卡住了、我换了什么办法」的记录，一个字都没进稿子。

她把稿子拿给甘老师。甘老师说：写得很好，简明，好推。那半本记录太零碎了，放不进去。

你大概也写过这样的东西：一份总结、一套流程、一篇经验介绍。写出来的，是你做过的事里最整齐的那一截；你真正靠着吃饭的那些零碎，常常放不进去。

裴斯泰洛齐一辈子，就写了这样一份稿子，写了好几遍。

◆ 二、一张三栏表

下面把第一编的人生、这一编的五所学校、他的书，并排摆在一起。第一栏是他那几年的日子；第二栏是他在学校里做的；第三栏是他在书里说的。书里的话都是转述，出处见前面各章。

他的一生	他的学校：他做的	他的书：他说的
1774—1780，新庄，农场赔光，家底赔进去	三十七个讨过饭的孩子，纺车边上认字算数；给每个孩子写一段；败在钱、父母和市场	致特沙纳的信（1777）：穷孩子要照他将来多半会过的日子来教；二十年后回看：方向没错，缺的是细处的本事
1799 年 1—6 月，斯坦兹，五十三岁，独自一人	一个人带八十个孩子，同吃同睡；孩子教孩子；阿尔特多夫的事问孩子；也打耳光；也排音节表	《斯坦兹书信》：先赢得孩子的心，先有情再有词；安排不照事先的计划，从关系里长出来；音节「前两排熟了才往下走」
1799—1804，布格多夫，从最低一班起步	收起版画去看真梯子、真窗户（据梅约 1837 年序）；和克吕西、托布勒、布斯一起天天试；城堡里的学院	《葛笃德》（1801）：直观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教的次序要和孩子的力量一步不差；认「把教育机械化」为本意；要催孩子想的地方，方法就没做完
1805—1825，伊弗东，名满欧洲，又在争吵里散掉	不排名；每周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给家长写信、请家长提批评；每件事照个案重定；远足、作坊、园子；两百五十口的大家	《方法中的精神与心》（1805）：别只拿教学成效评判；1809 年请邦联会议把方法定为全瑞士的准则
1825—1827，回到新庄	想重办贫儿院，去村小上课，雪地里给穷人试防潮的法子	《天鹅之歌》（1826）：「生活教人」；伊弗东失败的原因，先放在世道和人性上

表的第二栏读下来，是一所比一所宽的学校：从纺车边上，到一个人的一间屋，到一座城堡里两百五十口人的日子。第三栏读下来，从斯坦兹的「从关系里长出来」，到布格多夫的「一步不差」「机械化」，再到晚年的「生活教人」，走了一个来回。

◆ 三、句型一：他说的是 A，做的是 B

教育 Skill 要查的第一种反差，是说和做不一样。在他身上，至少能找到三处。

第一处，关于字。书里，他说认识要从看见开始，识字课本前面，应当先有教孩子看东西的图画本（《葛》第一封信）。学校里，他在斯坦兹先让还不认得字母的孩子背着拼很难的词（第 7 章）；在布格多夫从早到晚喊 ABC，还让三岁的孩子拼一串没道理的难音节（第 14 章）；让大一点的孩子把完全不懂的自然常识句子背下来。他自己承认，开头就是鹦鹉学舌（《葛》第一封信）。

这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么简单。他在《斯坦兹书信》里专门替背诵说过话：记性顺着排得好的东西往前走，也会带动别的本事（《斯坦兹书信》）。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书里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学校里，字音和背诵却常常走在看见前面。这一处和本书判决一的写法对得上，还多出一层：他的学校里，字比他的书里写的还要多（待验，第五编细看）。

第二处，关于次序。书里，他要找一条次序，让教的东西和孩子长出来的力量「一步不差」地同步，适合所有孩子（《葛》第一封信）。学校里，伊弗东没有定死的规章，每件事照这一件、这一个孩子重新拿主意；课表常变，有时专门留出时间给孩子自己学（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书里是一张表，学校里是一件一件的事。

第三处，关于起居室。书里，他说公家的教育要学家里、学母亲的那双眼睛（《斯坦兹书信》）。学校里，他从没办过一间小小的起居室：新庄五十口，斯坦兹八十个孩子，伊弗东两百五十口。那间「起居室」，是他在每一所大学校里用自己补出来的，靠的是他和老师们跟孩子同吃同睡。

还有一处，方向反过来。斯坦兹时，他为耳光辩护；到了伊弗东，协会网站说学院里不许打骂、不许羞辱。学校自己往前改了一步。这一步改的理由，他在哪本书里写过，本书这一轮没有找到〔待核〕。

◆ 四、句型二：他的学校比他的理论宽

第二种反差更要紧：他的学校，比他的书宽。

书里写成了一张次序表；学校里，孩子在纺车边、在湖边、在山上、在作坊里学。书里写的是「要素」，数、形、词；学校里，孩子唱山歌，养兔子，给家长写信，远足回来讲一路看见的东西。

最宽的一处，是回写。伊弗东每个星期，老师要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班主任要给每家写信；家长被请来当面提批评；每出一件事，按这一件重新定（同上）。新庄那份三十七个孩子的名单，斯坦兹晚上问孩子们的看法，布格多夫那扇窗，都是同一类东西：孩子长出来的样子，有地方回头去改大人、改课。

这些格子，在学校里天天在用；在他的方法书里，本书没有找到对应的一栏〔本轮未发现〕。

只有一处例外，值得照实记下。1818 年，他宣布要拿出版全集的钱设一笔基金，其中一项，是给他一直想写的那本《母亲之书》（也叫《起居室之书》）做「永久的续写」（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一本书要永远改下去，这已经很接近「把回写写进方法」了。可这笔基金进钱很少，1824 年他自己公开宣布它失败并撤回（同上）。再往前，1806 年他在《看法、经验与手段》一书里要证明，他的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不同的社会状况（据协会网站「伊弗东」篇对此书的概述；原书未对）。这两条放在一起，本书把方程第三式收窄为：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待验，第 42 章写全）。

照教育 Skill 借来的「杜威测试四问」过一遍，差别更清楚。在斯坦兹和伊弗东，孩子在解决真实的问题：活下去，把一屋子陌生孩子过成一家，远足回来把看见的说清楚。知识在里面有用处：算数、写字、认地图。行动的结果回到下一步：

阿尔特多夫的事改了孩子们的日子，周报改了老师的做法。老师什么时候上前、什么时候退后，是一件一件定的。四问在学校里都答得出来；拿去问《直观ABC》，四问多半答不出来。

吉拉尔在 1810 年说，伊弗东搬不进公立学校。后来被搬走、印遍欧洲的，是书里那张表，不是城堡里的日子。只复制外观、不复制条件，本书叫它「外观复制」。它是怎样在各国学校里一步步发生的，第十一编再细看。

◆ 五、被激活，还是被供奉

一套教法进了后世的学校，是活着被人改着用，还是被供起来？教育 Skill 给了一句判据：

这套教法上一次因为一个孩子的失败而被改写，是什么时候？改的是谁？

先拿这句话问他自己的一生。

改写是有的。新庄败了，他改了收孩子的规矩，改的是招生，不是教法。斯坦兹的识字，他从柏林那本课本换成自己排的音节表，他说是「后来发现更合适」，没写是哪个孩子没学会。布格多夫那扇窗，是一个孩子提了意见，不是一个孩子的失败；改的是那一天的课。伊弗东的周报天天在改老师的做法，改的是老师。

至于写进书里的「方法」，本书这一轮没有找到一处写明：因为某一个孩子在某一步没走通，所以把次序改了〔本轮未发现，待第五编细读《葛》第四至第九封信、《天鹅之歌》后再报〕。

所以答案是：在他生前，改写天天发生，改的多半是他这个人、他的课、他的老师们；那张次序表本身，改得很少。本书把这叫「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待验）。

今天那些挂着他名字的学校、机构、教法，怎样过这一关，第十一编再问。这里只留一句：如果答不出，或者答出来的日子整齐地落在检查评比的日历上，那就是被供起来了。

◆ 六、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话说足。

一个教育家，学校比书好，这是很高的评语。许多人的书比学校漂亮，他反过来。他的五所学校，没有一所是照着书办的；每一所，都比书里写的多出一大片日子。

他也没把自己的书当成做完了的东西。据协会网站，1803 年的《母亲读本》出来时，他就说这只是头一回尝试，还要往下扩；到 1818 年，他还想让一本给母亲、给起居室用的书永远续写下去（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他只是没有找到办法，把学校里那些回写的格子，搬进书里。

◆ 七、SDE 看这一处

把三栏表放回 SDE 的三个式子里看，本书的读法是这样（待验，第 42 章写全）。

第一个式子问：一个孩子长成什么样，是怎样由他走的路和他站的土一起决定的？他的书在这一式里写得最满的是土：母亲、起居室、爱、贫穷、实物。

第二个式子问：一个孩子走什么路，是怎样由他此刻的样子和他站的土一起决定的？他的书在这一式里，把土拿掉了。不管哪家的孩子、哪片土，都从一样的要素、照一样的次序走。本书叫它「字母表型」。可在他的学校里，这一式是有土的：新庄的路是活计给的，斯坦兹的路从关系里长出来，伊弗东按个案重定。到了晚年的《天鹅之歌》，土在书里也回来了半式：力量怎样用出去，随各人的处境不同；力量怎样展开，先后还是对谁都一样（第五编细看）。

第三个式子问：孩子长出来的东西，怎样回头改土、改路？他的学校里，回写的格子一样不少：名单、晚上的问话、那扇窗、周报、家长的信。他的书里，这一栏几乎是空的；它只在他的打算里出现过——1806 年的主张，1818 年的永久续写——没有落成。

合起来一句：**三个式子，他在学校里都画过，在方法书里只剩一张字母表。**

◆ 八、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言秋棠那份稿子。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暑假前一个星期，言秋棠又改了一稿。五步没动，她在每一步后面加了一栏，标题叫「这一步在哪个孩子身上没走通」。第二步后面，她写：有个孩子看了半天说不出一样，他不是没看，是看见的太多。第四步后面，她写：下雨天去不了菜园，就在教室里同桌互找「我看见了、你没写出来」的地方。

稿子最后，她附了三页，是那半本记录里抄出来的几条。

甘老师翻了很久，说：这样印出来，就不「简明」了。

言秋棠说：那就别叫五步法，叫五步和没走通的地方。

最后印出来的，是一个折中的版本：五步照印，那一栏删成了每步一句，三页附录留了一页。

这件事没有圆满的结局，本来也不会有。一份要推给全县的稿子，总要比一间教室整齐。能做到的，是在整齐的稿子里留一栏，给那些没走通的孩子。这一栏的边界也要说清：它是给用的人自查的，不是拿来考核哪位老师班上「没走通」的孩子多。

> 带走的话
>
> 他的五所学校，每一所都比他的书宽。学校里，回写的格子天天在用；书里，只剩一张从简到繁的字母表。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的学校一所比一所宽，孩子改过他的课，周报改过老师，他自认书只是头一回尝试。关：学校里那些回写的格子，没有写进方法书；被世界搬走的，是那张表。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学校是先看见的，书是排进字母表的。两样出自同一个人，隔着一道缝。

第 三 编

他接手的题

编 序

前两编看了他这个人，看了他办过的学校。这一编往后退一步，看他动手之前，桌上已经摆着什么。

一个教育家，不是从一张白纸上起手的。他接手的是一道现成的题：那个时候的孩子在哪里上学，学的是什么，学成什么样才算好；前人已经给过哪些答案，这些答案又卡在哪里。

他接手的，至少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满地都是的旧学校：一间屋子，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一本教理问答，背。另一样是一本书：卢梭的《爱弥儿》。它把旧学校骂得最狠，还递给他一个词——自然。

这一编三章。第 12 章看旧学校到底长什么样；第 13 章看卢梭留下了什么，他又把什么请了回来；第 14 章看一件最容易漏掉的事：他和他一辈子反对的旧学校之间，底下压着一个两边都没说出口的前提。

这一编只把题摆出来。他怎样作答——三股力量（常被归到他名下的「头、心、手」），先看东西，起居室——留给第四、五、六编。你读的时候，可以一直问一句：他反对的，和他接过来的，是不是同一样东西？

第 12 章

背诵的学校：十八世纪乡村学校的样子

> 这一章的问题：两百多年前，瑞士乡下的孩子上的是什么样的学？在那样的学校里，一个孩子怎样才算「学得好」？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晚上九点，谭慧举着手机，对准站在客厅中间的邱远，说：开始。

邱远把苏轼的《题西林壁》从头背到尾，一口气，一个磕巴都没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背完，谭慧按下停止，把视频发进班级群里打卡。群里已经有三十多条差不多的视频，一个孩子一条，背的是同一首诗。

爷爷邱德茂坐在沙发上听完，问了一句：诗里那个人，是站在哪儿看的山？

邱远张了张嘴。他刚才背得那么顺，这会儿却答不上来。想了半天，他说：我只管背，没想过。

爷爷没再问。他想起了自己当年那间村小。

第 2 章里，他跟邱远说过那间屋子里「念」的样子。这回他想起的是另一件事：那间屋子里，谁算学得好。那是一个复式班，三个年级挤在一间土砖屋里，三年级在墙角背课文，背得最响，常常把他讲课的声音压下去。有个叫春旺的伢子，一整本语文书背得一字不差，那年评上了「背书能手」。可有一回，他娘让他给爹留张条子，写一句「我去外婆家了」，他拿着铅笔，半天写不出来。

一个孩子能把一整篇东西背出来，大人就放心了。这件事已经很老了。两百多年前的瑞士，有一个政府专门去问过教书先生：你们是怎样教的？

◆ 二、一份问卷，两千四百份答卷

1799 年 1 月，刚成立不久的赫尔维蒂共和国，由教育部长斯塔普弗（Philipp Albert Stapfer，1766—1840）发出一份学校调查表。表上大约六十个问题，分四块：本地的情形、教学、人员、经费。收回来的答卷，今天还留着两千四百多份（stapferenquete.ch 项目说明页；德文维基「Stapfer-Enquête」条）。这份问卷有一处和从前不一样：它是直接问教书先生本人的。二十多年前，苏黎世邦也做过一回学校调查（1771—1772），那一回填表的是牧师（stapferenquete.ch）。

所以这一回，我们能听见教书先生自己说话。顺带一句：这位斯塔普弗部长，后来也是帮裴斯泰洛齐在布格多夫争到一个教书位置的人（heinrich-pestalozzi.de「布格多夫与明兴布赫塞」篇）。

先看苏黎世湖边的两个山村。

许滕（Hütten）的先生叫汉斯·海因里希·拉特曼，二十九岁，本村人，是上一任先生的儿子。他同时在教堂领唱、当教堂的杂役，还种一点地。冬天，学校里有三十个男孩、二十个女孩，每天上四五个钟头；夏天只上两个钟头，孩子们要下地。他用的书是：识字用的《名字小册》（Namenbüchlein）、小教理问答和大教理问答、一本给教理问答配圣经句子的小册子、一本学校读本，还有圣经（据韦登斯维尔地方刊物 Gwerbziitig Wädi 上彼得·齐格勒整理的 1799 年答卷，已核网页；原答卷在苏黎世邦档案馆，未逐字对）。

隔壁的舍嫩贝格（Schönenberg），先生叫卡斯帕·舍雷尔，三十岁，原先是织麻布的，接手才七个月，是跟着上一任先生和本地牧师学出来的（同上）。

再往西，伯尔尼邦的小城布格多夫。下城住的是没有市民身份的「寄居户」，他们的孩子不许进市民的学校，只能上一所专门的学校。据纪姆普斯的记载，这所学校有七十三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先生迪斯利是个鞋匠，屋子是他自己的，就在里面教，教书的空当接着做鞋；教的是认字、念书和背海德堡教理问答，用的书只有识字小册、一本基督教启蒙课本、海德堡教理问答和《诗篇》（纪姆普斯《裴斯泰

洛齐传》英译本，1890；1894 年《葛》英译本注 20 同，已对英译本）。第 8 章写过，1799 年 7 月，五十三岁的裴斯泰洛齐到布格多夫，头一站就被派进这间屋子，在里面划了一个角落教书。

十九世纪研究他生平的莫尔夫，读过这批答卷，写下了一段总的印象（莫尔夫《裴斯泰洛齐传记》；据 1894 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英译本注 20 所引，已对英译本，莫尔夫原书未对〔据二手〕）：像样的教室几乎找不到；选谁当先生，常常不看他会不会教，看他家里有没有一间屋子；上课的时候，先生一家照样在屋里做家务；邻居也常常拿着纺车来，因为这里比自家暖和、热闹；孩子们只做两件事，读和背；大孩子大声背，屋里从早到晚嗡嗡一片；没有人想到把孩子分成班一起教。

他还引了一份报告里的话，大意是：父母爱面子，都盼孩子显得聪明；一个孩子能把整本教理问答一口气喊出来、不出一个错，就算聪明；要是还能背下《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能把圣经里几章哗哗地念出来——意思懂不懂不要紧——那就是神童了；把整本圣经从头读到尾，是最高的一站（同上）。

《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是整部《诗篇》里最长的一篇。

答卷里还有一些先生的样子。苏黎世邦克洛滕的一位先生，夏天没学可教，就去砌墙，也搓绳子；另一位先生干脆没法填表，说自己「字写得不太好」（同上〔据二手〕）。今天的研究者整理这批答卷，大致的印象是：以前只当过教书先生的，约占四分之一；种地出身的、做手艺出身的，各约五分之一（Tröhler 等编《1800 年前后的学校、教师与教育政策》，2016，第 16 页〔据二手，比例待核〕）。工钱多半一个星期不到两个古尔登，只好再兼一份活（AppenzellDigital「Stapfer-Enquête」页）。

◆ 三、他自己怎样写旧学校

裴斯泰洛齐写旧学校，下笔很重。

1781 年的《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一卷里，他顺手插了一句：村里的酒馆教人学坏，比「那些可怜的、简单的学校」教人好好过日子，本事大得多（第一卷第 28 章，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同一卷第 34 章，写葛笃德晚上在家里跟孩子们谈这一个星期做错了什么，章题是一句话：这样的课听得懂、进得了心，可是给这课的，是一位母亲（同上）。

意思很清楚：真能进心的课，不在学校里。

到了 1801 年的《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里有一段更狠的话。他说，我们让孩子到五岁都在自然里过得自由自在，然后突然一下，让整个自然从他们眼前消失，把他们像羊一样成群地塞进一间气味难闻的屋子，一连几个钟头、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把他们拴在一行行「可怜的、干巴巴的、千篇一律的字母」上。他管这样的学校叫「人为的窒息机器」：自然在孩子身上养出来的力气和经验，被它一样一样闷死（第一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同一封信里，他写斯坦兹那些没进过学校的孤儿：他在这些孩子「不是自己造成的无知」里，看见一种看东西的力量，一种对见过、认过的东西的踏实把握；而「我们的 ABC 木偶」，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同上）。

ABC 木偶，说的就是旧学校里背得最好的那些孩子。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他对的地方。

第一，他看准了「会背」和「会」是两回事。一个能把教理问答一口气喊完的孩子，被全村当成聪明；他偏偏说，这样的孩子是木偶。在一个拿背诵量人的年代，这要眼光，也要胆子。

第二，他看准了病在哪儿：不在孩子笨，也不全在先生懒，在那一行行跟孩子的日子毫不相干的字母上。孩子五岁以前，是在东西里、在活计里长的；一进学校，东西和活计都不见了，只剩字。

但也要替旧学校说几句公道话。先说一件小事：莫尔夫说那时「没有人想到把孩子分成班一起教」，可许滕的拉特曼答卷里写着，他把孩子分成三个班，一班认字母，一班拼读，一班上午念书、下午写字背书；舍嫩贝格的舍雷尔也说，他教的孩子是分了班的（同上答卷整理）。一个总印象，未必对得上每一间屋子。

再说一个更大的：研究者读完那批答卷，有一个让人意外的发现：到 1800 年前后，这一带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上学，瑞士已经算得上欧洲读书风气最盛的地方之一；许多一向被当成定论的说法，看了答卷都要改（德文维基「Stapfer-Enquête」条；stapferenquete.ch）。第 2 章里，他晚年写祖父那所背书的学校，也说它手艺很差，却和村里人的日子连着，对孩子实实在在起作用。

还有那些先生。据 1894 年的英译本，他在信里说，成千上万的教书先生，是因为干不了别的营生，才来受这份罪（协会网站所录 1801 年德文本这里只说「不再往下写先生们的样子和他们的苦」，这一句可能是 1820 年再版时补的，待对）。可答卷里的先生，是织麻布的、领唱的、种地的、做鞋的，工钱太少，才不得不兼一份活。这不全是「干不了别的」，更多是「光靠教书活不下去」。

他写对了旧学校那张脸，未必写对了每一个人。这和第 1 章说的一样：我们看旧学校，很大一部分也是在读他的字。

◆ 五、SDE 看这一处

换一副眼光看这间屋子。只用三个大白话词：形状、路、土。

先看形状（显露，S），也就是一个孩子「会了」以后，能被人认出来、说出来的那个样子。旧学校只认一种形状：背得出，喊得响，一个错都没有。这是最好查的一种形状，牧师来一趟、父母听一耳朵，就知道了。至于那些背了一半、似懂非懂的孩子，那些说不出来、心里却已经有点明白的孩子——本书叫「一锅粥」和「正在成形」——在这间屋子里都记作「不会」。只有定型的那一站，才被看见。

再看路（差异序列，D），也就是从不会到会的那一串先后。旧学校的路只有一条：《名字小册》认字母，一个一个拼，念印的，念写的，背小教理问答，背大

教理问答，背《诗篇》，念圣经，最后把整本圣经读完。许滕那张书单，本身就是这条路。分不分班，路都是这一条。

最有意思的是土（特征纠缠，E），也就是让一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把莫尔夫的总印象和迪斯利那间屋子叠在一起看：先生一家在屋里照样做家务，邻居抱着纺车来取暖，先生手里还做着鞋；夏天孩子要下地，只上两个钟头的课；屋里是父母的面子。这片土一点也不薄，厚得很。

可是这么厚的土，在那张书单上一样也看不见。纺车就在屋里转，鞋就在先生手里，书单上却只有识字小册、教理问答和圣经。土摆在屋子里，没有写进课里。路是一张和土不相干的单子。

这一处，本书先记一笔，待验：旧学校的毛病，不只是「背」，更是这条路和这片土互不相干。第 14 章还要回到这一笔上。

也请记住那架纺车。在旧学校里，它只是邻居带来取暖的；在新庄的贫儿院里、在他的小说里，它会被他搬进课里。同一架纺车，放在屋里和放进课里，是两回事。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邱家。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个星期六，爷爷没提古诗，只说要去城边的小山上走走，叫上了邱远。

他们先在山脚正面看，山是一道长长的岭；绕到侧面，同一座山变成了一个尖尖的峰；爬到半山腰，山不见了，只剩眼前的树和石头。爷爷一路没讲诗，只是每换一个地方，就问邱远：现在看见的，跟刚才一样吗？

下山的时候，邱远自己说：我知道那两句了，人在山里头，就看不全这座山。

那天晚上，他又给爷爷讲了一遍《题西林壁》，用的是自己的话，讲得比背得慢，可讲到后面，他加了一句诗里没有的：要是想看全，就得走出来，换个地方看。

背诵不是坏事。一首好诗背下来，是一辈子的家底；班上的打卡，这一户人家也照样打。这里说的只是：别让「背得出」成了孩子身上唯一被看见的形状。打完卡，大人可以多问一句：这里面说的，你在哪儿见过？

> **带走的话**
>
> 旧学校只认一种会：背得出，喊得响。屋里的纺车、鞋匠的活计和一家人的日子样样都在，书单上却一样也没有。他接手的，就是这样一间屋子。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看准了「会背不等于会」，把旧学校「字和日子不相干」的病说得又准又狠。关：他笔下的旧学校也是一幅画，那些兼着织布、砌墙、做鞋的先生，被他写成了「干不了别的才来教书」的人。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旧学校本身就是一张字母表：《名字小册》在前，教理问答在中间，整本圣经在顶上。他看见了它的病，还没轮到他来排。

第 13 章

卢梭留下的「自然」：《爱弥儿》之后怎么办

> 这一章的问题：卢梭把旧学校骂得最狠，还给了一个答案：照自然来。可是一个穷村子里的孩子，拿这个答案怎么办？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幼儿园家长群里，有人转来一张招生海报：周末自然教育营，开在离县城四十公里的山里。海报上写着：远离城市，远离电子屏幕，专业导师全程陪伴，让孩子回归自然。照片上，几个孩子光着脚踩在溪水里，笑得很开心。

谭慧看了很动心。她在药房一站就是一天，邱果放学以后，多半是跟着爷爷在楼下转，或者在家看一会儿动画片。

邱志强凑过来看了一眼：咱县城边上就是山，还用花这个钱？

谭慧说：人家有导师，懂教育。

爷爷邱德茂戴上老花镜，把海报放大，看到最下面一行小字，念了出来：为培养孩子独立性，营期内家长不陪同，不开放探视。

他把手机还给谭慧，说：那这个自然里头，没有她妈。

一家人都没说话。

你大概也见过这样的海报。它说的「自然」，是一个远处的、被人布置好的地方；它请走的，恰恰是孩子身边最近的那几个人。这样的想法，有一个很老的来处。

◆ 二、卢梭说了什么

1762 年，卢梭出版《爱弥儿》。第 2 章说过，他八十岁时回头写：这本书一出来，他那颗「极不切实际的梦想脑袋」就被它抓住了——那一年，他十六岁。现在把书打开，看看它到底写了什么。

书一开头就是那句有名的话：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到人手里，就全变坏了（卷一；据 Foxley 英译本，1911，本书转述，下同）。

接着，卢梭给自己挑学生。他说得很直：穷人不需要教育，他那个地位给他的教育是强加的，他也不会有别的；我们就在富人里挑学生吧，穷人没有我们帮忙，也能长大成人（卷一）。他又说：爱弥儿是个孤儿；他有没有父母都不要紧，我既然担起了他们的责任，也就接过了他们的权利（同上）。

书里的爱弥儿，要放在乡下养，离城里的仆人和风气远远的；卢梭说，在村子里，老师想让孩子看见什么，更好控制（卷二）。

至于字和书，卢梭的话比谁都狠。阅读是童年的祸害；爱弥儿到了十二岁，几乎不知道书是什么（卷二）。我讨厌书，书只教人去谈自己不懂的东西（卷三）。东西！东西！我怎么说也说不够，我们太看重字了（同上）。等到终于要给爱弥儿一本书，卢梭挑的是《鲁滨孙漂流记》：一个人在荒岛上，没有别人帮忙，自己想办法活下来（同上）。

你看，「先看东西，别只靠字」，卢梭早就喊过了，而且喊得比谁都响。

本系列第 155 号卢梭卷，给卢梭下过一句判词：**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

把这句话和上面几段对一对。一个孤儿，没有父母；一个富家子，没有穷困；一个家庭教师，一对一，没有一屋子别的孩子；一片乡下，却由老师挑好了让孩子看见什么。孩子身边原来缠在一起的那一整片——家、村子、穷、别的孩子、爹娘的脾气——被一样一样揭掉了。第 155 号还说，那只替人把一切摆好的手，卢梭藏了起来。

◆ 三、他把土请了回来

裴斯泰洛齐读了这本书，一辈子都在回它的话。只是他回话的方式，不是写一篇反驳文章，是把卢梭揭掉的东西，一样一样请回来。

先是穷人。卢梭说穷人不需要教育；他在新庄把几十个穷孩子接进自己家（第 4 章），后来在斯坦兹一个人照看八十来个战后的孤儿（第 7 章）。他一辈子最想教的，恰恰是卢梭说不用教的那些人。

再是村子。他的小说写的不是一个被挑好的乡下，是一个叫邦纳尔的村子，被贫穷和腐败搅得一团乱（HLS）；里面有坑人的村长，有天天满座的酒馆，有欠债的泥瓦匠。第 12 章引过的那句「酒馆教人学坏，比学校教人学好本事大」，就写在这个村子里。

再是母亲。卢梭的爱弥儿是孤儿，他的小说却以一位母亲的名字作书名。葛笃德在家里一边纺纱，一边教孩子认字、算数、做人（heinrich-pestalozzi.de《林哈德与葛笃德》内容概述）。

再是起居室。小说第三卷（1785）里，村里原来那位只会教孩子「空说废话」的先生被换掉，新来的先生是一位退伍的中尉格吕菲。他先到葛笃德家里去看她怎样教，回来就把纺车和木工凳搬进了教室；他的主张是，学校必须是起居室的样子（heinrich-pestalozzi.de《林哈德与葛笃德》内容概述；德文维基「Lienhard und Gertrud」条〔据二手〕）。1799 年的《斯坦兹书信》里，他把这层意思说成了自己的目标：要用这回试验证明，家庭教育的长处，公共教育必须学过来（PSW 13，第 7—8 页，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引，本书转述）。这封信第 7 章读过，第六编还要细读，这里只看方向。

最后是「社会」。卢梭把社会当成病根，想让孩子先躲开它。1797 年，他写了一本哲学书，书名直译是《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究》。书里说，人是三重的作品：自然的作品、人类群体的作品、他自己的作品（PSW 12，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他还说，人光做「自然的作品」，并不是什

么好日子，只会把一天一天迷迷糊糊地梦过去（同上，本书转述）。在他这里，人离不开群体，也不该躲开群体，要在群体当中，靠自己往上走。

把两个人摆在一起，是这样一张表：

	卢梭在《爱弥儿》里揭掉的	裴斯泰洛齐请回来的
家	爱弥儿是孤儿，老师接过父母的权利	一位母亲，一间起居室
穷	「穷人不需要教育」，挑富家子	新庄的穷孩子，斯坦兹的孤儿
别的孩子	一个老师，一个学生	一屋子孩子，大的带小的
村子	由老师挑好让孩子看什么的乡下	一个被穷和酒馆搅乱的真村子
活计	鲁滨孙在荒岛上自己动手	纺车、织机、田里的活
社会	病根，先躲开	人是群体的作品，也是自己的作品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他对的地方说足。

第一，他接下了卢梭不肯接的那一半人。卢梭那句「穷人不需要教育」，放在今天读，很刺耳；他在两百多年前就用一辈子回了这句话。说一句「每个孩子都要教」容易；赔上妻子的嫁妆、搬进孤儿院去睡，难。

第二，他没有因为反对卢梭，就把卢梭最好的东西一起扔掉。「东西！东西！」这一声喊，他接住了，而且把它从一个富家子的荒岛上，搬到了穷人家的纺车边。同一句「先看东西」，给谁用，完全不一样。

第三，他把教育放回了人最近的地方。孩子不是在一个被布置好的远处长大的，是在一个家里、一个村子里、几个大人和一群孩子当中长大的。先有这片土，才有一条走得通的路。这是他比卢梭多看见的一大块。

◆ 五、SDE 看这一处

第 155 号的判词，这里接着判，不改判：卢梭揭掉了土；裴斯泰洛齐把土请了回来。

可是，请回来的，是哪一片土？这里有两处要记账。

第一处：请回来的土，有一半是写出来的。邦纳尔是一本小说里的村子；葛笃德是一位小说里的母亲，她总是对的，从不累，从不发火，一边纺纱一边把每个孩子都照看到。真实的新庄，父母学会纺纱就把孩子领回家；真实的斯坦兹，孩子们没有母亲，也没有起居室。他把土请回来，常常是先请进书里，再从书里请进学校。这一点，和本书的主判语——他靠的是一本小说——连在一起，第七编再说。

第二处更要紧：「自然」这个词，在他手里换了地方。

在卢梭那里，自然首先是一个地方：乡下，离城远，由老师看管着。在他 1797 年那本书的书名里，自然成了一个「进程」——人从里往外、一步一步展开的一条路。你看，土被他请回到了屋子里，「自然」这个词却从屋外搬进了人心里，从一片地方变成了一条路。

一片地方，每个孩子站的都不一样；一条路，却很容易被说成对谁都一样。这一步，本书先记一笔，待验。下一章就从这里接着走。

还有一句预告。他请回来的那间起居室，是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母亲在，爱在，活计在，秩序也在。可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一间屋子。斯坦兹的孤儿没有，那间屋子是他在现场用自己补出来的。这是本书判决三要说的事，第六编第 30 章再展开。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张海报。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最后没有报那个营。那个星期天，她在家里择豆角，顺手拉邱果过来，让她把豆荚一根一根掰开，数里面有几颗豆子。

客厅不大，电视开着，没人看。邱志强蹲在地上修一台邻居送来的电风扇，满地是螺丝。爷爷坐在窗边看报。

邱果掰开一根，数出五颗；又掰一根，数出七颗。她举起那根七颗的，说：这根的豆子多，它是哥哥。

她又跑到爸爸身边，指着电风扇里拆出来的一个铜圈问：这个是什么？邱志强说：这是电机，风扇就是它转起来的。邱果伸手要摸，被爸爸挡了一下：先别碰，等爸爸装好了，你来按开关。

这间客厅，一点也不像书里葛笃德的起居室。它挤，它吵，大人都累，手机就放在茶几上。可这是邱果的土：一个在药房站了一天的妈妈，一个修电器的爸爸，一个当过代课老师的爷爷，一盆豆角，一台拆开的风扇。

那个自然教育营本身不坏，带孩子去山里玩一趟，是很好的事。这里要说的只是：别以为「自然」只在远处、只能由别人替你布置好。孩子最近的那片土，就在你家这间不怎么理想的屋子里。

> **带走的话**
>
> 卢梭把土揭掉，让孩子站在无土的地方；他把土请了回来：穷村子、母亲、起居室。只是请回来的，常常是书里那一间；而「自然」这个词，已经悄悄变成了一条路。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把穷孩子、母亲和一屋子的日子请回了教育，一辈子回了卢梭那句「穷人不需要教育」。关：请回来的土带着小说的光，是一间理想的起居室；「自然」也从一片地方，变成了一条人人都要走的路。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新庄和斯坦兹的土，是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可「自然的进程」这条路，已经在往字母表那边走。

第 14 章

旧学校和他共有的前提：有一条对所有孩子都一样的正确次序

> 这一章的问题：他把旧学校骂成「窒息机器」。可他和旧学校之间，有没有一件两边都没说出口、都当成理所当然的事？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题西林壁》那回之后，邱远对爷爷那间村小起了兴趣。有天晚饭后，他问：爷爷，你后来带娃们去田埂上数鸭子，是不是就不照课本教了？

爷爷摇头：照啊。数完鸭子回来，还是照课本那张表，一课一课往下走。先学 a、o、e，再学 b、p、m、f，拼音全学完了才认字，一课都不能跳。

他停了一下，说起一个伢子，叫满仓。满仓他爹在镇上收粮食、卖化肥，满仓从小在他爹的铺子里转，上学以前就会写自己的名字，还认得化肥袋上「尿素」「碳铵」几个字。可到了学校，他的拼音老是拼不对。

爷爷说：我那时候跟他讲，名字先别写了，把拼音学好再说。结果那一学期，名字他不写了，拼音也没学好。

邱远问：那你后悔没有？

爷爷想了想，说：我那时候没想过，那张表可以不照着走。我带娃们去田埂，是改了怎么教；可先学什么、后学什么，我从来没动过。

你身边多半也有这样的事：一条先后次序，连那个最想改、也真改了不少的人，也照着走。他改的是路上的风景，没动的是路本身。裴斯泰洛齐和他反对的旧学校之间，也有这样一条没人动过的路。

◆ 二、旧学校的那条次序

第 12 章看过，旧学校教的东西不多，可先后次序排得清清楚楚。

从十六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德语瑞士的孩子学认字，主要靠「拼读法」：先学字母的名字，a、be、ce，再把字母一个一个拼成音节，再把音节念成词（伯尔尼师范大学「德语瑞士识字教学法的演变」项目介绍〔据二手〕）。字母认全了，才拼；拼熟了，才念；念顺了，才背教理问答；教理问答背完了，才轮到《诗篇》和圣经。许滕先生那张书单，从《名字小册》到圣经，就是这条路上的一站一站。

这条路走到哪儿为止？裴斯泰洛齐在《葛》的第一封信里说过一句带点气的话：在瑞士信新教的城里，平民和寄居户家的孩子，一直被按在海德堡教理问答上，和乡下最没人管的农家孩子一样，你知道，在我们这里，要按到他们订婚那一天为止（第一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这条路对谁都一样。许滕五十个孩子，布格多夫下城七十三个孩子，不管谁家的，不管几岁进来，不管家里是织布的、种地的还是做鞋的，都从《名字小册》的第一页走起。

这个想法也不是瑞士乡下先生自己想出来的。早在十七世纪，夸美纽斯就盼着教书能有一门像印刷一样的手艺：一样的次序，一页一页往下印，对所有孩子都管用（《大教学论》第 32 章，他给这门手艺起名「教学印刷术」；据 Keatinge 英译本，已核）。旧学校未必读过夸美纽斯，可它活成了这个样子。

◆ 三、他换了内容，留下了形式

那么，裴斯泰洛齐自己上讲台以后，是怎样排先后的？

1799 年夏天，他在布格多夫头一回以教书为业（先在鞋匠迪斯利那间屋里，见第 8、12 章）。两年后，他在《葛》的第一封信里回头写那段日子，写得很老实（第一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他说，他每天从早到晚喊他的 ABC；不停地把音节排成一行一行，拿音节的先后和数字的先后写满了好几本书；他想尽办法，把拼读和计算的起头弄到最简单，好让孩子用「最高的心理技艺」，从第一步一点一点走到第二步，然后不留一点空隙，在完全弄懂了的第二步上，又快又稳地走到第三步、第四步。

接着他写：只是先前在斯坦兹，他让孩子用石笔描字母；现在，他让孩子画角、画方块、画直线和弧线。从这件活里，慢慢长出了一个想法：「直观的 ABC」。

同一封信里，他还讲过：那时为了摸清孩子的力气有多大，他让三岁的孩子去拼最没道理的一串胡话，「只因为它难得没道理」（同上）。这是在试孩子的底，不是他后来的主张；可拼和背这两样旧功夫，他自己手里也一直用着。

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他说，在布格多夫天天教书，他一直碰到一些事实，好像人的心收进外面的印象，有一套「物理—机械的规律」；可他一直说不清。直到赫尔维蒂政府的执政格莱尔听他讲完，对他说了一句法语：您是想把教育机械化。他说，这句话「正中要害」，把他整件事的要义放进了他嘴里（同上）。后来的版本里，这里多了一句：他那时法语懂得不多，以为格莱尔的意思是，把教育和教学排成一个合乎心理的先后次序（1801 年德文初版没有这句；1894 年英译本用方括号收入，当是 1820 年再版所补〔据二手，待对 1820 年版〕）。

把这几段放在一起，你会看见一件很清楚的事：

	旧学校	他（布格多夫起）	两边共有的
从哪里起头	字母的名字	直线、角、方块，看得见的东西	有一个「最简单的第一格」
怎么往前走	认全了才拼，拼熟了才念	第一步懂了，才走第二步，不留空隙	前一格没走完，不许走下一格
对谁	一个村子的孩子，一本《名字小册》	天下的母亲和孩子，一套书	对所有孩子都一样
次序从哪里来	教会与课本	「自然的进程」，人心里的规律	次序是先有的，孩子来走

他反对的是这条路上的内容：字母换成了东西，背换成了看。他没有反对的，是这条路的样子：**有一条对所有孩子都一样的正确次序，一格一格，不许跳。**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话说在前头。

第一，一条清楚的次序，是给普通人的扶手。第 12 章看过那时的先生：织麻布的，做鞋的，砌墙的，还有一位字都写不好。他在第一封信里说，他要找的，是连「最没练过、最不懂行的人」也能照着教自己孩子的办法（同上）。一张一格一格排好的表，正好接得住这些人。第五编要讲的判决二，开的就是这扇门：教育第一次可以教给不识几个字的人。

第二，他换掉的内容，换得是对的。让孩子先画一条线、看一个角，再去碰字母，比一上来就对着「可怜的、干巴巴的字母」强得多。起头换了，孩子进门时看见的，就是一样东西，而不是一个符号。

第三，他的次序，最早是从一个孩子身上摸出来的。第 3 章那本育儿日记里，「先懂二，再说三」，是他看见儿子会说不会懂以后，回头改出来的。次序最初有根，长在一个冬天、一个孩子、一堆拿不出来的数上。

◆ 五、SDE 看这一处

现在可以把这一编的两笔账接起来了。

第 12 章记了一笔：旧学校的土很厚，路却和土不相干。纺车在屋里转，先生手里做着鞋，书单上却只有识字小册和教理问答。那条从《名字小册》到圣经的路，不管坐在屋里的是谁家的孩子，都一样。

第 13 章记了一笔：他把土请回了教育，「自然」这个词却从一片地方搬进了人心里，成了一条路。

两笔接起来，就是这一章要说的：他把旧学校的内容换了，把次序的来处也换了——从教会和课本，换成了「自然的进程」；可「路与土不相干」这个样子，他原封不动地接了过来。新的路，依旧是一张不管哪家孩子、哪片土都一样的单子。

本书给这个动作起一个名字：**排成字母表**（待验）。意思是：把一场在某一片土里、跟着某一个孩子一轮一轮长出来的学，排成一张从简到繁、对谁都一样、一格接一格的表。它和第 162 号皮亚杰卷的「排成楼梯」是同族的动作，但不是一回事：楼梯排的是年龄和阶段，字母表排的是一堂课里、一样东西里面的先后。第 43 章再细分。这一章是字母表第一次露面，只埋下，不展开。

还有一个读法，也先记下，待验：这张表，是照着先生的土裁的。那时的先生不会教，需要一张一格一格的单子扶着走；这张单子替先生省了力，却穿在了每一个孩子身上。先生的土进了次序，孩子的土没有进。

最后，是满仓那样的孩子。他先认得了自己的名字和化肥袋上的字，后学拼音；先懂了大的，后碰小的；他的路是倒着走的。旧学校的表上没有他的位置，爷爷的课本上没有，布格多夫那一行一行的音节上，看来也没有。倒着走的孩子，他的方法里有没有一格留给他？这一问，交给第五编去查。

公道话也记一笔：次序也许只是他给先生的扶手，他本人在现场常常并不照着走。上面那封信里他自己就说，在布格多夫是「没有计划地」往下摸；伊弗东的课表也常变（第 9 章）。第五编第 25 章把这些材料摆齐，判决二照「次序是给教师的扶手」收窄。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县城实验小学五年级（3）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言秋棠翻着这个单元的教学进度：先练写一句完整的话，再练写一段，最后写一篇。这个先后很有道理，全年级都照着走。

邱远卡在第一步上。让他写一句描写秋天的话，他憋了半节课，写出来八个字。

可言秋棠记得开学时那件事：邱远拆了圆珠笔，装回去以后，讲弹簧怎样把笔芯顶出来，一口气说了好长一串（第 1 章）。她想，这个孩子也许不是从一句话起步的，他是从一整件事起步的。

那个周末的作业，她给邱远单独留了一个：写你爸爸修好一样东西的全过程，想写多长写多长，不用管句子漂不漂亮。

星期一，邱远交上来两页半，写的是邱志强修那台电风扇：先听声音，再拆后盖，发现电机的铜圈烧黑了一块，换上新的，一按开关，风呼地吹过来。错字不少，可一件事从头到尾是完整的。

言秋棠在第二页上圈出一句，让他改：把「风很大」改成你当时看见的。邱远改成：「风一吹，爸爸额头上的汗一下子就干了。」

他是倒着走的：先有了一整篇，再回头磨一句。

这个做法有边界。全班四十几个孩子，进度表还是要照着走，大多数孩子从一句话起步是走得通的。这里只是给一个倒着走的孩子开一道小门；看不出该不该开的时候，就照表走。

爷爷后来听邱远讲了这件事，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那年要是让满仓先写名字，就好了。

> **带走的话**
>
> 他把旧学校的内容换了：字母换成了东西，背换成了看。可「有一条对所有孩子都一样的正确次序」，他原样接了过来。本书把这一步，叫作「排成字母表」。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一条清楚的次序，让做鞋、织布出身的先生和不识几个字的母亲也能教；他又把次序的起头，从字母换成了看得见的东西。关：次序本身没有被拿出来问；像满仓那样先懂大、后懂小、倒着走的孩子，表上没有位置。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排进字母表的。这是本书第一次看见字母表：它不是他发明的，是他从旧学校手里接过来、换了一副内容的。

◆ 编末、这一编留下的三道题

这一编只摆题，不答题。三章摆出了三道题，后面几编一道一道去查。

第一道：除了「背得出」，一个孩子还有哪些「会」，值得被看见？旧学校只认定型；他说要先看东西。先看见的东西，怎样才算会了？——第五编。

第二道：请回来的土，是谁的土？他把母亲和起居室请回了教育，可那是一间理想的屋子。一个没有这样一间屋子的孩子，怎么办？——第六编。

第三道：一条次序，能不能随着孩子、随着土改？旧学校没有问，他也没有问。他的方法书里有没有一格，留给倒着走的孩子？——第五编与第十编。

第 四 编

为了什么、谁在学：头、心、手

编 序

前面三编，看的是他这个人、他的学校、他接手的题。从这一编起，进到他的学说里面去。

头一个要问的，是最朴素的两件事：他办教育，到底想教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教的，又是些什么样的孩子？

这两问他答得很响。答案里有一句流传了两百年的话：头、心、手。今天的学校、培训机构、招生简章，常把这三个字印在墙上，说是出自他。这一编先把这句话的来路查清楚，再看它在他的书里是什么样子，在他的学校里又是什么样子。

本编的主判断，是本书五条判决里的第四条：他打开了一扇门——学习不止一维，穷孩子也要长成完整的人；他又关上了一扇门——三股力量在他的书里各长各的，并排站着，怎样缠在一起、谁回头改了谁，没有写进去。本书的说法是：三股力量在他的书里并排站着，在他的学校里缠在一起。

五章的走法是：第 15 章问目的，第 16 章查头心手，第 17 章看谁在学，第 18 章用意义三律对一次账，第 19 章把这一编收成一笔总账。讲到「直观」和「心的教育」的地方，只点一下，细处留给第五编和第六编。

第 15 章

「人的全部力量」：他要教出一个什么样的人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一辈子为穷孩子办学的人，心里那个「教成了」的样子，到底长什么样？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十月底，县城实验小学开家长会。五年级（3）班的教室里坐满了人，有的爸爸是从工地直接赶来的，裤腿上还有灰。

言秋棠老师没有先念成绩。她给每位家长发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十年以后，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写三个词就行。

教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有人咬着笔头，有人很快就写完了。

收上来一看，写得最多的几个词是：考上好大学、有出息、懂事、身体好、不吃亏。也有人写：别像我这样。

邱远的爸爸邱志强写得很慢。他写的三个词是：会修东西、不骗人、能自己过日子。

言秋棠把这张纸条多看了一眼。

她把全班的纸条摊在讲台上，对家长们说：你们看，大家写的，其实分成两种。一种是孩子将来「在哪儿」——好大学、好工作；一种是孩子将来「是什么样」——懂事、不骗人、能自己过日子。前一种，我们天天在算；后一种，我们很少坐下来想，它要在哪些日子里一点一点练出来。

家长们笑了一下，没人接话。

你大概也填过这样的表，或者在心里问过自己这句话。问的时候，脑子里浮出来的，多半是一个「位置」，很少是一个「样子」。

两百多年前，有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追问这件事。而且他问的不是「我的孩子」，是「一个人」，包括最穷的那家人的孩子。

◆ 二、他怎么说

1780 年，他三十四岁，新庄的贫儿院刚刚垮掉。这一年他写了一篇不长的文字，叫《隐士的黄昏》。文章一开头，就是一个问句。大意是：人，不论坐在王座上，还是住在树叶搭的棚子底下，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人，就他的本性来说，是什么？为什么智者不告诉我们？农夫用他的牛，还要弄清牛的脾性；牧人还要琢磨他的羊。那些说自己在照管百姓的人，可曾花过农夫对牛、牧人对羊那样的心思（《隐士的黄昏》，1780，《全集》考订版第 1 卷第 261—281 页；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他接着说，人是什么、需要什么、什么让他站起来、什么让他垮下去，这件事，治理百姓的人需要知道，「最低矮的小屋里的人」也需要知道（同上）。

同一篇里，他写下了一句像是给自己立规矩的话，大意是：把人本性里这些内在的力量，普遍地往上培养成纯正的「做人的智慧」，这是一切教育的普遍目的，最低下的人也不例外（同上）。

请记住这几个词：内在的力量，往上培养，最低下的人也不例外。

四十六年以后，八十岁的他写《天鹅之歌》，把这件事说得更完整。他先问，人之所以为人，在哪里？他的回答是：不在会吃会喝的那副血肉，而在人的心、人的精神、人的「手艺之力」这几样禀赋里；这几样合起来，才是人的本性（《天鹅之歌》，1826，《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教育的事，就是帮一个正在长大的人，把这几样力量照着本性的样子展开。

它们怎样展开？他说得很干脆：每一样力量，展开之前都只是一点禀赋；它只能靠用，靠一遍一遍地练，才慢慢长成真的力量（同上，谈「手艺之力」的一节，原话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它的练习、通过它的使用」）。协会网站给《天鹅之歌》写的导言，替他概括了一句：唯一能让这些力量长起来的手段，就是使用它们（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导言，Brühlmeier 撰）。

那么，长到什么样子算好？他的答案是「平衡」。《天鹅之歌》里有一整节讲力量的「平衡」（Gleichgewicht）与「和谐」（Harmonie）：几样力量各不相同，却出自同一个人，只有它们平衡地长在一起，教育才算照着人的本性来（《天鹅之歌》）。

还有一件事，他说得比谁都早，也比谁都硬：穷人要学会自己帮自己。1799 年在斯坦兹，他有时问那些孤儿一个问题，大意是：一个把穷人教育成能一辈子自己帮自己的官府，和一个要么撒手不管、要么只拿讨饭的面包和救济院养着他们的官府，是不是不一样（《斯坦兹书信》，1799，《全集》考订版第 13 卷第 1—32 页；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把这几处合起来，他要教出的人，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不管生在哪一家，心、脑、手这几样力量都长起来了，长得匀，能在自己那一片日子里站得住，能自己养活自己，能自己帮自己。

这个样子，他一辈子没改过口。1807 年，伊弗东的学院正在最红火的时候，他给一位女助手写信，大意是：我这里有的，不是我要的；我找的是一所贫儿院，现在还在找，我的心只往那里去（据 heinrich-pestalozzi.de「贫困」篇所引，出处标作《书信全集》第 5 卷第 250 页〔据二手〕）。1826 年回头看，他又说，布格多夫、伊弗东那两所学院，并不是他一生的目的（同上所引，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第 251 页〔据二手〕）。名声最大的学校不是他的目的；那个「不管生在哪家都长成人」的样子，才是。

教科书上常把这概括成「和谐发展」「全面发展」，把后面那半句叫作「助人自助」。前一个概括大体不差；后一个是后人的四字话，他原话的意思，是斯坦兹那句「一辈子自己帮自己」。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章里，他至少有三处对得很深。

第一，他问的是「一个人」，不是「一种人才」。那个年代，教育多半是为了一样用处：教会念经文的教徒，教会记账的学徒，教会服从的兵。他偏偏退回去问：人本来是什么？然后说，教育要对着这个「本来」去。这一退，退出了一大片地方。今天我们说「先成人，再成才」，说的就是他这一退。

第二，他把「最低矮的小屋里的人」放进了「人」里面。这话今天听着平常，在十八世纪是一句很重的话。他说王座上的人和树叶棚子底下的人「一样」，是从本性上说的一样，不是客套。下一个第 17 章还要细看这句话。

第三，他说力量只能靠用长出来。这一句，把「装」的教育整个推开了。力量不是灌进去的，是一个孩子自己一遍一遍用出来的。你给孩子讲一百遍怎样扫地，不如让他扫十天。这个道理，今天的好老师、好家长都知道；把它当作教育的地基写下来，他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

◆ 四、SDE 看这一处

现在换一副眼光。这一章只问一件事：他把「教成了」写成了什么样子。

SDE 把教育目的叫作「意义目标」：做之前，先按一种目标把可能的结果估一遍（第 180 号的说法）。教育目的，是一个人盼着孩子最后长成的那个**形状**（显露，S）——能被人认出来、说出来的那个样子。

他写的形状，是「几样力量的平衡」。这个形状有两个特点。

头一个特点：它是一个「里面的」形状。他盼的不是孩子将来坐在哪个位置上，而是孩子身上那几样力量长成什么样。这和家长会上那张纸条里的第二种词，是同一路：懂事、不骗人、能自己过日子。

第二个特点：它是一个「匀」的形状。几样力量要一般高，像一杆秤，两头要平。

这里就要多问一句了：一杆平了的秤，是一个结果，不是一条路。它告诉你最后要平，却没有告诉你，一个孩子在哪一天、因为哪一件事，心先长了一截、手落后了，又在哪一天被手追上。第 16 章要细看这一处。

不过，他没有把土（特征纠缠，E）丢掉。《天鹅之歌》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分法：让力量「展开」的办法，对谁都一样，是出自永恒法则、永远自身相同的；让力量「用出去」的办法，却和世上的事物一样千差万别，和每个人的处境一样各不相同（《天鹅之歌》）。协会编者在这一处加注说，他早年的文章里多次把这层意思收成一个词 Individuallage，可以译作「个人处境」——你住在哪儿、干哪一行、家里什么光景（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Brühlmeier 注）。

这个分法很聪明，也很有分寸。它说：你学会「用」，一定是在你自己的那片土里学会的；木匠的孩子和商人的孩子，用手的地方不一样。

可是它同时把另一件事钉住了：「展开」这一段，对所有孩子都一样，有一条永远自身相同的路。土只管「用」，不管「长」。

这就是本书在第五编要细看的那个动作：把一场长排成一张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排成字母表（待验）。在目的这一层，它已经露了头：目的是一杆要平的秤，长的路是一张人人相同的表，土只在最后「用出去」的时候才进来。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场家长会。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散会以后，邱志强没急着走。他问言秋棠：「能自己过日子」这个，学校里能教吗？

言秋棠想了想，说：学校能教一点。可你那张纸条上的三个词，最能练的地方，恐怕在你店里。

那个星期六，邱志强做了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店里来了一位老顾客，送来一只不加热的电饭煲。他没有自己动手，而是让邱远先看。

邱远拆开底盖，找到那根发黑的线头。邱志强在旁边只说了两句：先拔插头；线头别用手拧，用钳子。

修好以后，邱志强让邱远自己去跟顾客说：哪儿坏了，为什么坏，收多少钱。

邱远说得磕磕巴巴，脸都红了。顾客是个爽快人，听完笑着说：比你爸说得清楚。

那天晚上吃饭，邱远一口气讲了三遍那根线头。

你看，邱志强纸条上的三个词，在这一个下午里全用上了：会修东西，是手；跟顾客说真话、说清楚，是心；自己拿主意、自己收钱，是「能自己过日子」的一小步。它们没有分成三节课来教。

这件事也有边界。十一岁的孩子动电器，大人必须在旁边；不是每个家都有一个店，也不是每个孩子都爱修东西。换一户人家，那三个词要在别的日子里练：帮奶奶记药、给妹妹讲一个故事、自己去菜场买一把葱。要紧的是，别把「长成什么样的人」只留在纸条上。

> **带走的话**
>
> 他要教出的，是一个不管生在哪家、心脑手都长起来、能自己帮自己的人。他看准了目的；只是把长的那条路，写成了对谁都一样。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一种用处」退回到「一个人」，最低矮的小屋里的人也算在内；力量只能靠用长出来。关：目的被写成一杆要平的秤，「展开」的路对谁都一样，土只管最后的「用」。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目的是先看见的；在「展开的办法对谁都一样」这一句上，字母表已经露了头。

第 16 章

头、心、手：三棵树，还是一股绳？

> 这一章的问题：「头、心、手」这三个字，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在他那里，三样东西是各长各的，还是拧在一起长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志强的店隔壁，住着一位七十多岁的甄奶奶。十一月初，她抱来一台旧台扇，铁皮叶子，墨绿色的底座，扇起来嗡嗡响，就是不转头了。

邱志强那天忙，让邱远先看看。

邱远把后罩拆下来，找到了摇头的那根连杆，一颗小螺丝松了，连杆掉了下来。他拧紧螺丝，扇子又摇起头来。

这是手。

邱志强顺手指着电机旁边一个小圆筒问他：这是什么？邱远不知道。爸爸告诉他，这叫电容，扇子一开就能转起来，靠的是它；哪天扇子要用手拨一下才肯转，多半是它老了。邱远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回家还查了半天。

这是头。

修好了，甄奶奶却没急着走。她摸着那几片铁皮叶子说：这是他爷爷那年买的，每年入夏，他都要拿抹布把叶子一片一片擦干净。说完就不作声了。

邱远没说什么。他拿来一块湿抹布，把四片叶子、连同那层积了多年灰的后罩，一片一片擦干净了，才把扇子交还给奶奶。

这是心。

那一个下午，手、头、心不是排着队来的。先是手拆开了扇子，手里的连杆引出了头里的一个问号，一位老人的一句话又让那双手多干了一件本来不用干的活。三样东西在一件事里，你推我、我拽你。

过了一个星期，学校发下半学期的「成长记录」。上面分成几栏：学习、品德、劳动、体育、艺术。每一栏后面一个等级。邱远「劳动」一栏得了个「优」，「品德」一栏写着「良好」，「语文」的作文那一项，还是「待提高」。

谭慧把记录单看了两遍，想起那台台扇，忽然觉得这张单子有点怪：那个下午的事，该往哪一栏里填？

◆ 二、他怎么说：先把这三个字的来路查清

「头、心、手」，是他名下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德文常写作 Kopf，Herz und Hand，英文写作 head，heart and hand。今天德语区的幼儿园、职业学校、护理学校的招生广告上常见它，中文书里也常把它当作他的「教育口号」。

这句话，他说过没有？说过，但不是一句固定的口号。

巴塞尔大学 2017 年有一篇硕士论文，专门在他的全集和书信里查这三个词（Hischier，《头—心—手：对裴斯泰洛齐著作中三个概念的话语分析》；据「裴斯泰洛齐在网上」协会网站 Kuhlemann 所写书评，论文原文未见）。结论大意是：把这三个字归到他名下，是有根据的，在他的全集和书信里，「头—心—手」这个排法出现得最多；可他在不同年头、不同场合，用了很多种说法——也有「头、心、手、脚」「头、心、本事」，还常和「想、感受、意愿」「精神、灵魂、身体」「道德的、精神的、身体的力量」这几组词混着用。书评人补了一句：一股脑儿地套用这三个字，对他并不公道（同上）。协会网站给《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写的导言还提醒：这三个字在那本书里一次也没有逐字出现，只是暗里管着全书的分法——第四到第十一封信讲头，第十二封讲手，最后两封讲心（heinrich-pestalozzi.de《葛》导言）。

那么，这三个字常被指向的《天鹅之歌》里，他是怎么说的？

《天鹅之歌》（1826）的正文，用得最多的是两种说法：一种是「心、精神、手」（Herz, Geist und Hand），一种是「心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手艺的力量」（Herzens-, Geistes- und Kunstkräfte），有时又写作「道德的、精神的、身体的力量」（《天鹅之歌》，《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同一年另一篇短文里，他说得更细：第一是心的培养，第二是精神的培养，第三是感官、器官和四肢的培养（《要素教育的本质与我一生追求概略》，1826，《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第 4 页；据 Kuhlemann 书评所引原文）。

有两个小地方，值得停一下。

一是次序。几种排法里，「头、心、手」在他的书信文章里出现得最多（据上面那篇论文的统计，二手）；可到了晚年把这件事写成体系，他把「心」放到了最前面。今天墙上印的，是他平常顺口的那个次序；他最后想定的，是心在前。

二是「手」。在《天鹅之歌》里，他常用的词不是「手」，是 Kunst，今天译作「艺术」，他那里的意思接近「手艺」「本事」：干活、做工、画线、写字、唱歌、弹琴，一切要靠身体练熟的能耐。协会网站的注释提醒，他的 Kunst 在有些地方另有一层意思，指人对「自然」的一切加工，包括教育这门手艺本身；两层意思在书里混着用，读的时候要分清哪一处说的是哪一层（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注，Brühlmeier 撰）。

所以，本书这样用这三个字：说到他本人，写「心、精神、手」或「三股力量」；说到流行的说法，写「头、心、手，常被归到他名下」。

来路清楚了，再看他怎样讲这三股力量。

照协会编者给《天鹅之歌》加的分节，书的前一大半先分三节，一股力量一节。心那一节，问「爱和信」怎样在孩子身上长起来，答案从婴儿的需要被安安稳稳地满足开始，从母亲开始。精神那一节，从「直观」开始，经过语言，走到会想、会判断。手那一节，从感官、器官、四肢的练习开始，一步一步往上：先求准，再在准里求力气，再在力气里求轻巧、求细，最后到「自由和自立」（同

上）。每一节，都讲这一股力量自己的「展开的规律」；他在讲平衡的那一节里说得很明白：每一股力量，都照着永恒不变的法则展开（同上）。

手这一股，他在 1801 年的《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里还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家常，大意是：要会，你无论如何得去做；要知道，很多时候只看、只听就够了（第十二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会」和「知道」，在他那里是两条路。

三节讲完，他才另起一节，讲三股力量的「平衡」。他写得很动情，大意是：三股力量各不相同，却都出自一个人的本性，彼此紧紧连着；只有照着它们的平衡与和谐，教育才是照着人性来的。接着他写下了整本书里最接近那句口号的一句话：只有在心、精神、手合在一起的那股「共同的力」上抓住一个人的东西，才真正教育了这个人；只抓住其中一股的，会把力量的平衡搅乱（同上，本书转述）。

还有一段，比《天鹅之歌》早二十七年，写在斯坦兹。他说，他在那里本想把学习和干活、把课堂和作坊连起来，熔成一体；可是人手、活计、机器都没有，孩子们直到孤儿院快散的时候才刚开始纺纱。他接着写：他也很清楚，要谈这种熔合，得先把学习的要素教育和干活的要素教育，各自单独、分开地立起来，把每一门自己的性子和需要弄清楚（《斯坦兹书信》，1799，《全集》考订版第 13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请记住这句话：先分开立，再谈熔合。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话说足。

第一，他比谁都早、都硬地说：学习不止一维。第 180 号（高鹏讲杜威）拿头心手作「学习不止一个维度」的旁证，这个旁证是站得住的。一个孩子只会背，他说那是空的；只会干活，他说那是粗的；只有一副好心肠，他也不放心。

第二，他把「心」放在前头。在一个只把教育当作认字算数的年代，他坚持说，孩子先要有爱和信，才谈得上别的。这一条，第六编会专门写。

第三，他不是只把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协会网站替他辩护说，把「心、精神、手」当成简单的加法，是读错了他（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注）。他确实写了三股力量「彼此紧紧连着」，也确实警告过只抓一股的危险。这一条，本书认。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给他和福禄贝尔合写过一章，判语是：他们真正看见的，是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自我世界的早期纠缠发展反复出现；「头、心、手」被重写为理念世界、性情自我世界和现实行动世界的三界联合。同一处留了一句风险：头心手若变成口号，就会缺少具体的 D2 工艺（第 47 号第四大编第 7 章）。

本书接着判，不改判。

先说同意的。三界——理念界、自我界、现实界——确实都在他的视野里。精神那一股，管概念、语言、判断，是理念界；心那一股，管爱、信、良心，是自我界；手那一股，管身体、器具、活计，是现实界。他没有漏掉哪一界。在他那个年代，这已经很宽了。

再多说一句：三界在他的学校里缠，在他的方法书里并排。

先看学校。第二编写过的新庄，孩子们摇着纺车学认字、学算数（第 6 章）；斯坦兹那个冬天，一个孩子刚会背着拼一个难词，就把几个还不会的拉到身边教，孩子们一边教，一边自己学了两遍，他说他就这样「在孩子里面有了帮手和同事」（《斯坦兹书信》；孩子教孩子一事见第 7 章）。他一个人只能大声领读，就让孩子们一边跟着念，一边用石笔在板上画、写（《葛》第一封信）。你看这一幕：拼字是精神那一股，帮一个比自己还不会的伙伴是心那一股，石笔在板上一笔一笔地画是手那一股。三股在一群孩子身上、一件事里，拧在一起。

再看书。《天鹅之歌》的格局，是三大节加一节：心有心的展开规律，精神有精神的，手有手的；最后一节说它们要平衡。三股力量，各有一张自己的次序表，

从最简单的一格走到最难的一格。它们怎样相遇？书里给的，是一个「平衡」，一个「共同的力」，而这股共同的力，他说是「出自我们本性的统一」。

这就是本章题目里那两个画面。

三棵树：各有各的根，各有各的长法，长得一般高，远看很齐整。树和树之间，不必互相借力。

一股绳：三股麻，单拿一股都不结实；拧在一起，一股绕着一股，这一股松了，那一股就吃劲。绳的力气，就在那个「拧」里。

他在书里种的是三棵树，在学校里拧的是一股绳。

第 1 章说过，他小时候没事做，就拿一根绳子一直拧，拧到它不像绳子为止。这是本书的一个联想，不作证据：那个拧绳子的孩子，后来在斯坦兹拧了一冬天的绳，在书里却只画了三棵树。

那么，第 47 号说的「缺少具体 D2 工艺」，本书怎么读？D2 是路径组织，就是一步一步怎么走。本书的读法是：他不缺 D2 工艺——三股力量各有一套很细的工序，手那一股从「准」到「力」到「细」到「自由和自立」，四步写得清清楚楚。他缺的，是「拧」的那一门工艺：心在哪一步去推一把头，手在哪一步回头改了心，一件事里三股力量谁先谁后、谁拽谁。这一门，书里没有。而且他那三套工序，是对谁都一样的三张表（第 15 章），是三本字母表。

斯坦兹那句「先分开立，再谈熔合」，正好说明了这件事是怎么来的。他并不是不知道要熔合；他是认定了，熔合得等分开的那一步先做完。这是一个讲得通的次序：先把每一门弄清楚，才能把它们合起来。可是这个「等」一直没有等到头。二十七年以后的《天鹅之歌》，三股力量还是分开立着，熔合那一步，写成了一句「平衡」。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谭慧手里那张成长记录。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记录单的最后，有一格「家长寄语」。往年谭慧总写一句「希望孩子再接再厉」。这一回，她把那台台扇的事写了进去：拆开、拧紧、问电容、擦叶子，一共七八行，写得满满的。最后一句是：这件事，我不知道该算劳动、算学习，还是算品德。

言秋棠收到记录单，在这一格前停了很久。

下一周的班会课，她没讲大道理，只让每个孩子想一件事：最近有没有哪一回，你同时用上了脑子、手和心？想好了，讲给同桌听，同桌来猜：这件事里，哪一样先动的？

孩子们讲得五花八门。有人讲给奶奶的手机设闹钟，有人讲帮邻居找猫。邱远讲了台扇。同桌听完，猜是手先动的。邱远想了想，说：不对，是奶奶那句话先动的，我本来已经修完了。

言秋棠后来说，那节班会，她听到的「作文」，比一学期的作文本上都多。

这里有一件能做、也有边界的事。家长和老师不必去改那张分栏的记录单，它自有它的用处：分开记，看得清。可以在分栏之外，留一格「一件事」：写一个完整的时刻，看三样东西怎样缠在一起。这一格适合孩子和家长自己看，不适合拿来打分、排名；一旦拿去打分，大家很快就会学会编出一件「三样都有」的事。

> 带走的话
>
> 「头、心、手」常被归到他名下，归得有根据；晚年写成体系时，他把心放在了最前头。三股力量，他在学校里拧成了一股绳，在书里却种成了三棵树。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学习不止一维，心、精神、手都要长，晚年把心放在最前头；三股力量要彼此连着。关：书里三股力量各有一张次序表，相遇只写成一个「平衡」，「拧」的工艺没有写进去。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三股缠着长，是在斯坦兹先看见的；到了书里，排成了三本并排的字母表。

第 17 章

穷孩子也是人：谁在学

> 这一章的问题：他教的是些什么样的孩子？他把穷孩子当成完整的人，这一点他做到了哪一步，又停在了哪一步？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十一月，五年级（3）班转来一个男孩，叫滕望。他爸妈从乡下来县城做装修，一家三口租住在城郊一栋没装完的楼里。

滕望读课文很慢，一个长句子要停三四回。第一次单元测验，语文刚过及格线。

可是有一回劳动课，学校要在花坛边上铺一段小路。别的孩子拿着砖不知道往哪儿放，滕望蹲下去，先把地上的土踩实，又从书包里摸出一把小小的水平尺，搁在砖面上看气泡。那是他爸的旧尺子，他随身带着玩。

一段路铺完，体育老师走过来踩了踩，说：比工人铺得还平。

那天放学，滕望的爸爸来接他。言秋棠跟他聊了几句，说孩子动手真好。他爸爸挠挠头，说：他读书不行，脑子慢。实在读不出来，初中毕业就跟我干装修，饿不死。

言秋棠没有接这句话。她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也许还说过。说这话的人不坏，他是在替孩子想后路，是在用自己一辈子吃过的苦，替孩子量一条稳当的路。可是这句话里，有一扇门，被轻轻地关上了。

两百多年前，他一辈子都在替滕望这样的孩子说话。他替他们打开了一扇很大的门。他也在门边，留了一道坎。

◆ 二、他怎么说

先看他教过的孩子是谁。

新庄的贫儿院，收的是周围村子里讨饭、没人管的穷孩子（第 4 章）。斯坦兹的孤儿院，收的是战乱后无家可归的孩子；他在信里写，刚来的时候，十个孩子里难得有一个认得字母表（《斯坦兹书信》，1799；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布格多夫，他最早教的，是城里穷人家孩子的学校。他到老还在找一所贫儿院（第 15 章）。

再看他怎么想这些孩子。

第 15 章引过《隐士的黄昏》开头那一问：人，不论坐在王座上，还是住在树叶搭的棚子底下，本性上都是一样的。同一篇里还有一句，大意是：穷的和富的，愚的和聪明的，之间有深沟；可是，如果高处的人缺了纯正的人性，他就会被乌云罩住，而低矮小屋里长成了的人性，却会放出纯正、高贵的光（《隐士的黄昏》，1780，《全集》考订版第 1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这和他读得最熟的那本书，正好反着。卢梭在《爱弥儿》卷一里写道：穷人不需要教育，他那个地位给他的教育是逼出来的，他不会有别的教育；于是卢梭给自己挑了一个富人家的孩子来写（《爱弥儿》卷一，1762；据法文维基文库 1782 年版原文）。卢梭挑了一个有钱的孩子、一个家庭教师、一片乡下的空地；他挑的是几十个穷孩子、一间屋子、一个人。

他还看见了一件很多教育家没看见的事：孩子要「善」，不是为了老师。斯坦兹信里有一句话写得很直，大意是：人都愿意向善，孩子也爱听善的话；可是孩子要善，不是为了你这个老师、为了你这个教育者，是为了他自己（《斯坦兹书信》）。

孩子不只是学的人，也可以是教的人，斯坦兹那一冬的孩子教孩子，第 7 章已经写过。

说到这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可是还有另一面，也要照实写。

协会网站在介绍他的「贫困」观时，引了他早年一句「出名的、又常被误读的话」：穷人要被教育成能过穷日子的人（原文大意为「穷人必须被养育成适合贫穷的人」，据 heinrich-pestalozzi.de「贫困」篇所引，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1 卷第 143 页〔据二手〕）。协会网站替他解释：他分得很清楚，一种是还过得去的「清贫」，一种是挨饿受冻、没人管的「困苦」；清贫逼人用力，用力才长出力量，所以他不把清贫看成坏事；困苦就不一样了，他说「在困苦的泥潭里，人成不了人」，那要靠官府直接出手救（同上所引，后一句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3 卷第 223 页〔据二手〕）。协会网站还说了一层实情：他从街上、从讨饭堆里接来的孩子，出了院还要回到很穷的家里，在院里把他们养娇了，并不是帮他们（同上）。

到了《天鹅之歌》，他把话说得更直。他说，上层人家的教育需要放宽、加厚，而「下层」人家那股想要多知道、多说话的冲动，需要照着本性收一收、窄一窄；对那些「汗流满面地挣饭吃」的人，要教他们在自己的地位上，凭着上帝和体面把饭挣到手（《天鹅之歌》，1826，《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给这一段作注的协会编者承认：人们可以责怪他，说他想把等级社会钉死；编者的辩护是，他真心相信，这是在保护普通百姓，不让他们学一肚子「没用又有害的多知多话」（同上，Brühlmeier 注）。编者在另一处说得更干脆：他相信人在哪一个等级里都能过得好、都能成人；他看到的那些革命和动乱没让人过得更好，他以为根子在于人们都想离开自己的位置（同上注）。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他打开的那扇门，这扇门很大。

第一，他把「谁配受教育」这件事，从根上改了。王座上的和树叶棚子底下的，本性一样；所以教育的目的，对最低下的人也一样。在他之前，也有人办慈善学校，可多半是教穷孩子听话、干活、认几个经文里的字。他要的，是穷孩子的「全部力量」都长起来。

第二，他把孩子当成主人，不当成容器。「孩子要善，是为了他自己」，这句话今天的家长也值得抄下来贴在墙上。

第三，他让孩子教孩子。这一步很小，却把一个孩子从「被教的」挪到了「会教的」位置上。一个十来岁的孤儿，拉着一个更小的孤儿念字，那一刻，他不是救济的对象，是一个有用的人。

第四，他的「清贫」话，有它实在的一面。他不肯把孩子养娇，是因为他知道孩子要回到什么样的家里去。这不是冷，是不骗人。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看「谁在学」。用 SDE 的眼光，先看**土**。

第 155 号卢梭卷给卢梭的判词，是「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爱弥儿没有家、没有村子、没有穷，只有一位老师和一片设计好的乡野。

裴斯泰洛齐正好反过来：他把土请了回来。他的孩子有家，有穷，有纺车，有要回去的村子。他说学习要从「最近的处境」开始，知识的圈子要从一个人身边、从他最近的人和事开始，一圈一圈往外扩（《隐士的黄昏》）。这是真正把土放进教育里的做法。

可是土有两种用法。

一种，是把土当作门：孩子从自己熟悉的那片日子进来，从纺车进来，从自家的灶台进来。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另一种，是把土当作顶：你生在哪片土上，就在那片土上长到头；可以长得结实，长得体面，却不必往外长。「下层人家想多知道的冲动要收一收」，说的就是这个。

在 SDE 看来，土不是一块钉死的地板。土会被**回写**：一个孩子学会了什么，回头就会改他的土——改他家里说话的样子，改他跟邻居打交道的样子，有时候也改他将来站的地方。他的学说里，土能决定一个人「怎么用」学到的力量（第 15 章那个「用出去的办法随处境不同」），却没有写一个人学到的力量，会回头改他的处境。回写在这里只准朝一个方向走：土写人，人不写土。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免得冤枉他。他并不是不想改土。他的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写的就是一整个穷村子，从上到下，一户一户变好（第 5 章）；革命那几年，他还写过两篇长文，力主废除压在农民身上的什一税（据 heinrich-pestalozzi.de「贫困」篇，篇名待核）。所以本书的读法是：他想改的，是整片土，靠开明的上层、靠好的官府、靠一位好主妇；他没写进学说的，是那一个孩子，靠自己学会的东西，把自己那片土往外推一点。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在自己的等级上过得好」这层意思，是他那个年代许多开明人的共同看法，本书只说它在他的学说里落在哪儿，不拿今天的尺子定他的罪。

再说一件事：谁在决定。斯坦兹那一冬，村里有人说孩子们吃不饱，他就在一个安静的晚上把这话摆到孩子面前，让他们「自己说」：你们在这里，是不是比在家里过得好？我手里这些钱，要是只养三四十个孩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养七八十个，那样对吗（《斯坦兹书信》，本书转述）？村里说他罚孩子太狠，他也这样问孩子（见第 7 章）。阿尔特多夫失火那一回，孩子们替他拿过一次更大的主意，第 7 章也写了。这些问题多半带着他想要的答案，可孩子们毕竟被请进了判断里。到了方法书里，先学什么、后学什么，由一张表定；孩子只管一格一格走。在学校里，孩子有时能占住「决定」的那个位置；在书里，那个位置归了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滕望。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次劳动课以后，言秋棠找了一节数学课，请滕望带着他那把水平尺，讲一讲气泡为什么会跑到中间。

滕望站在讲台上，脸涨得通红，讲了三句话就讲不下去。言秋棠没催他，只问：你爸爸用这个的时候，是怎么看的？

滕望一下子顺了。他讲他爸爸怎样把尺子放在窗台上，左看右看，气泡偏到哪边，就在哪边垫一张薄纸。讲完了，全班去量自己的课桌，发现有一半是歪的。

那天晚上，言秋棠给滕望的爸爸打了个电话。她没有说「你不该让孩子去学装修」，她也没有资格替别人家定孩子的路。她只说了一件事：今天，滕望给全班上了一课，讲得比我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他爸爸说：那小子，在家从来不跟我讲这些。

学手艺是好事，干装修也是正当的营生，这里没有什么高低。要当心的，只是那一句「读不出来就……」里藏着的那道坎：大人还没看见孩子能往哪里长，就先替他量好了顶。

这件事能做的，是大人先多看一眼：孩子在自己那片土上，已经长出了什么？这个「已经长出来的」，能不能成为一扇往外走的门？它的边界也要说清：老师和家长都替不了孩子选路，这里说的只是「别太早把门关上」。

> 带走的话
>
> 他把树叶棚子底下的孩子请进了「人」里，让孩子教孩子。他把孩子的土请了回来，却在土上加了一道顶：你可以长好，但最好长在原地。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穷孩子和富孩子本性一样，教育的目的对最低下的人也一样；孩子要善是为了自己；孩子可以教孩子。关：土被当成了顶，学到的力量只管「在原地过好」，不写它回头改自己的处境。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穷孩子是先看见的；「下层要收一收」，是把各人的处境排进了一张等级的表。

第 18 章

意义三律对账：创造、自由、幸福

> 这一章的问题：拿创造、自由、幸福这三样来对他的教育目的，哪一样他给得最足，哪一样他给得最少？少了的那一样，又怎样拖累了另外两样？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十二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天晴，有风。爷爷邱德茂从阳台角落里翻出一捆竹篾，说要教邱远扎风筝。

爷爷扎的是老样子：一根竖骨，一根弯成弓的横骨，蒙上旧报纸，拖一条长尾巴。他一步一步教：竹篾先在火上烤一烤再弯，弯的时候两头要一样；线要在竖骨三分之一的地方拴；尾巴的长短，看风。

邱远照着做了一下午。第一只风筝一放就栽了头，爷爷说尾巴短了，加长；第二只飞起来了，歪歪扭扭，越飞越高。

邱远在河堤上又叫又跳，把线往妹妹邱果手里塞，让她也拽一拽。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还在说风筝。

第二个星期天，他不照爷爷的样子扎了。他要扎一只「飞碟」，圆的，中间还要挖个洞。爷爷看了他画的图，摇摇头：圆的不兜风，飞不起来。你先把老样子扎熟，再想新花样。

邱远不服，还是扎了。那只飞碟在河堤上翻了七八个跟头，就是不上天。

他回来的路上一句话不说。

你大概也见过这样的两个星期天。第一个星期天，孩子照着大人的样子，一步一步做成了，高兴得不得了。第二个星期天，孩子要做一个没人做过的，失败了，闷闷不乐。

大人常常只记得第一个星期天，把第二个当作「瞎胡闹」。可是，这两个星期天里，孩子各自用上的，是三样不同的东西。

◆ 二、他怎么说：三样东西的原话

SDE 讲教育为了什么，用「意义三律」来对账：创造律、自由律、幸福律。先把三律的大白话说清：

创造律，是新东西怎样长出来：先是一锅粥，什么都搅在一起；再是自己慢慢理出头绪；最后冒出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自由律，是一个人怎样在一堆缠在一起的可能里，自己挑一条，然后被自己挑的这条路点燃——三步是「纠缠—选择—激发」。幸福律，是一股劲怎样被用掉：先有一股绷着的劲，再转成一件做成的事，最后松下来——三步是「张力—转换—释放」。

三律之间有一条本书反复要用的算法：**自由律等于创造律乘以幸福律**。乘法的意思是，一格为零，积就为零；一格小了，另外两格也会跟着变形。

现在，把他自己的话按三律摆一摆。

先摆幸福。他写得很多，也写得很真。《隐士的黄昏》问：人为什么不去找那种能给他安宁、给他生活乐趣、让他打心底满足、让他的力量长起来、让他的日子开朗的真理（《隐士的黄昏》，1780，《全集》考订版第 1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同一篇又说，人在职业里辛苦、担着社会的担子，是为了能安安静静地享有家里的幸福；所以为职业和地位的教育，要服从「纯正的家庭幸福」这个最终目的（同上）。《天鹅之歌》里有一句很短：人性的本质，只在安宁里展开（《天鹅之歌》，1826，《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第 3 章那本育儿日记里也有：没有哪一种教育，值得拿孩子的开朗去换。

再摆自由。他最常说的，是「自立」：斯坦兹那句「一辈子自己帮自己」（第15章）；同一封信里，他说要在孩子身上培养「持家自立的力量」（《斯坦兹书信》，1799；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天鹅之歌》讲手艺，四步走到头，最后一步叫「自由和自立」：先求准，再求力，再求细，最后到自由和自立（《天鹅之歌》）。你看，连「自由」这个词，他都和「自立」连着写。还有斯坦兹那句：孩子要善，是为了他自己（第17章）。

最后摆创造。这一样，要找得费劲一点。

他有一个很深的说法，在1797年那本《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究》里。他说，人是三重的作品：自然的作品，人类社会的作品，和「我自己的作品」。作为自然的作品，他受本能驱使；作为社会的作品，他在人和人的约定里过日子；作为自己的作品，他凭着良心，把自己「刻进自己里面」，那是任何浪头都冲不走、任何时间都抹不掉的（《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究》，1797，《全集》考订版第12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这是一种创造：一个人把自己做成一件作品。

可是要孩子造一样原来没有的东西——一种新做法、一个新想法、一只没人扎过的风筝——他的方法书里很少写。他写得多的，是另一样：《天鹅之歌》讲要素教育的办法，是每一步都要在孩子身上「做到完满」，才往下走一步（《天鹅之歌》）；手艺四步，起点是「准」；对下层百姓，他要收的，正是「多知多话」（第17章）。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三样东西里，他至少有三处给得很足，值得先说。

第一，他把幸福写进了教育的目的。那个年代的学校，大多只问孩子学没学会、听不听话，很少有人把「孩子开不开朗」当成一件正经事来写。他写了，而且写成了不能拿来换的东西。

第二，他把自立当作自由。对一个穷孩子来说，最实在的自由，就是长大了不靠人施舍、能靠自己一双手过日子。这种自由不响亮，可它是有地基的。

第三，「我自己的作品」这个说法，很了不起。它说，一个人不只是被自然和社会捏出来的，他还能动手做自己。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厚礼。

◆ 四、SDE 看这一处

现在逐律对账。本书用第 162 号皮亚杰卷用过的一件工具：三律乘法的缺格——一格小了，看另外两格怎样跟着变形。

先对幸福律。张力、转换、释放，三步他都有，只是分到了不同的地方。张力，他交给了土：「清贫」逼人用力（第 17 章）。转换，他交给了「用」：力量靠一遍一遍使用长出来（第 15 章）。释放，他写得最多：安宁、满足、家里的幸福。三步里，他最看重的是最后一步，还把它写成了「安宁」。他怕的，是「不安」：《天鹅之歌》说，不安要么是感官的苦逼出来的，要么是感官的贪惹出来的（《天鹅之歌》）。所以他的幸福，重心落在「松下来」，落在「稳」。

再对自由律。纠缠、选择、激发，三步里，他写得最足的是「纠缠」那一头——孩子在家里、在最近的人和事里、在一片熟悉的土里长。选择那一步，窄一些：知识的圈子要从身边开始，一圈一圈往外扩（第 17 章），可「在自己的等级上过好」这层意思，已经替孩子把最大的那个选择选好了。激发那一步，他写成了手艺的最后一级「自由和自立」：先把准、力、细都练到了家，才轮到自由。自由，是一张表的最后一格。

最后对创造律。一锅粥、自己理出头绪、冒出新东西，这三步他怎样写？

一锅粥，他是要赶走的。他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六封信里说，世界摆在我们眼前，像一片流在一起的、搅混了的直观之海；教学的事，就是把这团乱解开，一样一样分出来，再弄清楚（《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1801；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这一段留给第 23 章细看。自己理出头绪，他交给了表：先这一格，做完满，再下一格。冒出新东西，他写了一

种——「我自己的作品」，一个人把自己做成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那是往里造，造的是自己；往外造，造一样世上原来没有的东西，他的方法书里，本轮没有查到成段的论述。

所以，本书的初判是：三律之中，创造律最弱。这是写手的初判，待验。能推翻它的材料，是他要孩子自己编新的图形、新的句子、新的做法的成段文字；布格多夫学校里孩子们画线、编句的实际记录，也许会有（〔待核〕，见文末清单）。已经找到的反证苗头有两处，照记在这里。一处，斯坦兹孩子教孩子，可那是把已经会的教给别人。另一处在《葛》第七封信：他给孩子们一个词「三角形的」，孩子们找出一长串老师想不到的东西，他夸这是孩子们「会发明的心思」（第 21 章细写）。可找出来的，仍是世上已经有的东西，还不是造出一样新的。

把乘法放进去看，就清楚了。

创造律那一格小了。自由律等于创造乘幸福，于是自由也跟着缩：从「自己挑一条路、被它点燃」，缩成了「自立」——在自己那片地上站稳，靠自己过日子。幸福也跟着变形：从「张力—转换—释放」一整圈，缩成了「安稳」——多一些松，少一些绷。

三律都在，都小了一号：创造收成「做成」——在外头，把已有的东西看清、做熟、做完满；在里头，把自己做成一个有良心的人；自由收成「自立」；幸福收成「安稳」。这是本书给他的三律读数，待验。

要补一句公道话：这三样「小一号」，放在他那个年代，放在一个穷孩子身上，一点也不小。一个挨饿的孤儿，能做成一个有良心的人、能自己养活自己、能过上安稳日子，这已经是天大的事。本书说「小一号」，是拿三律的全格来量，不是说他给得少。第 47 号把教育的好结果写成「创造、自由、幸福的同一性共同增长」，三样要一起涨；他三样都涨了，只是涨得不一样多，最难的那一样，给了「做成」，没给「新」。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只飞碟风筝。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邱远闷了一晚上。第二天吃早饭，爷爷问他：那个圆的，你知道它为什么不飞吗?

邱远说：你说的，圆的不兜风。

爷爷说：那是我猜的。你去查查，到底为什么。

邱远查了两个晚上，又跑去问了中学的一个表哥。他回来告诉爷爷，圆风筝不是不能飞，得在背面加一圈能鼓起来的边，重心还要往下挪。

第三个星期天，他扎了第二只飞碟。这一只还是飞得不好，歪着身子，只飞到电线杆那么高，就一直在那儿打转。

可是邱远那天的高兴，和第一个星期天不一样。第一个星期天，他是做成了爷爷的风筝；这一回，他是做成了一只自己的风筝，哪怕它飞得很难看。

爷爷在河堤上看了很久，说了一句：我扎了一辈子风筝，没想过圆的。

你看，这三个星期天，正好把三律走了一遍。第一个星期天，是照着做熟，幸福来得快，来得稳。第二个星期天，是自己要造新的，一锅粥，失败了，憋着一股劲。第三个星期天，是自己理出了头绪，冒出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这股劲才松下来。第三个星期天的高兴，里面有第二个星期天的憋屈。

这件事可以在家里试：孩子学会一样东西以后，留一个星期天，让他做一个「不照样子的」。它的边界也要说清：不是每样东西都要孩子去造新的，用电、用火、过马路，照规矩来就是最好的；新花样失败了，大人别急着说「早告诉你了」，也别急着替他找原因。

带走的话

他给孩子的，是把事做成、把自己做成人、能自立、过得安稳。这几样都实在，都珍贵；少的那一样，是让孩子造一个世上原来没有的东西。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幸福和自立被写进了教育的目的，人可以「做自己的作品」。关：创造律这一格小了，只把已有的做成、把自己做成，不造新的；乘下来，自由缩成自立，幸福缩成安稳（待验）。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孩子的开朗与自立，是先看见的；「每一步做完满再往下」，把创造排到了表的外面。

第 19 章

SDE 解构｜三股力量在书里并排站着，在学校里缠在一起

这一章的问题：把这一编四章合起来看，他的「头、心、手」到底站在哪一格？为什么本书说它的中心在现实界，而不说「三界并举」？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月中，期末。言秋棠要给全班四十几个孩子写评语。学校发下来的模板，分三句写：学习上怎样，品德上怎样，劳动和动手上怎样。

她给邱远写的第一稿，是照模板来的：学习上，思维活跃，作文有待加强；品德上，乐于助人；动手上，能力突出。

写完，她自己读了一遍，觉得这三句话放到哪个孩子身上都差不多。

她想起这一学期邱远做过的一件事。十二月，班上的多媒体遥控器坏了，按键失灵。邱远拿回家，拆开，发现是里面一块导电胶脏了，用橡皮擦了擦就好了。第二天他把遥控器还回来，又拉着同桌滕望，把拆开怎么看、哪块胶管哪个键，一样一样讲给他听。他讲的时候比划着，滕望听的时候也比划着。讲完，他们俩把讲台上那只一直不亮的台灯也拆了。

言秋棠把第一稿划掉，重写了一段。只写这一件事：他拆开了什么，他怎样讲给滕望听，他们俩后来又拆了什么。最后一句是：这一回，他讲清楚了一个很长的道理。

写完，她发现这一段里，学习、品德、动手，一样都没少，可一样也分不出来。

两种评语，都有用处。第一种，一眼能看出孩子在哪一栏高、哪一栏低；第二种，能看出三样东西在这个孩子身上是怎样拧在一起的。

这一章要收的，就是这两种写法之间的那道缝。

◆ 二、这一编摆出来的材料

先把前四章的材料，放在一张桌上。

目的（第 15 章）：他要教出一个心、精神、手几样力量都长起来、长得平衡、能自己帮自己的人，最低矮的小屋里的孩子也不例外。力量只能靠用长出来。

头心手（第 16 章）：这三个字常被归到他名下，归得有根据；晚年写成体系的《天鹅之歌》里，他写的是「心、精神、手」，心放在前头。《天鹅之歌》里，三股力量各占一大节，各有一套自己的展开规律；最后一节讲它们要平衡。斯坦兹信里他说，学习和干活要熔成一体，可是得先把两样分开立好。

谁在学（第 17 章）：穷孩子和富孩子本性一样；孩子要善是为了自己；孩子可以教孩子。可是土在他那里既是门，也是顶：下层人家「多知多话」的冲动，要收一收。

三律（第 18 章）：三律都在，各小一号：创造收成「做成」，自由收成「自立」，幸福收成「安稳」（待验）。

还要补一段材料，是这一章要用的钥匙。《天鹅之歌》里，他讲三股力量各从哪里起步，用的是同一个词——直观（Anschauung），就是亲眼看、亲手摸、亲身碰到。他说：道德的教育，出自对我们自己的「内在直观」，出自那些打动我们内在本性的感受；精神的教育，出自对外面东西的直观，出自那些打动我们感官的东西（《天鹅之歌》，1826，《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心那一股具体从哪里开头？他说，是婴儿的身体需要被安安稳稳、持续不断地满足，是母亲对每一次饿、每一次冷的及时照料（同上）。手那一股，从感官、器官、四肢的练习开头（同上）。三股力量之

上，他压了一句总纲：「生活教人」（Das Leben bildet），分别从道德、精神、身体三方面去看（同上）。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编里，他打开的门，这里合起来说一遍。

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一种用处」退回到「一个人」；他说学习不止一维，心、精神、手都要长；他把最穷的孩子放进了「人」里；他把孩子的开朗、自立写进了目的；他说一个人能做自己的作品。

还有一件，是这一编最该记住的：他给三股力量找了同一个入口——生活，亲身碰到的生活。心从一口奶、一次被抱起来开始；脑从一样看得见的东西开始；手从一回动手开始。这个入口，对一个背书背到发木的穷孩子，是一扇真门。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节做三件事：定中心，过闸门，记总账。

先定中心。本书的视角中心，写手推荐的是三界里的现实界（待验，待王德生口述）。另一个候选，是三界并举——第 47 号与第 180 号都倾向于从「头心手」读出三界联合。两个候选要正面对一对。

并举的读法说：想事、动心、动手，三样在他那里一样重，谁也不当根。这个读法有他自己的话撑着：「只有在心、精神、手合在一起的那股共同的力上抓住一个人的，才真正教育了他」（第 16 章）。

入口的读法说：三样都在，可三样都从同一扇门进——亲身碰到的东西、亲身过的日子。上面那段材料，就是它的锚：心从身体需要的满足开头，脑从外物的直观开头，手从四肢的练习开头，三股之上压着「生活教人」。

两个读法怎样分高下？看它们各自答不答得出一件事：三股力量是靠什么连起来的？

并举的读法答：靠「平衡」，靠「出自我们本性的统一」。这是一个愿望，一个结论，没有说它们在一件事里怎样相遇。

入口的读法答：靠同一扇门。三股力量在他的学校里之所以缠得起来，是因为它们都从同一件实在的事里长出来——一架纺车，一个要照顾的更小的孩子，一个要拼的字。事情是一件，力量就只能一起动。到了书里，那件实在的事被拿掉了，三股力量各从各的第一格起步，就只剩并排。

所以本书的说法是：三样并举，是他的愿望；亲身碰到的实在日子，是他的入口。本书暂取入口作中心，把愿望记作他的「理想形状」。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也要把不利于这个读法的材料照实记下。心那一股，他说的是「内在直观」，出自打动内在本性的感受——这更靠近自我界。「我自己的作品」（第 18 章），靠的是良心，也在自我界。如果王德生口述把中心定在三界并举，或者定在自我界的「心」，本书这一节要回改。

还可以用意义三律把这个中心展开一次，看它对不对得上第 18 章的读数：落在实在日子里的创造，是把已有的东西看清、做熟；落在实在日子里的自由，是靠自己的手过日子；落在实在日子里的幸福，是家里一日三餐的安稳。三样正好对上「做成、自立、安稳」（待验）。对上了，只说明两处读法彼此不打架，还不能算证明（同一个写手写的两处，一致只算一处）。

再过闸门。这一编最容易塌成一句旧话：「他是全人教育的先驱」「他主张德智体和谐发展」。这些话不错，只是早就有了。本书的说法，要是压成五十个字，是：三股力量书里并排、学校里缠；三股共用一个现实的入口；书里没写三股怎样拧、谁回头改谁。拿「全人教育」去重述它，会漏掉三样东西。

第一，同一支笔的两处：学校里拧成绳，书里种成树。「全人教育」只看到了三样都要，看不到这道缝。

第二，入口不对称：三股力量不是三扇门，是一扇门。由此能推出一个「全人教育」推不出的后果——要是一个孩子的第一步，偏偏不是从实物、从身体、从眼

前的日子迈出去的，而是从一个故事、一句话、一幅想象的画迈出去的，那么三股力量会在他的方法里一起卡住。导论里邱果先从绘本认得「伞」，第五编第 24 章要问的「要是没有实物呢」，都落在这里。

第三，回写那一栏：他的书里，心怎样回头改了脑，手怎样回头改了心，没有一栏。第 16 章说的「拧」的工艺，缺的就是这一栏。

把「现实界中心」这几个字删掉，第二条就没了；把「书里并排、学校里缠」删掉，第一条就没了。所以这两个说法，本书先留着。

最后记总账。下面这张表，是这一编唯一的一张表。三行是三股力量，三列是：书里从哪儿进、书里怎么往上走、在学校里跟谁缠在一起。

三股力量	书里从哪儿进	书里怎么往上走	学校里跟谁缠在一起
心	婴儿的需要被安稳满足，母亲的照料（「内在直观」）	从爱和信，到感激、信任、良心（第六编）	斯坦兹：大孩子教小孩子念字，心跟着脑和手一起动
精神（头）	感官碰到的东西（「外在直观」）	数、形、词，从模糊到清楚（第五编）	新庄：摇着纺车认字、算数
手	感官、器官、四肢的练习	准、力、细，最后到自由和自立	新庄的纺纱织布；斯坦兹跟着念的时候，石笔在板上画、写

横着读，每一行都是一张从第一格走到最后一格的表，三行互不相干。竖着读最后一列，三行其实写的是同样几件事：纺车、念字、大孩子带小孩子。书里分成三行的，在学校里本来是一件事。

至于这三行表为什么对谁都一样、土为什么在决定路的地方缺了席，那是第五编和第十编的事。这里只记一句：三行各自那张表，就是本书说的「排成字母表」在头心手上的样子——三本字母表，并排摆着（待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言秋棠的评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她最后交上去的，两种都有：模板那三句照样填，填完，在下面加了一段「这学期的一件事」。

教研员甘老师后来翻到这份评语，问她：多写这一段，家长看得懂吗？

言秋棠说：看不懂那三句的家长多，看不懂这一段的，我还没碰到。

谭慧拿到评语，把那一段念给邱志强听。邱志强听完，说了一句：原来他跟那个姓滕的孩子，还一起修过台灯。

家里人记住的，是那一件事，不是那三句话。

你在家里、在教室里，也可以这样试一回：给孩子写一句话的时候，先别分栏，先写一件事。写完了，再看这件事里，哪几样东西在一起动。这个做法的边界是：分栏有分栏的用处，它能让你看出孩子哪一样落下了；只写一件事，容易只挑好看的写。两种都留着，互相照着看。评语只给孩子和家里人看，不拿来比孩子之间谁的「那件事」更好。

> 带走的话
>
> 三股力量，他给了同一扇门——生活，亲身碰到的生活。门是一扇，在学校里三股就拧在一起；到了书里，门被拿掉，三股就各自排成一张表，并排站着。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学习不止一维；三股力量共用一个实在的入口，穷孩子也从自己的日子进来。关：书里三股各排一张表，相遇只写成「平衡」，拧的工艺和回头改的那一栏都没有写进去。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三股缠着长，是在新庄和斯坦兹先看见的；书里是三本并排的字母表。

本编的随身三问，可以这样答一遍，答案都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他说自己靠的是三股力量的平衡，站在三界并举那一格；他最难的那几年，在斯坦兹，靠的是

一件件实在的事把三股力量拧在一起；中间那道缝，要补的是一门「拧」的工艺，和一栏「谁回头改了谁」。

第 五 编

怎么学：先看东西

编 序

这一编是全书的主场。

导读里立过五条判决，头两条都在这里结账：第一条「先看东西」，第二条「排成字母表」。他一辈子教人怎么学，说来说去是一句话：先让孩子看见东西，再教他说出来、写下来。这句话救过很多背书背到发木的穷孩子，也在后来的两百年里，被讲成了一张人人照着走的表。

这一编六章。前五章各看一样东西：「直观」这个词；数、形、词三个要素；1803 年那几本给母亲和教师用的小书；他自己画的一条从模糊到明白的路；还有一个试刀的问题——要是没有实物呢？第六章把账合起来。

动笔前，我们把《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的十四封信，和《天鹅之歌》里讲语言的几节，对着读了一遍。读下来，有两处和本书原先的预想不一样：词在他的方法里出场得比我们以为的早；那本「直观 ABC」，他后来自己也不怎么推了。这两处都照实写进来，判决该收窄的地方就收窄。

第 20 章

直观：「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

> 这一章的问题：他说「直观是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这里的「直观」到底是什么？把它叫作「基础」，又意味着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六，邱远在爸爸的维修店里写作业。科学课本上有一页讲导体和绝缘体，他背得很熟：金属容易导电，是导体；橡胶、塑料、干木头不容易导电，是绝缘体。

邱志强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只万用表，拨到蜂鸣挡，把两根表笔递给他：你自己试。

邱远先碰一截铜线，表「嘀」地叫了一声。再碰一根橡皮筋，没声音。他来了劲，满店找东西：钥匙，嘀；塑料尺，没声；一支铅笔，他把两头都削尖了，表笔搭上笔芯的两端，嘀——声音有点哑。

邱远问：铅笔是木头的，怎么会响？

爸爸说：响的不是木头，是里面那根芯。

邱远愣了一会儿，又去试一枚硬币、一张锡纸、一块湿抹布。湿抹布也响了一下，很轻。那天晚上，他在课本那一页的空白处歪歪扭扭写了一行：铅笔芯会导电，湿布也会一点。

你注意到了吗？邱远那天下午「看」到的东西，大半不是用眼睛看的。是手拿着表笔去碰，是耳朵听那一声嘀，是一样一样试过去。课本上的那两个词，他早就会背；到了那个下午，这两个词底下，才第一次有了东西。

两百多年前，裴斯泰洛齐给这种时刻起了一个名字。

◆ 二、他怎么说

先交代一下这一编怎么引他的书。

《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1801 年出版，是十四封写给苏黎世出版商海因里希·格斯纳的信。书名是出版商起的，他事先不知道；书里也根本没有葛笃德这个人（heinrich-pestalozzi.de「《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导言」篇，Brühlmeier 撰）。本编引这本书，封次照德文原书的十四封信算；常见的英译本（Holland、Turner 合译，Cooke 编注，1894 年初版）照一位德国编者的分法，把第七封拆成了两封，所以第七封以后，英译本的封次比德文多一。引文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那是规范化拼写本，不是考订版），本书只转述要点。

「直观」，德文是 Anschauung。这个词在日常德语里很平常，就是「看」「看法」「看上去的样子」。到了他手里，意思宽得多。英译本的编者专门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两个难译的词」，第一个就是它：他在不同地方把它译成「感官印象」「观察」，有时译成「直觉」；说到孩子「活在对上帝的 Anschauung 里」，又只好译成「默想」（英译本卷首「两个难译的词」）。

在他那里，直观的核心意思是：一样东西直接碰到你的感官，你把它接住。不只是眼睛。第七封信谈「形」的那一段，他把人得到直观的路子数了五条：一是偶然碰到五官的一切，没有次序，走得慢；二是父母、教师有意摆到孩子面前的；三是自己想知道、主动去找的；四是干活、做一门营生时不得不接触的；五是「类比」的，从见过的东西推想从没见过的东西（《葛》第七封信）。你看，这五条里有手，有意志，有干活，还有想象。

那句最有名的话，在第九封信的开头。他大意是说：朋友，我现在回头问自己，我到底为人类教学的本质做了什么？我发现，我把「承认直观是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定为教学最高的原则（《葛》第九封信；协会网站导言标作《全集》考

订版第 13 卷第 309 页）。同一封信的结尾，他又说了一遍，说得更直白：每一个认识都要从直观出发，也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同上）。

这句话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早一年，1800 年，他在布格多夫写过一份讲自己做法的备忘录，题作《方法》。那里面已经有一句：对自然本身的直观，是人的教学真正的基础，因为它是人的认识唯一的基础（《方法》，1800，《全集》考订版第 13 卷第 104 页；据协会网站《天鹅之歌》编者注所引）。一年之间，「唯一的基础」换成了「绝对的基础」，前面还多了「一切认识」四个字。给这句话作注的协会编者说，这一处也说明，他在教法上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还在找路的试验者（同上）。找路的人，写下的却是一句不再找的话。

同一封信里，他也说了自己在跟谁打仗。他说，欧洲的上层技艺高到了云端，给老百姓的教学却像一尊巨像脚下的烂泥；起头的是印刷术——人们对它方便认字这件事着了迷，把人的眼睛收窄到字母和书本上，快要把人变成只长着「字母眼睛」的「字母人」；学校里只剩下东一块西一块的「碎块真理」，教出一群没有直观的「嘴上人」（《葛》第九封信，本书转述）。

在第一封信里，他说这件事是在斯坦兹学会的：在那些孤儿身上，他看出了实在的知识和字母的知识该是什么关系；看出把信任全放在「只是声音」的字上，对直观、对把握周围的东西，有多大害处（《葛》第一封信）。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他对的地方说足。

第一，他说的直观，本来就不窄。今天很多人把「直观教学」理解成上课放图片、把东西拿到讲台上。他那五条路子里，有干活，有自己去找，有类比。一个在田里帮忙的孩子，一个替家里纺纱的孩子，都在直观。这比后来课本上的说法宽。

第二，他打的那一仗是真的。十八世纪的乡村学校，孩子背祈祷文、背教理问答，一本书背下来，字认不全，意思更说不上。他在斯坦兹面对的是八十来个孤

儿，他说这些孩子除了少数几个，「全都什么也不知道」（《葛》第一封信）。对这样的孩子，先让他们碰到东西，再给名字，是最省力、也最有尊严的路。

第三，「能退回到直观上去」这半句，今天仍然很有用。一个孩子说了一句很漂亮的话，你问他：你是在哪儿见过的？能不能指给我看？答得出来，这句话底下有东西；答不出来，这句话可能只是声音。这是一把很好的尺子，大人拿来量自己也一样好用。

◆ 四、SDE 看这一处

换一副眼光。

在本书的七个大白话词里，直观这件事最像什么？像**土**第一次碰到人的那一下。土（特征纠缠），是让一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铜线、表笔、那一声嘀、爸爸站在旁边、店里满架子拆开的电器。邱远一碰，那一片东西就进来了，还分不清哪是哪，这是一锅粥（混沌态）。接下来那一串「试一样、响了、再试一样、怎么不响」，是路（差异序列）。最后他写在课本空白处的那一行字，是这一轮长出来的形状。

照这样读，直观是一条路的起头，是土和人碰上的那一刻。它很要紧。

可是他用的词不是「起头」，是「基础」，而且是「绝对的」基础。

这两个说法差在哪里？起头可以在很多地方：可以在一次碰，也可以在一句话、一个故事、一张图。起头之后，路还会拐回来，改掉起头时的样子。基础不一样。基础是底下那一层，不动的，所有东西都压在它上面；它先在那里，别的都是后来盖上去的。「绝对」两个字，又把它钉死了一层：不管是哪个孩子、哪片土、哪样东西，都是它。

教育 Skill 里有一张词表，收的是一族把「长」悄悄封起来的词：本来、一切、必然、普遍……（教育 Skill 第五节）。「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这一句里，「一切」「绝对」「基础」三个词挨着站。同一封信的前一半，他写的还是自己在

斯坦兹、在布格多夫一次一次看见的东西；到了这一句，看见的东西被说成了一块对谁都一样、不会动的地基。

公道地说，他那半句「也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本来藏着一条往回走的路。一个认识长出来以后，还要能顺着来路退回去，找到它碰过的那样东西。这很像本书说的回写：会了以后，回头去看起头的地方。

只是在他那里，退回去是为了核对：看看这个认识底下有没有东西，有，就算站得住。本书说的回写多一层：退回去的时候，起头那一下也会被改掉。邱远学会了「导体」这个词以后，再拿起一支铅笔，看到的已经不是那天下午那支铅笔了，他会下意识去找里面那根芯。词回过头来，改了他的看。在「绝对基础」这个说法里，地基是只被压、不会被改的。

还有一处小小的巧合，值得记一笔。他在第九封信里把欧洲的病根算到印刷术头上，说它把人变成了「字母人」。可让欧洲认识他的，恰恰是印出来的字。这一笔先记下，第七编再算。

以上是本书的读法，待验。第 25 章结账。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第二周的语文课，言秋棠要讲一篇写蝉的课文。她想起暑假里班上好几个孩子在校门口的樟树下捡过蝉蜕，就在周五放学时说：谁家里还留着，下周一带来，没有的也没关系。

星期一，讲台上摆了七只蝉蜕，还有一个男孩带来一只干了的死蝉。孩子们传着看。有人说背上有一道裂缝，是从那儿钻出来的；有人把蝉蜕放在耳边摇，说里面是空的；邱远拿指甲轻轻碰了碰前腿上的小钩子，说这个钩子能挂在树皮上。

课文里有一句，写蝉用细爪紧紧抓住树皮。读到这一句，好几个孩子一齐笑了，像是认出了一个熟人。

也有一个女孩一直没说话。下课时，她跟言秋棠说，她从来没见过蝉。她家住在城边的新楼里，楼下没有树。

言秋棠后来在备课本上记了两行：一，东西摆上来，词就有了着落；二，有的孩子这辈子第一次碰到蝉，是在这张讲台上，不是在树下。

这个做法今天就能试：讲一样东西之前，先问一句「谁见过、摸过、用过」，能带来的就带来。它的边界也要说清：不是每样东西都拿得来，也不是拿来了就算懂了。那个没见过蝉的女孩，第 24 章还会遇到一件更难的事。

> **带走的话**
>
> 他说的直观，是东西直接碰到人的那一下，不只靠眼睛。他把它叫作「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起头就被说成了地基。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把「东西碰到人」的那一下放到认识的起头，替只会背字的孩子开了门；而且他说的直观本来就宽，有手、有干活、有类比。关：「一切」「绝对」「基础」三个词挨着站，把一条路的起头说成了一块不看孩子、不看土、不看东西的地基。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看见是先有的：斯坦兹的孤儿，只是声音的字。「绝对基础」这一句，已经在往字母表里排。

第 21 章

数、形、词：三个要素

> 这一章的问题：他把一切教学归到数、形、词三样上。为什么是这三样？「词」在里面站在什么位置？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星期天早上，爷爷邱德茂带邱果去菜市场。水果摊上新到了一筐杨桃，黄绿色，棱角分明。邱果没见过，蹲在筐前不肯走。

爷爷没急着买。他问：果果，这里有几个？

邱果伸出指头一个一个点：一、二、三……点到七，乱了，又从头点。

爷爷又问：它长什么样？

邱果想了想，说：像……像一个有好多边的灯笼。

爷爷拿起一个，请摊主横着切下一片，递给她。邱果一看，叫起来：星星！

爷爷这才说：它叫杨桃。

回家的路上，邱果一手捏着那片星星，一路念：杨桃，杨桃，五个角的杨桃。

爷爷没读过裴斯泰洛齐。他问的三句话——几个、什么样、叫什么——却正好是这个人在两百多年前写下的三样东西。

◆ 二、他怎么说

这三样东西出在《葛笃德》第六封信（英译本同为第六封）。

他在信里先交代自己怎么走到这一步。他说，他本来以为，只要把自然的规律套到读、写、算这几门老课上就行了；可越试越觉得，读写算根本算不上最底下的东西：学读要从属于会说，学写要从属于会画，学画又要从属于会量（《葛》第六封信）。他要找一个更底下的起点，找了很久，想不透。然后，他说，像戏台上从机关里降下来的神一样，一个念头突然给了他光：我们所有的认识，都从数、形、词出发（同上）。

他是怎么想到的？他说，他去看一个有教养的人，碰到一样搅成一团、看不清的东西时，是怎么把它弄清楚的。这个人总要看三处：眼前有几个、有几种；它们长什么样，轮廓是什么；它们叫什么，怎样用一个声音、一个字把它叫到眼前（同上）。于是他断定：数、形、语言，合起来是教学的三个要素。

他还替自己设了一道难题：颜色、气味、软硬，这些也都是五官碰得到的，为什么不算要素？他的回答是：每一样东西都一定有数、有形、有名字；别的性质，这样东西有，那样东西没有。所以只有这三样能当所有认识的起点，别的性质都挂在这三样上（同上）。

这里要看清一件事：三要素里，本来就有「词」。

不只是有，还排得很靠前。第六封信里，他要教师尽早让孩子认识他们认得的所有东西的全部名称（同上）。第七封信一开头就说：教学的第一个要素是声音。由声音分出三门功课：练发音，学名称，学说话（《葛》第七封信）。他甚至要家里会拼读的大孩子，每天当着摇篮里的婴儿念「巴巴巴、达达达、妈妈妈」，让婴儿在会说以前，先把这些声音装进耳朵里（同上）。

学名称那一门，他编了一长串名称表：动植物、历史、地理、各行各业，让孩子在学读的时候一路读下来，读到完全背得出为止（同上）。

学说话那一门，他从词典里摘出名词，旁边配上形容词：鳗鱼，滑溜的、像虫子的；傍晚，安静的、晴朗的、凉的、下雨的。再倒过来，给一个形容词，配上名词：圆的，球、帽子、月亮、太阳；重的，金子、铅、橡木（同上）。每一组只给几个例子，然后马上问孩子：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他说，孩子们大多能从自

己的日子里找出新例子，常常是老师自己想不到的；这样把孩子的眼界撑开，比教理问答那种一问一答强得多（同上）。

同一封信里，他还记下了一回，说是要让人看看孩子们「会发明的心思」。他给出一个词：三角形的。孩子们和一位乡村教师一起，找出了一长串，其中有：三角铁，瓦匠用的铅垂水平仪，对折的半块头巾，木匠的角尺，刺刀，棱镜，山毛榉的果子，蚂蟥叮出的伤口，荞麦粒，圆规的一条腿，鼻子最下面那一截，菠菜叶，郁金香的种荚，还有写出来的数字「4」。他们还在桌子上、在镶着圆玻璃的窗户上找到好几处三角形，只是叫不出那些地方的名字（同上）。

那他反对的是什么？

是空话。第一封信里，他反对的是信任「只是声音」的字（《葛》第一封信）。晚年的《天鹅之歌》里，有一节的小标题就叫「反对『动嘴』」（Maulbrauchen）：往孩子嘴里塞一些空的词，把它们当成对东西的认识，可孩子心里，既没有从自己的感受、也没有从外面的感官印象里，给这些词垫上一点实在的底（《天鹅之歌》，1826，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所以保底要写清楚：**他反对的是空话，不是语言本身**。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三要素这件事，本书判决二「开」的那一半，在这里看得最清楚。

第一，它让教育变得可以教给不识几个字的人。几个、什么样、叫什么，菜市场上的爷爷会问，灶台边的母亲也会问。他在第一封信里坦白：我确实既不会好好写，也不会好好读，也不会好好算；可他说，正是这份不会，逼他去找最简单的办法，简单到最没练过、最没学问的人，也能带着自己的孩子走到（《葛》第一封信）。一个自己读写都不利索的人，想出一套让不识字的母亲也能教的办法，这是真本事。

第二，「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这一问，是整本书里最活的一句。它在名称表上推开了一道缝，让孩子自己的日子进来。

第三，他把词放在这么前面，说明他懂：一样东西，光看不叫，是留不住的。他自己的话是，语言把数和形的印象「加倍」，让它变得忘不掉（《葛》第六封信）。

◆ 四、SDE 看这一处

回到菜市场那一筐杨桃。

邱果蹲在筐前，面对的是一锅粥：黄绿的一大堆，有棱，有光，有果子的酸味。爷爷的三句话，像三只手，从粥里各捞出一样：几个，是把一堆分成一个一个；什么样，是把一个的样子描出来；叫什么，是给它一个能带走的名字。三只手捞完，「杨桃」这个形状就显出来了。

这是三要素最好的一面：它给了大人三个很好用的问法。

可你再看他是凭什么选中这三样的。他的理由是：**每一样东西都有**。这一步很关键。一个问法好用，是因为它在这个孩子、这筐杨桃面前好用；他却要找「所有东西都有」的东西，好让它当所有认识的起点。颜色被刷掉了，气味被刷掉了。可邱果记住杨桃，一半靠的是那股酸味，一半靠的是切开那一刻的「星星」——一个样子，加上一个意外。意外不是每样东西都有的，所以它进不了要素。

第六封信里还有一处，常被人读过去。他说，读从属于说、写从属于画、画从属于量，这些道理，起初是一门课一门课、一次经验一次经验冒出来的，每一回只在那一门课里、跟着那一次经验出现，互相连不起来（《葛》第六封信）。这是一段很老实的自述：他的次序，原本是在教读、教写、教画的现场一次一次碰出来的，带着那门课、那群孩子的土。可他不满足于此，他要找一个「普遍的心理起源」，一个能管住所有课的总根（同上）。一次一次碰出来的东西，就这样被收拢成了一个总根。

还有一层。三要素是并排的三样，它们头上还压着一样：直观。第九封信里，他把词和数叫作直观这个「普遍基础」底下的「从属手段」（《葛》第九封信）。三要素里，词和数、形平起平坐；可三要素整个儿，都站在直观底下。

这正好对上导读里立的推翻条件三：若他的方法书里，词被写成与直观同等的认识源头，判决一收窄。核下来是：词和数、形同等，和直观不同等。推翻条件三没有触发。判决一「关」的那一半，照全书统一的写法：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

可是回到那串三角形，你会看见一件他没有停下来细说的事。是「三角形的」这个词先到，孩子们才去找；桌子上、窗格上那几处三角形，照本书的读法，是被一个词叫出来的。叫出来了，又一时没有名字。词在前，看见在后，看见又在等下一个词。这一来一回，在他的记录里有，在他的原理里没有。

至于那一长串要背熟的名称表：一个一辈子骂背书的人，让孩子把动植物、地理、行业的名称背得滚瓜烂熟。这不是说他言行不一。在他那里，名称表是给以后的认识预先腾地方的（《葛》第七封信）。只是这一步预备，靠的恰恰是字。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远的作文写不长，言秋棠知道。有一回写《我家的一样东西》，他只写了三行：我家有一台旧收音机，是爷爷的，现在不响了。

言秋棠没让他「展开写」。她在本子边上写了三个问题：它有几个旋钮？它长什么样，像什么？它身上的每个部分，你叫得出名字吗？

第二天，邱远交来一整页。旋钮两个，一大一小；外壳是木头的，正面蒙着一块发黄的布，布后面有一圈小洞；他还把拆开后看见的零件一个一个写了名字：喇叭、线圈、一块绿色的板子。写到一个圆柱形的小东西，他不知道叫什么，就画了一个图，旁边写：不知道叫什么，问了爸爸，叫电容。

言秋棠又在班上玩了一回「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她在黑板上写一个「烫」字，孩子们抢着说：刚出锅的饭，夏天中午的水泥地，爸爸店里的电烙铁，发烧时的额头……

这个做法很好用，边界也要说清：三问是用来帮孩子从一锅粥里捞东西的，不是一张每篇作文都要填满的表。邱远那台收音机，打动人的是他写不出名字、跑去问爸爸的那一处，不是旋钮数得对。

> 带走的话
>
> 几个、什么样、叫什么，三个问法帮人从一锅粥里捞出东西。三要素里本来就有词；他反对的是空话，不是语言，只是他把词写成了看见的仆人。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三问让不识字的母亲、乡村教师也能教；「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让孩子的日子进了课。关：三样是按「所有东西都有」挑出来的，气味、意外这些只属于这一回的东西被刷掉了；三要素整个儿站在直观底下，词成了看见的仆人。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一半一半。三个问法是在现场看见的；「每样东西都有」这个挑法，是字母表的挑法。

第 22 章

《母亲读本》与直观 ABC：把看见排成字母表

这一章的问题：1803 年，他把自己的方法做成了几本给母亲和教师用的小书。这几本书是什么样子？一场看见，是怎样被排成一张字母表的？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幼儿园中班这学期教了一首拍身体的儿歌：头发、肩膀、膝盖、脚。蓝老师一边唱，一边带孩子们拍头、拍肩、拍膝盖、摸脚尖，越唱越快。

邱果回家唱了一个星期。晚上洗澡，她站在澡盆里，一个一个指给妈妈看：头发，肩膀，膝盖，脚，眼睛，耳朵，鼻子，嘴巴。

谭慧照着儿歌的次序往下接：还有呢？脖子，手臂，手肘……

邱果不理她。她低头看了半天，戳了戳自己的肚子，问：妈妈，肚脐眼为什么是一个洞？

谭慧一下子被问住了。儿歌里没有肚脐眼。她想了想，说：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吃东西的。

邱果睁大眼睛，又戳了一下，好像第一次认识自己的肚子。那天晚上她没再按次序数下去，一直在问：那我在肚子里吃什么？妈妈的肚子上也有洞吗？

从自己的身体开始认东西，大人一点就通；可孩子认着认着，常常从表上没有的地方拐出去。

1803 年，裴斯泰洛齐出了一本教母亲怎样教孩子的书，也是从孩子自己的身体开始的。

◆ 二、那几本书

1801 年的《葛笃德》，他自己看作一篇长长的「序言」——协会网站的导言引他的话，说这些信是「给母亲们指点、让她们自己教孩子的那些尝试的序言」（heinrich-pestalozzi.de《葛》导言）。真正要做的，是几本给母亲和乡村教师拿在手上用的小书。1803 年，这几本书出来了，一般合称「初级读本」。

第一本是《母亲读本》，全名大意是「给母亲的指南：怎样教孩子留心和说话」，1803 年在图宾根的科塔书店出版；原计划分几册，实际只出了第一册（据古旧书商 Buch & Consult Ulrich Keip 的书目著录）。书的大部分是助手克吕西整理出来的（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全集》考订版第 15 卷第 341 至 424 页；见第 8 章）。它的教法从孩子留意他自己、留意他的身体开始：母亲带着孩子看自己的身体、叫出身体各部分的名字，再看身体能做的各种动作（同上）。协会网站说，他这样安排，是照着自己那条原则：直观是认识的绝对基础，所以一切认识都要从认识的人自己出发（同上）。他当时就说，这只是头一回尝试，还要往下扩（同上；见第 11 章）。

两年前写《葛》的时候，他说自己已经弄出一本给母亲的书，用上了色的木刻插图，把东西的数、形和别的性质摆到孩子眼前；还打算给这些给小小孩看的图版配一本方法书，把母亲在每一样东西面前要对孩子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写得明明白白，最没练过的母亲照着念，一个字也不必添（《葛》第七封信）。〔1803 年实际出版的第一册有没有插图、有没有那本方法书，待核〕

第二本是《直观 ABC》，全名大意是「直观 ABC，或度量关系的直观教学」，也是 1803 年出版，由苏黎世的格斯纳经售，图宾根的科塔书店同出（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编者注，注出处为《全集》考订版第 15 卷第 175 至 340 页）。

它是什么样子？第七封信谈「形」的那一半讲得最细。拿一个正方形，用横线、竖线、弧线去分它：先让孩子看直线的各种躺法、立法，叫出横线、竖线、斜线，斜线又分往右升、往左升、往右降、往左降；再叫出直角、锐角、钝角；再把

正方形分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六分之一；再是圆、半圆、四分之一圆，第一椭圆、第二椭圆，一直分到第五椭圆（《葛》第七封信）。孩子把横线画熟了，才从各种东西里挑那些轮廓只用得着横线的来画；横线熟了，才轮到竖线（同上）。

这张表是怎样做出来的，书里还留着一段现场。第三封信里，他录了助手布斯的自述。布斯说，裴斯泰洛齐要他教孩子「像读字一样读这些轮廓」，把弧和角的每一段都用字母命名，拼起来，就能像拼单词一样写在纸上。布斯怎么也听不懂，裴斯泰洛齐一遍一遍地讲，直到他懂。后来，布斯说，他从字母 A 开始，一下子全顺了（《葛》第三封信所录布斯自述）。

同一年还有一本讲数的，叫《数量关系的直观教学》，分三册，靠三张表：第一张用一道一道的短线，把一到十并排摆出来；第二张是一排排方格，每一格分成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第三张再把每一小份十等分（该书第一册序言，《全集》考订版第 16 卷第 96 页；据协会网站《天鹅之歌》编者注所引）。

这里要分清一件事。第一编第 5 章说过，他在写书的年代，把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叫作「人类的 ABC 书」（据二手）。那是一本小说，1781 年起出版；这里的《直观 ABC》，是 1803 年一本画满方格和弧线的练习书。两本都叫 ABC，不是一本书。一个人一辈子两回用「ABC」这个词，一回给一个故事，一回给一张方格，这件事第七编还要回来看。

◆ 三、排成字母表

第 14 章已经给这个动作起过名字：排成字母表（待验）。那一章看的是他和旧学校共有的那个前提——有一条对所有孩子都一样的正确次序。这一章看它落到纸上的样子：1803 年这几本书，是这个动作头一回被印成一本真的字母表。这里把意思再说一遍：把一场在这一片土里、在这一个孩子身上长出来的东西，排成一张先后固定、一格一格、少一格就算有漏洞、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

为什么叫字母表？因为字母表有三个样子：A 一定在 B 前面；谁来学都是这个次序；一个字母也不能少。他的方法书里，这三个样子都在。第七封信说：旧的东西没有在孩子心里刻得抹不掉之前，决不往新的走（《葛》第七封信）。第一封信

说，他要把拼读和算术的起头做成一种样子，让孩子从第一步慢慢到第二步，然后没有缺口地到第三步、第四步（《葛》第一封信）。还有那一整套写定的话，那种让全班在同一瞬间齐声念出同一个音的节拍，他自己说，这个节拍让教法「完全是机械的」（《葛》第七封信）。格莱尔那句「您是想把教育机械化」，他认作本意，第 8 章已经写过。

这个名字和第 162 号皮亚杰卷的「排成楼梯」同族，不混用：楼梯管年龄和阶段，字母表管一样东西内部、一堂课内部先教哪一笔、后教哪一笔（分界见第 14 章，第 43 章写全）。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说公道话，而且要多说几句，因为原文核下来，有些地方比我们预想的更站在他这一边。

第一，字母表是给大人的扶手。一个不识几个字的母亲，一个刚进村小的年轻教师，手里没有经验，照着一张表走，至少不会乱。这正是判决二「开」的那一半。

第二，他自己看见过字母表的危险。布斯的自述里记着，裴斯泰洛齐说过：自然给孩子的不是线，是东西；给孩子线，只是为了让他把东西看准，不能把东西拿走，让他只看线。有一回他说得更急：求上帝保佑，别让我为了这些线、为了这整套技艺，把人的精神吞掉，让它对自然的直观变硬，就像拜偶像的祭司拿迷信的教条去吞人的精神一样（《葛》第三封信所录布斯自述，本书转述）。

第三，布斯还说了一件本书很看重的事：有了这套名称，孩子们判断比例，比那些从小学画、学量的成年人还准；人有了名字，就更容易把东西彼此分开（同上）。这是在他自己的书里，由他自己的助手，亲口说出词能反过来让人看得更准。

第四，《直观 ABC》后来他自己没有再往下推。协会网站给《天鹅之歌》作注说：那套从正方形网格出发的练习显得干巴，机械、刻板的倾向招来很多批评；

他在不少地方把自己的这项发明看作临时的、太片面的（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编者注，Brühlmeier 撰）。《葛》的导言也说，他当时把它看得和字母、数列一样重，后来却没有再往下做（heinrich-pestalozzi.de 导言）。

第五，「机械」这个词，他后来自己也改了口。协会网站的注释说，这个词当年引出了很多误会和争吵；他解释说，自己那时法文懂得很少，以为格莱尔的意思是把教学的手段排成合乎心理的先后；1820 年科塔版重印《葛》，他把书里的「机械」（Mechanismus）大多改成了「有机」（Organismus）（heinrich-pestalozzi.de《葛》节选编者注，所引他本人的解释见《全集》考订版第 20 卷第 448 页）。换了一个词，那张表还在；可他知道这个词不对劲。

◆ 五、SDE 看这一处

回到邱果的澡盆。

儿歌给了她一条很顺的路：头发、肩膀、膝盖、脚。这条路是好路，一唱就会，一拍就记住。可那天晚上真正长出东西的，是表上没有的那一处：肚脐眼。她从那里拐出去，一路拐到了「我在妈妈肚子里吃什么」。那一晚显出来的形状，比儿歌里的八个名字多得多。

《母亲读本》从孩子自己的身体开始，这是一个很深的看见：离人最近的东西，最容易看清（第 23 章细说）。问题不在从身体开始，在于那本随书的方法书，要把母亲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最没练过的母亲也不必添一个字。

一个字也不必添，意思也就是：一个字也不必改。孩子问肚脐眼，表上没有；母亲顺着孩子拐出去，就离开了表。那一晚在澡盆边上真正发生的事——孩子拐出去，母亲跟上去，两个人一起把一个新问题想了一遍——在表里没有位置。

这就是本书说的收回：看见的是一场在土里、跟着这个孩子拐来拐去的长；写进书里的，是一张不管哪个孩子、哪个晚上都一样的表。第 25 章结账。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谭慧后来没有扔掉那首儿歌。她只是改了一个小习惯：每回照着儿歌认完身体，她都留一句话给邱果：你自己还想认哪儿？

邱果有时指耳垂，有时指膝盖上的一块疤，有一回指着地上自己的影子。

谭慧在药房里天天照着处方配药，她知道一张单子的好处。她也慢慢知道了，给孩子的那张单子，最好在最后留一个空格。

这个做法的边界：儿歌、识字卡、练习册都有它们的用处，不必扔；留空格也不是说什么都跟着孩子走，洗澡水凉了，还是要出来穿衣服。

> 带走的话
>
> 《母亲读本》从孩子自己的身体认起，《直观 ABC》把一个正方形分成一格一格的名字。看见被排成了字母表；而他自己也说过，别为了线把东西拿走。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从孩子自己的身体认起，近的先看；给了没经验的母亲和教师一把扶手。关：母亲要说的每个字都写定，一格没刻牢不许往前，孩子从表外拐出去的地方，在书里没有位置。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排进字母表的，这一章看见它头一回被印成一本真的字母表（名字见第 14 章）。只是他本人警告过「别为了线把东西拿走」，那本《直观 ABC》后来也不推了。

第 23 章

从模糊到清楚：他自己的光谱

> 这一章的问题：他写过认识怎样从模糊走到明白。他这条路，和本书说的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哪里像，哪里不像？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周末，有人送来一台洗衣机，说甩干的时候响。邱志强把它插上电，让邱远站在旁边听。

一开始，邱远只听见轰隆隆的一大片，什么都分不开。

爸爸说：别听全部，听最不对劲的那一个。

邱远听了一会儿，说：有一个咯噔咯噔的。他很快又加了一句：是电机坏了吧？

爸爸没说对不对，把机器停了，用手慢慢转内桶。转到某一处，那个声音出来了，又细又涩。邱远把耳朵凑过去，这回他说：不在电机那儿，在桶底下。

爸爸说：那叫轴承。

后来的事就快了：转得越快，声音越尖；停下来用手推，桶有一点晃；爸爸拆开，指给他看轴承上发干的一圈，说是缺油，又进了水，锈了。邱远回家在本子上画了一个轴承，旁边写：甩干响，多半是轴承；先听在哪儿响，别先猜电机。

从「轰隆隆一大片」到「知道为什么响」，邱远走了一条路。这条路里有一步走错了：他先叫出了一个错的名字。

裴斯泰洛齐也画过一条这样的路，比邱远的整齐得多。

◆ 二、他怎么说

这条路出在第六封信，就在他想到数、形、词三要素之前。

他说：世界摆在我们眼前，像一片流在一起的、搅混了的直观之海（《葛》第六封信）。教学和技艺要做的事，是把这片混乱拆开，把一样一样东西分出来，把相像的、属于一起的再合起来，让它们变清楚，清楚之后再提升成明白的概念（同上）。然后他写下了一句总结，大意是：所以，我们的认识从模糊走到确定，从确定走到清楚，从清楚走到明白（同上）。

这四个词，德文依次是 verwirrt（搅混的、模糊的；他在别处也写 dunkel，暗的）、bestimmt（确定的）、klar（清楚的）、deutlich（明白的）。同一封信后面，他把这四步和三要素接了起来：一样东西的「一个」、它的形和名字被意识到了，对它的认识就是确定的；它其余的性质一样一样被认出来，就是清楚的；它的全部标记怎样连在一起被意识到了，就是明白的（同上）。协会网站的导言把这四步说得很清楚：第一步，东西只是模糊一团地摆在感官面前，这和动物的感知差不多；第二步，大人教孩子数、看形、叫名字，模糊变成确定；第三步，用尽可能多的感官认出其余的性质，变成清楚；第四步，借教师的话把它放进更大的连贯里，成了明白的概念（heinrich-pestalozzi.de 导言）。

「清楚」「明白」这一对词，在哲学里有来历：莱布尼茨 1684 年那篇《关于认识、真理与观念的沉思》，就把认识先分成模糊的和清楚的，清楚的再分成混杂的和明白的。他这对词是不是从那一路直接借来，本书没有查到〔待核，本书不展开〕。他在这对词前面接上「模糊」和「确定」，做成了一条给母亲和教师走的路。

这条路上还有一条规矩，他叫它自然的大法则：一样东西离你的感官越近，越容易看清；越远，越模糊。离你最近的是你自己，所以认识从认识自己开始（《葛》第六封信）。上一章那本从孩子身体认起的《母亲读本》，根就在这里。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看见了中间。很多学校只分「会」和「不会」。他却在不会和会之间看出了好几段，每一段都有名字。一个孩子叫得出名字、说不出别的，不叫不会，叫「确定了」；能说出好几样性质、还连不起来，叫「清楚了」。光这一条，就能让很多被判成不会的孩子松一口气。

第二，他提防「看上去熟了」。第四封信里他写：别把任何一个判断当作熟了，除非它是从对那样东西完完整整的直观里来的；在直观完整之前就显得熟了的判断，只是一颗从树上掉下来的、被虫蛀了的果子（《葛》第四封信）。第七封信又说：不要让任何一种判断提前显得成熟（《葛》第七封信）。今天管这叫「假会」。两百多年前，他已经在防它。

第三，「近的先看清」这一条，家常到谁都能用：先讲孩子摸得着的，再讲远的。

◆ 四、SDE 看这一处

他的四个词，和本书的三个大白话词摆在一起，像的地方很多。

模糊，像一锅粥：刚碰上一样新东西，什么都搅在一起。确定、清楚，像正在成形：叫得出了，说得出几样了，还连不牢，一碰就散。明白，像定型：会了，稳了，说得出为什么。邱远那台洗衣机，四段都有。

像到这里，就要说不像。至少有三处。

第一处，他的路只有一个方向。模糊到确定，确定到清楚，一段一段往前开，不回头。本书的三态不是这样。三态说的是「这一件事、这一轮」，不说「这个孩子」；它们是相位，不是台阶。一个会修洗衣机的人，碰到一台没见过的变频空调，又回到一锅粥，这不丢人。邱远先叫出「电机」，是在确定这一段上走错了，退回去重新听，才叫出「轴承」。在他那条路上，退回去没有名字。

第二处，他把中间那一段当成要快点走过去的一段。第六封信说，单靠自然，我们的长进不够快，技艺的任务就是把它加快（《葛》第六封信）。本书正好反过来看：似懂非懂的那一段最有创造，也最容易被考试判成不会；一位教师最该怕的不是不成熟，是过早定型。说句公道话，他防「提前显得成熟」防得很紧，这一点和本书同心；可他又想把中间一段赶快走完。这两样在他那里是打架的。

第三处，他的终点是明白，明白之后就没有了。本书说定型只是一站。明白了的东西，会被下一个孩子、下一台机器、下一片土重新搅成一锅粥。

还有一处，写在他自己的信里，更要紧。同一支笔，前一句还在写一次一次的长，后一句换成了「不变」「没有缺口」「必然」。下面这张接缝卡，把同一支笔的两句话并排放。

发生句（他在现场看见的）	接缝词	发现句（他写进方法的）
想象力今天把我推出去一百步，找不到实地，明天我就把这一百步退回来；这事我遇到过千百回（第六封信开头）	不变的（unwandelbar）	技艺必须把从数、形、语言出发当作不变的法则，走一条没有缺口的进程（第六封信）
在斯坦兹只有我一个人，只能大声领读，这才想到让孩子边学边画、边写、边干活；一屋子人跟着念，乱成一片，又逼出了齐声的节拍（第一封信）	物理的必然（physische Notwendigkeit）	我找到了办法，让三门功课的结果都提升到物理的必然（第九封信开头）
到了布格多夫，我照旧没有计划地沿着经验的路往前摸（第一封信）	没有缺口（ohne Lücken）	同一段接着说：要让孩子从第一步慢慢到第二步，然后没有缺口地到第三步、第四步（第一封信）
那个不到三岁的孩子，我只好把字母先放下，他只要图和东西（第一封信）	原初的形式（Urform）；只有一种	自然借一个原初的形式规定人类的教育；好的教学法不会有两种，只有一种（第六、第十封信）
我只给几个例子，就问：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孩子找到的例子，常是老师想不到的（第七封信）	完全机械（ganz mechanisch）	让全班在同一瞬间齐声念，这个节拍让教法完全是机械的（第七封信）

这张卡整张标「待验」：引文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的规范化拼写本转述，没有对《全集》考订版逐字核；封次照德文原书。

你把左右两栏各读一遍。左栏是一个在现场一次一次改、一次一次退回来的人；右栏是一张不变的、没有缺口的表。中间那一栏的词，就是他从看见走到字母表时，脚下的那一道缝。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远那本画轴承的本子，后来成了他的「修理本」。有一天爷爷翻到，看了很久，在最后一页帮他画了四个格子，照着邱远自己的话起了名字：一片响、听出一个、叫得出、知道为什么。

爷爷说：以后你修一样东西，就在这四个格子里点一个点，点在你现在走到的地方。

过了一个月，本子上的点东一个西一个。收音机那一行，点在「知道为什么」；一台电风扇，点在「听出一个」；还有一行写着：微波炉，又回到一片响。那是他以为自己懂了，一拆开，里面的东西全不认得。

爷爷看到这一行，没说话，只在旁边画了一个笑脸。

这个做法的边界：四个格子是给孩子看自己走到哪儿的，不是给大人打分的；点往回挪，要当成好事，不当成退步。它适合自查，不适合拿来考核别人。

> **带走的话**
>
> 他画过一条从模糊到明白的路，比很多后来的人都细。只是那条路只准往前开；同一封信里那个走出去一百步又退回来的人，没有写进路里。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在会和不会之间看出了四段，每段有名字；提防「提前显得成熟」的假会；近的先看清。关：路只准往前、要赶快走完，终点是明白；退回去、叫错名字再改，在路上没有名字。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两样都在同一封信里。接缝卡上，左栏是看见，右栏是字母表。

第 24 章

要是没有实物呢？——器具消去式试刀，和词先于物的时刻

> 这一章的问题：把实物、把那几本读本拿掉，孩子还学不学得会？如果一个孩子先从故事里认得一样东西，他的「绝对基础」还站不站得住？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导论里说过，四岁半的邱果认得「伞」，是先从一本绘本里认得的。这一章不重讲那把伞，只接着往下问。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 20 章那个从没见过蝉的女孩，后来在言秋棠的语文课上又碰到一件更难的事：课文写大海。班上四十几个孩子，去过海边的不到十个。言秋棠没法把海搬进教室。

邱远也没见过海。他回家问爷爷，爷爷说，他这辈子也只在电视里见过。

那天晚上邱远作文写不下去，他问爷爷：没见过的东西，怎么写？

爷爷想了半天，说：我教了二十多年书，这个问题我也没想好。

◆ 二、三问试刀

教育 Skill 里有一种试刀的问法，叫器具消去式：把一件被当作教育来源的器具拿掉，看学习还在不在发生。拿掉以后还在，就说明那件器具不是来源，只是把一场发生冻成了一张定格照（教育 Skill 第四节）。

对裴斯泰洛齐，可以问三句。

第一问：要是没有实物呢？

这一问，他自己先答过一半。第 20 章说过，他数过人得到直观的五条路子，第五条是类比：从见过的东西，推出从没见过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他说，这一条把感官的活变成了心的活；说到这里，他还特意补了一句，「直观」这个词在这里要比平常用得宽，把和心分不开的一整串感受也包进来（《葛》第七封信）。晚年的《天鹅之歌》，他说一个词底下要有实在的底，这个底可以来自孩子内在天性的感受，也可以来自外面生活的感官印象（《天鹅之歌》，本书转述）。

所以，他的直观比「摆一样东西到眼前」宽。没见过海的孩子，可以从见过的河、湖、一大盆盐水推过去。

可你再看这条类比的路从哪里起头：从见过的东西起头。五条路子，条条都要先有一样碰过的东西。那没见过海、也没见过湖的孩子呢？

材料最好按「没有它的情形」来收。下面几种情形，这里只拿来试一套理论，不谈怎么教；怎么教，请寻求专业帮助。

一个看不见的孩子，用不上他的《直观 ABC》。那一张分成格子的正方形，只能靠手去摸；他那一整套「形」的课，几乎全是写给眼睛的。

一个听不见的孩子，接不上他第七封信里的第一个要素「声音」，从摇篮边的巴巴巴开始就接不上。可听不见的孩子照样能学会一门语言，用手，用眼睛。这说明语言不一定要从声音走进来。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出在他身后。美国的海伦·凯勒又看不见又听不见，她在自传里写，老师在井边一边让水从她一只手上流过，一边在她另一只手心里拼出「水」这个词，那一刻她才明白每样东西都有名字，每个名字又生出一个新的念头（凯勒《我的生活》第四章，1903；据古登堡计划所录英文原书）。那一刻，东西和词是一起到的，而且是那个词把一整个世界打开了。

远方的东西、过去的事情，更是这样。海、沙漠、古代的一场战争，谁也没法摆上讲台。孩子认识它们，靠的是一段话、一张图、一个故事。

他自己也碰到过这件事。第 21 章说过，他编的那一长串名称表里，有历史，有地理。一个瑞士山村的孩子，要记住远处的国家、古时的人名，这些东西他一样

也见不着。他的办法是：先把名字当作记忆的活，装进去，留着，等以后的认识来填（《葛》第七封信）。说到那些要靠比较、想象、抽象才认得出的性质，他也是这个办法：先当记忆的活，别让判断提前显得成熟（同上）。

这个办法不算错。只是它等于承认：有一大片东西，孩子是先有了词，后来才有看见的。

连他自己拿来作证的例子也是这样。第一封信里，他讲过一个不到三岁的男孩：他试着教他字母，孩子不要，孩子只要图和东西；后来这孩子在布丰的《自然史》里，认得了最陌生的动物、最难记的名字，一串一串地认（《葛》第一封信）。那些最陌生的动物，孩子没见过真的。他认得的，是一本书里的图。他拿这件事证明的，是识字课本前面要先有看图的书（同上；见第 11 章）——图也好，字也好，都已经是纸上的东西了。

第二问：要是没有这本读本呢？

拿掉《母亲读本》，拿掉《直观 ABC》，孩子还学不学得会？

会。他之前，母亲们一代一代在教；他之后，那本《直观 ABC》他自己都不怎么推了（第 22 章）。更有意思的是布格多夫的现场。一个当年在他班上的学生拉姆绍尔晚年回忆：那时教室里没有课本，也没有练习本；他们在一张又旧又破的糊墙纸前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数上面的花样，看它们的形状、位置、颜色，看那些破洞和裂口。他问：孩子们，你们看见什么？有人答：纸上有个洞。他就说：跟我念——我看见纸上有一个洞；我看见纸上有一个长长的洞；从洞里我看见了墙……他领一句，孩子们跟一句，句子越说越长。拉姆绍尔说，语言练习是他们那时最好的课，墙纸上的那几堂尤其好；那些背自然常识的句子，就没这么好（纪姆普斯《裴斯泰洛齐传》英译本，1890，第 180—182 页所引拉姆绍尔回忆〔据二手〕）。

一张破墙纸不是教具，谁也没设计过它。句子是他领的，洞是孩子们自己看出来的。发生就在那里。

第三问：要是先有故事呢？

邱果的伞就是答案。故事在实物前面，可故事并没有让她只会空话。正相反，是先听过的那个故事，让她在爷爷撑开伞的那一刻，看得格外起劲。词先到，词让她去看。

第 22 章里布斯的那句话也在这里：有了名字，孩子们判断比例，比从小学画、学量的成年人还准（《葛》第三封信所录布斯自述）。第 21 章那串三角形也是：一个词先到，孩子们才去桌上、窗上找。词不只是跟在看见后面的仆人，它也能反过来让人看见。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三问不是要把「先看东西」推倒。

第一，在他那个年代、那样的学校里，缺的恰恰是东西。他在第一封信里写：孩子五岁以前在田野里、在大自然里过得自由自在，一进学校，整个自然突然从眼前消失，他们像羊一样被赶进一间挤满了人、气味难闻的屋子，一连几年被拴在单调的字母前面（《葛》第一封信，本书转述）。对这样的学校说「先看东西」，是在救人。

第二，他自己留了类比这条路，留了感受这一块，没有把直观说死成眼睛。这是他比后来很多「直观教学」宽的地方。

第三，他反对的空话，今天也还在。一个孩子会写「波涛汹涌」，可问他浪打在身上是什么感觉，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 四、SDE 看这一处

三问试下来，读数是这样的：拿掉实物，发生还在，只是换了一种土，换成故事、图、类比、手心里的一个词；拿掉读本，发生还在，一张破墙纸也行；先有故事，发生不但在，还常常更有劲。

所以，实物不是来源。它是很好的一种土，很多时候是最好的一种，可它不是绝对基础。词、故事、图，也是土的一部分，它们也能长出看见来。

那么，「先看东西」在什么时候完全成立？把条件写清楚，大概是三条：这样东西拿得到、摸得着；孩子刚开始碰它，还在一锅粥里；孩子手里已经有一堆没有着落的词。三条都满足，先看东西比先讲道理强得多，邱远的万用表、讲台上的蝉蜕，都是这样。三条缺一条，它就只是好几条路里的一条：东西拿不到，就用故事和类比；孩子已经会了，就不必再从实物起头；孩子手里还没有词，有时先给一个好词、一个好故事，反倒让他看得更起劲。

这就是判决一「关」的那一半，核过原文以后还剩下的部分：他没有反对词，词在他的方法里出场得很早；他只是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海伦·凯勒井边的那一刻、邱果绘本里的那把伞、三岁男孩书里的那些陌生动物，在他的地基说里都没有位置。

这里埋一个伏笔，点到为止：他这一辈子最大的一次成功，是一本书。第 31 章专写。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言秋棠那节写海的课，最后是这样上的。

她先读了一段写海的散文，读完不讲，只问：你们觉得海是什么味道的？

去过北海的一个男孩说：咸的，风里都是咸的。

没去过的孩子开始往自己见过的东西上靠：像妈妈腌菜的那种味道吗？像游泳池？像下雨前的风？

那个没见过蝉的女孩也举了手。她说：像超市卖鱼的地方。

言秋棠把这些都写在黑板上，一条也没擦。她说：这些都是你们用见过的东西，去够一个没见过的东西。够得着够不着，以后你们自己去看。

邱远那天的作文，题目是《我没见过的海》。他写：爷爷说海比县城边上那条河大一百倍，我想象不出一百倍，我只想象得出那条河涨大水的那一天。

这个做法的边界：类比能帮孩子够到远处的东西，也会带进错的想象；带进来的想象要留着，以后去对，不急着判对错。

> **带走的话**
>
> 拿掉实物，孩子还在学；先有故事，孩子常常学得更起劲。实物是很好的一种土，不是唯一的地基。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自己留了类比和感受，直观不只是眼睛；在缺东西的旧学校里，「先看东西」是救人。关：类比也要从见过的起头；故事、图、手心里的一个词先开出一个看见的时刻，在他的地基说里没有位置。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破墙纸、三岁男孩的图，都是他现场里的看见。「绝对基础」一句，把它们排到了看见的后面。

第 25 章

SDE 解构｜把一场长排成字母表

> 这一章的问题：「先看东西」「排成字母表」这两条判决，在原文面前还剩多少？他的次序若是对谁都一样、只有一种、必然走到，和「本来就在」的说法有什么两样？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志强店里的墙上，贴着一张他自己画的故障排查图，是给来学手艺的年轻人看的：不通电，先查插座，再查保险管，再查电源板，再查主板。一格一格，箭头往下走。

他常说这张图救过不少机器。新手照着走，至少不会一上来就拆主板。

可他自己修机器，很少照这张图。一台电饭煲送来，他先闻，有焦味，直接去看电源板；一台冰箱不制冷，他先摸压缩机烫不烫，再听有没有咔嗒一声。有一回邱远问他：你怎么不照你自己画的图？

邱志强笑了：图是给还不会的人的。会了的人，先看东西。

这张图好不好？好。图上缺什么？缺他那一闻、一摸、一听，缺那些照着图走不通、他又拐回来的时候。

这一章结本编的账。

◆ 二、两条判决，在原文面前

先说判决一：先看东西。

导读里，这条判决的「开」是：把实物和看见放在字前面，替背书背到发木的穷孩子打开了认识的门。「关」是：把看见写成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而他一生最大的一次成功，恰是一本书。

原文核下来，「开」的一半整个站住：斯坦兹那个冬天，第一封信写得清清楚楚；「绝对基础」这句话也在，第九封信开头和结尾各说一次。

「关」的一半，核原文时收窄过一次。原先担心的是「词被排到了最后」，原文不是这样——词在他的方法里出场得很早：三要素里有词（第六封信），名称要尽早教，第一个要素就是声音（第七封信）。到了晚年，《天鹅之歌》把语言放在直观和思考的中间，他甚至说，他一生在初级教育上的功劳只在语言教学这一门；数和形的深入功夫，他自认完全无能（《天鹅之歌》，本书转述）。他的助手布斯还在书里作证：有了名字，人看得更准（《葛》第三封信）。

可另一面也在原文里：第九封信把词和数写成直观底下的「从属手段」；《天鹅之歌》仍然说，对东西的认识要先在孩子心里有了，再把「任意的字的记号」放进他嘴里。

所以判决一照预备收窄写：**他没有反对词，也没有把词排到最后；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推翻条件三（词被写成与直观同等的源头）没有触发：词和数、形同等，和直观不同等。只是离触发比我们预想的近，晚年语言站到了中间。

再说判决二：排成字母表。

「开」的一半站住：三要素让不识几个字的母亲也能教。「关」的一半，原文里的证据比预想的还多：好的教学法只有一种（第十封信）；不变的法则，没有缺口的进程（第六封信）；完全是机械的（第七封信）；一本方法书，把母亲要说的每个字都写定（第七封信）。

但有两处要照实收窄。

一处，他本人在现场常常不照次序。他自己说，到了布格多夫，他没有计划地沿着经验往前摸（第一封信）；拉姆绍尔回忆，那时他没有课表，也没有课的先

后，一个题目常常一讲两三个钟头（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引〔据二手；拉姆绍尔当时十岁，纪姆普斯本人提醒，这份回忆多记下了怪处和短处〕）。另一处，《直观ABC》他后来自己不推了（第 22 章）。

还有一处，碰到了推翻条件一。导读说：若他写了要素的次序应随孩子和环境改换，并给出改换的办法，判决二收窄。《天鹅之歌》里有一节，小标题是「具体生活处境的意义」：学说话，一边服从永远相同的法则，一边服从孩子们无穷不同的处境和情形；是每个人真实的处境，决定了他说话的本事怎样长、圈子是大是小（《天鹅之歌》，本书转述）。土在他的晚年回来了。不过它回来的地方有限：改的是圈子的大小和长的方式，不改永远相同的法则和先后；也没有写出改换的办法。而且这份土，他是按身份分档的：种地的人，能直观的东西和用法窄一些，城里做手艺的宽一些，要走读书路的更宽（同上）。这一点今天读来要打个问号，本书只记下，不展开。

结算：推翻条件一触到了一半，判决二收窄为：**次序是给大人的扶手；他在现场常常不照次序，晚年也承认处境会改变长法，只是这份改变，没有写成方法里的一栏。**

◆ 三、普遍性自伤检查

教育 Skill 里有一件试剂，专门对付阶段论、展开论和各种教学次序法：一个说「长出来」的理论，若把它的路说成普遍的、唯一的、必然走到的，它对经验的预测，就和「本来就在」的理论一模一样，也就没法被检验了（第 122 号附录四第三章）。

拿他来试。

普遍：协会网站的导言这样概括他的想法，力量展开的进程在所有人身上都一样，像身体的生长一样由不得人（heinrich-pestalozzi.de 导言）。唯一：好的教学法只有一种（第十封信）。必然走到：结果要提升到物理的必然（第九封信）。三样都齐了。

那么，照他的书，会预测什么？每个孩子都走同样的几步、同样的先后；走不到，是方法没照做好，前一格没刻牢。换一个说「一切本来就在孩子身上，只等展开」的理论，它预测的是什么？也是这些。两套说法，在教室里看不出差别。这就是本书说的发现学的发生：嘴上说长，底下是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他自己给它起的名字叫「自然的进程」。

可是他的现场，偏偏给出了分得开的预测。他说斯坦兹的孩子，力量没有被不合心理的家教和学校累坏，展开得更快；那是「另一种人」，连他们的穷人也和城里的穷人不一样（第一封信），这是土在改路。三岁的男孩不要字母、只要图，这是孩子在改次序。孩子找到的例子老师想不到，这是孩子在改课。这些都是书里那张表吸收不了的。

◆ 四、走坏写没写进机制

再问一句：在他的方法里，孩子走岔了、倒过来了、先懂大的后懂小的，放在哪里？

放在「这一格还没刻牢」里。第七封信说，旧的没有刻得抹不掉，决不往新的走。走坏在他的表上只有一种样子：还没走完的这一格。那就停下来，再念，再画。

教育 Skill 列过一条路上常见的几种走坏：不敢猜，只会猜，打折执行，带着答案看，评了不认，不修或乱修，以为走完了（教育 Skill 第五节）。他写到了两种，写得还很好。一种是以为走完了：他防判断「提前显得成熟」，把它比作虫蛀的落果（第四封信）。一种是乱猜：他说照他的表学算术的孩子，心思能远离混乱、缺漏和「玩着猜」（第八封信，英译本为第九封）。可你看，猜在他那里只是要挡在门外的东西，不是可以拿来用的东西。

岔路、倒走、先大后小，他在现场都见过：三岁男孩的图，斯坦兹孩子的快，孩子们找来的意外例子，都是。它们进了他的信，没有进他的表。他的助手克吕西说得更直：凡是还要催孩子想一想的地方，方法就还没做完（《葛》第二封信；见第 8 章）。孩子卡住、要想，在这张表上不是一段路，是一处待补的漏洞。

一套过程的走坏，只被写成「这一格还没刻牢」，这套过程就很容易被写成规律。

◆ 五、预告：字母表型

第十编第 42 章会给他的体系做一次三方程体检。这里只预告一句：本书把他读作「字母表型」（待验）。土在他的书里写得最厚：起居室、母亲、贫穷、爱、实物；偏偏在决定路怎么走的那一个式子里，土缺席了，不管哪家的孩子、哪片土，都从同样的要素、按同样的次序走。本编核原文，补一笔：到晚年，土回到了这个式子的一半，管圈子大小，不管先后。

第三个式子问的是回写：走过的路、长出的样子，回头改土、改方法。这一式他并非没想过。据协会网站，1806 年他写文章要证明，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不同的社会状况；1818 年他设基金，其中一项是让一本给母亲、给起居室用的书永远续写下去（见第 11 章）。可是方法书里始终没有一栏，记「这一回为什么走岔了、改了什么」。本书的读法是：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待验）。

公道话也先说在这里：三个式子，他在学校里都画过。斯坦兹，他随孩子改做法；布格多夫，他和助手一遍一遍地试；第六封信里，他自己就是那个走出去一百步又退回来的人。他在学校里一个不少地画了，在方法书里只剩下一张字母表。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远后来问爸爸：那你那张图要不要改？

邱志强想了想，拿笔在图的最下面加了一栏，写：这回没照图走，为什么？

第一个在这一栏里写字的，是店里来学手艺的一个年轻人。他写：电饭煲，没照图，先闻到了焦味。邱志强在旁边批了两个字：对的。

过了一阵，这一栏里又多了一行，是邱志强自己写的：空调，照图查到主板，其实是遥控器没电。后面画了一个哭脸。

图还是那张图，箭头还是往下走。只是多了一栏，照着图走不通、拐回来的那些时候，有地方记了。

> **带走的话**
>
> 他看见了一场在土里、跟着孩子拐来拐去的长，写进书里的是一张对谁都一样的字母表。字母表是好扶手；只是那一栏「这回没照表走，为什么」，他活出来了，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判决一、二的「开」都站住，先看东西救了只会背字的孩子，三要素让不识字的人也能教。关：两条的「关」各收窄了一句，没有一条被推翻；字母表是扶手，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这一编的总账：看见在他的学校和信里，字母表在他的方法书里；晚年他把土请回了一半。

第 六 编

怎么教：起居室与爱

编　序

第五编讲的是「怎么学」：先看东西。这一编讲「怎么教」。

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两百年没有变过：教，从起居室开始，从母亲开始，从爱开始。先赢得孩子的心，再教字；先让孩子心里有了感激和信任，再讲什么叫善。今天的中文教科书把这一路概括成「爱的教育」，大体不差。

这一编承载本书五条判决里的第三条。开的那扇门是：教育从起居室、从信任和爱开始，「先赢得孩子的心」。关的那扇门是：起居室被写成一切教育的源头和样板，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替掉了每个孩子真实的土——斯坦兹的孤儿本来没有起居室，那间屋子是他在现场用自己补出来的。这个「替掉」要说准：他看见过真屋子，也知道不是家家都有；替掉，是他看见以后做的一件事——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不回头改方法。

五章的走法是：第 26 章看他书里的母亲和起居室；第 27 章回到斯坦兹，看他怎样先让孩子信他；第 28 章看「心」的教育，道德怎样从感激和信任里长出来；第 29 章看教书的人，他的助手们，再拿回写五格查一遍；第 30 章结账。

两件事先说在前面。斯坦兹那几记耳光，第 7 章已经照实写了，这一编不再细写。他自己家里的事，全书只在第一编和这一编末尾各带一句。

第 26 章

母亲与起居室：教育从哪里开始

> 这一章的问题：他说教育要从母亲的起居室开始。这间屋子在他的书里是什么样子？在一户真实的人家里，它又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十一月，幼儿园在家长群里发了一张「亲子共读打卡表」。表的抬头印着一幅画：暖黄的落地灯，一张布沙发，妈妈靠在沙发上，孩子窝在她怀里，两个人一起看一本书，身后是一整面书架。表格要求每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共读二十分钟，拍一张照片传到群里。

谭慧看了这张画，半天没说话。

她家没有这样一间屋子。客厅一半堆着邱志强从店里搬回来的待修电器，一台缺了门的微波炉，两台拆开的电视机。她在乡镇卫生院药房上班，轮到晚班，到家常常九点多了，邱果早被爷爷哄睡了。

第一个星期，打卡表上空了五天。

可是谭慧知道，邱果这些天并不是没人跟她说话。

每天傍晚，爷爷把邱果从幼儿园接回来，先带到店里。邱果坐在柜台后面一张小板凳上，看爸爸拆东西，爸爸拆一样，她问一样：这个亮晶晶的是什么，这根线为什么是红的。爷爷坐在门口，跟她讲他小时候村里的事。每天早上，谭慧骑电动车送她去幼儿园，路上十来分钟，邱果坐在后座上，抱着妈妈的腰，一路讲昨天在店里看见了什么。晚上谭慧回来得早，两个人一起刷牙，满嘴泡沫，也要比画着说几句。

一个柜台，一辆电动车的后座，一个挤着两个人的洗手间。邱家这间「起居室」，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

你家大概也是这样。书上画的那间屋子，很多人家没有；可孩子身边那片天天在说话、天天在过日子的地方，总是有的，只是散在各处。

两百多年前，有一个人把这间屋子写成了一切教育的起点。

◆ 二、他怎么说

先看他小说里的那一间。

1781 年《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一卷，第 31 章的题目是「一位正直母亲家里，节日前的晚上」。泥瓦匠林哈德的妻子葛笃德做好晚饭，把丈夫、孩子和自己的礼拜天衣服从柜子里拿出来，把明天要用的都备好，然后和孩子们坐到桌边祷告。小说写道，每个星期六晚上，她都要在这个钟点，把孩子们这一周的过错、这一周遇到的事，一件一件放到他们心上（《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一卷，1781，《全集》考订版第 2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这一晚她说的是：父亲这个星期找到一份好活计，往后吃饭的愁可以少一些了；你们要记得从前我一口一口分面包的日子，要想着那些还在挨饿的人。她问孩子们：你们认得谁最挨饿？大儿子尼克拉斯说，鲁德利，他爸爸饿得扯地上的草吃；女儿丽泽想了一会儿，说她今天看见一个小姑娘在村长家的粪堆里翻烂土豆。孩子们都说，明天要把自己那份晚饭的面包送过去（同上，第 31、32 章）。

这就是他心里的那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位母亲，一周的事，一顿晚饭，孩子的心在里面被一点一点擦亮。

再看他怎样把这间屋子立成教育的起点。

1799 年的《斯坦兹书信》里，他写：凡是好的人的教育，都要求起居室里那双母亲的眼睛，每天、每个钟头，从孩子的眼睛、嘴角和额头上，稳稳地读出他心里每一点变化（《斯坦兹书信》，1799，《全集》考订版第 13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同一封信的后半，他说：母亲是孩子身体

最早的喂养者，照上帝的意思，她也该是孩子心智最早的喂养者；过早地送孩子上学，以及起居室以外对孩子做的一切矫揉造作，害处很大（同上）。

两年后，《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十三封信收尾，他立了两条「规律」。第一条大意是：孩子最早的教，永远不该是头脑的事、道理的事，它永远是感官的事、心的事、母亲的事。第二条是：教要慢慢地从练感官走到练判断，要长久地留在心那里，长久地留在母亲手里（《葛》第十三封信，1801；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到了晚年，「起居室」（Wohnstube）这个词在他笔下越来越重。德语里，它是一家人白天待着、吃饭、干活的那间屋子。《天鹅之歌》里，他说自己一生的一件事，就是把简化了的教学手段，送进「民众的起居室」里去；他又说，孩子一睁眼就天天看、反复看、从各个方面看的那些东西，都在家里，起居室就是这个中心——他在这里加了半句：在那些还有一间起居室的人家里（《天鹅之歌》，1826，《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1818 年他七十二岁生日的讲话里，说得更重：起居室之于民众，就像鸟窝之于鸟；民众的起居室，像那个穷苦的救主躺过的马槽，人性里神圣的东西要在那里发芽、长大（《七十二岁生日讲话》，1818，《全集》考订版第 25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协会网站给《天鹅之歌》作注的编者说了一句很要紧的话：「起居室」在他那里是一个代号，指的是「完好的」、由德行贯穿的家庭生活（heinrich-pestalozzi.de《天鹅之歌》编者注，Brühlmeier 撰〔据二手〕）。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把教育的起点，从学堂和教堂挪回了家里。在他那个年代，「教育」多半是学校的事、牧师的事；他偏说，最早、最要紧的那一段在家里，在一张饭桌边上。

第二，他看重的是一双眼睛。「从孩子的眼睛、嘴角和额头上读出每一点变化」，这说的是一对一的、天天不断的留心。今天任何一位好老师，想做到的也就是这个。

第三，他尊重母亲。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农妇，在他笔下是一个教育者，不是一个只管喂饭的人。他后来写那么多给母亲的书，出发点就在这里。

第四，他知道一间屋子里的教，是在过日子的时候发生的：葛笃德的课，就在星期六晚饭前后那一会儿，讲的是这一周真发生的事。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眼光读，他说的「起居室」，就是土（特征纠缠）最厚的地方。土，是让一条路走得通的那一整片：一张饭桌，一位母亲的脸色，一周的事，挨饿的邻居，礼拜天的衣服。这一整片天天都在，天天缠在孩子身上。他说「起居室是中心」，说的正是土在写人。卢梭把这片土揭掉了（第 13 章），他把它请了回来。

可请回来的，是哪一间？

先看葛笃德那一间。第 13 章说过，这位小说里的母亲总是对的，从不累，从不发火。她的星期六晚上，没有人加班，没有人吵架，没有人饿得哭闹不肯坐下。这是一间被写好的屋子。

再看那个协会编者用的词：代号。一个代号，指的是一种应当有的样子，而不是某一家真有的样子。他自己也在《天鹅之歌》里加了那半句：在那些「还有一间起居室的」人家里。他知道，不是每家都有。

那么，没有的人家怎么办？第十四封信给了他的回答。大意是：他的方法的本质，是在母亲和孩子身体上的牵连渐渐淡去的时候，把母亲还给孩子，再把「一串技艺手段」递到母亲手上；有了《母亲读本》，一个家那点可怜的家当和院墙，就不再是孩子认识世界的圈子了（《葛》第十四封信，本书转述）。

你看这里起居室的两种用法。一种，它是源头：孩子的看见、感激、信任都从这里长出来。另一种，它是一个收件的地方：方法书要送到这里来，由母亲照着一页一页地教。本书的读法是：**起居室在他那里，既是土，也是字母表的投递地址**（待验）。第 22 章说过，他在《葛》里给这类母亲用书定的设想，是母亲在每一样东西面前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葛》第七封信；1803 年实际只出了第一册，从孩子看自己的身体教起，做到了几分，第 22 章已记〔待核〕）。一间真屋子里散在各处的说话，到了书里，被收成了一张次序表，再送回屋子里去。

这一处先记下，第 30 章结账。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张打卡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二个星期一，谭慧在打卡表背面写了几行字，托爷爷交给蓝老师：

我们家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常常没人能坐下来。果果每天在店里柜台后面跟她爸爸说话，早上在电动车后座上跟我说话。这些，算不算？

第二天，蓝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打卡表不用拍照了，每周写一次「这一周，孩子在家里哪个地方说话最多，说了什么」，写一句就行。

那个星期，谭慧写：电动车后座。她说，爸爸拆的那台电视机里面，有一块板子像一座城。

蓝老师后来说，这一周交上来的几十句话，比一个月的打卡照片好看。有一家写的是奶奶的缝纫机旁边，有一家写的是楼下的小卖部，还有一家写的是医院的走廊，孩子的外公那阵子在住院。

这件事的边界也要说清。家里有一个安静的角落、一盏灯、几本书，当然好，能有就尽量有；共读也是好事。这里想说的只是：孩子的那间「起居室」，常常不在画上画的地方。先找到它在哪儿，再去添一盏灯。

带走的话

他把教育的起点放回了家里，放在一双天天看着孩子的眼睛里。只是他写的那间屋子，是一个代号；真屋子常常散在柜台后、车后座上。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教育从家里、从母亲那双天天读孩子的眼睛开始；不识字的母亲也是教育者。关：起居室被写成一个「完好」的代号，还成了方法书的投递地址；没有这样一间屋子的孩子，书里没有写他从哪里开始。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起居室是先看见的，他从自己的童年和新庄的饭桌上认出了它；等《母亲读本》把屋里的每一句话写定，这间屋子就被排进了字母表。

第 27 章

斯坦兹书信里的爱：先赢得孩子的心

> 这一章的问题：在斯坦兹，他怎样让一群不信人的孩子信了他？他为什么把爱和信任放在教之前？这件事，后来写进他的方法了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期中考试以后，隔壁五（1）班的语文老师休产假，学校让言秋棠去代两个月的课。

头一个星期很难。她一进五（1）班的门，教室里就安静得出奇，不是认真的安静，是不理她的那种。她讲课，底下没人举手；她点名问问题，被点到的孩子站起来，看着窗外说不知道。有个坐最后一排的男孩，她一转身写板书，他就在后面学她走路的样子，引得一片偷笑。

课代表下课跟她说了实话：我们原来的杨老师每节课前带我们念一首诗，你一来就讲规矩。

言秋棠那个周末没有备新课。她做了三件事。

她把五（1）班的花名册带回家，对着上学期的班级合影，一个一个认脸，认到星期一早上能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

她把杨老师课前念诗的习惯接了下来，第一首就让课代表来选。

中午学校有午托，她不回自己班吃，端着饭盒到五（1）班，坐在最后一排那个男孩旁边吃。第一天他扭过身去不理她；第三天，他问她：老师，你们班的邱远，是不是会修电器？

第二个星期的一节课，那个男孩举了手。他问的是课文里一个词，问得很怪，也问得很真。

你一定也遇到过这样的时刻。一群孩子还没交出信任的时候，你教什么都进不去；信任来了，课才开始。

两百多年前，斯坦兹那个冬天，一个人把这件事从头走了一遍。第 7 章讲过那座没盖完的房子和八十个孩子。这一章不再讲经过，只看他在信里怎样讲「先赢得孩子的心」。

◆ 二、他怎么说

那句话，第 7 章已经引过：他首先要设法赢得孩子们的信任和依恋，做到了，别的一切他都有把握会跟着来（《斯坦兹书信》，1799，《全集》考订版第 13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这一章要看的，是这句话前后的几段。

先看他为什么这样排。紧挨着这句话的前面，他写：人都愿意向善，孩子也爱听善的话；可是孩子要善，不是为了你这个老师、为了你这个教育者，是为了他自己。孩子要先从自己的处境和需要里，感到你的意思是有必要的，才会愿意照着做。凡是让他被人喜欢的、给他带来体面的、让他心里生出盼头的、让他能说出「我会了」的，他都愿意要。可是这份愿意，不是话生出来的，是对孩子方方面面的照料生出来的；话给的不是那件事本身，只是对它的一份清楚的知道（同上，本书转述）。

再看他怎样做。他说，那时除了一个管家的女人，他身边没有一个帮手，这逼着他对孩子们「什么都是」。孩子们衣服上、身上那几乎洗不掉的脏，是他去收拾的，一边收拾一边担着两种传染的风险。他写：只有这样，孩子们才一点一点、有几个甚至死心塌地地跟他亲了起来，亲到听见自己的父母朋友说他的坏话，会当面顶回去（同上）。

可他没有把这件事写得很顺。他说得很直：孩子们并不那么容易相信我的爱。他们闲散惯了、野惯了，以为进了修道院就能照修道院的样子白吃饭，不久就有好几个抱怨时间太长，不想待了；有人说孩子们得了「上学病」（同上）。他说，过了好几个月，才有一位父亲或母亲，带着一双明亮、感激的眼睛，来握他的手（同上）。

还有一个细节，只有一个很老实的人才会写下来：有一些孩子很快跟他亲得很真，别的孩子看了，出于嫉妒，也学着做出他们其实并没有感到的那份亲（同上）。

然后他写下了这一段的纲领，大意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借着孩子们最初住在一起的那些感受，借着他们力气刚长起来的那一段，把他们变成兄弟姐妹，把这座房子熔成一个大家庭的样子，再在这上面唤起对公道和善的感觉（同上）。他说这件事做得相当成功：不久，七十来个野惯了的讨饭孩子，彼此之间的和气、亲热、体贴，在许多小家庭的亲兄弟姐妹之间都少见（同上）。

最后，他讲到教学时，先垫了一句：我不认得任何一种秩序、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技艺，不是建在孩子们确信我爱他们这件事上的；我也不想认得（同上，本书转述）。

这封信开头不久，他还打了一个比方：朋友，我要让你看我这株苗怎样长，就像我常在傍晚看着房子边上那棵南瓜往上蹿；我也不瞒你那条虫，它常常啃南瓜的叶子，有时也啃它的心（同上，本书转述）。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把信任放在教之前，而且说出了为什么：孩子要善，是为了他自己；你的话要进得去，先得让孩子在自己的日子里感到它有必要。这不是客套的「爱学生」，是一条讲得出道理的先后。

第二，他说爱是照料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给孩子洗衣服、捉虱子、陪着过病，这些事做在前面，话放在后面。

第三，他照实写了「难」：孩子不信，家长不谢，几个月才换来一次握手，还有孩子装出来的亲。一个只想给自己立碑的人，不会写这些。

第四，他把孩子们互相之间的亲，也算进了「爱」里。不是只让孩子爱老师，是让一屋子孩子成兄弟姐妹。

◆ 四、SDE 看这一处

用 SDE 的眼光看，斯坦兹的爱，是一条路（差异序列），不是一样现成的东西。

它有开头的一锅粥：孩子不信，家长来拽，有人要走，有人病倒。它有正在成形的那一段：有的孩子亲得很真，有的学着装亲，真的和装的搅在一起，一碰就散。它最后才定型：孩子们会为他顶撞自己的父母，一屋子人过成了兄弟姐妹。这一整串，前后走了好几个月。他在信里把这一串一步一步都记了下来。那句「有的孩子学着做出并没有感到的亲」，尤其难得：它记下的，正是「正在成形」最容易被看错的那一格——看上去已经会了，其实还没长成。

还要看一样东西：这条路是在什么土上走通的。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只有他们。「我不认得任何一种方法，不是建在孩子确信我爱他们这件事上的」——在斯坦兹，爱是一切方法的地基。

再往后看两年。第 8 章和第 14 章说过，到了布格多夫，他给方法定的目标是：最没练过、最不懂行的人，也能照着教自己的孩子；他在《葛》里给《母亲读本》定的设想，是母亲在每样东西面前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这是替穷人家着想，本书先认这一层好意。可你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看：斯坦兹的那句是，没有爱就没有方法；布格多夫的这句是，方法要做到谁拿去都能用。

爱去了哪里？本书的读法是：它从方法的地基，挪成了方法的前提（待验）。前提放在哪儿？放在第 26 章那间起居室里，由一位母亲带来。在书里，爱被写成一样本来就在那里的东西——母亲的本能，母亲的眼睛；那条在斯坦兹走了好几个月、有过装出来的亲、有过一次次拽走的路，没有写进去。

这就留下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一个母亲自己也顾不过来的孩子，他的信任从哪里长？斯坦兹的答案是：由一个大人，用好几个月，一样一样照料出来。这个答案，是他这一辈子做得最好的一件事，也是他的方法书里最缺的那一栏。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五（1）班。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两个月很快过去，杨老师要回来了。最后一节课，五（1）班的孩子送了言秋棠一张卡片，最后一排那个男孩在卡片角上画了一个会修电器的小人。

言秋棠没有只收下卡片就走。她花了一个晚上，给杨老师写了一张交接单。单子上没有写教到了第几课，写的是四十几个孩子，一人一两句：谁早上来得早，喜欢在课前抢着选诗；谁一被点名就看窗外，其实是紧张，不是不会；最后一排那个男孩，你中午坐到他旁边吃饭，他第三天就会跟你说话。

杨老师后来跟她说，这张单子她看了三遍，头一个星期就照着单子认人。

你看，信任本来是长在一个人身上的，人一走，它就跟着走。言秋棠做的这件事，是想把它长出来的那条路，写下一点，交给下一个人。写不全，也交不全，可交了一点，下一个人就不必全从一锅粥开始。

这件事的边界：一位老师不可能对每个孩子都做到「我只有他们」，老师也有自己的班、自己的家、自己要睡的觉，那个冬天他自己也累垮了。能做的，是在一群孩子刚交到你手上的那几个星期，先认人，先照料，先把他们原来的好习惯接下来，再讲新规矩。

> **带走的话**
>
> **斯坦兹的爱，是一条走了好几个月的路，有不信，有装出来的亲。在那里，爱是一切方法的地基；到了方法书里，它挪成了一个前提，交给了一位母亲。**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先赢得孩子的心，爱是照料出来的，孩子要善是为了他自己；一屋子孩子成了兄弟姐妹。关：爱没有写成一条可以一步步走的路，只成了方法的前提，放进了那间理想的起居室。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先看见的。那几个月的路，他在信里一步一步看见了、写下了；只是这条路，没有进他后来那张表。

第 28 章

「心」的教育：道德从感激、信任里长出来

> 这一章的问题：他说道德从哪里长出来？爱、信任、感激、顺从，这几样东西在他那里怎样排队？孩子走出母亲怀抱的那一步，他看见了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爷爷邱德茂教邱果懂礼貌，教得很认真。别人给一颗糖，要说「谢谢阿姨」；接过一样东西，要说「谢谢爷爷」。邱果学得很快，快到有点像按了开关：糖还没拿稳，「谢谢阿姨」四个字已经出了口，眼睛还盯着糖纸。

爷爷有点得意，谭慧却说不上哪里不对。

十二月一个下雨的晚上，谭慧上晚班。下班时雨没停，她没带雨衣，骑电动车回来，浑身湿透，到家快十点了。邱果那天闹着不肯睡，一定要等妈妈，最后是在沙发上睡着的。

第二天早上，谭慧推电动车出门，发现车座上垫着一条小毛巾，粉红色的，是邱果自己洗脸用的那条，叠了两折。车座是干的。

爷爷说，是果果一起床就跑下楼放的，说妈妈的车座湿了，妈妈坐着冷。

谁也没教过她这个。

谭慧蹲下来，看了邱果好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谢谢你，果果。

邱果没说「不客气」。她红着脸跑回了屋。

你大概也见过这两种谢谢。一种是嘴先学会的，一种是心里先有了、手先做了，字最后才来，甚至一直没来。

两百多年前，他把这两种谢谢分得很清楚，而且认定，第二种在前。

◆ 二、他怎么说

他讲道德从哪里起步，讲得最细的一处，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十三封信。

他先问自己：我怎样会去信上帝、爱上帝、谢上帝、顺从上帝？他答：爱、信任、感激这几种感受，和顺从这一样本事，得先在我身上长出来，我才能把它们用到上帝身上；我得先爱人、信人、谢人、顺从人（《葛》第十三封信，1801；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那么，它们是怎样在人身上长出来的？他的回答是：主要从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和他母亲之间的那份牵连里来（同上）。

接着他一样一样地写。母亲喂孩子，护着孩子，逗孩子高兴，孩子的需要被满足了——爱的种子发了芽。一样孩子没见过的东西出现在眼前，孩子吓哭了，母亲把他搂得更紧，逗他，笑给他看，东西再出现，孩子不哭了，回母亲一个笑——信任的种子发了芽。母亲在他饿的时候来，渴的时候来，孩子听见她的脚步就不哭了，在她怀里吃饱了，「母亲」和「吃饱」在他心里成了一回事——他在感激（同上，本书转述）。

顺从，他单独拿出来讲，讲得很老实：顺从不是天生的冲动，它的养成靠的是「技艺」。孩子先会哭闹，后会等；耐心在顺从前面，孩子是先学会了等，才学会了顺从。母亲对他那些乱来的要求一直不松口，他哭一阵，不哭了，慢慢学会把自己的意思放在母亲的意思下面（同上）。

这几样合在一起，长出良心的第一粒种子。他写得很细，大意是：孩子心里第一次掠过一丝淡淡的影子，觉得对着爱他的母亲撒泼是不对的；觉得母亲不是只为他一个人在世上；觉得世上的东西不都是为他；然后又觉得，他自己也不只是为自己活在世上。他说，义务和公道的最初那道影子，就在这里发芽（同上，本书转述）。

然后，他写到了一个很要紧的时刻。孩子自己的力气长起来了，松开了母亲的手，心里悄悄冒出一个念头：我不需要妈妈了。外面的世界带着它全部的新鲜，对他喊：你现在是我的了。他说，就在这个岔路口，要用全部的技艺和力气，把感激、爱、信任、顺从这几样，在孩子身上保住（同上）。他在这封信的末尾接连喊了好几声「母亲」，替孩子说：别让我离开你；要是没人教过你世界是什么样，那就来，我们一起去认识它（同上，本书转述）。

《斯坦兹书信》里有另一种讲法，是从一屋子大孩子身上看的。他说，道德的初步教育有三个着眼点：用纯正的感受养成一种向善的心境；用克制自己、在对的事上下力气来练；最后，让孩子去想、去比较他本来就身在其中的那些公道与不公道，长出一种向善的见解（《斯坦兹书信》，本书转述）。

三步的次序，他在斯坦兹守得很严：先让孩子心里有了某种善的感受，再去讲这种善叫什么（第 7 章阿尔特多夫那件事，就是这样）。另有一件事，第 7 章没讲。几个从格劳宾登逃出来的难民，含着泪往他手里塞了几个塔勒，说是给孩子们的。他没让这几个人走，把孩子们叫来：这几个人离开了家乡，明天自己在哪里落脚都不知道，却在自己的难处里给你们这份礼，来，谢谢他们。孩子们一动情，那几个大人放声哭了起来（同上，本书转述）。

他把这一路的规矩写成一句：先把孩子的心放宽，靠满足他每天的需要，让爱和善意贴近他的感受、他的经历、他的手；再让他练出本事，在自己的圈子里把这份善意用出来；「最后，才拿出那些危险的善恶记号——词」（同上，本书转述）。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让道德从被照料的经历里长出来，而不是从讲道里。感激的前面，是有人在你饿的时候来过；信任的前面，是你害怕的时候有人搂过你。这个次序，今天的心理学家也未必说得比他更家常。

第二，他把词叫作「危险的记号」。一个孩子嘴上会说「谢谢」「对不起」，不等于心里有；先教会了嘴，心反倒可能被省掉。他两百年前就看见了这一层。

第三，他老实承认顺从要靠技艺，不是天生的；也老实承认耐心在顺从前面。他没有把「听话」说成孩子的本性。

第四，他看见了那个岔路口：孩子松开母亲的手、世界朝他喊的那一刻。很多讲道德教育的人只讲怎样教，不讲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不再需要你；他把这一刻单独拎了出来，说这里最险。

◆ 四、SDE 看这一处

先接第 18 章。那一章给他的意义三律读了一个数：创造收成「做成」，自由收成「自立」，幸福收成「安稳」（待验）。第十三封信正好是「安稳」的来处：道德的第一粒种子，是需要被满足了、害怕被安抚了、在母亲怀里吃饱了。心的教育，从一段安稳开始。这一点，他写得又准又动人。

再看这条路是怎样写的。需要被满足，生出爱；害怕被安抚，生出信任；吃饱了，生出感激；学会等，生出耐心；耐心生出顺从；几样合起来，生出良心；良心再往上，通到上帝。一格接一格，前一格是后一格的底。他在同一封信后面说，每一级都要先「完成」，才能到下一级；要有一条「没有缺口的」次序（《葛》第十三封信）。

这是心那一股的字母表（待验）。第 16 章说，三股力量在书里各有一张自己的次序表；心的那一张，就长这个样子。它的每一格都是真的，只是被排成了只能往前、不能跳、不能倒的一行。

最值得看的，是那个岔路口。

用 SDE 的话说，孩子松开母亲的手那一刻，是一段正在成形：旧的样子（离不开母亲的依恋）在散，新的样子（一个在外面世界里自己拿主意的人）还没长出来，什么都搅在一起。他看见了这一刻，这是真本事。可他给这一刻开的方子是：让外面的世界，只在跟这几种感受连在一起的时候，才出现在孩子眼前（《葛》第十三封信）；外面的世界，他写作「不是上帝最初的创造」，满是自私、暴力、欺

骗（同上）；第十四封信说，他的方法要做的，是让孩子的眼睛不离开母亲的手，由母亲领着去认识世界（《葛》第十四封信）。

这里有一件事要照实记。孩子在外面碰到的东西——一个不讲理的大人，一个比他穷的伙伴，一次自己拿的主意——会不会回头改他的心，甚至回头改母亲？在他这张表里，外面的土只能等着被屋里的感受「接住」，不能倒过来改屋里。本书的读法是：**在心的教育里，回写只准从屋里往外走**（待验）。第 17 章说土在他那里「既是门，也是顶」；到了心这一股，屋外那片土，连门都不太像，更像一片要防着的水。

照例要补一句公道话。斯坦兹的三步，比第十三封信宽。第三步是让孩子自己去想、去比较身边的公道不公道；第 17 章写过，他在晚上把村里的闲话摆到孩子面前，请他们「自己说」。那是让孩子的判断进了屋子。在学校里，屋外的事能进来，孩子的话能改他的做法；在方法书里，只剩那一行从爱排到上帝的格子。这又是一处学校比书宽。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元旦前，学校发了一个通知，请每个孩子回家给爸爸妈妈做一件「感恩的事」，拍照上传到班级群里。

言秋棠在通知下面加了一行：拍照的那一件照常做；另外，想写的同学可以写一张纸条，写一件你心里谢过、嘴上没说出来的事。纸条不用交，自己留着也行。

邱远的照片是给爸爸捶背，邱志强在镜头里笑得有点僵。

那张纸条，他写了，没交。纸条是后来谭慧收拾书包时看见的。上面写的是：有一回我数学考砸了，半夜醒来去喝水，看见妈妈下了晚班坐在台灯底下，把我的卷子一道一道对着改。我没出声，回去装睡。第二天卷子上多了几行铅笔字，是她写的解法。我一直没说谢谢。

谭慧把纸条原样塞了回去，也没出声。

那天晚饭，她给邱远多夹了一块肉。邱远看了她一眼，低头吃了。

这件事能做的是：别急着让孩子把谢谢说出口，先让他有一个地方，记下那些心里已经有了的谢。它的边界是：学校的感恩活动有它的用处，照片、捶背，都不坏，只是不能拿照片去量一个孩子有没有感激；纸条也不该被收上来打分，一旦要交、要评，孩子很快就会写出一张「应该写」的纸条。

> 带走的话
>
> 他说感激在「谢谢」前面，词是危险的记号，要最后才拿出来。他看见了孩子松开母亲手的那个岔路口，却只准屋外的世界被屋里的心接住，不准它回头改屋里。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道德从被照料的经历里长出来，感受在词前面；顺从靠技艺，不说成天性；看见了孩子离开母亲的那个岔路口。关：心的路被写成一行从爱排到上帝的格子，每一级都要完成；屋外的土只准被接住，不准回头改屋里。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斯坦兹的三步和那几个塔勒是先看见的；到了第十三封信，心也被排进了一张字母表。

第 29 章

教师是谁：他的助手们，与回写五格

> 这一章的问题：他的方法，是和哪些人一起做出来的？他们各做了什么，他自己又不擅长什么？孩子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过谁？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果的中班，除了蓝老师，还有一位保育员翁阿姨，五十出头，管孩子吃饭、午睡、穿脱衣服。

入冬以后，园里发了一份「生活自理」活动方案，教孩子自己扣棉衣扣子，写了五步：老师示范，孩子模仿，分组练，老师逐个检查，表扬扣得好的。蓝老师照着教了一个星期，十几个孩子还是扣不上，午睡起来，一屋子孩子排队等大人扣。

翁阿姨天天在午睡室，看见了一件方案上没写的事。安安——就是秋天刚转来、天天哭的那个小姑娘，第 7 章里她举过一片黄叶子——现在已经会自己扣了。有一天她扣完自己的，蹲下去给邱果扣。她不是像老师那样从上往下扣，是先把最下面那颗对准，一边扣一边数：一个，两个，三个。邱果第二天就会了，还去给另一个孩子扣，也从最下面数。

翁阿姨跟蓝老师说了。蓝老师第二天把方案改了：示范那一步只留一分钟，接下来让已经会扣的孩子，从最下面那颗开始，数着给旁边的人扣。

一个月后，园里教研，别的班也照着改了。

这件事里改了好几样东西：邱果自己会了；安安教会了别人；蓝老师的做法变了；园里的方案变了。改的起头，是一个孩子蹲下去的那个动作，和一个天天在午睡室里的大人的眼睛。

两百多年前，他的方法也是一群人在一间一间屋子里一起做出来的。这一章看看那群人。

◆ 二、那几个人

克吕西、托布勒、布斯怎样在1800年来到布格多夫，第8章已经讲过；尼德雷尔和施密德怎样在伊弗东吵翻，第9章也写了。这里不重讲经过，只看一件事：这群人是从什么样的土里来的。他在《葛》的第二、三封信里，把他们的来历一个一个写了出来，还把他们自己的话原样印了进去。

克吕西是阿彭策尔盖斯人。他在第二封信里说：十二三岁就被做小买卖的父亲派出去几个钟头远的地方进货，身上揣着好几块金币；后来织布、打零工；十八岁当上村塾先生，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连最基本的文法名称都叫不出来；头几个星期就来了将近一百个学生（《葛》第二封信，1801；据heinrich-pestalozzi.de所录全文，本书转述）。瑞士历史辞典说他是初级读本和初级教学法的主要做成者之一（HLS「Krüsi, Hermann」条）。

托布勒十岁那年作为孤儿进了救济院，学过做面包，进过纺织厂，后来才去巴塞尔念神学、当家庭教师（HLS「Tobler」条；《葛》第二封信）。布斯的父亲在图宾根神学院里当差，他自己摸索着学会了弹琴（《葛》第三封信所录布斯自述）。后来的施密德，是奥地利山里一个牲口贩子的儿子（HLS「Schmid, Joseph」条）。

那么他自己，不擅长什么？

他自己说得最直。第21章引过，他在第一封信里承认自己写不好、念不好、算不好。第二封信里，他说自己为了写作的事，「无论如何需要帮手」，又缺一个会画会唱的人（《葛》第二封信）。这些，不是本书替他揭的短，是他自己写进书里的。

第三封信开头有一句话，替这一切作了注脚，大意是：世上满是能用的人，却很少有肯用能用之人的人（《葛》第三封信，本书转述）。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单拿出来。托布勒在自述里说，他刚到布格多夫时，觉得老师有些做法「不合心理」，比如让孩子跟着念很难、很乱的句子，孩子一开始根本不懂。他去问，老师答：自然本来就是先把一切东西乱糟糟地摆到人眼前，再慢慢让它清楚起来。托布勒说，他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更何况他看出，老师并不看重自己哪一项具体的做法，很多东西试一试，就是为了扔掉（《葛》第二封信所录托布勒自述，本书转述）。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他会用人，而且用的是些出身很低的人：一个揣着金币跑腿进货、打过零工的村塾先生，一个救济院里长大的孤儿，一个自己摸索着学会弹琴的年轻人，一个牲口贩子的儿子。他在第三封信里拿布斯做例子，说世人把这样的力量白白扔掉了（《葛》第三封信），这话他是用自己的用人来证明的。

第二，他把功劳写在明处。一个办学的人，把几个助手自己的话原样印进自己最重要的书里，在当时、在今天，都不多见。

第三，他知道自己短在哪里，并且说出来。写不好、算不好、不会画、不会唱，他不装。

第四，他的学校是试出来的。托布勒看见的「很多东西试一试，就是为了扔掉」，正是一所学校还活着的样子。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章用教育 Skill 的一件工具：回写五格。回写，是学会了什么以后，回头改原来的做法。五格问的是：孩子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回头改——①他自己，②同伴，③老师，④课程和教材，⑤学校和制度。

下面这张表，把他的学校和他的方法书各过一遍。

回写五格	在他的学校里	在他的方法书里
①孩子自己	斯坦兹的孩子教别人时「自己学了两遍」（第 7 章）	「一步不退」：学会的字不许再写坏，每一步做完满才往下走
②同伴	大孩子搂着小孩子念字；阿尔特多夫的事孩子们一起拿主意	「孩子刚会说话，就当了弟妹的老师」——同伴只往下传已经会的
③老师	布格多夫那扇真窗户（第 8 章，据二手）；「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学」；托布勒的疑问	母亲「跟孩子一起学」，孩子很快超过她；改的是母亲的水平，不是书
④课程与教材	很多做法试了就扔；《直观 ABC》后来不再往下推（第 22 章）	母亲的每一个字写定；没有一栏写「这一步在哪个孩子身上没走通」
⑤学校与制度	伊弗东每周报告每个孩子，请家长来提批评（第 9 章）	老师之间对方法的分歧，找不到落下的地方，落到了人身上（第 9 章）

表里有两处出处要说明。「一步不退」，是《斯坦兹书信》里他自己立的规矩：他要把孩子学的哪怕最小的一样东西都做到完满，决不往回退，学会的字不许忘，写好的字母不许再写坏（《斯坦兹书信》）。这是一把很好的扶手，对一群野惯了的孩子尤其如此；只是「回头改一件旧的」，在这条规矩里没有位置（待验）。「孩子刚会说话就当了弟妹的老师」「母亲跟孩子一起学，孩子很快超过她」，都出自《葛》第十四封信。

竖着读第二栏，五格几乎都有东西；竖着读第三栏，五格里有三格是空的或只朝下。

再看教书的人自己。这群助手，是被回写得最厉害的人：克吕西说，要不是碰上这个方法，他这辈子只能当一个被人牵着走的下手；他为了留下来，推掉了一个年薪五百古尔登的职位（《葛》第三封信）。托布勒原先想把所有教育书里的好办法收齐，已经抄写成了整本整本的册子，读了别人的信来到这里，就把它放下了（《葛》第二封信所录托布勒自述）。他们的整个人生，都被这所学校改了。

可是在方法书里，教的人被设计成什么样？托布勒替克吕西说过一句话，被他照录在第三封信里：这个方法对克吕西特别容易，正因为他「没有技艺」；它带他走得快，正因为他别的什么都不懂，却有力气（《葛》第三封信所录，本书转

述）。这句话本来是夸奖，却也说出了方法对教的人的要求：你原来是谁、你从哪片土里来，最好都别带进来，照着表走就行。

托布勒那件小事，也可以用这张表读。他提了一个疑问，老师给了一个回答，他被说服了。疑问回到了老师那里，老师用一条「自然本来就是先乱后清」的道理把它接住了；那条道理，恰恰是方法书里本来就有的（第 23 章）。一个疑问进来了，方法没有因此多出一栏。

所以，本章照任务书统一的口径记一句：**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进过打算，是有证据的。据协会网站，他 1806 年的一部著作主张，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状况（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据二手〕）。1818 年七十二岁生日讲话里，他说最要紧的，是一本给父母的「母亲之书，也就是起居室之书」，这本书要靠当时最出色的人合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写成，一点一点地改好」；他说自己只要还活着，就会拼尽力气为它添东西（《七十二岁生日讲话》，1818，《全集》考订版第 25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第 11 章说过，那笔为它「永久续写」设的基金，1824 年他自己宣布失败，撤了回来。一本要永远改下去的书，是回写最像样的打算；它没有落成。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翁阿姨和安安。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学期末，园里把各班改过的活动方案汇编成一本小册子。「自己扣扣子」那一页，印的是新的步骤：示范一分钟，会扣的孩子从最下面一颗数着给同伴扣。

蓝老师翻到这一页，觉得少了点什么。她拿笔在页边上加了两行小字：这一步是翁阿姨在午睡室里看出来的；最早这样扣的，是安安。又加了一行：有两个孩子到学期末还是扣不上，数数也不管用，下学期再想办法。

园长看了，说页边上的字印的时候会被裁掉。蓝老师说，那就在后面加一页，叫「这一年改过的地方」。

后来印出来的册子最后多了一页，只有七八行。

你在家里、在教室里也可以试一回：隔一阵子，拿回写五格问问自己——这个月，孩子长出来的东西，改过他自己什么？改过哪个同伴？改过我吗？改过我手里的哪张表？改过家里或学校的哪条规矩？答不出的那一格，就是下个月可以留心的地方。

这张表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一旦拿去给老师打分，它很快就会被填满，填的都是好看的格子。

> **带走的话**
>
> 他的方法是一群出身很低的人一起试出来的，他把他们的话印进了书里。学校里，孩子改过同伴、改过老师、改过课；方法书里，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会用人，功劳写在明处，自认短处；学校里试了就扔，每周报告每个孩子。关：方法把教的人设计成照表走的人；疑问被一条现成的道理接住，没有给方法添出一栏；一本要永远改下去的书，没有写成。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学校里的回写是先看见的，他的助手们就是活证据；到了书里，教的人也被排进了字母表。

第 30 章

SDE 解构｜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替掉了每个孩子真实的土

> 这一章的问题：把这一编合起来看，他请回来的起居室，到底是哪一间？它替掉了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他说的几乎全对？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月底，县城新开的一个楼盘打电话到邱志强店里：售楼处样板间的空调不制冷，请他去看看。那天是星期六，邱远跟着去了。

样板间在一栋还没住人的楼的三楼。一推门，邱远愣住了。客厅里是米白色的布沙发，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走近一看是塑料的；墙上一整面书架，书脊整整齐齐，他抽了一本，是空的纸盒子。儿童房里有一张小床，一个地球仪，墙上贴着星星，书桌上摊着一本打开的练习本，本子上一个字也没有。

空调修好了，只是一根管子松了。邱远在儿童房里站了很久。

回来的路上，他问爸爸：那个房间的小孩住在哪儿？

邱志强说：没有小孩。那是给人看的。

邱远又问：那他们怎么知道小孩喜欢那样？

邱志强想了想，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大人喜欢看小孩住那样。

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屋子，也许在售楼处，也许在杂志上，也许在一张打卡表的抬头。它什么都有，只少一样：真在里面过日子的人。

◆ 二、这一编摆出来的材料

先把前四章的材料放在一张桌上。

第 26 章：他把教育的起点放在母亲的起居室里；葛笃德的星期六晚上；那双从孩子眉眼上读变化的母亲的眼睛；晚年的「马槽」「鸟窝」；协会编者说，起居室在他那里是「完好」家庭生活的代号；他自己加的半句：在那些还有一间起居室的人家里。

第 27 章：斯坦兹的爱是一条走了好几个月的路，有不信，有装出来的亲；在斯坦兹，爱是一切方法的地基，到方法书里挪成了母亲带来的前提。

第 28 章：心的路从需要被满足排到良心、排到上帝，每一级要完成；他看见了孩子离开母亲的岔路口，却只准屋外的世界被屋里的心接住。

第 29 章：学校里，孩子改过同伴、老师和课；方法书里，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还要补三段新材料，都是他自己的话。

第一段在《葛》第十三封信。他在那里写过一间真实的屋子，大意是：可怜的孩子！你的起居室就是你的世界，可你的父亲被拴在他的作坊里，你的母亲今天心烦，明天来客，后天闹脾气；你闷得慌，你问话，女佣不理你；你想上街，不许；你跟姐姐抢玩具——可怜的孩子，你的世界多么寒碜（《葛》第十三封信，本书转述）。

第二段在《斯坦兹书信》。孩子们单独跟他说话的时候，爱讲自己家里有多苦：有的天天在吵架里过，没有一刻安宁；有的好几天见不到一口汤、一块面包；有的一年到头没睡过床；有的被后母追着打。他接着写：可就是这些孩子，第二天一早又跟着母亲跑了（《斯坦兹书信》，本书转述）。同一封信里他还承认：因为孩子太多，许多在小家里容易容下的事，在这里他不能容（同上）。

第三段在 1818 年的生日讲话里。他先说，起居室之于民众，就像鸟窝之于鸟；接着说，要是民众的起居室败坏了，它就不再是民众，而是「群氓」，照人的

办法来说，是救不回来的群氓。他随即补了一句：他不是说上帝的恩典到不了最败坏的起居室里的人（《七十二岁生日讲话》，1818，《全集》考订版第 25 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同一篇前面还有一句，说得更短：我说的是民众的起居室，不是群氓的起居室，群氓没有起居室（同上）。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保底写足，因为这一编的批评，要站在这一块保底上才公道。

教育 Skill 有一个办法，叫写「第五层」：先说这个主张最强的场合，再说它在哪几个条件下完全成立，再说在这些条件下它胜过什么。拿他的起居室来写，是这样的。

最强的场合：一个稳定、有爱的家里，一个还小的孩子。

三个条件：一，有一个固定的大人，天天在，看得见孩子的脸色；二，家里的日子有个常数，吃得饱，睡得着，不天天吵；三，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主要就是这几间屋子、这几个人。

在这三个条件下，他说的几乎全对：先满足需要，再谈规矩；先有感激，再教「谢谢」；先赢得心，再教字；母亲的眼睛比任何一本教学书都准。它胜过背诵的学校，也胜过把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早早交到一个谁也不认得他的地方去。

还有一块保底，比这一块更硬：斯坦兹。那里三个条件一个也不满足，没有家，没有常数，孩子的世界是战火和讨饭的路。可他用自己，在几个月里补出了一间屋子：一个固定的大人，一张大家吃同一锅汤的桌子，一群彼此成了兄弟姐妹的孩子。这件事证明，一间屋子不是只能生来就有，也可以由一个人一点一点补出来。

◆ 四、SDE 看这一处

这一节做四件事：结判决三的账，用两层土量一遍，接第 155 号卢梭卷，预告方程体检。

先结判决三的账。

开的那扇门，这一编看得很清楚：教育从起居室、信任和爱开始，「先赢得孩子的心」；爱是照料出来的，感激在「谢谢」前面，词最后才来。

关的那扇门，照原句写：**起居室被写成一切教育的源头和样板，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替掉了每个孩子真实的土**。这一编核原文下来，这句话要添两处分寸。一处是，他不是没看见真实的屋子——第十三封信里那个父亲在作坊、母亲心烦、女佣不理的孩子，就是他亲眼看见的真屋子；斯坦兹孩子讲的吵架、挨饿、后母，他也一字一字记了下来。另一处是，他知道不是家家都有——「那些还有一间起居室的人家」，是他自己的话。所以替掉，不是因为没看见，是看见以后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用教育 Skill 的「两层土」量得最清楚（第 155 号第 37 章的工具）：一片教育的环境，有设计的一层，有长的一层；要问的是，设计的那一层，能不能被长的那一层改?

两层土	在他那里是什么	长的一层能不能改设计的一层
设计的一层	「完好」的起居室；一位总是对的母亲；心的那一行格子；《母亲读本》里写定的每一个字	——
长的一层	心烦的母亲，拴在作坊里的父亲，吵架、挨饿、后母；礼拜天来拽孩子的父母；第二天一早又跟母亲跑掉的孩子	在斯坦兹能：他随孩子改做法，承认大家庭里有小家里没有的规矩；在方法书里不能：真屋子被叫作「败坏」，药方是递给母亲一串技艺手段

这张表最后一格，是这一编最要紧的读数。在他的书里，真屋子出了毛病，是屋子的毛病，不是设计的毛病：父亲不在、母亲心烦，那就把书递进去，让母亲照着教；屋子败到底了，那就「不再是民众」。长的一层出了什么事，都回不到设计的那一层上去，只会被记成这一家、这个孩子离那个代号有多远。

这就是「替掉」的意思。不是拿一间屋子换另一间屋子，是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不回头改方法。

再接第 155 号。那一卷给卢梭的判词是：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裴斯泰洛齐是把土请回来的人——穷孩子，村子，母亲，纺车，一张饭桌。只是他请回来的，是一间理想的起居室。卢梭的爱弥儿，站在一片没有土的空地上；他的孩子，被请进一间样板间里。两个人都比谁都在乎土，一个把它揭了，一个把它换成了一间画好的屋子。

最后预告一下方程体检，全写留给第 42 章。本书把他的体系读作「字母表型」（待验）：第一个式子里，土写得最厚，这一编的起居室就是它最厚的那一块；第二个式子管路怎么走，心的那一行格子也好，《母亲读本》也好，路只在一间设计好的屋子里走得通，真屋子是什么样，在这一式里不起作用（待验）；第三个式子管回写，照统一的口径：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起居室该换成什么，是第 44 章「三根承重梁与替换」的事，这里不抢。这里只留一个线索：斯坦兹那间屋子，是补出来的。补，是一条路；样板间，是一个终点。他一生做得最好的，是前一样；写进书里的，是后一样。

还有一句，只带一笔。写起居室写得最动情的这个人，自己家里的日子也不是书里那间屋子的样子：家产赔光，独子雅各布 1801 年早早走了。这里不多写。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邱远。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个星期六晚上，谭慧难得不上晚班。一家人在那间堆着待修电器的客厅里吃饭，邱远讲了样板间：塑料水果，空书盒，没人住的小床，一个字没写的练习本。

爷爷听完，笑了一声：那屋子比我们家干净。

邱远说：可是没人。

邱果插嘴：我们家有人！她数：爸爸，妈妈，爷爷，哥哥，我。又补了一句：还有那台没有门的微波炉。

一桌人都笑了。

那天晚上，邱远在作文本上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们家的起居室》。他写，他家的起居室不在一个地方：在爸爸店里的柜台后面，在妈妈电动车的后座上，在爷爷放旧备课本的樟木箱旁边，在两个人挤着刷牙的洗手间里。他最后写：我们家没有样板间好看，可是我们家的每个地方，都有人在说话。

言秋棠给这篇作文打了一个很高的分，在旁边批了一句：你把一间屋子，一块一块找齐了。

这件事的边界，要说得格外清楚。说「真屋子不必像样板间」，不是说家里怎样都行。有的家，真的撑不住：大人天天吵到动手，孩子没人吃饭，没人管，或者孩子长时间地害怕、不说话。遇到这样的情形，请找学校、社区和专业的人帮忙，这不是一本书、一个家自己能补上的。本书不评哪一家好、哪一家不好；这里只想说：先看见你家那间屋子真实的样子，再去补它缺的那一块，别拿一间样板间去量它。

> 带走的话
>
> 他把土请了回来，却请回来一间理想的起居室。真屋子的毛病，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回不到设计上去。斯坦兹证明，屋子可以一点一点补出来。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教育从起居室、信任和爱开始；在一个稳定、有爱的家里，他说的几乎全对；斯坦兹证明一间屋子可以由一个大人补出来。关：一间「完好」的起居室成了代号，拿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长的一层改不动设计的一层，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真屋子他是先看见的，第十三封信和斯坦兹的信里都有；写进方法时，看见的真屋子被换成了一个代号，代号后面跟着一张字母表。

本编的随身三问，可以这样答一遍，答案都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他说自己靠的是母亲和起居室，站在土最厚的那一格；他最难的那几个月，在斯坦兹，靠的是

他自己补出来的一间屋子；中间那道缝，要补的是一条从真屋子回到设计上去的路——让长的那一层，能回头改设计的那一层。

第 七 编

教人别靠字的人

编　序

这一编是书名所在的地方。

前面六编，一直在看他说了什么：先看东西，数、形、词，起居室，三股力量。这一编换一个方向，看他靠了什么。

他一辈子劝人别只靠字，先让孩子看见实物。可是让欧洲第一次知道他名字的，是一本小说；让欧洲第二次记住他的，是一本书和一份报告。他一辈子讲从简到繁、一步不乱，可他自己的路，是一所一所地办、一所一所地败，败了再改。

这一编照「发现大师的缝隙和悖论」这把刀来写。第 31 章先看一个矛盾的画面，再看他说的秘籍，和那本小说在他一生里的位置；第 32 章看失败那一条线；第 33 章把他说的和他靠的并排摆好，九格逐格过一遍，找到缝，也说清他在哪儿是对的；第 34 章看只学他理论的人会卡在哪，普通人身上有没有同一道缝；第 35 章讲怎样补，再和第 166 号读过的二十道缝对一对账。

生平第一、二编已经讲过，这里只抓两条线：一本小说，一路失败。

先说一句要紧的话。这一编说的缝，不是揭短。理论只写得下能教的，只能遇到的写不进去，这是理论天生的样子。读完这一编，你应当更敬重他：一个靠字被世界认识的人，一辈子替那些被字压着的穷孩子说话。

第 31 章

一本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怎样让欧洲认识他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劝人「先看东西，别只靠字」的人，是怎样被一本小说托起来的？这本书在他的一生里，站在什么位置？

◆ 一、一本旧账本的行缝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骨架据纪姆普斯的传记和他自己晚年的回忆，细处是我补的，下面一处一处说明。

1780 年前后，新庄。

屋子还是那座屋子。十年前盖起来的时候，他想的是一家人体面地过日子，还能给四周的农民做个样子。现在，贫儿院散了，孩子们被领回家，或者去了印花布商人那里做工。牲口卖了，地大半租给了别人。安娜常常病着，要到外面去养（见第 4 章）。

屋里有一张桌子，桌上摊着一本旧账本。

这本账本上原先记的是什么，没有人写下来。也许是牲口和茜草的账，也许是纺纱织布的账，这是我猜的。有记载的只是这一件事：他穷得买不起纸，就在一本旧账本的行与行之间写，几个星期，一本书就写完了（纪姆普斯《裴斯泰洛齐传》英译本，1890，第 79 页〔据二手；「几个星期」他本人在《天鹅之歌》里也这样说，「账本行缝」只见于纪姆普斯〕）。

他写的是一个村子。村里有一个开酒馆的村长，人人欠他的账；有一个心软、爱喝两杯的泥瓦匠林哈德，一喝就被村长拿住；有林哈德的妻子葛笃德，一群孩子的妈妈，她拿定主意，去见新来的领主，把村里的烂事说出来。

这位葛笃德，到了这部小说后来的几卷里，会坐在纺车边上，一边纺纱，一边教孩子数自己纺出来的线，顺着数、倒着数，再加、减、乘、除；她让孩子数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要几步，拿窗上两排、每排五块的玻璃讲十进位；她并不急着教孩子读和写，先教孩子说话，照她的话说，读和写只是一种人造的说话；字她也用，手边有一本旧识字课本，让孩子照着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跟她念（据伊娃·钱宁英译节本《林哈德与葛笃德》，1885，第十七章第 95 页、第二十五章第 130—131 页，已对英译本；这两段不在 1781 年的第一卷里，在德文原书第几卷〔待核〕）。

你看这个画面。桌前这个人，笔下正在长出来的，是一个后来不急着教孩子读写、先让孩子数线、数步子、数窗格的母亲；他自己手里握着的，却是一支笔，笔下是一行一行的字，挤在一本账本的行缝里。

这个场面值得多看一会儿。

他后来一辈子讲「先看东西」。可这一年，他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字。几个月以后，就是这些字，让整个欧洲知道了他的名字。

◆ 二、他说的秘籍：先看东西

先把他后来的道理，用最短的话说一遍。第五编已经细讲过，这里只拎出骨头。

第一条，先看东西，再学字。《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里说，识字课本前面，应当先有教孩子看东西的图画本；到了第九封信，他把直观叫作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见第 20 章）。直观，用大白话说，就是孩子自己用眼睛、耳朵、手，把一样东西实实在在地收进心里。

第二条，反对空话。他最看不上一种人，他叫他们「字的人」。《葛》第七封信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这些字的人被各种体系和理想哄着，不认得老百姓，也不敬重老百姓；他们站在高跷上，还自以为站得高，得先从那两条木腿上下来，才能跟老百姓一样站在实地上（《葛》第七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第三条，一步一步来。把要教的东西拆成数、形、词三个要素，从最简单的起，一格一格往上加，一步都不乱（见第 21、22 章）。

这套道理落在哪里？用 SDE 的九宫来说，它站在「土」那一行的第一格，三界，站在三界里的现实界：他把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起点，放在摸得着、看得见的实物上。本书叫它现实界中心（待验）。

先说他对在哪儿。在他那个年代，一个乡下孩子五岁以前在田里、在山坡上跑，一进学校，整个世界突然从眼前消失，一连几年被拴在字母前面（见第 24 章）。对这样的学校说「先看东西」，是在救人。

他也没有反对词。词在他的方法里出场得很早，三要素里就有词。只是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东西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替孩子开出一个看见来（见第 25 章）。

记住这一句。下面要看的，恰恰是一件「字先开出了看见」的事，而且发生在他自己身上。

◆ 三、那本书是怎样来的

新庄破产以后，巴塞尔的伊塞林劝他为乡下人写书（见第 5 章）。1782 年夏天，伊塞林刚去世，他在自己办的周刊《瑞士小报》（Ein Schweizer-Blatt）上回头讲这件事，写下了一句话：我看出来，故事和图画，必定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瑞士小报》，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7 页；已对考订版原文逐字核过）。

第 5 章引过这句话。这里要再引一次，因为它是这一编的承重句。说出这句话的，正是后来把直观叫作「绝对基础」的那个人。

这句话在原文里没有停。紧接着的半句，大意是：我想，可以先靠一个老百姓爱听的故事打下底子，把他们引到那些看法跟前，然后再把一条一条定好了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讲给他们听；我那两本给老百姓的书，就是照这个打算来的（同上，本书转述）。

两本书，一本是《林哈德与葛笃德》，一本是下面要讲的问答体《克里斯托夫与埃尔泽》。请记住这个次序：先故事，后道理。在他自己的打算里，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开路的，后面要端上来的，是定好了的条条。

同一期里，他还说了一句很像心里话的话：写头一本和写第二本，难易差得像抽烟和搬石头（同上）。写故事是抽烟，写道理是搬石头。可他认定，那块石头才是老百姓最需要的。

动笔之前，他并不信自己能写。纪姆普斯记了两件事。一件是，他给苏黎世的书商朋友寄过一篇讽刺小文，书商的画家兄弟读了又读，说：能这样写的人，这支笔就是一份家产。另一件是他自己的话，大意是：我十年没读过书，天天跟没念过书的人在一起，写一句话都难免出错；后来又说，为了给妻子孩子挣口饭，我连假发都肯去做（纪姆普斯英译本，第 78—79 页，已对英译本〔据二手〕）。

他自己晚年在《天鹅之歌》里是这样讲的：桌上正好放着马蒙泰尔的《道德故事》，他拿起来，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也写这样的东西；试了五六篇小故事，没有一篇让自己满意；最后一篇就是《林哈德与葛笃德》，这个故事「不知怎么就从笔下流了出来」，自己展开，他脑子里连一点计划都没有；几个星期，书就在那儿了（《天鹅之歌》，1826，《全集》考订版第 28 卷第 237 页，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引原文，本书转述）。

写完以后，还有一段插曲。纪姆普斯记：他先请一位朋友看稿，朋友说故事有意思，可是错处太多，没有文采，主动替他改；改回来的稿子，满纸漂亮句子，村里的农民说起话来像学究，原稿里那股真、那份自然全没了。他宁可不出这本书，也不用这份改稿（纪姆普斯英译本，第 79 页；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名字）。后来是伊塞林替他改掉错处，保住了原样，又说动柏林的书商戴克接手出版（纪姆普斯英译本，第 79 页〔据二手〕）。伊塞林改稿这一节，他自己在 1782 年那期《瑞士小报》里也记了：伊塞林揽下了这份苦差，把那部「不通顺、满是语病」的手稿收拾干净，送去付印（《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7—248 页，已核）。

这一段插曲，第 33 章过「美」那一格时还要用到。

◆ 四、一出来，就轰动

1781 年，第一卷出版（HLS）。协会网站的传记说，它在全欧洲各个阶层都引起了轰动，奠定了他的世界名声，很快被译成别的语言（heinrich-pestalozzi.de「作家裴斯泰洛齐」篇）。

纪姆普斯记得更细：大多数报纸都称赞它，许多历书摘登了其中的段落；伯尔尼的农业学会给他写了贺信，送了五十个弗罗林，外加一枚同样值钱的金质奖章，奖章上刻着一顶橡叶冠；奥地利的财政大臣钦岑多夫伯爵想请他去维也纳，他没去，伯爵在 1784 年的来信里说，他为穷人的教育写下的一切，自己都会高兴地读（纪姆普斯英译本，第 79—85 页，已对英译本〔据二手〕）。

后面三卷，在 1783、1785、1787 年陆续出版（HLS）。

这里有一个名字，要单独拎出来。

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把这部小说称作「一本人类的 ABC 书」（heinrich-pestalozzi.de「作家裴斯泰洛齐」篇，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3 卷第 3 页；已对网页〔据二手〕）。纪姆普斯的解释是：他这样叫，是因为书里装着「给老百姓的智慧的 ABC」；1797 年他出的寓言集，初版书名就叫《给我的 ABC 书配的图》（纪姆普斯英译本第 105 页，已对英译本；协会网站同说，并指出这里的「ABC 书」也可能指 1797 年的《探究》）。

请分清楚：这本「ABC 书」，和他 1803 年那套《直观 ABC》不是一回事。一本是故事，一本是练习本。可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本身就是这一编的一个小谜：同一个人，先把一本小说叫作 ABC，二十多年后，又把一张从简到繁的练习表叫作 ABC。本书的主画面「一本字母表」，在他身上原来有两本。

◆ 五、读者爱故事，却不照着做

名声来了，他不高兴。第 5 章说过：读者喜欢他的故事，却不接受书里的想法，也不照着去做。

他是怎样对付这件事的？这里要多看两步，因为这两步，比那句「不高兴」更能说明他。

第一步，他亲手把自己的小说改成了问答课本。据协会网站的传记，他把小说一章一章重新抄了一遍，给每一段编上号，在横线下面给每个号配一个问题，每一章末尾再列一串编了号的「真理与教训」，照的是当时教堂里《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样子，题为《起居室的儿童教理》；一百章抄到第三十九章，他停了手（heinrich-pestalozzi.de「林哈德与葛笃德」篇，Brühlmeier 概述，已对网页〔据二手；手稿原件与考订版卷页待核〕）。

第二步，1782 年，他又写了《克里斯托夫与埃尔泽》：一对农民夫妇，每晚和家里的长工、孩子一起读一章《林哈德与葛笃德》，读完讨论。讨论比原来的章节长得多，写到三十章，他先印了出来，没人爱看，也就停了（同上）。伊塞林起初也嫌这本书一股干巴巴的说教味，临终前几个星期来信说，越读越喜欢，读的人会比《林哈德与葛笃德》少，可骨子里更有用、更好（《瑞士小报》1782，《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8 页，已核）。

此后的第三、四卷，他不再只写给老百姓，而是写给读书人，句子越来越长，道理越来越重。协会网站的作者说，这两卷正是今天的人读不下去的地方（同上）。

他自己怎样看这本书？1806 年他回头写道，大意是：这本书被人当成与我的所作所为无关的东西来看，它本身也不足以让同时代的人真的照着阿纳尔、葛笃德、格吕菲的精神去做事，书里那些办法，原是「不只要画出来，还要做出来」的（据 heinrich-pestalozzi.de「林哈德与葛笃德」篇所引，出处标作《全集》考订版第 19 卷第 17 页；已对网页引文，考订版原页〔待核〕）。

1801 年，在《葛》第一封信里，他说得更重：连《林哈德与葛笃德》这本书，也是他那时候内心无能为力的产物，它立在同时代人中间，像一块讲着生命、自己却是死的石头（《葛》第一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

书转述）。同一封信里，他写自己写书那些年的样子：他死死抓着一些字和声音，那些字在他心里已经没了真的根（同上）。

把这几件事连起来看。

故事起了作用，他知道，「故事和图画是唯一有效的材料」就是他写的。可在他 1782 年自己说出的打算里，故事本来就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定好的道理端上来。所以读者一爱故事、不照着做，他就急着走第二步：把故事拆成编号，拆成问题，拆成一条一条的「真理与教训」。拆完了，故事不灵了，他就说这本书是一块死石头。

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在这本小说身上，他已经做过一次「排成字母表」**。一场让人信、让人记住的故事，被排成了一张编号的问答表。

◆ 六、这一处，SDE 怎么看

1780 年前后，他的土里还剩什么？一支笔，一本旧账本，一个肯伸手的伊塞林，一个在新庄看了十年的穷村子。

他成名靠的是哪一格？九宫「土」那一行的第二格，信息格，里面分符号、逻辑、数学三样。一本小说，一个村子，一位母亲，一群孩子，这是符号：故事和形象。它让读者先信了，后来才有人去看他的学校。

他的理论站在第一格，现实界；他的名声靠的是第二格，符号。这就是缝隙 Skill 说的「跨格」。

本书判决五「开」的那一半，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他在人生里用的，恰是他理论最不放心的东西之一，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关」的那一半要说准：他不是不知道故事的力量，那句话是他亲手写的；只是这句话写在给老百姓写书的计划里，而且在那份计划里，故事也只管开路；这一样没有写进他给母亲和教师的方法。定位卡见第 33 章。

还有一个小对照，留在这里。四十多年前，伯尔尼农业学会那枚奖章上，刻着一顶橡叶冠。1826 年夏天，莱茵河边博伊根那所孤儿院的孩子们，唱了一首他在

小说里引过的歌德的诗，又给他献上一顶橡叶编的冠；这一回他含着泪没有收（见第 10 章；纪姆普斯英译本，已对英译本〔据二手〕）。

> 带走的话
>
> 一本写在旧账本行缝里的小说，让欧洲认识了他。故事的力量他知道，也亲手写下过；只是这一句，没有进他的方法。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看准了「故事和图画是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用一本小说让欧洲看见了一个穷村子和一位会教孩子的母亲。关：读者爱故事不照做，他就把故事拆成编号问答；故事的力量，没有写进给教师的方法。
>
>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先看东西、别靠空话；靠的是一本写在账本行缝里的小说。

第 32 章

一路失败：办一所败一所，却越败越有名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主张「一步一步、一步不乱」的人，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是一次一次地败、一次一次地改？他又是怎样越败越有名的？

◆ 一、「他只做成过一回：写了一本小说」

1799 年夏天，斯坦兹的孤儿院被征去做军队的医院，他离开了那八十个孩子（见第 7 章）。人累垮了，朋友把他送到伯尔尼附近的古尔尼格尔山上泡温泉。

外面的闲话，比山风还冷。他在《葛》第一封信里记下了当时的说法，连朋友都这样讲，大意是：五个月里，他还能装得像在干事，到第六个月准不行；早该料到，他什么都做不完，这辈子真正做成过的，就那么一回，写了一本小说，连这个，他也早过时了。还有人当面对他说：一个人三十几岁写出过一点像样的东西，就指望他五十几岁能做成一件像样的事，那是犯傻（《葛》第一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

你看，在别人眼里，他的一生就是两样东西：一路失败，和一本小说。这一编的两条线，他的朋友在 1799 年就替我们说全了，只是说的时候带着叹气。

他自己怎样看山上那几个星期？同一封信里有一句：那不是我的岸，是海里的一块石头，我在上面歇一歇，好再游（同上）。

歇完，他就下山了。第 8 章说过，他去布格多夫，从城里最低的一班教起。

◆ 二、他说的：一步一步，一步不乱

先看他写下的那一半。

「一步不乱」这几个字，在他身上有一条很早的根。第 3 章说过，1774 年的育儿日记里，他记下画家菲斯利对他说的一句话：A 没弄懂，就别走到 B；他在日记里连写几遍：完整、有序、不乱。

到了方法书里，这条根长成了一整套。他要找一条次序，让教的东西和孩子长出来的力量一步不差地同步，对所有孩子都合适；次序里不能有缺口，前一格没做完，后一格就不开（见第 22、25 章）。他的助手克吕西说得更干脆：凡是还要催孩子「想一想」的地方，方法就还没做完（《葛》第二封信，见第 8 章）。

用 SDE 的九宫来说，这落在「路」那一行的第二格，路径组织。这一格里有六步：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他的方法书，把力气几乎全放在「动手」这一步上：照着排好的次序，一格一格地做下去，做对，做熟。

先说他对在哪儿。对一个请不起先生的穷母亲、一个没念过几年书的乡村教师，一张排好的次序表是一根扶手。扶着它，不会教书的人也能教。这是他的本事，也是他的好心（见第 8 章）。

◆ 三、他活的：五回败，五回改

再看他活过的那一半。第一、二编已经把经过讲过，这里只看一件事：每一回败了，他改了什么。

第一回，新庄农场。他照当时时兴的办法种茜草、改良土地，碰上坑人的中间人、抽钱的银行、两年大荒，到 1774 年已经走到破产边上（见第 4 章）。他改了：不再只种地，把穷孩子接进家门，让干活和认字长在一起。

第二回，新庄贫儿院。孩子学会了手艺就被父母领回去，纱布卖不上价，捐款不到，1780 年破产（见第 4、6 章）。他中间改过规矩，比如和家长签约、要孩子待满几年（见第 6 章〔据二手〕），还是没救回来。二十年后，他在《葛》第一封信里回头算这笔账，话说得很清楚，大意是：我的计划失败了；可在这场尝试无尽的辛苦里，我学到了无尽的真东西，我对它对不对的信心，从来没有比它失败的时候更大。他也认了自己缺的是什么：大方向他有把握，缺的是做细处的本事，和一

颗肯贴着小事的心（《葛》第一封信，本书转述）。这一回，他改的是路：放下锄头，拿起笔（第 31 章）。

第三回，斯坦兹。一个冬天，一个人，八十个孩子，半年就散了（见第 7 章）。他改了两样。一样是不再一个人扛：到布格多夫，他先找来克吕西，又有托布勒、布斯，他说这几个人救了他的命（见第 8 章）。旁人也看出了这一层。布格多夫的教育官员费舍尔在一封信里说（这封信下面还要引），要把他试出来的东西放进寻常日子里，他要么得有几个跟他想到一处的助手帮他把形式刻出来，要么就得给他很长的时间让他自己慢慢摸（《葛》第一封信所录费舍尔信，本书转述）。他选了前一条。另一样，是补新庄认出来的那个短处。《葛》第一封信里有一句：布格多夫注定要把我送进学校，学这门功课（同上，本书转述）。五十三岁头一回以教书为业的人，去学「细处的本事」。

第四回，布格多夫。1803 年政局一变，他必须让出城堡（见第 8 章）。他又改了一回：学院先搬到明兴布赫塞，助手们撮合他和会经营的费伦贝格合起来，他管教育，对方管钱管事。这是头一回有人把他最不会的那一块整个接过去。没过多久就闹翻了，协会网站说，是因为费伦贝格不肯让他把穷孩子不收钱地收进来（见第 8 章）。改了，又没改成，1805 年去了伊弗东。

第五回，伊弗东。最兴旺的时候，他请邦联会议来审查，想把方法定为全瑞士的准则，1810 年的报告却说它搬不进公立学校；接着是教师多年的争吵（见第 9 章）。他还在改。他把前几年闹走了的施密德请了回来，1815 年，由施密德动手关了印刷所，立了严账，辞掉差不多一半的老师（见第 9 章）；1818 年，他设基金，其中一项是给《母亲读本》做「永久的续写」；1824 年，他自己宣布基金失败（见第 9、11 章）。1825 年，学院关门。

最后一回改，是改自己的说法。回到新庄，他写《我的生平际遇》，拿伊弗东的实情去对照自己一辈子想要的样子，结论是：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所学校（见第 10 章）。

你把这五回排在一起看，会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几乎没有一回是「照计划走到头」的；可他也几乎没有一回是「败了就停」的。

有一个人把这一点看得很准，就是前面那位费舍尔。他那封谈裴斯泰洛齐做法的信，被原样收进了《葛》第一封信。信里说，他试验起来不知疲倦，简直叫人不敢相信；除了几个领头的念头，他多半是做完试验再琢磨道理，不是先琢磨好了再做（《葛》第一封信所录费舍尔致施泰因米勒信，本书转述）。

先做，再想；败了，再改。这是他活过的路。

再细看一眼，这五回改，还有一个规律。每一回改的，都是上一回露出来的那块短处。农场败在只会种地，他就把孩子和活计接进来；贫儿院败在不会做细处，他就去布格多夫从最低一班学起；斯坦兹败在一个人扛，他就找来助手；布格多夫败在没有靠山、不会管钱，他就去找会经营的人合伙；伊弗东乱在没有账、没有规矩，他就请回一个会管账的人来立规矩。

他改的是自己的做法、自己的人手、自己的去处。有一样东西，五回里几乎没怎么动过：那张从简到繁的次序表。第 11 章问过一句：这套教法上一次因为一个孩子的失败而被改写，是什么时候？在他身上，答案多半是改了人，没改表。

◆ 四、第二回出名，还是字

越败越有名，名是从哪儿来的？

第一回，是 1781 年那本小说（第 31 章）。

第二回，在布格多夫。1801 年，他出版了《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十四封写给出版人格斯纳的信。协会网站的传记说：二十年前，他靠小说在欧洲出了名；这一回，是这本书让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民众学校的革新者出了名（见第 5 章）。瑞士历史辞典则说，他的方法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主要靠的是 1802 年伯尔尼学者伊特写的一份官方报告（HLS）。

学校当然也好，访客一批一批地来。可是把名声送出瑞士的，是纸：一本书，一份报告。

连他身边的人，也有是被那本小说引来的。布斯在《葛》第三封信里自述：去布格多夫之前，好几个人劝他别跟这个人打交道，说他是半个疯子，有一回把鞋扣送给了城门口的乞丐，自己用稻草绑着鞋进了巴塞尔；布斯说，我读过《林哈德与葛笃德》，所以那鞋扣的事我信，说他是疯子，我不信（《葛》第三封信所录布斯自述，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一个后来教全院画画、唱歌的助手，是先读了一本小说，才去敲他的门的。

再往后，普鲁士在耶拿战败后想靠教育重建国家。哲学家费希特 1808 年在柏林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九讲说，新的民族教育，要接在裴斯泰洛齐发明的那条教学路子上。他还特意交代了自己是怎样下这个判断的，大意是：我们读过、想透了这个人自己写的书，从书里得出了对他那套教学和教育本事的理解；报刊上怎么报道、怎么议论，我们一概不听；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还没有想去看它实际怎样施行——不是看不起，是想先弄准发明者真正的用意，实际施行常常赶不上这个用意（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九讲，1808；据 zeno.org 所录全文，已核，本书转述）。瑞士历史辞典说，普鲁士这股劲给了伊弗东的学院很大的推力（HLS，见第 5、9 章）。

你看这一幕。一个教人先看东西的人，被一位大哲学家拿来当国家教育的底子；这位哲学家下判断，靠的是读他的书，而且有意先不去看他的学校。又是字：他的书，加上一部演讲集。

所以第 5 章那句话，这里可以写全：让欧洲认识他的，两回都是字。先是一本小说，后是一本方法书和一份报告，再后来还有别人替他写的字。他教人先看东西；世界认识他，是先读了他的字，才来看他的东西。

伊弗东的访客里，有多少人是读了他的书、文章才来的，本书这一轮没有找到可靠的统计〔待核〕。能说的只是两个有据的例子：身边的布斯，远处的费希特，都是先读了他的书。

◆ 五、这一处，SDE 怎么看

把第二、三节并排放。

他写下的：一步一步，一步不乱，次序里不许有缺口。

他活过的：一次一次，从败到改，每一回改的都是上一回岔开的地方。

这就是这一编的第二道缝，落在「路径组织」这一格里：理论站在「动手」，照次序做；人生靠的是「修正」和「迭代」，败了回头改，改了再来。判语是：

他教的是一步一步、一步不乱，他活的是一次一次、从败到改。

这道缝，和第一道缝是连着的。「修正」在九宫里属于路；把修正回头写进土里、写进下一次的做法里，本书叫它回写。第 3 章说过，回写那一栏只在他的育儿日记里出现过；第 11 章说过，回写在他的学校里天天发生，名单、晚上的问话、那扇窗、每周的报告。1806 年他主张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不同的社会状况，1818 年他要让《母亲读本》永久续写下去。所以这一处要说准：**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还要替他说一句公道话。一个人一辈子败了五回，每一回都改，到八十岁还肯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学校」，这份本事，比那张次序表难得多。只是这份本事长在他身上，没有长进他留给别人的书里。

> 带走的话
>
> 他写下的路一步不乱，他走过的路一次次从败到改。让他一次次站起来的，是改；让世界一次次记住他的，是字。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五回败，五回改，先做再想，八十岁还肯认「不是我想要的学校」。关：方法书里只有一步不乱的次序，「这一次为什么走岔、改了什么」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一步一步、一步不乱；靠的是一次一次、从败到改，外加两回都是字的名声。

第 33 章

缝隙在哪里：定位卡、九格逐格过一遍、保底、悖论一句话

> 这一章的问题：把「他说的」和「他靠的」并排摆好，缝到底落在哪一格？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

◆ 一、把两条线并排

前两章各拉出一条线。第 31 章是小说那一条：他教人先看东西，世界先读到的是他的字。第 32 章是失败那一条：他教人一步不乱，自己一次一次从败到改。

这一章做三件事。先把缝落到九宫的格子上，填一张定位卡；再把九格一格一格过一遍，看每一格上，他写下的和他活过的是不是一样；最后说清两样东西：他在哪儿是对的，和这道缝能不能压成一句话。

九宫是 SDE 的一张九格图：长出来的样子、走出来的路、脚下那片地，三行，每行三格。过格子的办法照缝隙 Skill：每一格问两句，前一句问他写下的，后一句问他活过的；两句的答案落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一道缝。

◆ 二、缝隙定位卡

【缝隙定位卡】 大师：裴斯泰洛齐（教育，1746–1827）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现实界（直观：实物、数、形在先，反对只会动嘴的「空话教育」） —— 现实界中心（待验） 人生另活：E2 信息 · 符号（第一回出名靠 1781 年起的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 第二回靠 1801 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与 1802 年伊特的官方报告 ——两回都是字；助手布斯是读了小说才来的；1808 年费希特 凭读他的书，把他立为德意志民族教育的起点） E3 能量 · 势能（名望

攒起来之后，各国送来学生和教师） 缝隙位置：跨格（E1 → E2），另有 E3 势能 第二道缝：D2 路径组织。理论讲「从简到繁、一步不乱」（要素教育、直观 ABC）； 人生是办一所败一所：新庄农场与贫儿院（1780 年破产）、斯坦兹（1799 年 1 月 14 日开门，6 月 9 日离开，校舍被征作军医院）、布格多夫让出城堡、 伊弗东（1825 年在教师内斗中关门）—靠的是屡败之后的修正。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保底：对贫民和孤儿，在书本压倒实物的旧学校里，「先看见、再说出」完全正确； 斯坦兹那个冬天证明了这一点。他反对的是空话，不是语言本身 —「数、形、词」三要素里本来就有「词」；他只是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

卡上的底子，照任务书第二节。改动有三处：「人生另活」一栏补了「两回都是字」、布斯和费希特；斯坦兹的日子照全书统一的口径；「第二道缝」和「保底」各补了半句，照第八之三节。

第三道缝，只记一笔。他在书里把母亲的起居室立为一切教育的源头，自己的家，却被这些学校一回回赔了进去（见第 3、4 章）。这一道缝本书不立为主缝，不展开。

◆ 三、九格逐格过一遍

先过「土」那一行。这一行最要紧。

三界这一格。他写下的：认识从实物起步，现实界在先；他把一个人的教育放在起居室、村子、手上的活计里。他活过的：把他推过关口的，一多半不是实物。十六岁被《爱弥儿》点燃，是理念界（第 2 章）；斯坦兹那半年，是一个人把自己整个铺在孩子脚下，靠的是自我界那股「没有我的事业，我活不下去」的劲——古尔尼格尔山上他说，他不能也不肯没有自己的目的而活（《葛》第一封信）。理论站现实界，人生在理念界和自我界里也活过。这是格内的一道缝，不算主缝，因为三界里他哪一界都没有缺：他的现实界是真下过地、真带过孩子的。

信息这一格。他写下的：数、形、词三要素，数和形靠近数学，词靠近符号，三样同列，都是直观底下的「从属手段」（第九封信，见第 25 章）；讲道理的逻辑，他提防得最紧，「字的人」就是被体系哄睡的人。他活过的：两回出名都是符号，一本小说、一本书信体的方法书、一份报告。更有意思的是，他晚年在《天鹅之歌》里自己说，他一生在初级教育上的功劳只在语言教学这一门，数和形的深入功夫，他自认完全无能（见第 25 章）。理论把数和形放在前头，人生靠的是词和故事。这是主缝，而且缝里还有一道小缝：连在信息这一格里面，他写下的偏数学，活过的偏符号。

能量这一格分三样：藏在里面的底气（内能），往前冲的热情（动能），攒下来的位置和名望（势能）。他写下的：人的力量从内部展开，教育是让里面本来有的力量长出来，这是内能。他活过的：斯坦兹那个冬天是一股冲劲，是动能；而晚年一开口就有人跟，是势能。瑞士历史辞典说，伊弗东的成功要归功于创办人的名声（HLS，见第 5 章）；各国送来学生、教师，赫尔维蒂政府把斯坦兹交给他，布斯先读了小说才来，都是这一池水在起作用。理论讲内能，人生靠势能和动能。这一道缝，卡上记作「另有势能」。

再过「路」那一行。

意义目标这一格问：为了什么走，创造、自由，还是幸福？他写下的：第 18 章读出，他在书里要的是「做成、自立、安稳」，让穷人能自己帮自己、过上安稳的日子，创造律最弱（待验）。他活过的：最难的那几年，撑住他的是一回一回地造：造一所贫儿院，写一本小说，再造一所学院。写小说那几个星期，故事「自己从笔下流出来」。理论偏自由和幸福，人生靠创造。这一道缝不宽，记一笔。

路径组织这一格，第 32 章已经写全：理论站在「动手」，人生靠「修正」和「迭代」。第二道缝，承重。

优化约束这一格问：要求少出错、留余地，还是别浪费？他写下的：次序里不许有缺口，开头的每一格都要做到完满，这是压误差；把教学手段简化到穷母亲也能教，这是省损耗。他活过的：写书的十八年，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失败者的空转，

后来成了他的底子，《林哈德与葛笃德》就长在这段日子里；伊弗东三分之一的孩子不交钱，老师几乎不拿工资，这是一大笔看起来不划算的富余（见第 9 章）。理论压误差、省损耗，人生靠一段段「看起来浪费」的余量。这一道缝，本书初判，证据尚弱。

最后过「样子」那一行。

对比、变化、分布这一格，问他怎么看世界。他写下的：从模糊到清楚、从简到繁，一点一点变（见第 23 章）；从起居室到村子再到国家，一圈一圈往外，各在各的位置。他活过的：他最关键的几次判断，是比出来的：十六岁拿自己受的教育去比爱弥儿的教育（第 2 章），晚年拿伊弗东的实情去比自己的理想（第 10 章）。初判是格内一道细缝，证据弱，登记，不展开。

粒子、波、场这一格问，他把世界看成一颗一颗的东西、一阵一阵的起伏，还是一整片气氛。他写下的：两样都有，一边是一颗一颗的要素（点、线、音节），一边是起居室那一整片爱的气氛。他活过的：名声一阵一阵地来，一所学校败一回，一本书起一回。本书在这一格看不出承重的缝，照实写：本轮未发现。

真、善、美这一格，要特别看。第 166 号的二十道缝里，三十个视角，理论和人生两边都没人碰到的，只剩「美」。（这一格后来由第 246 号蔡元培卷填上，那一卷与本书同日上站；本章的查法与结论不受影响，补记见第 35 章。）

他写下的，碰到过美，只是碰得很轻。《葛》第一封信里，他说布格多夫的孩子把开头的每一格做完满以后，身上很快长出一种「对美和秩序的普遍感觉」（《葛》第一封信）——美是跟着秩序一起来的。《天鹅之歌》里，他说写字的美，不过是笔画由粗到细、由直到斜过渡时的细腻；画画这门手艺，最后通向在一切细腻和美的样子里越来越大的自由（《天鹅之歌》，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本书转述）——美放在画画这一课的尽头。《葛》第七封信里骂「字的人」，他用的词是他们那条不自然的路子上的「种种漂亮本事」（《葛》第七封信，第 31 章引过这一段）——这里的「漂亮」，是贬义。

他活过的，两回把美推到了一边。一回在古尔尼格尔山上：他说自己从没见过那么宽的景致，脚下是一整片美丽无边的山谷，他看着它，想得更多的却是那些没受好教育的百姓，而不是风景的美（《葛》第一封信，本书转述）。一回在小说写完以后：朋友嫌他没有文采，替他改得满纸漂亮句子，他宁可不出书，也不要那份丢了真的改稿（第 31 章，据纪姆普斯〔据二手〕）。协会网站的作者说，他身上本来有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家，要是他一直写下去、肯在审美和文笔上用心，今天的中学语文课会像对待瑞士那几位大作家一样对待他；可写作对他只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他要的是做事（heinrich-pestalozzi.de「林哈德与葛笃德」篇〔据二手〕）。他的英译者钱宁更不客气，说他的文笔拖沓到很难读完半打页（钱宁英译节本译者序，1885〔据二手〕）。

那本小说靠什么打动人？纪姆普斯说，靠它写得像活的一样，教训一点不露（纪姆普斯英译本〔据二手〕）。这是真，和一份想救穷人的善。

所以这一格的读数是：美，他碰到了边，没有填上。理论里，美跟着秩序来，放在一课的尽头；人生里，他两回把美让给了真。照实写：这一格还是没有一道承重的缝。可这一回有一样新东西，第 35 章再说。

九宫之外，还有一处要记。缝隙 Skill 的提问表里问：他写下了张力积累、形状改变，有没有写回写？答案第 32 章已经给了：回写在他的学校里天天有，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 四、一张缝隙表

九格过完，把有缝的几格收进一张表。

格子	他写下的	他活过的	读数
信息（符号・逻辑・数学）	数、形在前，词是看见的仆人；提防「字的人」	两回出名都是字；晚年自认功劳只在语言教学	主缝，跨格的落点

格子	他写下的	他活过的	读数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	现实界在先：实物、起居室、活计	被一本书点燃（理念界）；斯坦兹靠「没有目的活不下去」（自我界）	主缝的起点；格内细缝
路径组织（猜想……迭代）	动手：照次序做，一步不乱	修正、迭代：五回败，五回改	第二道缝，承重
能量（内能・动能・势能）	内能：力量从内部展开	动能（斯坦兹）、势能（名声招来学生、助手）	缝，记作「另有势能」
意义目标（创造・自由・幸福）	自立、安稳	一回回地造	细缝，待验
优化约束（误差・冗余・损耗）	不许缺口，简化省力	写书十八年、不收钱的孩子	初判，证据弱
真・善・美	美跟着秩序来，放在一课尽头	两回把美让给真	碰到边，未填

表里没列的两格，本轮未发现承重的缝。

◆ 五、保底

每说一处「他漏了」，先说他在哪里是对的。

第一，对贫民和孤儿，在书本压倒实物的旧学校里，「先看见、再说出」完全正确。那时的孩子被拴在字母前面，一整本书背下来，拿到外面一个字都认不全（见第 2、12 章）。对这样的孩子，把实物放回眼前，是开门。

第二，斯坦兹那个冬天证明了这一点。八十个孩子，十个里难得一个认得字母，春天一到，个子、脸色都变了（见第 7 章）。那半年里，他先让孩子心里有了那份情，才去讲那份情叫什么。

第三，他反对的是空话，不是语言本身。三要素里本来就有词，名称要尽早教；他只是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他看不上的，是站在高跷上的「字的人」，不是一个会说话、会讲故事的孩子。

第四，一张排好的次序表，对不会教书的人是一根扶手。他要的是穷人家的母亲也能教，不用请先生，不用花钱。

所以这道缝的条件要写准：在东西拿得到、孩子刚起步、手里又堆着一堆空字的地方，他的秘籍站得住；缝开在另一些地方——东西拿不到、要让没看见的人信、走到半路走岔了的时候。

◆ 六、悖论一句话

> **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这句话要慢慢读，别读成挖苦。

它说的不是「他说一套、做一套」。他没有瞒过谁：小说是他写的，「故事和图画是唯一有效的材料」也是他写的。他也不是不信故事。他只是把故事留在了给老百姓的书里，把一张从简到繁的次序表交给了母亲和教师。

为什么会这样？缝隙 Skill 给过几条理由，放在他身上，有两条最贴。

一条是：能教的写成理论，只能遇到的留在人生里。一步一步地看、数、说，能排成表，能教给一位不识几个字的母亲。可一个故事怎样才让人信，一次失败以后该改哪里，排不成表。它们得遇上。

另一条是：吃过的苦，最不想让别人再吃。1801 年他回头看写书那些年，说自己死死抓着一些字，那些字在心里已经没了根（第 31 章）。一个在字里沉下去过的人，给穷孩子设计教育时，先把字往后放，这是心疼。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照缝隙 Skill 的四种样子来分，他属于第四种：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给穷孩子的是实物和次序，自己一路靠的是字和修正。他身上也带着一点第三种的影子：让他成名的那本小说，他后来说它是一块死石头。

更短的说法，是任务书里的那一句：他教人先看东西，欧洲却是先读了他的书。

> **带走的话**
>
> 缝开在「看见」和「让人信」之间，开在「一步不乱」和「败了再改」之间。他写下了前一半，活出了后一半。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在书本压倒实物的旧学校里，「先看见、再说出」是救人；次序表是穷母亲的扶手。关：故事和修正，他人生里天天用，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美」他碰到了边，两回让给了真。
>
>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先看见、一步不乱；靠的是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和一回回从败到改。

第 34 章

只学他理论的人卡在哪，和两个同构的普通人故事

> 这一章的问题：只照他的理论去学的人，会在哪儿卡住？普通人身上，有没有和他一样的缝？

◆ 一、学到了什么，卡在哪儿

缝隙 Skill 里有一句话：理论一传下去，缝会变宽。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还活着理论之外的那几格；到学生一代宽一些；到了大众读物和培训课里，往往只剩一个口号。

他身上正是这样。他自己一边讲直观，一边写小说、写书信、写报告，一边五回败、五回改。他的助手们还在他身边，看得见他怎样改。可一张《直观 ABC》传出去，传到别的国家、别的教室，随纸走的，只有表。第 9 章吉拉尔那份报告已经看出来：搬得走的是字母表，搬不走的是那片土。它们在各国怎样变样，第十一编细看。

这样的学法，他活着的时候就有了。第 32 章那位费希特，把他的教学路子立为一国教育的起点，凭的是读他的书，而且有意先不去看他的学校。费希特是认真的，也是好意；可一个人只从书里认识他，拿到手的，自然只是他写下的那一半：先看，一步一步。他那一路讲故事、一路败了再改的另一半，书里没有，读书的人就无从拿起。

下面写三群人。不点真人的名，只画一个群像。

先说家长。他们学到了「先看实物」。孩子认字，先拿真东西；认「苹果」，桌上放一个苹果。这一步是对的，孩子认得快，也认得牢。碰到需要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就卡住了：孩子问恐龙，问爷爷小时候，问天上为什么有月亮，这些东西拿

不到桌上来。家长说：等你以后自己看到了就知道。孩子等不到，就去找能讲给他听的东西，常常是一块屏幕。家长学到了他的「先看」，没学到他的「讲给人听」；而屏幕替他们讲了。

再说老师。他们学到了「一步一步」。课排得很细，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往上加，每一步都有练习，步子稳，班上的平均分也稳。碰到需要败了再改的时候，就卡住了：一个孩子在第三步走岔了，照表往下走，他就一直岔下去；老师知道他岔了，可教案里没有「岔了怎么办」这一栏，只好让他「回去再练一遍第三步」。练的是同一步，不是换一条路。第 11 章言秋棠的《五步法》，就差点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做识字产品的人。识字卡、识字机、识字软件，他们学到的最多：先看图，再认字，一张一张，从简到繁，一关一关。产品做得漂亮，孩子也爱点。碰到两件事就卡住：一是孩子认了三百个字，拿到一本真正的故事书，还是读不下去，因为卡片上的字一个一个是孤零零的，没人把它们串成一个让孩子想往下读的故事；二是产品上线以后，哪一关孩子最常卡住、为什么卡住，后台有数，可下一版照样是在后面加关，很少回头改那一关。

三群人卡的地方，是同一道缝：学到了他写下的「先看、一步一步」，没学到他活过的「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和「败了再改」。

学得越像他的理论，离他本人越远。他本人，恰恰是一个会讲故事、会改的人。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三群人起步都没错。孩子三四岁、五六岁的时候，先看实物、一步一步，处处见效，家长和老师都尝到了甜头。天花板来得晚，也来得突然：要等到孩子该读一本长长的故事书、该把一篇写砸的作文推倒重写的年纪，它才露出来。那时候大人回头一看，路上每一步都照着做了，偏偏缺的那两样，从来没在表上出现过。

◆ 二、故事一：园口的那棵老树

设想有这样一位果农，姓樊，五十多岁，在湘中一座丘陵上种了三十年柑橘，后来带着村里十几户办了个合作社。

樊师傅嘴上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果子好不好，尝一口就知道，别听人家说。他不爱讲，不爱包装，来人了就领到地里，摘一个，剥开，递过去。他信的是摸得着、尝得出的东西。

合作社头几年卖得不好。果子是好的，可四周山上的果子也不差。

转机是一件他自己没当回事的事。园子口有一棵老树，是他父亲六十年代嫁接的第一棵。那年发大水，村里的果树淹死了一大半，就这一棵活下来，后来全村的新苗都是从它身上接的穗。每年开园那天，樊师傅站在这棵树下，给来的客人讲这件事。他讲得不好，磕磕巴巴，可讲的是真的。客人记住了，回去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年来的人多了一倍。

他嘴上信的是「尝一口」，身上靠的是「一棵树的故事」。

天花板是在那年秋天露出来的。樊师傅腰伤了，站不住，那年开园没去树下。合作社的年轻人照他平时教的做：把果子摆好，请人尝。果子一样甜，来的客人却少了一半。年轻人不明白：果子没变啊。

又过了一阵，县里在省城办展销会，合作社租了一张桌子。桌子两边都是卖柑橘的，家家都说自己的甜。年轻人照师傅的话，切好一盘请人尝，路过的人尝一块，说一声甜，走了。没人问这果子是哪儿来的，年轻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个年轻人回来，坐在樊师傅床边问：师傅，客人老问您那棵树，那棵树到底怎么回事？您怎么从来不跟我们讲？

樊师傅愣住了。那件事他讲了十几年，讲给每一个外来的客人听，偏偏没讲给身边这些天天跟着他干活的人听。在他心里，那不算本事，只是开园那天顺嘴说的几句闲话；真本事是剪枝、施肥、疏果，这些他一样一样都教了。

他躺在床上想了好几天。后来做了一件他以前看不上的事：把那棵老树的来历，一句一句讲给合作社的年轻人听，让他们也去找自家园里的一棵树、一件真事。他立了一条规矩：只许讲真的，编的不要。一个年轻人讲他爷爷用扁担挑苗上山，另一个讲她家的地是从一片乱石坡里一锄一锄开出来的。

第二年开园，每户园口都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一件事。樊师傅说，他这辈子一直以为，果子自己会说话。

◆ 三、故事二：唱岔了的那一句

设想有这样一位鲁阿姨，六十出头，纺织厂退休，在县城老年大学带一支合唱队，带了十几年。队里三十来个人，多是退休的老师、工人和家属。

鲁阿姨排歌，有一套规矩：先认谱，再分声部，一个声部一句一句地抠，抠熟了才合；合起来以前，谁也不许自己加花样。她常说：唱歌是练出来的，照着一遍一遍来，别想那么多。

她信的是一步一步，照着练。

可她自己这一身本事，不是这样来的。她年轻时在厂里宣传队，没人一步一步教过她。她跑过调，忘过词，被台下笑过，也被老队长骂过。她后来能站在队伍前面，靠的是一样她从没当成「本事」讲给人听的东西：唱岔了，当场听出来，当场往回拉。她站在前头，一听哪个声部偏了，手一压，眼一递，大家就跟着她慢慢回到调上；实在回不来，她就在一句唱完的地方停一拍，自己哼一个音，重新起。

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头一回领唱。厂里开联欢会，伴奏的录音机卡了带，一屋子人只好清唱。唱到第二段，调越走越低，她听出来了，心里发慌，脚底下直冒汗。她没有停，撑到那一句唱完，停了一拍，哼了一个音，重新起。那首歌唱完，掌声比平时还响。那一回，她学到的不是哪一句怎么唱，是唱岔了以后怎么听、怎么接。可这件事，她从没当成一课教给队里的人。

她嘴上信的是「照着一步一步练」，身上靠的是「唱岔了，当场认，回头拉」。

天花板是在她去外地帮女儿带外孙的那两个月露出来的。队里唱得最好的一位老队员替她领。重阳节县里办演出，他们上台唱一首练了一个月的歌，每个声部都抠得很熟。唱到一半，音响出了毛病，伴奏忽然没了声。台上一下子乱了：高声部还在往前赶，低声部停了，领唱的那位张着嘴，不知道该接还是该停，最后只好朝台下说一声对不起，重来一遍。重来的那一遍，谁都不敢放开唱。

演出回来，有几个人说脸上挂不住，退了队。

鲁阿姨回来以后，听大家讲那天的事，没有怪谁。她想了好几天，改了排练的法子：每个星期留出半节课，专练「唱岔了怎么办」。她故意把伴奏起高半个调，或者唱到一半把音响关掉，让领唱的人自己听、自己拉。岔了，她不替大家拉，只问两句：现在是什么样？往哪儿接？练完了，大家一起说，是从哪一句开始偏的，下回唱到那儿，先竖起耳朵听一听。

一开始，这半节课只放一个小岔子，一次只关一小段伴奏；等大家接得住了，才放大一点的。她一直站在旁边，真接不上了，再伸手。

她说：我以前教你们的是怎么不唱错；现在要教你们唱错了怎么办。

◆ 四、四步同构检查

两个故事写完，照缝隙 Skill 的四步，对一对是不是同一道缝。

樊师傅。嘴上信的，是「尝一口就知道」：实物在先，和裴斯泰洛齐的理论站在同一格，现实界。真正靠的，是一棵老树的故事：信息格里的符号，和他人生另活的那一格对上了。碰到天花板，是在讲故事的人不在场、客人又尝不出分别的时候，和追随者卡住的地方对上了：需要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就卡住。后来怎样补，是把故事当本事教给别人，而且只讲真的，这和下一章的补法对得上。四步都对上。

鲁阿姨。嘴上信的，是一步一步照着练：路径组织里的「动手」，和他写下的一步不乱同一格。真正靠的，是唱岔了当场认、回头拉：修正和迭代，和他活过的五回败、五回改对上。碰到天花板，是伴奏一断、领唱的人不会往回接的时候，和

老师们「岔了只会回去再练第三步」对上。后来怎样补，是把「唱岔了怎么办」设计成一课，按剂量，有人托底，这也和下一章对得上。四步都对上。

两个故事，一个对第一道缝，一个对第二道缝。两个人都不是骗子，他们只是把自己最拿得出手的那一半说成了全部，把真正托着自己的那一半，当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

> 带走的话
>
> 只学他理论的人，学到了先看、一步一步，卡在要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要败了再改的地方。学得越像他的理论，离他本人越远。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先看实物、一步一步，让家长、老师、做产品的人都有了一根扶手。关：随着表传下去的，只有「先看」和「次序」；讲故事和败了再改，在传播里掉了。
>
>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他教的是先看、照着练；樊师傅和鲁阿姨也一样，靠的却是一棵树的故事、一回回唱岔了再拉回来。

第 35 章

补上缝隙，可以这样学；与第 166 号二十道缝对账

> 这一章的问题：学他，该补上什么？他这一道缝放进第 166 号那二十道缝里，说明了什么？

◆ 一、学他，做他的补丁

缝隙 Skill 的主张是：学大师，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的理论缺哪一格，你就在那一格上多下功夫。

先说要学的那一半。直观要学，而且要认真学。东西拿得到，就先拿给孩子看、给孩子摸；孩子刚起步，就从最简单的起；孩子手里有一堆空字，就先把字放回东西身上。第五编、第六编讲的那些，都是真的，是他用一辈子压出来的。

再说要补的两样。

第一样补丁：看见以后，讲给没看见的人听。

这一条，是从他自己身上来的。「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是他写的；他靠一本小说，让一整个欧洲「看见」了一个它从没去过的瑞士村子。

放到家里，可以这样做。孩子看过、摸过一样东西以后，别急着考他叫什么名字，让他打个电话，讲给不在场的人听，外婆、姑姑，谁都行。讲不清楚，外婆会问：那是什么颜色？有多大？孩子就得回头再去看。一个故事讲不讲得通，要看它能不能让一个没看见的人信。这一步，正好把「看见」和「让人信」接起来。

放到教室里，可以这样做。实物课上完，留五分钟，让孩子把刚看见的东西讲成一个小故事：它从哪儿来，谁用过它，出过什么事。故事要是真的，或者明说是想象的，不许把想象的说成真的。樊师傅那条规矩，在教室里也用得上。

还有一种反方向的用法：东西拿不到的时候，先讲故事。讲大海、讲恐龙、讲爷爷小时候，故事先到，看见后到。第 24 章的读数是，这时候故事常常让孩子看得更起劲。

第二样补丁：败了再改，要留出名额。

他活过的那条路，是一次一次从败到改。这一样最难学，因为败没法照表安排。能做的，是给它留出位置。

放到家里：一件孩子要学的新事，先说好，第一遍做坏了不算，第二遍才算。第一遍做坏了，大人别替他改，只问两句：现在是什么样？你想往哪儿接？这正是鲁阿姨后来留出来的那半节课。剂量要小：每次放进来的难，只比孩子能扛的多一点，身边一直有人托底。

放到教室里：一套教法用满一段时间，找一个孩子身上走岔的地方，把它当成要改的那一处，改完再用。改的理由写一句，写的是「哪个孩子在哪一步没走通」，不是「这套方法不好」。第 11 章言秋棠在《五步法》每一步后面加的那一栏，就是这个意思。

放到做产品的人那里：下一版上线之前，先回头看孩子最常卡住的那一关，改那一关，再往后加新关。

这第二样补丁，他自己其实想过。第 29 章引过他 1818 年七十二岁生日的话：一本给父母的「起居室之书」，要靠许多人合在一起，一点一点写成，一点一点改好，他只要活着就要为它添东西。一本永远改下去的书，就是把「败了再改」写进方法的样子。这件事没有办成，第 11 章说过。所以这一样补丁不是本书替他发明的，是替他把晚年那个没办成的打算，放小一点、放到你手边来做：不必是一本书，每回动手之前，先回头改掉上回走岔的那一处，就够了。

这两样补丁合起来，一句话：

先看见，再讲给没看见的人听；讲砸了、做岔了，改一遍再来。

补丁也有分寸。讲故事不等于包装，更不等于编；只讲真的，想象的说明是想象。败了再改，也不是故意让孩子吃苦；纯消耗的苦要挡掉，只有逼出新本事的那

一点难才按剂量留下。这些做法适合自查，不适合拿来考核别人。孩子要是长时间学不进去，或者一碰就崩，请寻求专业帮助。

◆ 二、与第 166 号二十道缝对账

第 166 号读过二十位大师，留下一张读数。把他放进去，对一对。

第一件，他是第二位从现实界跨到信息格的人。

第一位是南丁格尔。她的理论站在现实界：空气、光、清洁；她的胜仗打在信息格里：把数字摆到大臣面前。她教的是把病房收拾干净，靠的是一张张统计图。

他和她同型，都是理论站现实界、人生靠信息格；可路不同。她靠的是数学，他靠的是符号，是故事。更有意思的一点是：他的理论在信息格里恰恰偏数学，数和形放在前头；他的人生偏偏靠了另一样，词和故事。南丁格尔的理论不讲数字，人生靠数字；他的理论讲数，人生靠故事。两个人落在同一对格子上，缝的走向，一个向数学，一个向符号。

两个人还有一处更深的相同。南丁格尔要说服的大臣，没有去过战地的医院；他要打动的读者，没有去过瑞士的穷村子。两个人面对的，都是一群没看见现场的人。现实界的道理，要在现场才看得见；可要让不在场的人信，就得走进信息格：她用数字，他用故事。这大概是理论站在现实界的人，最容易跨出去的那一步。它也正好说明，第一样补丁为什么要落在「讲给没看见的人听」上。

照第 166 号的记法，跨格缝原来有两道，南丁格尔和伍登；加上他，是三道。

第二件，「缝隙最常落在 E 上」这条悬着的推论。

第 166 号的读数是：理论站在「地」上的有九位，三界最挤，六位。他的理论站在现实界，这一栏变成十位、七位；他的主缝也落在「地」那一行，从第一格跨到第二格，另有第三格的势能。这是给这条推论加了一票。

可这一票要打个折扣。本书选他，本来就是因为写手的缝隙行先落在了三界和符号上（王德生令二）。带着偏差选进来的人，投的票不能算干净。照实登记：本

轮加一票，选人偏差未排除。另一面也要记：他的第二道缝落在「路」上，而且承重，这说明在同一个人身上，缝可以同时落在地上和路上。

第三件，「美」这一格。

第 33 章的读数是：碰到了边，没有填上。理论里，美跟着秩序来，放在画画一课的尽头；人生里，他两回把美让给了真。

可这一回，有一样新东西，值得登记。那本小说打动人，靠的是写得像活的一样：一个村子、一个母亲、一架纺车，一幕一幕画在读者眼前。协会网站的作者说，他身上本来藏着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家。那么，小说的力量里，有没有一大块其实是美？如果有，本书把它记进了信息格的「符号」，美这一格就被读法绕了过去。

第 166 号的失效户里，关于美有两种可能：一是大师很少把美当成功之道，二是读法本身看不见美。在他身上，两种都有影子：他自己确实把美往后放，这是前一种；他靠的故事里藏着美，本书却记成了符号，这是后一种的一个具体样子。

这里要补记一件事，也照实交代它是什么时候补的。本书写完、正要上站的那一天（2026 年 9 月 27 日），站上新上了第 246 号《教人超脱的守门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蔡元培》。那一卷的读数写明：蔡元培是第 166 号那二十位之后，**第一位理论站在「美」上的人**（「以美育代宗教」）。所以，「美这一格空着」这句话，到本书上站的这一天已经不成立了——**填上它的不是本书，是同一天上站的第 246 号**。

这件事对本章的读数有两处影响，分开记。第一，第 166 号失效户里「美这一格空着」一条，**不再由本书接着记为空**，改记为：已由第 246 号填上。第二，本书自己的那条观察不受影响，照旧待验——**在裴斯泰洛齐身上，美可能躲在符号里被本书记走了**。这两件是两回事：一件是那一格有没有人，一件是本书的读法看不看得见美。第二件仍然没有答案，下一回读一位画家、建筑师或匠人，可以专门查它。

第四件，格内缝和跨格缝，哪一种对追随者伤害更大。

本书只有一个人的读数，不下结论。只记一个印象，待验：跨格的缝，追随者更难看见。蒙台梭利的缝在三界里面，读者还能从她的书里看出张力和忍耐这些字；他的缝跨到了另一格，追随者在他的方法书里，连「故事」「修正」这两个词都很难找到一栏。看不见，就补不上。

◆ 三、随身三问

这一编走完，把三句话留在手边。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他说靠的是直观，先看东西，站在三界里的现实界。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新庄破产以后，靠一支笔、一本小说；斯坦兹散了以后，靠下山再来、找人一起改；伊弗东散了以后，还在写，还在改。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看见以后，学会讲给没看见的人听；做岔了以后，学会改一遍再来。

这三问，也可以拿来问你自己。你心里那套「我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是不是只写下了能教的那一半？

> 带走的话
>
> 学他，先学看见；再补上他活过、没写进方法的两样：讲给没看见的人听，和败了再改。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直观要学；补丁两样，讲故事和改一遍，都是从他自己身上拿来的。关：补丁只适合自查，拿去考核就会被填成好看的格子；「美」这一格本书没有填上（填上它的是同日上站的第 246 号），只留下一条观察：美可能被本书的读法记进了符号。
>
> 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教的是看见和次序；靠的是故事和修正，补丁就从这两样里拿。

◆ 编末

一个劝人先看东西的人，在一本旧账本的行缝里写出了一个村子；一个讲一步不乱的人，一辈子五回败、五回改。

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这句话不减他一分。它只是提醒我们：读他的方法书的时候，别忘了他的那本小说，和他那一路改过来的脚印。

第 八 编

相遇

编　序

这一编让他和中国人见三面。

第一面，是两千多年前的两句话：《论语》里的「不愤不启」，《礼记·学记》里的「道而弗牵」。第二面，是一百年前的陶行知，一个同样把实在的日子请进学校、同样恨死了只会背书的人。第三面，是中国人家里的一张饭桌：爷爷背过的《三字经》，妈妈手机里的识字 App，还有一本比他早三百年上下、一字配一图的明代小书。

规矩先说在前面。同一把尺子量两边，不判谁赢。中国的这些话，只作旁证，不和他混为一谈；不拿中国去赢西方，也不拿西方去救中国。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第五大编读东方教育传统，有一句底线：传统的概念不直接进入课程，要转化的是它的发生工艺，不是复古一套课本（第 47 号第五大编第二十一章）。这一编照这条走。

每一章都走一遍对话四段式：它说什么，本书同意什么，本书要多问一句，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只有前三段的，不算对话，只算宣讲（第 65 号第 14 章）。

第 36 章

《学记》与《论语》：「道而弗牵」和「不愤不启」

> 这一章的问题：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也讲过「怎样教」。把他们的话和裴斯泰洛齐的字母表放在同一把尺子下量，各自量出了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果上中班以后，想自己系鞋带。

那天早上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两根鞋带一手一根，绕一圈，线头滑出来；再绕，又滑。爷爷邱德茂坐在旁边剥豆子，看着，不伸手。

第三回滑出来，邱果把鞋一甩，眼圈红了，抬头看爷爷。

爷爷这才放下豆子，蹲下来。他没把鞋带接过去，只拿起一边，折成一个小耳朵，捏进她的手指头里，说：你捏住这一只耳朵。

另一只耳朵，他没做。他等着。

邱果盯着手里那只耳朵看了半天，把另一根也折了起来，歪歪扭扭，一大一小。她把两只耳朵交叉，一塞，一拉。松松垮垮，可是一个结。

谭慧在厨房门口看见了，小声说：爸，你早点教她不就完了。

爷爷说：早教，她不要。刚才她急了，才要。

邱德茂在村小教了二十多年低年级，他说不出这个道理的出处。可这个道理，两千五百年前就有人写下来了，而且写得比他短。

◆ 二、两句话，两个出处

先把出处分清。这两句常被一起说，有时还被说成同一个人的话，其实出在两本书里。

第一句出在《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第八章，据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所录原文）

南宋朱熹作注，大意是：愤，是心里想弄通、还没弄通的样子；悱，是嘴上想说、还说不出来的样子；启，是替他打开意思；发，是帮他把话说出来。一样东西有四个角，告诉他一个，他该知道另外三个；「反」，是他拿那三个角回来对证。朱熹还引了程子的话：等他的诚意露在脸上、话上了，再告诉他；告诉了，还要等他自己得着，才再往下告诉（朱熹《论语集注·述而》，据网上录本，本书转述）。

第二句出在《礼记·学记》：「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据维基文库所录《礼记·学记》，简体照录）

大意是：君子教人，靠的是让人自己明白。领着走，不硬拽；鼓着劲，不压着；开个头，不把话说到底。不硬拽，师生就和气；不压着，学的人就觉得不难；不说到底，学的人就得自己想。

《学记》讲教，不只这一句。和本章相干的，还有几处。

讲次序的。大学开学，「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年纪小的先听不问，学问不跳级；教之所以兴，有一条是「不陵节而施之谓孙」，不越过节次去教，叫作顺；教之所以废，有一条是「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不按次序，就乱成一团理不出头绪。

讲先易后难的：「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会发问的人像劈一块硬木头，先劈好劈的地方，最后才劈疙瘩。

讲旧学校毛病的：「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如今教书的人，只管哼念手里的竹简，问题一个接一个，一个劲往前赶，不管学的人跟没跟上、安不安。

讲打比方的：「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先学会宽宽地打比方，读不好《诗》（「博依」，旧注多解作广为譬喻〔据通行注本，待核〕）。还有一句：「古之学者，比物丑类。」古时候学的人，把东西摆在一起比，按类归拢。

这里还要交代一句。第 221 号陶行知卷第 35 章，已经拿《学记》量过陶行知，用的是「教学相长」「学学半」「相观而善之谓摩」「知其心」「当其可之谓时」这几句，也引过「道而弗牵」（第 221 号第 35 章）。本章不重走那条路，换几句它没用的，来量裴斯泰洛齐。

◆ 三、同一把尺子，先量他，再量《学记》

尺子上刻两道线。

第一道：下一步由谁定？由一张次序表定，还是由学的人那股「急」定？

第二道：话说到哪儿停？说满，还是留一截？

先量裴斯泰洛齐。

第一道线，他两边都站过。第五编说过，他的方法书写着：旧的没有在孩子心里刻得抹不掉，决不往新的走；要从第一步慢慢到第二步，然后没有缺口地到第三步、第四步（《葛》第一、第七封信）。这是表定下一步。可在布格多夫的现场，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不要字母、只要图和东西，他就把字母放下了（《葛》第一封信）。这是孩子定下一步。

第二道线，他的方法书偏向说满。《母亲读本》当初的设想，是另附一本方法书，把母亲在每样东西面前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最没练过的母亲照着念，一个字也不必添（《葛》第七封信；本书第 22 章）。可他编名词配形容词的练习时，给几个例子就停，转过来问孩子：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葛》第七封信；本书第 21 章）这一问，是留了一截。

再用同一把尺子量《学记》。

第一道线，《学记》也两边都站。「学不躐等」「不陵节」「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是次序，而且是硬次序：越了节，就叫「杂施而不孙」，下场是「坏乱而不修」。这几句和他的「没有缺口」，站得很近。另一头，《论语》那句「不愤不启」，把开口的时刻交给了学的人：他没急起来，先生不开口。

第二道线，《学记》站得比他的方法书清楚：开而弗达。

量完，不判谁赢。两边都在次序和学的人之间拉着一根绳子，各自拉在哪一头，不一样。《学记》这一篇里，次序和火候写在一起；他的书里，火候在信里，次序在方法里。

◆ 四、SDE 看这一处

「愤」是什么时候?

用本书的词说，是一个人已经碰到了东西、知道自己没弄清、正在使劲的那一刻。邱果手里那两根鞋带，绕了三回，滑了三回，东西全在，就是捞不出一个结来，这是一锅粥（混沌态）。「悱」再往前一步：心里那个样子快出来了，嘴上还说不出，手上还做不成，这是正在成形（介生态）。孔子挑的出手时刻，恰好落在正在成形最吃紧的地方。

第 47 号读《学记》，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是催发，不是替代（第 47 号第五大编）。本书接着用这个判法：先生只在愤悱的时候出手，出手只开一个头，剩下那一截让学的人自己走完。路是他自己走的，走出来的形状也是他自己的。爷爷只折了一只耳朵。

拿这把尺子去量裴斯泰洛齐的字母表，量出一处空格。

他的表上，每一格写的是「教什么」。没有哪一栏写「孩子这时候急了没有」。下一格什么时候开，由上一格「刻牢」没有来定；刻牢，是先生看得见、考得出的。愤悱不一样，它只在这一个孩子、这一刻的脸上、手上、嘴上。字母表管得住先后，管不住火候。

反过来，拿他的尺子量《学记》，也量出一处空。

愤悱从哪里来？一个孩子，要先碰过点什么，才急得起来。邱果要是从没摸过鞋带，她不会急，只会走开。斯坦兹的孤儿，他说除了少数几个，全都什么也不知道（《葛》第一封信）；这样的孩子，对着竹简，愤不起来，也悱不出来。他一辈子的活，恰好是在孩子跟前放一样能让他急起来的东西：纺车，实物，一张破墙纸。《学记》讲先生怎样等，没怎么讲先生在等之前，要往孩子跟前摆些什么。「不学博依」算是一句，讲的仍是学的人先要攒下打比方的本钱。

还有一处，隔了两千多年撞在一起。「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和他那一句「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问的是同一件事：给一个例子，看孩子能不能自己找出第二个、第三个。分别在后半截。孔子说，找不回来，「则不复也」，就先不往下教了——三隅是一道检验。他说，孩子们找来的例子，常常是老师自己想不到的（《葛》第七封信）——三隅是一份收获。一个拿孩子找来的东西量孩子，一个拿孩子找来的东西撑开课。

下面照教育 Skill 的对话四段式，走一遍。

它说什么——《论语》这一句说：等学的人急了、想说说不出了，再开口；开一个头，看他能不能自己带回另外三个。《学记》说：领着、鼓着、开个头，别拽、别压、别说尽；又说：别越节，先易后难。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催发而不替代」；同意愤悱是最该出手的时刻；也同意《学记》自己没有回避的那一层：次序是要的，乱教一气会坏事。

本书要多问一句——愤悱，是谁看见的？先生看见了，出手；先生没看见呢？一个班四十个孩子，各急在不同的时刻呢？《学记》的答案是先生的本事，所谓「知其心」；裴斯泰洛齐的答案是一张表。两个答案都把「看见愤悱」交给了一个人或一张纸，都没有一样东西记下来：这一回我开口开早了，那一回开晚了，下回怎样改。先生出手以后，孩子的样子回过头来改先生下一回出手的时机，这就是本书说的**回写**。两千年前的这一篇和两百年前的那一本，都把回写留在了先生的肚子里。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开而弗达」四个字，提醒本书自己。一本讲「别把长排成字母表」的书，最容易的失败，是把自己给出的补法又排成一张新的表，每一步都说满。本书第十二编写做法，每条后面跟一行「这个做法的边界」，就是照这四个字，给读者留的那一截。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下雨的晚上，邱远在窗边写作业，写着写着停了笔，问爸爸：窗户玻璃上的水珠，为什么在屋里这一面，不在外面那一面？

邱志强张嘴就要答，看见爷爷在对面冲他摇了摇头。他把话咽了回去，只说：你先想想，夏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那瓶可乐，外面为什么湿？

邱远想了一会儿，说：瓶子冷，外面的热气碰上去……那玻璃也是冷的？外面下雨，玻璃是冷的，屋里是热的。

他自己往下找：爷爷从外面进门，眼镜一下子白了；洗完澡，浴室的镜子也白了；煮饭时锅盖里面全是水。找到第三个，他不用人问，自己笑了。

一个角，他带回来三个。

那天晚上，谭慧在家里那个记药房交接班的小本子背面，添了一行字：今天差点又替他说了。她后来又记过几回：有一回开口开晚了，邱果急哭了还没人理；有一回开口开早了，邱远说「我马上就想到了」，一脸扫兴。

这个做法的边界：等孩子急，不是晾着孩子。急得哭了、急得要放弃了，就该出手；插座、煤气、马路上的事，不能等他愤悱，先说清楚再讲道理。记下「开早了、开晚了」，是给自己看的，适合自查，不适合拿来考核别人。

带走的话

不愤不启，是等孩子急了再开口；开而弗达，是开口只开一个头。他的字母表管得住先后，管不住火候；《学记》等得住火候，却没写先生之前该往孩子跟前摆什么。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论语》把出手的时刻交给学的人的愤悱；《学记》说开个头、别说尽；他在孩子跟前摆出能让人急起来的东西。关：两边都把「看见愤悱」交给先生或一张表，开早了、开晚了，没有一栏记。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愤悱是先看见的，只看得见，排不进表。「不陵节」「学不躐等」，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张字母表，和他的「没有缺口」站得很近。

第 37 章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与「先看东西」

> 这一章的问题：陶行知说「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裴斯泰洛齐说「先看东西」。一个要做，一个要看；两个人站在差不多的一片土上，差在哪一步？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清明前，邱远要做一只风筝。

他先在手机上看视频，一个晚上看了二十几个：怎样劈竹篾，怎样扎十字骨架，怎样糊纸，怎样系提线。第二天他跟爷爷说，全看会了。

爷爷去楼下杂物间找出一截旧竹竿，陪他劈，陪他扎。糊好的风筝是一只燕子，邱远在翅膀上画了两道红。

星期天两个人去河堤上放。风不小。邱远一松手，燕子往上一窜，打个旋，一头栽进草里。再放，再栽。

爷爷说：尾巴轻了。

两个人撕了一截报纸条粘上，还是栽，只是栽得慢些。爷爷又说：提线往前挪一点。

挪了一指宽，燕子晃了两晃，歪着身子，上去了。

回家的路上，邱远一直不说话。晚上他在本子上画了一只燕子，别的都画得潦草，只有提线系的那个点画得老大，旁边写：视频里没说这个点要试。

那二十几个视频，他都「看见」了。燕子一头栽进草里，他才知道，看见的东西里缺了一样：这个点在哪儿，不是看出来的，是栽出来的。

◆ 二、他怎么说

陶行知（1891—1946）。他的生平、学校和判词，第 221 号《邬燕琴讲陶行知》整卷写过，这里只取和本章有关的几处。

「教学做合一」是他最出名的一句。他在同题的一篇文章里写：「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又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据今人所编陶行知文集的网上录本转引；一般系于 1927 年前后晓庄时期〔年代与初刊处待核〕）

他对书的说法，和裴斯泰洛齐骂「字母人」，隔着一百多年，脾气很像。他写：「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读书与用书》，据网上录本转引〔写作年份待核〕）。

裴斯泰洛齐那边，第五编说过，他在第九封信里骂印刷术把人的眼睛收窄到字母上，教出一群只长着「字母眼睛」的人（《葛》第九封信）。晚年的《天鹅之歌》里，他把一句话立为一切合乎自然的教育的根本原则：Das Leben bildet，本书统一译作「生活教人」（《天鹅之歌》，1826，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

这里要把一处出处接起来。第 221 号在第十编里写过：据通行的说法，裴斯泰洛齐说过「生活教人」（该卷原文用的是旧译，本书统一译名），有人说陶行知受过这句话的启发，两处都标了〔据通行说法〕〔据二手〕（第 221 号第 41 章）。本书能替它补上一半：这句话在《天鹅之歌》里确实有，而且不是随口一句，是他晚年给整本书定调的那一句（同上）。另一半，陶行知读没读过这一句、有没有从这里得过启发，本书查了中文的陶行知研究和年谱线索，**没有找到直接的材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的那两年，读到过裴斯泰洛齐，是很可能的事；可「很可能」不是材料，本书不写成事实。

◆ 三、先说他们对在哪儿

两个人对的地方，先分开说。

裴斯泰洛齐对在：他看见了穷孩子对着一本书发木，把东西放回了孩子跟前。他也不只是让孩子看。第 6 章写过新庄贫儿院，孩子们一边纺纱一边学算、学字；第 7 章写过斯坦兹，他一个人顾不过来，就让会了的孩子去教不会的（《葛》第一封信）。

陶行知对在：他把「看」往前推了一步，推到「做」。看，是东西碰到人；做，是人去碰东西，而且东西会回你一句。邱远看了二十几个视频，东西一句话也没回他；燕子栽进草里，那一下，就是东西在回话。陶行知的小先生（1934 年前后在上海一带推开〔据二手〕），和斯坦兹那些教别的孩子的孩子，隔着一百多年，走的是同一个路子：会一点，就去教；教的时候，自己又会了一点。

两个人还有一样是一样的：都想让穷人、让最没条件的人也学得上。一个想让每个不识几个字的母亲都能教，一个想让千千万万不识字的平民都能读。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 221 号给陶行知下过一句判词，用的是那本书自己的画面，本书不借。只取它拆开的三句：看见的，是教育在人和人、人和日子的磨擦里一次一次长出来，两边都会变；收回的，是一族封口的词——即、无时不、惟一、一切、合一——把这段长焊成了一样东西；底下是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生活本身（第 221 号判词与判决表）。本书接着判，不改判。

放在一起看，两个人像得出奇。

两个人的眼睛，都先落在现实这一界：实在的东西，实在的日子，实在的活。第 221 号给陶行知暂定的视角中心是现实界，本书给裴斯泰洛齐的推荐也是现实界中心（两处都待验）。两个人都在「书本压倒了日子」的那片土上说话；两个人最好的那一面，都是把日子请回学校。

两个人收回的动作，却不一样。

裴斯泰洛齐收回的法子，是排：把孩子在实物里的一场长，排成一张从简到繁、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陶行知收回的法子，照第 221 号的判，是合：把学校和生活说成就是一回事。一个把现实排成一行一行，一个把现实和学校合成一整块。排，丢掉的是孩子拐出表外的那些路；合，丢掉的是学校该另外补上的那一截。两种收回，底下都是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一台叫「自然的进程」，一台叫「生活所原有」。

再看「做」这一步，在两个人手里各落在哪里。

邱远那只燕子，把这件事讲得很清楚：做，能让东西回话。东西回话，人就得改：尾巴加长，提线前挪；改完再放，东西再回一句。这一来一回，是本书说的**路**（差异序列）里最小的一圈回写。裴斯泰洛齐的直观，写进方法以后，是东西碰到人、人把它接住；人碰回去、东西再回话的那一圈，在他的学校里天天有，在他的字母表里没有一栏。陶行知把这一圈写进了口号，「在做上学」；第 221 号的判决四又说，他的账上只记传了多少，「卡在哪里」没有进账（第 221 号判决四）。一个没写进方法，一个写进了口号、没写进账。缺的是同一样：燕子栽进草里的那一下，记在哪儿。

对话四段式，走一遍。

它说什么——陶行知说：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教；书是工具，要用，不要只读。

本书同意什么——同意「做」比「看」多了东西的回话；同意书是工具；也同意第 221 号判活的那一句：磨擦才能起，两边都变。

本书要多问一句——做了以后，栽了头的那一下，写在哪里？两个人都让孩子去碰东西，都没有给「这一回为什么栽了、改了什么」立一栏。

它反过来教了本书什么——一件很难堪的事。两个人都想让最多的人学得上，也都在走到最多人的时候，拿出了一张表。裴斯泰洛齐有《直观 ABC》和写定每个字的母亲读本；陶行知和朱经农编过四册《平民千字课》（商务印书馆，1923；

据书格网站所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著录），一千个字，一课一课排好。想让很多人都能教，很难不排表。本书劝人别把长排成字母表，可「让不识字的母亲也能教」「让千万平民都能读」这件事，本书眼下还拿不出一个不排表的办法。这一处，本书认账，写「待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那只燕子后来成了邱果的。

邱远要教妹妹放。他站在河堤上，把自己栽出来的那几条一条一条说给她听：先背着风站，再让我托着，一松手你就往后退，线要放，不要拽。

邱果一条也没听进去。第一回她拽着线往前跑，燕子贴着地拖了一路。

邱远急了，又说一遍。说到第三遍，他忽然停下来，想起了自己那天栽进草里的样子。他把线轴塞回妹妹手里，说：你自己放，栽了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那天燕子栽了五回。每栽一回，邱远就蹲下来，指着草里的燕子说一句：这回是拽了；这回是没背风。到第六回，燕子上去了。

晚上邱远在本子上那只燕子旁边，又添了一行：教别人的时候，先让她栽一回。

爷爷看了，说：你那几条，是视频里看来的，还是栽出来的?

邱远说：栽出来的。

爷爷说：那就在每一条后面，写上是哪一回栽出来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做，是有代价的。风筝栽了可以再放，有些事栽一回就回不来：电、火、刀、马路，不能拿来「先做再说」。让孩子自己做，也不是大人走开；栽了以后，身边要有一个人，帮他听懂东西回了他一句什么。

带走的话

看，是东西碰到人；做，是人碰回去，东西再回一句话。两个人都把日子请回了学校，一个把它排成表，一个把它合成一块；栽了头的那一下，两个人都没有给它立一栏。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一个把东西放回孩子跟前，一个把「做」推到学的前面，都让最没条件的人学得上。关：一个把长排成字母表，一个把学校和日子合成一块；东西回话、人再改的那一圈，都没进账。想教最多的人时，两人都拿出了一张表。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燕子栽进草里，是做出来的，比看见还多一步。《平民千字课》和《直观 ABC》，是两张给最多人用的字母表。

第 38 章

中国人家里的认字：《三字经》、识字卡、看图识字

> 这一章的问题：中国人家里教孩子认字，老的法子是先背后懂，新的法子是看图识字、点一点 App。两头放在裴斯泰洛齐旁边，哪一头更像他？他那张字母表，在今天的手机里是什么样子？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 8 章那盒看图识字卡，这里不再拿出来；这一章看的是另外两样东西：一部手机，一本旧书。

谭慧的手机里装了一个识字 App，是幼儿园家长群里传的。一个字配一张画，点一下，手机念一遍：苹果，苹。认对了，屏幕上蹦出一颗星星；集满十颗，解锁下一关。

一个月下来，邱果集了三百多颗星星。App 说她认得五十个字了。

那天晚上，爷爷在旧木板上用粉笔写了一个「苹」字，问她：这是什么？

邱果看了好一会儿，说不出来。爷爷在字旁边画了一个圆，添一片叶子。邱果马上叫：苹果的苹！

爷爷没说话。他进屋翻出一本发黄的小书，是他小时候读过的《三字经》，封面用牛皮纸包着。他翻开，一句一句往下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口气念了半页，一个磕巴也没打。

念完他笑了，说：我七八岁就背熟了。「习相远」是什么意思，我是教了书以后才懂的。

一个老人背得出，不懂；一个孩子认得出，离了那张画就不认得。饭桌边上，两种认字的法子，一头一个。

◆ 二、两种老法子，和一本比他早三百年的小书

先说爷爷那一头。

中国旧时的蒙学，常说的是「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私塾里的通行做法，大体是先念熟、背熟，讲解在后。南宋朱熹给孩子写的《童蒙须知》说：读书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又引古人的话：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朱熹《童蒙须知·读书写字第四》，据殆知阁所录原文，本书转述）。

有意思的是，《三字经》自己并不主张光背不懂。它开头不久就说：「首孝弟，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先学孝顺和敬长，再学见的听的，再知道数，再认得字。后面又说：「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教小孩子，要讲清楚，字义要讲细，句读要讲明（据维基文库所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新刊三字经》）。

你看这四句的次序：心在最前，见闻在数和字的前面。和裴斯泰洛齐把心放在三股力量最前头、把直观放在数形词前头，站得很近。可就是这本书，在一代一代私塾里，被当成了最典型的先背后懂的课本。书里写的次序，和它在学堂里被用的法子，是两回事。这件事，裴斯泰洛齐也有：他的信里写着「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他的名称表却要孩子背到滚瓜烂熟（第 21 章）。

先背后懂，在中国也早有人骂。清代学者王筠（1784—1854）写过一篇《教童子法》，话说得很冲：「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他主张：「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王筠《教童子法》，据维基文库所录原文〔成书年份待核〕）

王筠和裴斯泰洛齐有四十多年同在世上，一个在山东，一个在瑞士，互相不会知道。一个说「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一个说先看东西、再给名字。本书只把这两句并排放着，不说谁先谁后，也不说是一回事：王筠的「切实」，是从汉字自己的造字法里长出来的——象形字、指事字，本来就带着东西的样子；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是从瑞士农家孩子的纺车和田地里长出来的。

再说看图识字这一头。一字配一图，也不是今天的发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着一本明代的《新编对相四言》，八页，三百八十八个字，三百零八幅图，一个字旁边一幅小画，画的是日用的东西（据「书格」网站所录该书著录）。它的刊刻年代，本书取通行的一说：明正统元年，也就是 1436 年刻本（据书格旧版著录，华东师大「图文识字课本」影像展报道亦作此年）。书格后来改过口，说据《文渊阁书目》里只有《对相四言》、没有「新编」二字，推这一本大约印在 1506 年以后；这个推断只凭一部书目的著录有无，依据偏弱，本书记在注里，不取。两说相差七十年，都不影响下面这句话：它比裴斯泰洛齐的《直观 ABC》早了三百年上下，也比夸美纽斯那本有名的带图课本《世界图解》早。

中国人家里的认字，两头都有很老的根：一头是念熟背熟，一头是一字一画。

◆ 三、他在两头中间，走得更远

裴斯泰洛齐自己，也在一个母亲的手边看见过这件事。

《葛》第十封信里（英译本为第十一封），他写阿彭策尔山区的母亲：孩子生下来才几个星期，母亲就在摇篮上面挂一只画着好多颜色的大纸鸟。他说，这位母亲挂鸟，正好标出了教学该从哪一点起头。他又说：这只阿彭策尔的鸟，对我就像公牛对古埃及人，是一件圣物；我尽了一切力气，要让我的教学从那位母亲起步的那一点开始（《葛》第十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德文全文，本书转述）。

有一处要读仔细。就在看鸟那一句里，他已经往前想了一步：谁见过两三个星期大的孩子手脚一起往那只鸟伸，再想一想，教学要是照这样排出一串给感官看的

东西，替孩子把看一切东西的底子打好，该是多容易的事（同上）。一只鸟还挂在摇篮上，「一串」已经在他心里了。

中国人家里也挂这样的东西：床头一串会转的彩色小玩意，一只布老虎，一个拨浪鼓。这是母亲们不用人教就会的事。

可他紧接着写了一句：「我还要走得更远。」他说，无论是起头那一点，还是后面整个一串认识的手段，他都不肯把「自然、处境和母爱碰巧放到孩子眼前的东西」交给偶然；他要绕开那些偶然的东西，把一切直观认识里本质的东西，就在这个年纪，送到孩子的感官前面，让它忘不掉（同上，本书转述）。

这一句，是整本书里字母表最露骨的地方。那位母亲挂一只鸟，挂哪只、什么时候换，看她家里有什么、孩子伸不伸手；他要把这件事从偶然里拿出来，排成一串本质的、对谁都一样的次序。

公道话也要写上。两封信以后，第十二封里，他又提到这只鸟：说到看东西的ABC，我们远远落在阿彭策尔那位母亲和她那只纸鸟的本事后面（《葛》第十二封信，同上，本书转述）。这里的「我们」，说的是那个年代整个教学的本事。他拿来量一个时代的尺子，是一个山里母亲挂的一只鸟。他敬她，是真敬；只是他敬的那一点，他要排成表才放心。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三样东西摆在一起：爷爷的《三字经》，邱果的 App，阿彭策尔母亲的纸鸟。

爷爷背《三字经》，是词先到。一串声音装进去，意思空着，等以后的日子来填。第 24 章说过，裴斯泰洛齐自己也用这个法子：远方的国名、古时的人名，先当记忆的活装进去，等以后的认识来填（《葛》第七封信）。先背后懂，在本书的眼光里，不一定是坏路，是一条土来得很晚的路。爷爷那句「习相远」，是他教了二十年书，看着一个个孩子长得不一样之后，才长出意思的。词在他身上等了几十年，等来了土。它的毛病在于，很多人一辈子没等到。

阿彭策尔的纸鸟，是另一头：东西先到，母亲跟着孩子的手走。挂什么，什么时候换，全看这一家、这一个孩子。这是土写得最厚的一种认字。

邱果的 App，走的是第三条路，而且正好走在裴斯泰洛齐那句「我还要走得更远」上。它确实是先看后说：一张画，一个字，一声念。可它把阿彭策尔母亲那点「偶然」全拿走了：五十个字按什么次序出，是编好的；十颗星星解锁一关，没刻牢不许往前；成千上万个孩子，点的是同一套画、同一个次序。这是一本做到了极处的字母表，比他在布格多夫印出来的那本还要整齐。

那天晚上邱果离了画就认不出「苹」，说的是一件小事，也说的是一件大事。小事是：她认得的，是那张画和那个字粘在一起的样子，还没有长成一个能单独站着的形状。大事是：App 从头到尾只记了一样东西——她点对了没有；她在哪个字上卡了三天，卡的时候眼睛看的是画还是字，这些都没记。回写只记对错，不记路。

中国教科书里讲裴斯泰洛齐，常见的说法有三句：他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的人；他提出「要素教育论」，德育的要素是儿童对母亲的爱，智育的要素是数、形、语言，体育的要素是关节的活动；他是第一个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付诸实践的人。「要素」和「心理学化」这两个说法，学术刊物上也用，例如王保星《大道至简：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智慧解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 年第 4 期）就说他把「各种关节的活动」作为儿童体育的要素；「第一个」这样的排名和第三句，本书只在教师招考的辅导材料里见到（中公教育「教育学人物篇之裴斯泰洛齐」）。三句本书都只作「常见说法」。

这三句，本书核了一部分。「心理学」这个词，他在《葛》里用得确实很多：第一封信里，他说在斯坦兹已经觉得，可以把民众的教学建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拿实在的直观认识作地基；又骂那些「不合心理的学校」，说它们在本质上不过是一架架人造的闷死机器，把自然在孩子身上唤起来的力气和经验都闷死（《葛》第一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德文全文，本书转述）。可「教育心理学化」这个动词短语的原话，教科书多指向 1800 年的《方法》备忘录，本书没有核到原文〔待核〕。「数、形、语言」三要素出在《葛》第六封信，第 21 章已核。

「关节的活动」作体育要素，本书在《葛》里没有找到：全书「关节」一词只在第十四封信出现一回，说的是母亲让孩子在自己关节的灵活里看见上帝，和体育要素无关。最接近的是第十二封信，他要给「本事」也立一本 ABC，从几样最简单的力气动作起头（《葛》第十二封信，英译本为第十三封；第 40 章细说）〔教科书「关节活动」一语的原文出处待核〕。

教科书把他收成「要素」和「心理学化」两个词，这本身也是一次排表：一个一辈子在现场改来改去的人，在考卷上成了两个填空。这不怪编书的人。考试要的就是这个。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谭慧没有删掉那个 App。她跟爷爷商量了一个法子。

每天点完 App，爷爷从那天新认的字里挑一个，写在木板上，不配画。邱果认得出，就去家里找一样带这个字的东西：「米」，她跑到厨房指米桶；「门」，她去拍大门；「水」，她拧开水龙头，让水流过手心，咯咯地笑。

认不出的，爷爷也不画。他问：这个字，你今天在 App 里是跟着哪张画出来的？邱果想半天，有时想得起来，有时想不起来。想不起来的，爷爷用红粉笔在木板角上点一个红点，说：这是咱家的生字，明天再找。

一个月后，木板角上的红点，比 App 里的星星少得多，可每一个红点旁边，爷爷都记了一行小字：哪天认不出，哪天找着的，是在哪儿找着的。「伞」是在下雨天的门口找着的；「鱼」是在菜市场找着的；有一个「飞」字，是邱果指着天上一架飞机找着的，那天她跳了半天。

谭慧看着那块木板，说：App 记的是她点对了多少，这块板记的是她在哪儿找着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识字 App、识字卡、背《三字经》，都各有用处，不必扔，也不必比谁高谁低。家里多出来的这一栏，是给孩子留一条从字走回东西的路，不

是再加一门功课；孩子不想找的日子，就不找。一个孩子认字快慢，差别本来很大，别拿这块板去和别人家比。

> **带走的话**
>
> 先背后懂，词在等土；一字一画，是东西先到。他那句「我还要走得更远」，今天在手机里走到了头：次序全排好，只记对错，不记孩子在哪儿找着的。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三字经》自己把见闻排在数和字前面；王筠说「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阿彭策尔的母亲挂一只纸鸟；他把这一点立为教学的起头。
> 关：他「还要走得更远」，不肯把孩子碰到什么交给偶然；今天的识字 App 把这一步走到了头，回写只剩对错。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纸鸟是先看见的；「绕开偶然、送上本质」是排进字母表的。邱果那块木板角上的红点，是把字母表又拉回了看见。

第 九 编

近邻

编　序

这一编看他身边和身后的人：离他近的，离本书近的。

近邻有两种。一种是当年走进他学校的访客。来过布格多夫、伊弗东的人很多，这一编只挑两个：一个后来办了世界上第一批幼儿园，一个后来给一堂课分了阶段。今天中国的幼儿园和小学教案里，都还看得见这两个人的影子。另一种近邻在今天：做「多感官教学」「具身学习」研究的人。他们说的话，有不少和本书给他写的补法站得很近，有的比本书说得早，也说得细。

教育 Skill 给近邻编立了三条规矩（教育 Skill 第八节第 9 编）。每一家写四栏：他已经占了什么，分离线在哪儿，有没有一个判决性的反例——两套说法对同一件事押相反的读数，还有本书什么时候该把自己的说法撤回。全编收成一句辨别面。最要紧的一条是：写明本书在哪些地方，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

这一编照这三条走。第 40 章会看到，没多说的地方比多说的地方多。

第 39 章

两个访客，各带走一半：福禄贝尔与赫尔巴特

> 这一章的问题：他身后最有名的两个学生，一个办了幼儿园，一个给一堂课分了阶段。他们各从他那里带走了什么，没带走什么？本书对他的读法，和这两家的分界在哪儿？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五，县里的幼儿园和小学凑巧在同一天开家长开放日。谭慧跟药房调了班，上午去邱果那儿，下午去邱远那儿。

上午，中班教室的地上铺着垫子。蓝老师搬出一只木箱，里面是大大小小的木块：方的、长的、半圆的，还有几只布球。她说了一句「今天搭你们想去的地方」，就退到一边。孩子们搭火车站，搭动物园。邱果搭了一个长条的台子，台子后面竖三块木板，说是妈妈的药房，拿布球当药瓶，一只一只摆上去。有个男孩一脚踢塌了别人的桥，两个人吵起来，蓝老师过去蹲着听了半天，最后三个人一起重搭。整个上午，谭慧没看见谁看表。

下午，五（3）班的公开课。进门时每位家长手里发了一张打印好的教案，上面五行：导入，五分钟；新授，十五分钟；巩固练习，十分钟；课堂小结，五分钟；布置作业，五分钟。言秋棠讲得很稳，一步接一步，下课铃响的时候，她正好说完最后一句作业。

晚上谭慧跟爷爷说起这两间教室。她说：一间像没有表，一间全是表。

爷爷想了想说：我们那时候师范里学的教案，也是这么几步。听老先生讲，这几步是从外国传过来的，传了好几手。

他不知道的是，那一上午的木块和那一下午的五行字，往上数，都能数到同一个瑞士老人的门口；是他的两个访客，各带走了一半。

◆ 二、那几年发生了什么

先说赫尔巴特（1776—1841）。

1797 年起，这个二十出头的德国年轻人在伯尔尼一户姓施泰格尔的人家当家庭教师，带三个男孩（国际赫尔巴特学会网站所载生平）。就在瑞士的这几年，他去布格多夫看过裴斯泰洛齐上课。去的时间，两处记载不一样：学会网站写在 1798 到 1799 年间，协会网站的一篇专文写在 1799 年冬到 1800 年初（同上；heinrich-pestalozzi.de，Hinz 撰「赫尔巴特」篇〔两说并存，待核〕）。据后一篇转述，他记下课堂上的样子：孩子们齐声念，字音清清楚楚，像一支合着拍子的合唱（同上〔据二手〕）。

1802 年，他为裴斯泰洛齐写了两样东西：一篇评《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的文章；一本小书，书名大意是「裴斯泰洛齐的直观 ABC 观念，加以考察并作科学的阐发」，在哥廷根出版，1804 年出了增订的第二版（同上〔据二手〕；第五编注已查到书目）。据同一篇专文，他称赞齐声念、称赞这套办法练孩子的注意；也批评死记词句和定义；他还觉得拿正方形作一切形状的底子不对，主张换成三角形（同上〔据二手〕）。1804 年他在不来梅作过一次讲演，说这套方法绝不适合拿来排挤任何别的方法（同上〔据二手，原话待核〕）。

1806 年，他出了《普通教育学》。后来一般把他讲教学的那几步，概括为「清楚、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据二手〕。他死后，他的后学齐勒、赖因把它改成了一堂课可以照着走的五段：预备、提示、联想、概括、应用（德语、英语百科「赫尔巴特学派」「形式阶段」条〔据二手，五段名称待核〕）。德语百科有一句话说得直：这套办法后来以僵硬的样子，统治了教师培训，一直到二十世纪（德语维基「形式阶段」条）。中国教案里的「五个环节」，一般认为经由苏联凯洛夫的教学论传来，往上可以追到这一路〔常见说法，待核〕。

再说福禄贝尔（1782—1852）。

1805 年，他在法兰克福一所照裴斯泰洛齐办法办的「模范学校」教书，校长格鲁纳本人在伊弗东待过。同一年，他去伊弗东看了两个星期左右（德国一福禄贝尔研究网站所载生平〔据二手〕）。1808 年，他带着自己当家庭教师教的霍尔茨豪森家的三个男孩，来到伊弗东，在学院里教课，1810 年带学生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人物辞典》「福禄贝尔」条；一说 1807 年秋起〔两说并存〕）。第 9 章写伊弗东时，已经提过这一段。

后来的事，大家熟一些。1826 年，《人的教育》出版；1837 年，他在图林根的布兰肯堡办了一所给幼儿游戏和做事的机构，1840 年给它起名叫「幼儿园」；他设计了一套「恩物」，从彩色的小布球起，到木头的球、立方体、圆柱，再到一块块可以拆开拼的积木；1851 年普鲁士禁了幼儿园，第二年他去世（英文维基「福禄贝尔」条〔恩物各套的内容据二手〕）。据一种福禄贝尔传记转述，他在伊弗东并不赞成他看到的每一样办法，自述里有一句：统一是一切生命的灵魂，哪里缺了它，哪里就是死（同上德文网站所引〔据二手〕）。

◆ 三、先说他们对在哪儿

两个人都没有照抄。

赫尔巴特对在：他是第一个认真把那本「直观 ABC」当回事、又当面挑它毛病的人。他看出了死记，看出了正方形当底子太偏，看出了一套方法不该一家独大。他要给次序找一个心里的根据：新学的东西，要接到孩子心里已有的东西上去。这比「从简到繁、一步不乱」深了一层。

福禄贝尔对在：他看见了裴斯泰洛齐最早几年最宝贵的一样东西——起居室里的母亲、孩子的手、孩子手上的一样实在东西——而且给最小的孩子造了一个专门的地方。第 47 号说，恩物与游戏是孩子把现实的材料、身体的动作、心里的想象、和伙伴的来往、还有形状的道理连在一起的媒介（第 47 号第四大编第 7 章）。邱果把三块木板竖起来，说那是妈妈的药房，就是这样一连。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四编说过本书的一个读法：他那三股力量，在他的书里并排站着，在他的学校里缠在一起（第 19 章，待验）。放到这两个访客身上，可以多说一句：他书里并排站着的那几棵树，被两个访客分着搬走了。

福禄贝尔搬走的，是心和手那一边：母亲、起居室、游戏、手上的东西。（三股力量，他晚年写成「心、精神、手」；下面说「头那一边」，用的是常被归到他名下的叫法。）第 47 号给他和裴斯泰洛齐合写一章，判的是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自我世界早期纠缠的反复出现（第 47 号第四大编第 7 章）。本书接着判：这份纠缠，福禄贝尔接得比赫尔巴特多。

赫尔巴特搬走的，是头那一边：次序，清楚，一步接一步。第 47 号判他的五段教学，是 D2 程序化生成形状的反复出现，「新观念有序进入旧观念团」；把教学从随意讲授推进成可以分析的程序，是现代教学工艺的早期样子；风险是程序一旦固化，就成了教师中心的流程主义，压缩学生自己的路（第 47 号第四大编第 8 章）。本书接着判：字母表从「东西的要素」挪进了「心里的步骤」，又被后学排成了一堂课。

还有一个巧合，记一笔。第 23 章写过，他画的那条路是「模糊、确定、清楚、明白」四段，走到「明白」就停了。赫尔巴特的第一个阶段，就叫「清楚」。一个的路走到清楚、明白为止，一个的课从清楚起头。这个字面上的接力，本书只记下，不论谁借了谁（待验）。

两个人都没带走的，是一样东西：他那一辈子办一所败一所、败了再改的本事，还有那本让欧洲认识他的小说。判决五说，他在人生里用的，恰是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和败了再改；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导读判决五）。他的两个访客，一个带走了游戏，一个带走了阶段；那一路败了再改，没人带走。

下面是本编唯一的一张表，照教育 Skill 的四栏写。「他已经占了什么」，指的是本书对裴斯泰洛齐的判断里，有哪些他们早已说过或做过。

近邻	他已经占了什么	分离线	判决性反例	撤名条件
福禄贝尔	把起居室、母亲、手、游戏接成一整套给幼儿的东西；「孩子在手和东西之间长」，他说在本书前面；他也嫌那一套办法太「分开」，要一个统一〔据二手〕	他把统一放在一个先在的整体上，恩物一套一套按次序发给孩子，材料本身成了一张表（第 47 号的风险：材料被神圣化，固化为教具体系）；本书不给长预设一个先在的整体，要的是孩子的玩回头改那套东西	同一箱积木给两组孩子：一组照次序一件一件发，一组一次全倒出来。照「先定次序」的预测，前一组搭出的形状更整齐、走岔更少；照本书的预测，后一组形状的种类更多，搭塌的也更多，而搭塌以后怎样改，是最值得记的读数。两边押在不同的读数上（理论例示，待验证）	若查实他本人的著作写明孩子可以改恩物的次序、改恩物本身，并把这种改动算作教的一部分，本书「材料成表」一说撤回，这一行只留「本轮未发现」
赫尔巴特	最早替「直观 ABC」作科学的阐发，也最早批评它死记、机械，说它不该排挤别的方法〔据二手〕；「新的要接到旧的上」、次序要有心里的根据，他说得比本书细；一堂课分阶段，他先立	他把次序从「东西的要素」挪进「心里的步骤」，后学又排成一堂堂照走的五段。本书的字母表管一样东西内部的先后，他的阶段管一堂课的先后，同族不同格（与第 162 号「排成楼梯」的分界，见第 43 章）；本书不把任何一种先后当成对谁都一样的	一个孩子先抓住一整件事的大意，再回头弄清细处。照形式阶段，这是先后倒了，理解不牢；照本书，先大后小是常见的一条路，只要回头补细处时有记，一样牢。两边对「倒过来以后牢不牢」押相反的读数（理论例示，待验证）	若查实他本人把阶段写成可以随学生倒转，并给了倒转的办法，本书的分离线收窄为「后学把阶段排成了表」，他本人这一行撤名

表上两个判决性反例，都标了「理论例示，待验证」。本书没有做过这两个比较，也没有查到正好这样设计的研究〔本轮未查〕。它们只是把分离线写成可以被现实打脸的样子。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开放日过后，言秋棠在教研组里提了一个想法。甘老师听了，说可以试一回，只试一节，别声张。

那是一篇写老房子的课文。照教案，第一步导入，第二步生字词，第三步分段讲，最后总结中心思想。言秋棠把次序倒过来：一上课，先让孩子们合上书，听她把课文从头到尾读一遍，读完只问一句：这篇文章，作者心里是高兴还是难过？

孩子们吵成一片。有人说高兴，房子里有好多好玩的事；有人说难过，房子要拆了。邱远说：先高兴，后难过。

她这才让大家打开书，去找：哪几句是高兴的，哪几句是难过的，哪个词让你觉得房子要没了。生字词是在找的路上一个一个碰上的。

下课以后，她在教案背面记了两行。一行：先说大意的这一节，一半孩子比平时说得多，找句子也快。另一行：有六七个孩子一直跟不上，找句子时东张西望；平时照五步走，这几个孩子是跟得上的。

甘老师看了，说：两行都要留着。

这个做法的边界：倒过来上一节课，是一回试，不是一套新教法；有的课、有的孩子，照阶段一步一步走更稳。先大后小也好，先小后大也好，都要把「谁跟上了、谁没跟上」记下来，才知道这一回的次序对谁合适。

> 带走的话
>
> 他书里并排站着的那几样，被两个访客分着搬走了：一个搬走了游戏和手，一个搬走了次序和清楚。他那一路败了再改的本事，没人带走。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福禄贝尔给最小的孩子造了一个玩着长的地方；赫尔巴特给次序找了心里的根据，又当面挑了「直观 ABC」的毛病。关：一个的恩物一套套排好了次序，一个的阶段被后学排成了一堂堂照走的五段；败了再改，谁都没接。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蓝老师那一箱木块是先看见的；那五行教案是字母表，而且是被后学搬进了每一堂课的字母表。

第 40 章

今天的「多感官」「具身学习」：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 这一章的问题：今天的研究说，身体、手、好几种感官一起上，孩子学得更好；也有研究说，实物用不好反而拖后腿。和这些比，本书给他写的补法，还剩下什么是自己的？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邱果的幼儿园这学期添了一只沙盘。蓝老师让孩子们用手指头在细沙上写字，写一个「沙」，写完一抹，再写。邱果回家说，沙子凉凉的，写「沙」字的时候手指头会痒。

过了几天，她跟妈妈去县城边上的建材市场，远远看见一块招牌，指着叫：沙！那块招牌上写的是「沙石料」。

同一个星期，谭慧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早教机构的广告：多感官沉浸式识字，调动五感，一节课认二十个字，报名送一套触摸字卡。底下的评论有人说好，有人说贵。

她把手机递给爷爷看。

爷爷看完，说：多感官，我们那时候不叫这个名字。带娃去田埂上看鸭子、摸泥巴、听青蛙叫，回来再写「田」字，也算多感官吧？

谭慧说：那这个课，报不报？

爷爷说：你先问问，它说的「好」，是跟什么比出来的。

◆ 二、他们怎么说

今天和「先看东西」站得近的，有好几家。这里只挑几家，照判读纪律写：说清楚研究是怎么做的，结论往哪边，核验到哪一步；不搬本书没核过的数字。

第一家，是十九世纪就有的「实物教学」：英国的梅约兄妹、美国的奥斯威戈运动，把他的直观做成了一节节「实物课」。这一家第十一编第 47 章专写，这里不展开。

第二家，是「多感官」。这个词今天用得很乱。有一路说法叫「学习风格」：有人是看的型，有人是听的型，有人是动的型，按各人的型来教，学得最好。2008 年，帕什勒、麦克丹尼尔、罗雷尔、比约克四位心理学家写过一篇长综述，专门查这个说法。他们先说清楚，要证明「按型施教」有用，得有一种特定的实验：把不同型的人随机分到不同的教法里，看是不是出现「对上型的学得好、对不上型的学得差」的交叉。他们说，用得上这种设计的研究少得出奇；找到的几项里，有的结果正好和「对上型才学得好」相反；照这种交叉去找，几乎找不到证据。他们的结论是：现有证据不够，不值得把学习风格测评放进一般的教学里（Pashler 等，《心理科学公共利益》，2008，据南佛罗里达大学文库所收摘要）。几种感官一起用，和给每个人贴一个感官标签，是两回事。

第三家，是教具。2013 年，卡博诺、马利、塞利格三人做过一次元分析，汇总了五十五项研究，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比的是教数学时用实物教具，和只用符号。结果总体偏向教具一方，效应从小到中等；在记住上好处较大，在解题、迁移、说出道理上好处较小；而且好处多大，受教的方式和研究的做法左右（Carbonneau、Marley、Selig，《教育心理学杂志》，2013，据 ERIC 所收摘要）。

第四家，是「具身」。这是认知科学里的一大片研究，说人想事情，不只在脑子里，也靠身体、手势、动作。举一项和课堂最近的：戈尔丁-梅多等人 2009 年的实验。孩子们是一百多个事先没做对这类题的四年级学生，题目长这样：3＋2＋8＝□＋8。他们分三组学：一组只跟着说一句「我要让两边一样多」；一组边说边

做一个对的手势，两根手指张成一个 V 字，对着 3 和 2，再指空格；一组做一个只对了一半的手势，V 字对着的是 2 和 8。结果，做对手势的一组答对得最多，做半对手势的次之，只说话的最少。研究者说，孩子们从自己的手上，读出了嘴上从没说过的一种解法：先把前两个数合起来（Goldin-Meadow、Cook、Mitchell，《心理科学》，2009；样本与分组据《科学日报》对该文的报道，原文未读〔待核〕）。

第五家，站在反面，也最要紧。2008 年，卡明斯基等三人在《科学》上发文，说大学生学一个数学概念，用抽象符号的例子，比用具体实物的例子更容易迁移到新题上（Kaminski、Sloutsky、Heckler，《科学》，2008）。这篇文章被引得很多。2020 年，另一组研究者照原样复做了一遍，又加了一组「改进过的具体例子」，结果抽象例子的优势不见了：原先的具体例子，本身设计得不好（Trninic、Kapur、Sinha，《认知科学》，2020，据 PubMed 所收摘要）。一正一反，落在同一处：要紧的是例子怎样设计，不是具体和抽象谁天生更好。

第六家，离本书最近，叫「具体渐隐」。2014 年有一篇数学和科学教学的系统综述，不在「具体好还是抽象好」里二选一，主张先给具体的东西，再明明白白地、一步一步淡出，换成更抽象的。它给的理由有四条：拿熟悉的东西去解读看不懂的符号；让抽象的想法踩在身体和感官的经验上；给学的人攒下一批记得住的画面，符号没了意思时回来找；领着学的人剥掉具体东西上多余的细节，留下能搬到别处去的那一点（Fyfe、McNeil、Son、Goldstone，《教育心理学评论》，2014，据出版社页面所载摘要；它汇总了多少项研究、哪些条件下还不清楚，原文未读〔待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放回两百多年前，他站在这几家的前头。

第 20 章说过，他数过人得到直观的五条路子，里面有手，有干活，有类比，不只是眼睛（《葛》第七封信）。还不止这些。《葛》第十二封信（英译本为第十三封），他说认识要有一本 ABC，本事也要有一本 ABC；而本事的 ABC，从最简

单的几个力气动作起头：打、搬、扔、推、拉、转、扭、甩。他说，这几样合在一起，是人一切手艺、一切行当的底子（《葛》第十二封信，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德文全文，本书转述）。新庄的孩子一边纺纱一边学算，斯坦兹的孩子边学边画、边写、边干活（第 6、7 章）。手和身体在认识里有份，他两百多年前就这么做，也这么写。

「具体渐隐」的那条路，他也画过：从模糊的一团，到叫得出、说得出、连得起来，最后到明白的概念（第 23 章）。

◆ 四、SDE 看这一处：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的地方

照教育 Skill 的纪律，这一章要先老老实实写：在哪些地方，本书没有比他们多说一句。

第一处，手和身体参与认识。本书第 20 章写邱远拿表笔一样一样去碰，第 24 章说实物是一种土、不是地基。具身这一家早就这样说了，而且有实验，有机制的假说。本书只有家常的例子。

第二处，先具体、后抽象，而且具体要淡出。本书第 24 章写「先看东西」在什么时候完全成立，列了三个条件：东西拿得到，孩子刚开始碰它，孩子手里有一堆没着落的词。具体渐隐这一家，把「什么时候该换成图、换成符号」说得比本书细，还有实验。

第三处，实物不是越多越好，要看例子怎样设计。本书第 24 章用「器具消去」试刀，说实物不是来源。抽象例子那一场争论，连同它的复做，已经用实验说了更硬的一句：具体的东西设计得不好，会拖后腿；设计好了，又不输。

第四处，别给孩子贴感官标签。本书这一路没怎么谈，谈也不会比那篇综述说得更清楚。

第五处，教具的好处，受教法左右。本书第 22 章说，一本写定每个字的读本，把孩子拐出表外的路都关在了门外；元分析说的「受教的方式左右」，是同一件事的平均版，而且有数。

五处加起来，本书在「先看东西」这件事上，没有比这五路研究多出一句有证据的话。

那本书还剩什么？只剩一个问法上的差别，而且这一点也标「待验」。

上面这些研究，多半在问：平均来说，哪一种材料、哪一种次序更好？这是该问的问题。可平均数一出来，写进教师手册，它又会成为一张对谁都一样的表：先具体，三步淡出，第几周换成符号。本书一路想要的，是在表的旁边多一栏：这一个孩子，这一回，为什么走岔了，大人回头改了什么。可这一栏是不是本书多出来的，本书也不敢说。研究个别差异的人，做形成性评价的人，做设计研究、在一间间真实教室里反复改的人，很可能早就说过〔本轮未查〕。说不出最近邻说不出的东西，就该并回去（第 180 号删除实验的规矩）。这一栏，本书先挂在这里，等人来并。

所以，这一编收成一句辨别面，说的不是本书比谁多，只是本书自己站在哪儿：

它不是摆实物，不是调五感，不是先具体后抽象的三步表；它是把每一回看岔、说岔、做岔都记下来，回头改下一回。（待验）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言秋棠班上有一份写景作文的学习单，是年级组统一印的，叫「五感写作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摸到了什么，尝到了什么，每一格写一句，五格写满再连成文。

那一周写《校园里的秋天》。收上来一看，四十几张单子，五格都满了。尝到那一格，最多的是「秋天的味道是甜甜的」。

邱远那一格写的是：没尝到。

言秋棠先是皱了皱眉，后来笑了。她把邱远叫过来问：那你这一回，是哪一样碰到你最多？

邱远说：听。下课在操场边上踩樟树叶子，干的一踩就碎，湿的踩了没声音。

她让他只写这一格，写满一页。那一页后来贴到了教室后面的墙上：干叶子，湿叶子，清洁阿姨扫帚的声音，还有一句，踩到一片半干的，碎了一半，另一半粘在鞋底上带进了教室。

第二周，言秋棠在学习单最下面加了一句话：五格不必写满，挑碰到你最多的那一格写。她在自己的本子上记：这一回有十一个孩子只写了一格；有三个孩子一格也挑不出来，还是五格都写了一句。那三个孩子，她下回要单独陪着去一趟操场。

这个做法的边界：五感写作单对不知道从哪儿下笔的孩子，是一把好扶手，不必扔。几种感官一起用，是给孩子多开几扇门，不是每扇门都得走一遍。至于外面那些「多感官」的课，先问它的「好」是跟什么比出来的；家长适合拿这句话自己去问，不适合拿来评判别的家长报了什么班。

> 带走的话
>
> 手和身体在认识里有份，他两百多年前就说了，今天的研究说得更细、更有证据。在「先看东西」上，本书没有多说一句；多问的只有一栏：这一回，为什么走岔。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他把手、干活、力气动作写进了直观，今天的具身、教具、具体渐隐研究接着往前走，还拿出了证据。关：学习风格的标签、五格必须写满的学习单、平均数写成的手册，又是一张张对谁都一样的表。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沙盘里的「沙」、脚下那片半干的樟树叶，是先看见的。五感写作单，是一张好心排出来的字母表。

第 十 编

SDE 总解构

编　序

这一编是全书的结算编。

前面九编，一编拆一样：他的一生，他的五所学校，他接手的题，三股力量，先看东西，起居室与爱，一本小说与一路失败，还有相遇和近邻。每一编的最后一章都记过一笔账。这一编不再拆新的东西，只把这些账收拢，看它们合起来是不是同一件事。

六章这样走。第 41 章先请一位辩护人来打这本书，他打中的地方，本书认账。第 42 章把判词拆成三句写全，每一句都拿前面核过的原文作证，再把他的体系放进三个式子里做一次体检。第 43 章看五条判决怎样都从同一个动作里长出来。第 44 章把他的三根承重梁各换一样东西。第 45 章清点他留下的好东西，写清他在哪些条件下几乎全对。第 46 章写病根和死法，写 SDE 要向他学什么，最后给 SDE 自己写死法。

这一编新引的原文很少。凡是引到的，都是前面各编核过的，出处写「见第 N 章」。本书自己的读法，照旧标「待验」。

第 41 章

请辩护人：他会怎样回这本书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熟悉他的人读完这本书，会从哪里开始反驳？哪些本书认账，哪些本书不让？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寒假前，言秋棠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教过我的一个人》。邱远写的是爷爷，写得一点不客气。他写：爷爷教我认字，一个字抄十遍，抄错一笔就从头抄；爷爷嘴上总说「先让伢子看到东西」，可教我写字的时候，从来不带我去看，只让我抄。

作文拿回家要家长签字。爷爷戴上老花镜读了两遍，没签，先拿起一支红笔，在本子边上一条一条写。

第一条旁边，他写：抄十遍，是真的。你一年级那年，字老写出格子。认。第二条旁边：不带你去看，不对。「桥」字是我带你到河边那座石桥底下写的，你还拿粉笔在桥墩上写了一个，你忘了。第三条旁边：抄错一笔从头抄，这个我后来改了，只抄错的那一笔；你写的是一年级的我。

最后，他在作文底下写了一行：批得对的，我认；批的是我早改掉的，你得看全了再批。

一个人被写进书里，最好的待遇，是有人替他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打一遍。这一章，本书请一位辩护人来。

◆ 二、辩护人上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这位辩护人没有名字。设想他是伊弗东的一位老学生，小时候在布格多夫上过学。他把这本书的前九编读完，合上书，一条一条说。下面他说的话都是我替他拟的，不是哪一个真人说过的；他拿来作证的材料，全出在前面各章。

第一条。你们说他把一场长排成了一本字母表。可他在布格多夫根本没有课表。他自己在信里写，是「没有计划地」沿着经验往前摸；一个当年的学生晚年回忆，那时没有课本，没有课的先后，一群孩子对着一张破墙纸数洞（见第 14、24、25 章）。

第二条。你们说他不看重故事。他亲手写过：故事和图画，必定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见第 5、31 章）。

第三条。你们说他把词放在看见后面，好像他看不起语言。三要素里本来有词，第七封信里第一个要素就是声音；晚年他说，自己一辈子在初级教育上的功劳只在语言教学这一门（见第 21、25 章）。

第四条。你们说他拿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替掉了孩子真实的家。可他写过那个父亲拴在作坊里、母亲心烦、女佣不理的孩子；斯坦兹的孩子讲家里吵架、挨饿、被后母追着打，他一字一字记了下来；他还写过「在那些还有一间起居室的人家里」这半句（见第 30 章）。

第五条。你们说他的方法里没有回写。1806 年，他要证明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不同的社会状况；1818 年，他要让那本起居室之书永远续写下去（见第 11、29 章）。

第六条。你们说「头、心、手」在他书里并排站着。可墙上印的那三个字，是后人定死的一个次序；他自己的书信里有好几种排法，晚年写成体系的时候，写的是心、精神、手，把心放在了最前，还说只有在三股合起来的那股力上抓住一个人，才算真教育了他（见第 16 章）。

第七条。你们说他的次序对谁都一样。《天鹅之歌》里明明写着，说话的本事，随孩子们无穷不同的处境去长（见第 25 章）。

第八条，他说得最重。那时候村里的先生，有做鞋的，有织布的，有字都写不好的；母亲们多半不识字。不给他们一张表，给他们什么？你们自己这本书，拿得出一个不排表的办法吗？

◆ 三、本书认账的，和不让的

八条，一条一条回。

第一条，认一半。他本人在现场常常不照次序，第 25 章已经照实写了，判决二因此收窄成「次序是给大人的扶手」。不让的一半是：那张表是他亲手写、亲手印出来的（见第 22、25 章）。他在现场不照表走，恰好说明表比他本人窄。

第二条，全认。本书从头到尾没有写他不信故事；判决五的措辞，本书一直写作「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只补一句：他知道故事有力，却在自己的小说身上做过一件事，把它一章一章重抄成编号的问答（第 31 章，据二手）。故事他是信的，他信的办法，是把故事也排一排。

第三条，认。判决一核原文后已经收窄：他没有反对词，也没有把词排到最后；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不让的是第九封信那一句：词和数，是直观这个普遍基础底下的「从属手段」（见第 21 章）。推翻条件三没有触发，只是离触发比本书起初以为的近。

第四条，认一半。本书的措辞早已改过：他看见过真屋子，也知道不是家家都有；「替掉」说的是他看见以后做的一件事，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不回头改方法（见第 30 章）。不让的是 1818 年生日讲话里那一段：他说没有起居室的是「群氓」，起居室败坏了，照人的办法是救不回来的；他随即补了一句，上帝的恩典仍到得了（见第 26、30 章）。两半并放，不加评语。

第五条，认。本书的口径已经收窄成：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不让的是后半句：那笔基金进钱很少，1824 年他自己宣布它失败；方法书里，始终没有一栏记「这一回为什么走岔了、改了什么」（见第 11 章）。

第六条，认出处，不让核心。出处本书已经照实改过：几种排法里「头、心、手」最多，晚年写成体系时他把心放在了最前（见第 16 章）。可《斯坦兹书信》里有一句他自己的话：学习和干活要熔成一体，得先把两样分开，各自立好（见第 16、19 章）。并排，是他有意走的第一步；熔在一起的那一步，书里一直没有等到。

第七条，认一半。推翻条件一「触到了一半」：他写了处境会改变长法，改的却只是圈子的大小和长的方式，不改永远相同的法则和先后，也没有给出改换的办法（见第 25 章）。

第八条，本书没有答好。第 37 章已经认过这笔账：想让很多人都能教的人，最后都会排一张表；本书劝人别把长排成字母表，却拿不出一个不排表的办法。第 44 章会试着换一根梁，也只能给出半个回答。

还有一条，辩护人没有说，本书自己补上：你们引他的话，多半据一个网站的规范化全文和一百多年前的英译本，考订版的页码只对过一处，凭这个就下判？这一条本书认。前面各编的引文，每一条都写了据哪个本子；统稿以前能对考订版的，一定去对。

◆ 四、SDE 看这一处：打完以后，还剩什么

八条打下来，数一数。五条判决，没有一条被推翻；有几条各窄了一句。

更有意思的，是辩护人的材料从哪里来。没有课表，是布格多夫的现场；破墙纸，是一个学生的回忆；故事那句话，是他给老百姓写书时的计划；真屋子，是第十三封信和斯坦兹的信；1806、1818 两条，是他的打算；处境那一节，是他八十岁写的回顾。没有一条出自那几本方法书。

本书守住的每一条，又都守在哪里？只有一种、完全机械、每个字写定、从属手段、一格没刻牢不许往前走。全在方法书里。

这就是这一章最要紧的读数：**辩护人赢的每一条，都赢在他的学校和他的信里；本书守住的每一条，都守在他的方法书里**。这不是一场谁输谁赢的官司，这是判词本身又被证了一回：他的学校比他的书宽（第 11 章）。辩护人越是熟悉他本人，越能替他作证；越替他作证，越把那道缝照亮。

也要说清这一章的分量。辩护人是本书请来的，他的话是本书替他拟的。自己给自己请的辩护人，力气总归有限。真正的辩护，要等一位读过考订版、读过他全部书信的人来。本书把门留着。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邱远那篇作文的第二稿交上去，开头多了一句：我爷爷教字，一开始很死，后来他自己改了。言秋棠在旁边批道：你把爷爷改过的地方也写进去了，这个人就活了。

后来她在班上讲了一个小办法：要评一个人，先替他辩护。你的一位老师、你的爸妈、你的同桌，先站到他那边，把他会怎样回你，当面说满三条，再说你自己的意见。

邱远照这个办法，又说了一回爸爸。他先替爸爸辩护：爸爸不让我碰店里的电源板，不是不信我，是那块板上有高压。说完，他的意见就只剩一句：可以让我在断了电的旧板上先练。

这个办法的边界要说清。替人辩护，是为了把他看全，不是为了替他开脱；该认的错，辩护完了还是错。它适合自己心里过一遍，不适合拿来当一道「评价老师」的作业，逼孩子替大人说好话。

带走的话

辩护人赢的地方，都在他的学校和信里；本书守住的地方，都在他的方法书里。这一场辩护，又把那道缝照亮了一回。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辩护人的八条里，本书全认两条，认一半四条，认出处一条；五条判决没有一条被推翻。关：「给不识字的人什么」这一问，本书没有答好，只能留给第 44 章去给半个回答。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辩护人手里的材料，全是先看见的；本书守住的判决，全落在排进字母表的那几本书上。

第 42 章

判词三句写全、接缝卡与三方程体检

> 这一章的问题：一句判词拆成三句，每一句拿什么原文作证？把他的体系放进三个式子里，会塌成什么样子？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导论里，爷爷教邱果认「伞」：先撑开一把真伞，再收拢，下雨天打着出门，最后才写字。那是一场看见。这一章要把这场看见后面的事写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腊月里，一位住在河边老街的顾客打电话来，说燃气热水器点不着火。邱志强去了一趟，打火针上结了一层白垢，擦干净装回去，火就着了。回店里开单子，他在「故障原因」一栏写了七个字：此型号通病，打火。

过了两天，顾客的女儿拿着单子来店里问：邱师傅，通病是什么意思？是这个牌子的机器都会坏吗？

邱志强想了一会儿，在单子背面写了三行给她看。第一行，我看见的：打火针上一层白垢，你家住河边，屋里潮。第二行，我写成的：此型号通病。第三行，我心里垫着的：这个牌子的热水器都是这么坏的。

写完他自己也笑了：其实你家的毛病是潮，不是牌子。我修多了这个牌子，一看就往「通病」上写。

一句话写得太短，就容易把三样东西压在一起：看见了什么，写成了什么，底下垫着什么。判词也一样。

◆ 二、判词，拆成三句

判词的短句，前言、导读都亮过，这里一字不改：

> **他在斯坦兹的冬天看见，孩子是在一屋子的爱和一件件实物里长出来的，却把这场长排成了一本「直观的 ABC」；他教人别靠字，自己却是一本小说托起来的。**

前半句说的是学说，后半句说的是人生。后半句第七编已经写全。这里拆前半句，照教育 Skill 的三句法：他看见了什么｜他收回在哪里｜收回底下是什么。

看见。孩子是在一屋子的爱、一件件实物、一双手的活里，一轮一轮长出来的；长的时候，大人也在跟着变。

作证的原文，前面各编都核过。在斯坦兹，他说：我不认得任何一种秩序、方法、技艺，不是建在孩子确信我爱他们这件事上的（《斯坦兹书信》；见第 27 章）。同一封信里，他说那里的安排不照事先的计划，是从人和人的关系里长出来的（见第 7、11 章）。《葛》第一封信里，他说是在这些孤儿身上，看出了实在的知识和字母的知识该是什么关系（见第 20 章）。新庄的纺车边上，孩子一边绕线一边认字、算数（见第 6 章）。大人跟着变的那一半也有他的话：想象力今天把我推出去一百步，明天我又退回来，这事我遇到过千百回（第六封信；见第 23 章）。

收回。在「方法」「要素」「自然的进程」「绝对基础」「从简到繁、一步不乱」这一族词上，他把这场长排成了一张从简到繁、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本书给这个动作起的名字是「排成字母表」（待验）。

作证的原文也齐：直观是一切认识的绝对基础（第九封信；见第 20 章）；不变的法则，没有缺口的进程（第六封信；见第 23 章）；好的教学法只有一种（第十封信；见第 25 章）；齐声念的节拍让教法完全是机械的，给母亲的方法书要把

她在每样东西面前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第七封信；见第 22 章）；格莱尔说「您是想把教育机械化」，他认作本意（第一封信；见第 14 章）。

有一处分寸要守住。收回不是到了布格多夫才有的。斯坦兹那封信里，已经有「前两排背熟才往下走」的音节表，已经有「把教学手段简化到随便哪个普通人都能教」的目的（见第 7 章）。所以判词里的「在斯坦兹的冬天看见」，不能读成「斯坦兹只有看见」：看见和字母表那时就在同一间屋里，是他一个人日夜守在孩子中间托着那张表。到了布格多夫有了助手、有了印书的地方，那张表才一页一页印了出来。

底下。收回底下，是一台「本来就在」的机器：人的力量从内部展开，自然有一条对所有人都一样的进程，他叫它「自然的进程」。

作证的原文：《天鹅之歌》说，心、精神、手三股力量各照永远不变的法则展开，力量展开的办法永远和它自己一样（见第 15、16、17 章）。给他作注的协会编者概括得更直：展开的进程在所有人身上都一样，像身体的生长一样由不得人（编者概括，非他原话；见第 25 章）。

三句合起来读：他看见的是一场在土里的长；他收回的地方，是一族封口的词；封口底下，垫着一台对谁都一样的机器。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三句里，第一句最长，证据也最多。这本身就是公道话。许多人的看见只有一两句漂亮话，收回倒写了一整本书。他反过来：他看见的，写在一封又一封的信里、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回忆里、五所学校的日子里；收回的，只落在几本薄薄的方法书上，其中那本《直观 ABC》，他后来自己也不再往下推了（见第 22 章）。

还有，收回那一族词，他是带着一份心疼写的。第一封信里他说，他要找的办法，要简单到「最没练过、最不懂行的人」也能照着教自己的孩子（见第 14 章）。一张写定的表，是写给这些人的。

◆ 四、SDE 看这一处：接缝卡与三个式子

先说接缝卡。做法是：同一支笔的两句话并排放，左边是他在现场看见的，右边是他写进方法的，中间那个词，就是脚下那道缝。第 23 章做过一张五行的卡，都出在《葛》这本书里。这里不再做表，只用段落补三对，都取自别的编，好让你看见这道缝不只长在一本书里。

第一对，在故事上。左边：故事和图画，必定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见第 31 章）。右边：他把自己的小说一章一章重抄，每一段编上号，横线下面配一个问题，章末列一串编了号的「真理与教训」（见第 31 章，据二手）。中间那个词是「编号」。这一对还要接一句已核的后半：那句话原来说的是，先靠一个老百姓爱听的故事打底，再把一条条定好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话讲给他们听（见第 31 章）。故事在他自己的计划里，从一开始就排在道理前面、给道理开路。

第二对，在爱上。左边：我不认得任何一种方法，不是建在孩子确信我爱他们这件事上的（见第 27 章）。右边：一本方法书，把母亲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最没练过的母亲照着念，一个字也不必添（见第 22 章）。接缝词是「写定」。一个字也不必添，也就是一个字也不必改。

第三对，在家上。左边：阿彭策尔的一位母亲挂起一只彩色的大纸鸟，孩子手脚一起往那只鸟伸，他说教育该从这一点开始（第十封信；见第 38 章）。右边，就在同一段后面：「我还要走得更远」，他不肯把自然、处境和母爱碰巧放到孩子眼前的东西交给偶然，要绕开偶然，把一切直观里本质的东西送到孩子面前（同上）。那个词是「偶然」。那只鸟，正是一位母亲在她那一家碰巧挂起来的。

三对的引文都据前面各章所用的本子，整组标「待验」。

再做三个式子的体检。这是这一章唯一的一张表。三个式子用大白话说：第一个问，孩子长成什么样子；第二个问，他走什么路；第三个问，长出来的东西怎样回头改土、改路。

式子	他写了多少	本书读数（待验）
第一式　形状＝F（路，土）	土写得最满：起居室、母亲、贫穷、爱、实物、纺车；形状只写成一句「力量的和谐发展」，三律各小一号（做成、自立、安稳，见第 18 章）	土最厚，形状最薄
第二式　路＝G（形状，土）	路写成一张次序表：数、形、词，从简到繁，一格没刻牢不许往前；不管哪家孩子、哪片土，都照同一个先后走	土在这一式里缺席；晚年土回到半式——管圈子，不管先后（《天鹅之歌》，见第 25 章）
第三式　土＝H（形状，路）	学校里天天有：新庄的名单，斯坦兹晚上的问话，布格多夫的那扇窗，伊弗东的周报和家长的信；方法书里没有一栏；1806 年「能够也必须适应」，1818 年「永久续写」，1824 年撤回	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在心那一股里，回写只准从屋里往外走（见第 28 章）

把三行压成一行定位：

土最厚，路被排死；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待验）

本书给这个塌法起的名字是「字母表型」（待验）：土写得最厚，偏偏在决定路怎么走的那一式里缺了席。

和站上已经定名的两种塌法各划一道线。第 162 号皮亚杰卷叫「钉常数型」：土被钉成常数，在那里成了空气，没怎么写；他这里土不是没写，是写得最满，只是没进路那一式。第 221 号陶行知卷叫「消路型」：「生活即教育」一个「即」字把路消掉了；他这里路一点没消，写得最细最满，只是一条跟土不相干的路。

最后一句公道话，也是这一章压底的一句：三个式子，他在学校里都画过。斯坦兹随孩子改做法，布格多夫和助手一遍一遍试，伊弗东每周的报告、家长的信、一件一件事照个案重定。他在学校里一个不少地画了，在方法书里只剩下一张字母表。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那张维修单。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那天之后，邱志强填「故障原因」那一栏，先说出看见的，再说判断：打火针结垢，屋里潮——这一家的毛病是潮。拿不准的，判断那半句就不说。邱远问：这样讲，顾客不是觉得你没本事吗？他说：顾客要的是修好，不是一句「通病」。说「通病」省事，下回这家潮的毛病照样来。

你在家里也可以试一回。孩子做错一件事，你开口评他以前，先在心里分三句：我看见了什么？我要说成什么？我心里垫着的是什么？常常是第三句露了馅：「这孩子就是马虎」「男孩子都这样」。垫着的那一句，往往就是一张对谁都一样的表。

这个做法只适合自己心里过一遍，不是拿来写在孩子的评语上、给孩子贴标签的。

带走的话

他看见的，是一场在爱、实物和活计里的长；收回在一族封口的词上；底下是一台对谁都一样的机器。三个式子他在学校里都画过，在方法书里只剩一张字母表。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判词三句里，看见那一句最厚，证据出在五所学校和一封封信里；土在他的体系里写得最满。关：土在决定路的那一式里缺席，晚年只回来半式；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三对接缝，左边都是先看见的：一个故事、一份爱、一只纸鸟；右边都是排进字母表的：编号、写定、绕开偶然。

第 43 章

同出一根：「排成字母表」

> 这一章的问题：五条判决，看上去各管一样东西。它们是不是都从同一个动作里长出来的？这个动作的根，又扎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开春，谭慧的药房换了班，一个月里有半个月要值晚班。邱果放学以后，谁接、谁做饭、谁陪她洗澡讲故事，一下子乱了。爷爷接过两回，把她的围巾落在了菜市场；邱志强接过一回，路上被一个修空调的电话拉走，让邱果在店里等到七点半。

谭慧想了一个办法。她在一张 A4 纸上把邱果的一个晚上排成一张表，贴在冰箱门上：五点接，五点半吃水果，六点吃饭，七点洗澡，七点半讲一个故事，八点睡觉。每一格后面，写上谁来做、要注意什么。

这张表很管用。第一个星期，爷爷、爸爸、连十一岁的邱远，谁照着做都不出错。

第二个星期，事情慢慢变了样。

邱果六点半想听故事，爷爷指着表说：七点半才讲。邱果洗澡时问了一个肚脐眼的问题，邱远说：表上没写这个，问妈妈去。一天晚上邱果发烧，一口饭没吃，邱志强照表七点给她洗了澡。

谭慧下晚班回家，看着冰箱门上那张纸，想了半天。表没有错，是她一片好心：让家里谁都能带邱果。可就是这一片好心，让家里每个人都不再看邱果，只看表。

一张表带出来的五六样毛病，追到头，是同一个念头。这一章要看的，就是他的五条判决，追到头，是不是也只有一个念头。

◆ 二、五条判决，摆在一张桌上

先把五条判决「关」的那一半，按核过原文以后的样子，摆在一起。

判决一，先看东西：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

判决二，排成字母表：一场在爱和实物里的长，被排成对谁都一样的从简到繁的次序表；走岔的、倒过来的、先懂大后懂小的路，表上没有位置。收窄后：次序是给大人的扶手，他在现场常常不照次序。

判决三，起居室：他看见过真屋子，却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不回头改方法。

判决四，头、心、手：三股力量书里并排站着，学校里缠在一起；怎样缠、谁回头改谁，没有写进方法。

判决五，一本小说与一路失败：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和败了再改，他在人生里天天用，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

五条，管的是五样东西：词，次序，家，三股力量，故事与修正。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在找那一根之前，先把那一根上的好心说出来。

斯坦兹那封信里，看见与字母表在同一页上。他写下那些「从关系里长出来」的日子，紧接着就写了音节表，也写了他的目的：把教学的手段简化到极点，简化到随便哪个普通人都能教自己的孩子（见第 7 章）。两年后，第一封信里又是这句话：最没练过、最不懂行的人，也能照着教（见第 14 章）。

这个念头，是他一生最亮的一个念头。在他之前，教育是先生的事，是有钱人家请家庭教师的事；他要把它交到一个不识字的母亲手里。第 21 章说过：一个自己读写都不利索的人，想出一套让不识字的母亲也能教的办法，这是真本事。

所以本书要找的那一根，扎在一片好心里。

◆ 四、SDE 看这一处：一根，五枝

那一根，就是「让普通人都能教」。

让一个没练过的人能教，最快的办法是什么？给她一张先后排定的表：从哪一格起，下一格是什么，每一格说什么话。表越定，她越不会错；表越对谁都一样，它越能印出来、送出去，送到每一间起居室。这一步走下去，就是本书说的「排成字母表」。

五条判决，就是从这一根上分出去的五枝。

第一枝，词。一张给普通人的表，要有一个人人都有、谁都拿得出的第一格。什么东西人人都有？眼前的东西，自己的身体。于是看见被放在了 A 的位置上，而且要是「绝对的」A，不能有例外。词要排在它后面，只能做它的仆人。一个先从故事里认得「伞」的孩子，在这张表上没有地方站，不是因为他看不起故事，是因为一张表只能有一个第一格。

第二枝，次序本身。这一枝不用多说，它就是树干。

第三枝，家。一张要送进千家万户的表，得先假定收表的那一家是什么样子：有一位母亲，天天在，识几个字，心里安稳。这就是那间「完好」的起居室。表送不进去的人家，毛病就只能记在那一家的账上。起居室，是字母表的投递地址。

第四枝，三股力量。一件真事，纺车，一个要照顾的小孩子，一个要拼的字，没法排成表，它三股一起动。要排，只能拆开：心一行，精神一行，手一行，各从各的第一格起步。第 19 章说过：三行各自那张表，就是三本并排的字母表。

第五枝，故事与修正。这两样最排不成表。一个故事怎样才让人信，一次失败以后该改哪里，只能遇上，不能事先写定。一张要让普通人照着走的表，装不下这两样，于是这两样被留在了他的人生里。

连他的小说也排过一回。第 31 章写过：读者喜欢他的故事，却不照着做，他就把小说一章一章重抄，编号，配问题，列「真理与教训」，照教理问答的样子排成《起居室的儿童教理》，一百章抄到第三十九章，停了手（据二手，待验）。一个故事，也被他往字母表里排过一次。他停手，也许正是因为排不下去。

所以本书说：看见与收回，出自同一个根。他看见了孩子在一屋子的爱里长，他又想把这份长交到每一个普通人手里；想交出去，就要排；一排，看见的那些东西就一样一样掉在表外面。这里面没有坏心，只有一片好心走到了它自己的边上（本书读法，待验）。

还要和几个同族的名字划清界线，不混用。

第 162 号皮亚杰卷有一个动作，叫「排成楼梯」。两个动作是一家人，都是把一场长排成对谁都一样的先后。分别在管的东西不同：楼梯管的是年龄和阶段，几岁的孩子站在哪一级、下一级是什么；字母表管的是一样东西、一堂课内部的先后，先教横线还是竖线，先认名字还是先认形状。两个同岁、同一个阶段的孩子，在同一堂课里，先抓住的那一格可以完全不同。

教育 Skill 里还有一个候选的名字，「排好课表」，管的是一周里、一学期里各门功课怎么排。那是学校层面的，比字母表大一号。

第 39 章还提到一个：后来把赫尔巴特的想法排成五段教学的，是他的后学齐勒、赖因，不是他本人。「排成五段」管的是一节课的环节。和字母表相邻，也不是一回事。

最后是第 221 号陶行知卷的「画等号」。第 37 章说过，两个都站在实在日子里的人，走了两种收回：一个排，一个合。裴斯泰洛齐是把长排开，陶行知是把教育和生活合成一样。一个把路写得太细，一个把路写没了。

还有一件事，第 25 章查过：他那张表若是普遍的、唯一的、必然走到的，它对教室里会发生什么的预言，就和「一切本来就在孩子身上」那一路说法一样。这个检查，放在这一根上看，意思更清楚了：表要能交给每一个人，它就得对每一个孩子都一样；对每一个孩子都一样，它就说不出任何一个孩子会怎样走岔。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回到冰箱门上那张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没有把表撕掉。她只是把表的抬头改了。原来写的是「邱果的一个晚上」，她划掉，改成「妈妈不在时，先照这个来」。

她又跟全家说了一件事：表上每一格都可以挪，挪之前看一眼邱果。饿了先吃，困了先睡，烧了不洗澡。挪了哪一格，晚上发个消息告诉她一声，她回来看看，下个月的表要不要改。

爷爷问：那这表还管什么用？

谭慧说：管你们第一个星期不出错。第二个星期以后，管你们记得看孩子。

这个做法的边界：家里有小小孩，有些格子确实不能随便挪，药按时吃，睡前刷牙，天黑了不出门。能挪的，是那些原本就为方便大人才排的格子。

> 带走的话
>
> 五条判决，追到头只有一根：让普通人都能教。要交给每一个人，就得排；一排，看见的东西就一样一样掉在表外面。这一根里没有坏心，只有一片好心走到了它自己的边上。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让普通人都能教」是他一生最亮的念头，教育第一次交到了不识字的母亲手里。关：同一个念头，让看见占了 A 的位置、让起居室成了投递地址、让三股力量各排一行、让故事和修正落在了表外面。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根是先看见的：斯坦兹那一屋子孩子，和他想让每个母亲都能教的心；五枝，都是这一根排进字母表时分出来的。

第 44 章

三根承重梁与替换

> 这一章的问题：他的体系靠三根梁撑着：字母表、起居室、自然的进程。要是各换一样东西，换成什么？换的时候，留下哪一半？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三月里，隔壁甄奶奶把自己锁在了门外。她家大门、铁栅门、后院门、杂物间，各有各的锁，钥匙串在一个铁圈上，一共十一把。她儿子在外地，电话里说：钥匙都在那一串上，你照顺序试。

甄奶奶不知道什么顺序。邱远拿着那串钥匙站在门口，一把一把试。

邱志强从店里出来，看了一眼，没接钥匙，先蹲下来看锁：这是十字的，你手里那几把扁的不用试。他把十字的挑出来，只有三把。第二把就开了。

开了门，他从店里拿来一小瓶红指甲油，在那把钥匙的柄上点了一个点，又在门框里边也点了一个。

甄奶奶说：你儿子让照顺序试。

邱志强说：顺序是他家的顺序，他天天开，手熟。换一个人来，先看锁。

那一晚邱远想了很久：同一串钥匙，给甄奶奶的儿子，是一个顺序；给爸爸，是先看锁再挑；给他自己，是一把一把地碰。钥匙没变，变的是站在哪扇门前、谁拿着它。

二、三根梁是哪三根

第 43 章说过，五条判决出自一根。撑起这一根的，是三根承重梁。

第一根，字母表。一张从简到繁、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数、形、词三要素，一格没刻牢不许往前，母亲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它管的是路怎么走。

第二根，起居室。一间「完好」的屋子：一位天天在的母亲，一家安稳的日子，教育从这里起头，也拿这里当样子。它管的是土从哪里来。

第三根，自然的进程。一条人人一样、由不得人的进程：力量从内部展开，照永远不变的法则。它是垫在前两根底下的那台机器，管的是为什么非这样不可。

三根梁一根压一根：因为有一条人人一样的进程，所以可以排出一张人人一样的表；因为表是人人一样的，所以要假定一间人人一样的屋子来收它。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换梁以前，先说这三根梁各自撑住了什么。

字母表撑住了一件大事：教育第一次可以教给不识几个字的人。起居室撑住了另一件：教育从信任和爱开始，先赢得孩子的心。自然的进程撑住的，是一份底气：一个挨饿的孤儿，身上也有和王座上的人一样的力量，只等它长出来（见第 15 章）。

所以换梁的时候，每一根都要留下一半。留不下来，就不是替换，是拆房子。

◆ 四、SDE 看这一处：三组替换

下面三组替换，是本书拟的，都标「待验」。三个画面，避开了站上各卷已经用过的比喻。这是这一章唯一的一张表。

他的梁	本书的替换	保留的那一半
字母表：A 一定在 B 前面，谁来都是这个次序，一个字母也不能少	一串钥匙：钥匙都在，先试哪一把，看站在哪扇门前、谁拿着；开了哪扇，在那把上点一个记号	钥匙本身：数、形、词三问，从简到繁的那些格子；还有「一串」——给新手一个拿得住的默认试法

他的梁	本书的替换	保留的那一半
起居室：一间「完好」的屋子，拿去量每一间真屋子	一床百家被：从这家那家凑来的布，哪里冷补哪里，补上的每一块都不一样	先赢得孩子的心；有一个固定的大人；稳定、有爱的家里，他说的几乎全对
自然的进程：一份早就写好的谱，每个孩子照着走	一来一回的球：你发一个，我接一个，下一拍怎么打，看上一拍怎么来；常见的来法有几种，怎么接是当场定的	常见的那几种来法：有些先后确实常见，可以当常用的接法，不当写死的谱

一组一组说。

第一组，字母表换成一串钥匙。

字母表和一串钥匙，里面的东西可以一模一样：还是那几把，数、形、词，横线竖线，从简到繁。差别只在一件事：字母表规定了先开哪扇门，钥匙串只规定手里有哪几把。

站在门前的那个人，先看锁，再挑钥匙。邱果站在一筐杨桃前面，爷爷先问「几个」还是先问「叫什么」，要看她先盯着的是那一堆，还是切开的那颗星星（见第 21 章）。一个从绘本里先认得「伞」的孩子，手里那把「词」的钥匙，可以先开门。试不开，换一把，这就是路。开了哪一扇，在那把钥匙上点一个记号，下回碰到相像的门，先拿它，这就是回写。记号点在钥匙上，也点在门框上：孩子身上留下了一样，大人的做法里也留下了一样。

保留的那一半要说清。钥匙一把也不扔，他三要素的三个问法、他那一格一格的练习，都是好钥匙。「一串」也留着：给一个没练过的母亲一串钥匙，再告诉她「先看锁，打不开就换，打开了点一下」，她拿得住。

这一组，正面回一下第 37 章认的那笔账：想让很多人都能教，能不能不排表？一串钥匙，是一个半截的回答。它仍然交给普通人一样东西，只是交的是一串，不是一张有先后的单子；交的规矩是「看、试、换、记」，不是「第一格、第二格」。可本书要老实说：「看、试、换、记」这四个字，传下去，很可能又被排成一张新的表。这个危险，第 46 章再说。所以只算半个回答，待验。

第二组，起居室换成一床百家被。

不少地方有个老习俗：孩子生下来，老人去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家，一家讨一块布，拼成一床被子给孩子盖。一床被子，没有一块布是一样的；哪家有什么布，就是什么布。

第 30 章留下了一个动词：补。斯坦兹那间屋子，是他用自己一点一点补出来的：一个固定的大人，一张大家吃同一锅汤的桌子，一群彼此成了兄弟姐妹的孩子。那一章还有邱远那篇作文，他家的起居室不在一个地方，在柜台后面，在电动车后座上，在挤着刷牙的洗手间里，他「一块一块找齐了」。

百家被说的就是这个。起居室这根梁的毛病，不在它要一间屋子，在它先画好了屋子的样子，再拿这个样子去量每一家。百家被倒过来：先看这个孩子哪里冷，再去找能补的那一块。一块是爷爷，一块是幼儿园的老师，一块是隔壁的甄奶奶，一块是他自己在斯坦兹。补上的地方，长的那一层就回头改了设计的那一层：缺什么补什么，补过以后，被子就是这个孩子的被子。

保留的那一半：先赢得孩子的心，一个固定的大人，这些一样不少。一个稳定、有爱的家，本来就是最大、最暖的那一块布。

边界也要说：有的孩子，家里真的撑不住，缺的不是一块布。遇到这样的时候，请找学校、社区和专业的人，一本书、一床被子补不上。

第三组，自然的进程换成一来一回的球。

「自然的进程」像一份早就写好的谱。每个孩子来了，照着谱走，从第一个音走到最后一个音；走不下去，是这个孩子还没熟前一句。

院子里两个人对着打羽毛球，不是这样打的。不记分，只数能接多少个不落地。你发一个，我接一个；我这一拍怎么接，看你刚才那个球是高是低、是快是慢；你下一拍，又看我这一拍怎么回。一趟打完，谁也说不出事先定好的是哪一拍。可它也不是乱打，常见的来法就那么几种，接熟了的人心里都有数。

孩子的长，更像这样一来一回。他此刻的样子，和他站的土，一起定了下一拍；打出去的那一拍，又回头改了对面那个人。第 42 章那三个式子，放到这里就好懂：谁先谁后，谁改了谁，打的时候都在。

保留的那一半，是那几种常见的来法。有些先后确实常见：先会听，后会说；先碰过，后说得出。这些可以当成常用的接法，心里有数；不能当成写死的谱，谁接岔了就算谁错。他自己在《天鹅之歌》里其实已经走到了半路：力量展开的法则永远一样，力量用出去的办法随各人处境不同（见第 25 章）。本书把他的半路再往前推一步：连先后，也在这一来一回里定。这一步有没有推对，待验。

三组换完，三根梁还是三根，撑的还是那一片好心：让普通人都能教，教育从爱开始，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力量。只是换过以后，路要看门，屋子要看冷暖，先后要看对面怎么回。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甄奶奶那一串钥匙，后来邱志强帮她整理了一回：十一把，每一把柄上点了不同颜色的指甲油，门框里边也点上同样的颜色。

他没替甄奶奶排一个「先试哪把」的顺序。他只教了她一句：先看门框上是什么颜色。

邱远在旁边说：这不就是一张表吗？颜色对颜色。

邱志强想了想，说：是。可这张表是开过一回门才有的。先有那一回开门，后有这个点。

你家里要是有一张给孩子的「学习顺序」，可以试着这样看它一回：它是先开过门才点上的记号，还是还没见过这扇门就排好的顺序？前一种，留着；后一种，下回先看锁。

这个做法的边界：刚开始学一样东西，一个现成的顺序很省力，不必推倒。只是用了一阵以后，回头看一眼，哪一格是开过门的，哪一格还没有。

带走的话

字母表换成一串钥匙，起居室换成一床百家被，自然的进程换成一来一回的球。钥匙、心、那几种常见的来法都留着；换掉的，是「先后早就定好、对谁都一样」这一样。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三根梁各留一半，钥匙、心、常见的接法都在；「让普通人都能教」换了一种交法。关：「看、试、换、记」传下去，仍可能被排成一张新表；第 37 章那笔账，这一章只还了一半。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钥匙上的记号，是开过门以后才点上的，是先看见的；一张没见过门就排好的顺序，是排进字母表的。

第 45 章

闪光点清单与保底合表

> 这一章的问题：他留下的东西里，哪些今天可以原样接着用？在什么条件下，他说的几乎全对？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一个星期六下午，谭慧在药房当班。一位老爷爷来买一种用了几十年的老药，陪他来的孙子在一旁皱眉：爷爷，这药太老了，现在谁还用这个。

老爷爷有点不好意思。谭慧把药盒翻过来，指着说明书给那个年轻人看：你看这一栏，写着它适合什么情形；这一栏，写着什么情形不要用。老药不是不好，是它管的就是那几种情形。在它管的情形里，它又便宜又稳当，很多新药也不一定比它强。

年轻人看了一会儿说：那它就是一样工具，看用在哪儿。

谭慧说：对。怕的是两样。一样是觉得它老，一概不用；一样是觉得它灵，什么都拿它治。

一个两百多年前的教育家，最该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份说明书：他的哪些东西今天接着用，用在哪儿；在哪些情形下，他几乎全对。

◆ 二、十处闪光

前面九编，一边拆，一边记下了他打开的门。这里挑十处，逐处写一句：它是什么，SDE 直接接着用哪一处。

第一处，直观。东西直接碰到人的那一下，不只是眼睛，有手，有干活，有自己去找，还有类比（见第 20 章）。SDE 接着用的，是它作为土和人碰上的那一刻：一条路最好的起头之一。还有他那半句「也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今天仍是一把好尺子：一个孩子说了一句漂亮话，问他在哪儿见过，能不能指给我看。

第二处，三要素让普通人能教。几个、什么样、叫什么，菜市场上的爷爷会问，灶台边的母亲也会问（见第 21 章）。SDE 接着用这三问，当作从一锅粥里捞东西的三只手。还有他那一句「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这是整本书里最活的一问，孩子自己的日子从这里进课。

第三处，爱先于教。在斯坦兹，爱是一切方法的地基（见第 27 章）。SDE 接着用的，是「地基」这个位置：先有信任，路才走得开。本书只提醒一句：别让它从地基挪成一个交给母亲带来的前提。

第四处，穷孩子也要全人。最低矮的小屋里的孩子，和王座上的人一样，也需要把自己的力量长起来（见第 15、17 章）。SDE 接着用的，是这个「谁在学」的起点：没有一个孩子，只配学一种用处。

第五处，纺车边的课。新庄的孩子一边纺纱织布，一边认字算数（见第 6 章）。SDE 接着用的，是「一件真事里，三股力量一起动」：心、精神、手在一件活里缠在一起，不必先拆开再合。

第六处，教师会与周报。伊弗东每周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家长被请来当面提批评，一件事照这一件重新拿主意（见第 9、11 章）。SDE 接着用的，是回写的那几格：孩子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老师、改课、改规矩。这是他学校里最宽的一处。

第七处，一轮轮改。五回败，五回改，先做再想（见第 32 章）。SDE 接着用的，就是修正和迭代本身：败了不停，改的是上一回露出来的那块短处。

第八处，从模糊到清楚。他在会和不会之间看出了四段，每一段有名字；他防判断「提前显得成熟」，比作虫蛀的落果（见第 23 章）。SDE 接着用的，是看见了中间那一段，和对假会的提防；本书只多说一句，那条路能往回走。

第九处，起居室。教育从一间有人说话的屋子开始，从母亲那双读得出孩子脸色的眼睛开始（见第 26 章）。SDE 接着用的，是「土从家里来」这个起点，只把「完好」两个字拿掉，换成第 44 章的「补」。

第十处，贫民自助。他要的不是施舍，是让穷人一辈子能自己帮自己（见第 15、17 章）。SDE 接着用的，是这个目的里的「自立」：长出来的东西，要能在孩子自己那片地上站住。

十处里，第一、二、五、六、七这五处，SDE 几乎可以原样接着用；第三、八、九三处，接着用时要各松一个扣；第四、十两处，是目的，SDE 接着用，并且从这里出发，往创造那一格再多要一点（第 18 章说过，他的三律里创造律最弱，待验）。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这一章本身就是在说他对在哪儿。这一节只补一件事：十处闪光里，有七处，是在他的学校里先有、后来才写进书的。直观是斯坦兹教会他的；三要素是在布格多夫一次一次碰出来的（见第 21 章）；爱是斯坦兹那几个月走出来的；纺车边的课在新庄；教师会在伊弗东；一轮轮改在他整个一生里。

他留给后人的好东西，大半是他先活出来的。

◆ 四、SDE 看这一处：保底合表

教育 Skill 有一个写保底的办法，叫写「第五层」：先说这个主张最强的场合，再说三条以内可以判断的条件，再说在这些条件下它胜过什么。前面各编散着写了好几处保底，这里合成一张表。这是这一章唯一的一张表。

主张	最强的场合	三条可判的条件	在这些条件下，胜过什么
先看东西	书本压倒实物的旧学校；背书背到发木的孩子	东西拿得到、摸得着；孩子刚碰它，还在一锅粥里；孩子手里堆着一堆没着落的词	胜过先讲道理、先背定义（见第 24 章）

主张	最强的场合	三条可判的条件	在这些条件下，胜过什么
起居室与爱	一个稳定、有爱的家里，一个还小的孩子	有一个天天在的固定大人；日子有个常数，吃得饱、睡得着、不天天吵；孩子的世界主要就是这几间屋、这几个人	胜过背诵的学校，也胜过早早把小小孩交给一个谁也不认得他的地方（见第 30 章）
次序表	刚进门的新手母亲、新手教师	用表的人没有经验；东西本身有公认的先后；下一步只有一个答案	胜过乱教、胜过一上来就拆最难的那一块（见第 25 章邱志强的故障图）
全人与自助	贫儿与孤儿	孩子缺的是吃饭、信任和一门手艺；大人肯同吃同住；学的东西离日子近	胜过只教一种用处、只教「适合贫穷」（见第 7、17 章）
从模糊到清楚	低年级，一样新东西刚开始学	一轮只学一样；有人在旁边帮着叫名字；不急着打分	胜过只分「会」与「不会」两格（见第 23 章）

第三行那三条里，「下一步只有一个答案」是教育 Skill 说的「唯一区」：在下一步只有一个答案的地方，排好的次序、刻意的练习、马上给的反馈，全部成立。他的字母表在唯一区里一点不差。失效的地方，在多解的地方，在该判断「这一回孩子是不是走岔了」的那个时刻。

合起来看五行，有一个共同的样子：他几乎全对的地方，都是「刚起头」的地方。刚起头的孩子，刚起头的母亲，刚起头学一样新东西，刚从背书的屋子里被放出来。在起头的地方，一张表、一样实物、一间安稳的屋子，都是最好的扶手。

他说得不够的地方，也都在起头之后：走到半路走岔了，东西拿不到了，家里撑不住了，孩子已经会了、要往外造一样新东西了。

这就是保底的意思。本书说他「关」上的每一扇门，都要站在这张表上才公道：那些门，是在起头以后才关上的。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谭慧那天回家，把药房里那一幕讲给爷爷听。爷爷听完，从樟木箱里翻出他当年代课用的一本备课本，一页一页翻。

他说：这里头有些东西，现在还能用。认数先数实物，认字先指东西，这个到今天也不错。有些东西，我当年用的地方就不对。

邱远问：哪些不对？

爷爷指着一页：这一页，我让全班三十个娃，一个星期都照这个顺序学拼音。有的娃家里做生意，早认得好多字了，也得从 a、o、e 起。这个顺序，给刚进门的娃是对的，给满仓那样的娃就不对了。

他拿铅笔在那一页的角上写了一行小字：给刚进门的。

这个做法你也可以试：翻一翻你手里的老办法，别急着扔，也别急着全信。拿起一样，先退回去想一个具体的人——上一回它管用，是用在谁身上、哪一回？说得出那一个人、那一回，这一样就还站得住；想来想去只想得出一句「一般来说挺有效」，这一样才要多想一想。这适合自己掂量，不适合拿去评别人的老办法过没过时。

> **带走的话**
>
> 十处闪光，大半是他先活出来、后来才写进书的。他几乎全对的地方，都在刚起头的地方；他说得不够的，都在起头以后。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十处闪光，五处 SDE 可以原样接着用，三处各松一个扣接着用，两处是目的；五行保底，在刚起头的地方他几乎全对。关：走到半路走岔了、东西拿不到、家里撑不住、孩子要造新东西的时候，这些门在他那里是关着的。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十处闪光里，七处是在他的学校里先看见的；保底表上的条件，是本书替他把「用在哪儿」写出来，写的时候要小心别写成一张新的字母表。

第 46 章

病根、死法、SDE 要向他学的，和给 SDE 自己写死法

> 这一章的问题：他那一步收回，是从什么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他的学说后来是怎样死的？SDE 要向他学什么？SDE 自己，又会怎样死？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第 2 章里，爷爷说过，他在村小那几年，常把娃们带到田埂上看稻子、数鸭子，回来再写字，被人说耽误进度。

有天晚上，邱远问：后来呢？还有人说你吗？

爷爷笑了：后来反过来了。有一年乡里的教办来听课，觉得新鲜，让我在全乡的教研会上讲一回。讲完以后，乡里把它写成一份「直观教学示范课」的材料，发到每个村小。第二年他去隔壁村听课，那位老师也上「数鸭子」。那村子里没有鸭子，老师就在讲台上摆了十只塑料鸭子，黄的，一样大，让娃们数。一节课下来，娃们数得很齐。

爷爷说：我带娃们去田埂，是因为那天田里真有鸭子，有的鸭子钻到稻子里去了，娃们要伸头去找，数着数着就吵起来，有说九只的，有说十一只的。那节课我最看重的，就是吵的那一会儿。塑料鸭子，不会钻到稻子里去。

又过了两年，县里的听课表上多了一格：「是否使用直观教具」。

一个好办法，怎样长出来，又怎样一步一步死掉，爷爷那几年都看见了。这一章写他的学说的病根和死法，最后也给 SDE 自己写一份。

◆ 二、病根：一步收回，是从什么日子里长出来的

先说病根。教育 Skill 的规矩是：用发生学的眼光去看他的收回，那一步收回，也是在他那片土里、经他那条路长出来的。

他那片土里，至少有四样东西，都在逼他往一张表上走。

第一样，贫困和战争的急迫。新庄的孩子是讨过饭的，斯坦兹的孩子是一场兵乱以后剩下的孤儿，十个里难得一个认得字母（见第 6、7 章）。孩子等不起一位好先生慢慢来，要一个马上能用、谁都能用的办法。

第二样，要让不识字的母亲也能教。那时的先生有做鞋的、织布的，母亲多半不识字（见第 12 章）。要把教育交到她们手里，就要一个写定的、照着念就行的东西。第 43 章说过，这是他一生最亮的念头，也是那张表的根。

第三样，要给新学校一份「自然」的保证。旧学校背后有教会、有课本、有几百年的老规矩；一所新学校拿什么和它比？他拿的是「自然」：我的次序不是我编的，是人心里本来的进程（见第 13、14 章）。这份保证要站得住，就得对谁都一样，由不得人。

第四样，他自己办学屡败（见第 32 章）。一个一次次看着自己的学校散掉的人，最想留下一样散不掉的东西：一本书，一套方法，一张谁拿去都能照着用的表。学校会散，表不会。

四样合起来，本书的读法是：那一步收回，是尽职的产物，不是失职的产物。他不是偷懒把长排成了表，他是太想让这份长到得了每一个孩子，才去排的（待验）。

◆ 三、他的学说的死法

再说死法。一套学说很少是被驳倒的，它多半是被用死的。他的学说，至少死过四种样子。第十一编已经一样一样查过，这里只收拢。

第一种，被读成课表。那张次序表离开了他，被印成分级读物、分级挂图，学完这一级才能进下一级（见第 48 章）。他在布格多夫「没有计划地」摸出来的东西，成了别人手里一格一格的计划。

第二种，被做成教具表演。实物进了课堂，进着进着，成了一只教具箱、一张印着标准答案的问答卡；日本那一路，问和答都事先备好、反复念，传到第三手又变回了背诵（见第 47 章，据二手）。第 47 章也替源头说过公道话：梅约兄妹那本《实物课》本身，比它后来的名声活。爷爷的塑料鸭子，就是这一种。实物还在，碰那一下没了。

第三种，被砍成口号。心、精神、手三股力量，他在学校里拧在一起，到了墙上，成了常被归到他名下的「头、心、手」三个字（见第 16 章）。一句口号查不了做没做，只好查说没说（见第 48 章）。

第四种，被写进考试和评分表。「是否使用直观教具」成了听课表上的一格。第 48 章的读数是：好查的部件会越做越多，查不了的部件会静止下来；身后被放大的，恰恰是他收回的那一半，静止下来的，恰恰是他看见的那一半（待验）。

四种死法，有一个共同的样子：死掉的都是他看见的那一半，活下来的都是他排进字母表的那一半。这不是后人偏心，是字母表天生好搬、好查，看见天生难搬、难查。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SDE 要向他学的

写完死法，要先把 SDE 该学的说在前面。至少四样。

第一样，先赢得孩子的心。在斯坦兹，爱是一切方法的地基。SDE 讲路、讲土、讲回写，讲得再细，都要站在这块地基上。一个不信你的孩子，不会跟你走任何一条路。

第二样，让普通人能教。这是他一生最亮的念头，SDE 最该学，也最难学：一套只有读过几十本书的人才用得上的眼光，再对，也到不了一个下晚班的母亲手里。第 44 章那一串钥匙就是在学这一样，学得够不够，待验。

第三样，败了再改。五回败，五回改，到八十岁还肯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学校」。SDE 自己说回写，就要先在自己身上做到：这本书写错的地方，下一版改；判决收窄的地方，照实写窄。

第四样，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他一本小说让欧洲看见了一个穷村子。SDE 的道理讲得再清楚，要让没看见的人信，也得会讲一个真故事。本书用陪读的邱家，就是在学这一样；邱家是虚构的，不承担证据，这一点也要跟着学：讲故事，只讲明白是故事的故事。

◆ 五、SDE 看这一处：给 SDE 自己写死法

最后，轮到 SDE 自己。一本劝人「别把长排成字母表」的书，最容易的死法，就是自己也排成一本字母表。第 162 号皮亚杰卷第 59 章写过 SDE 的四种死法，这里换一个角度，从「让普通人能教」这一根写起：这一根是他的，也会是 SDE 的；SDE 只要想让很多人都能用，就会走到他走过的那个边上。

第一种，三态被当成等级。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本来说的是「这一件事、这一轮」，不说「这个孩子」，不分高低。可一旦要让很多老师都会用，最省事的用法就是给孩子贴一个态：这个孩子还在一锅粥里，那个已经定型了。于是三态从一件事的样子，变成了一个孩子的等级。

第二种，六步被当成打卡表。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本来是一条路上会发生的事，会走岔，会倒回来。一旦写进一份教案模板，就成了六个要打勾的格子：今天这节课，六步齐了没有？

第三种，七个大白话词被当成识字卡。形状、路、土、回写、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本书用它们来看一件事。一旦做成一套卡片，孩子背熟「土就是特征纠缠」，就像第 47 章那只教具箱旁，孩子背出「透明的、会碎的」。词还在，碰那一下没了。这一种死法，正好是本书判给他的判决一反过来落在 SDE 身上：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SDE 要是把七个词写成看见的主人，没看见也先给个词，那就是另一种空话。

第四种，本书自己的小账变成一张表。它本来是请读者停一下，自己想一想；可两行小账写了五十多回，它自己就是一张格式固定、对谁都一样的表。要是有人拿它去给老师打分，「你这节课，排进字母表的有几处」，小账就死了。

第 47 号给过一个办法，叫「失败三层」：局部失败，就缩小主张；系统失败，就把它降成一种局部的设计语言，不再当道理讲；要是连说法本身都出了毛病，就拿 SDE 看别人的那副眼光，回头看 SDE 自己的名字是怎样长出来的。本书照这个办法，把自己最弱的两处登记在这里：一处在第 37 章，想让很多人都能教的人最后都会排一张表，本书眼下拿不出一个不排表的办法，第 44 章那一串钥匙只是半个回答；一处在第 40 章，在「先看东西」上，本书没有比今天那五路研究多说一句有证据的话，连那一句辨别面也可能早被人说过，本轮没有查（待验；结语第七节细算）。

这两处不是谦虚，是本书的推翻条件：将来要是有人拿出一个不排表、又能让不识字的母亲照着用的办法，第 44 章要重写；要是那五路研究里早有人说过本书这一句，第 40 章要把这一句还给他们。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邱远听完，问爷爷：那你要是再讲一回，你怎么讲?

爷爷想了很久，说：我不讲数鸭子了。我讲那一回娃们吵起来，有说九只的，有说十一只的，后来是一个娃蹲下去，从稻子缝里看见了那两只。我就讲那一回。

邱远说：那别人学不去啊。

爷爷说：学不去就对了。我要他们学的，不是鸭子，是等娃们吵完、等那个娃蹲下去。那一会儿，塑料鸭子给不了。

这个办法你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你有一个自己最得意的办法，想教给别人，先别教步骤，讲一回它最灵的那一次，是什么样子。讲完，看对方学去的是步骤，还是那一次。这只适合自己教人时掂量，不是拿来考谁学得像不像。

带走的话

他那一步收回，是尽职的产物，不是失职的产物。他的学说死在被排进字母表的那一半活了下来。SDE 也会这样死，第一步，就是把自己排成一张表。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病根照实写出，是急迫、是心疼、是屡败以后想留下一样散不掉的东西；SDE 向他学四样。关：他的学说四种死法，死掉的都是看见的那一半；SDE 的四种死法，本书连自己的小账也算了进去，最弱的两处照实登记。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田埂上钻进稻子的鸭子，是先看见的；讲台上十只一样大的塑料鸭子，是排进字母表的。这两行小账，也可能是。

第 十 一 编

身后与 AI

编　序

他 1827 年去世。之后两百年，他的名字走得比他的人远，也比他的学校远。

这一编四章，分两半。前两章往回看：他的东西进了普鲁士、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学校，每一路接住了什么，自己又添上了什么；把他的方案拆成一个一个部件，看哪些活下来了，哪些只剩名字。后两章看今天：机器几秒钟就能生成任何字、任何图，他那句「先看东西」还站在哪里；推荐算法天天替教育家讲故事，这和他当年靠一本小说出名，是不是同一道缝。

这一编用两件工具：身后三问，部件五档。守一条纪律：说他「影响」了谁，要拆开核，还要找反例。

核下来，有两处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处是，把实物课带进英国的梅约在书的序里写，他到伊弗东的时候，实物课在那里早已不上了。一处是，中国人最早读到的他，据一篇研讨会综述，也是那本小说。

第 47 章

直观进了课本：实物教学、看图识字与身后三问

> 这一章的问题：他死后，「先看东西」传到了普鲁士、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每一路接住了什么，又焊上了什么？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腊月里，邱德茂清理楼上的杂物间，翻出一只落满灰的木箱。箱盖上用红漆写着「自然常识教具」，是他当代课老师那些年，乡里统一配到村小的。

邱远帮着打开。里面一格一格：一块磁铁，一小截铜线，一个玻璃瓶，几片干了的树叶标本，一块云母，还有一张油印的卡片。卡片上是给老师的提问次序：这是什么？它是什么颜色？摸上去怎么样？它有什么用？每个问题后面，印着标准答案。

爷爷说，那时候一学期轮到一回，一只箱子几个村小换着用。他照卡片问，孩子们照卡片答。第二年再上，前排的孩子没等他问完，就把「透明的、会碎的、可以装东西」一口气背了出来。

邱远拿起那块云母，对着窗户看，用指甲一层一层往下剥。剥了半天，他问：卡片上怎么没写它能剥开？

爷爷愣了一下，说：卡片上没写的，那时候都不问。

一箱实物，一张问答卡。实物是真的，问答是排好的。这只箱子，可以看作一样东西从瑞士走了两百年、走进湘中一个村小以后的样子。它是怎么走来的，这一章顺着走一遍。

◆ 二、那些年发生了什么

先交代工具。教育 Skill 给身后一编备了三个问题，叫**身后三问**：每个后来者从哪一只盖子下手？接住了哪一样？自己又焊上了什么？（第 180 号）另有一条纪律：说一个人「影响」了谁，要拆成四样分开核——他本人的直接建议，他的学生和助手结成的网，那些年的公共气候，后人替他记的功；还要去找反例（第 180 号第 56 章）。下面五路，一路一路过。

普鲁士：去烤火的年轻人。1806 年普鲁士败给拿破仑，想靠教育把国家重新立起来。第 9 章说过，这股劲给了伊弗东很大的推力（HLS）。据协会网站上库勒曼的文章，普鲁士内政部的苏费恩主持其事，从 1809 年起陆续派年轻人到伊弗东去学，前后约二十人，能查到名字的有卡韦劳、德赖斯特、亨宁等，多数待了两三年；回国以后，不少人当了师范学校的校长、学务督察（heinrich-pestalozzi.de，Kuhlemann「裴斯泰洛齐与十九世纪初的教师流动」）。美国教育史家克伯莱的说法是，政府先派了十七名教师，官费去瑞士三年；他转录过一段给这些年轻人的嘱咐，大意是：派你们去，主要不是学方法里机械的那一面，是去那个人心里燃着的火边上暖一暖；他的方法，只是他一生本意的一个很弱的产物（Cubberley《美国公共教育》1919，第 269 页；克伯莱没有注这段嘱咐的原出处〔原件待核〕）。1846 年他百年诞辰，第斯多惠在柏林说，普鲁士的国民学校，至少一半的名声该归他（同上，克伯莱转录〔据二手〕）。

明着拒绝他的，也是这个国家。1847 年，这位柏林师范学校的校长第斯多惠被停职，罪名大意是教出了一批书读得太多、不安本分的教师；1850 年被迫退休。1854 年的施蒂尔《条例》，把国民学校收回到读、写、算和宗教，写明教什么不由教师定，师范里的教育学、心理学课一并砍掉（BYU 宗教研究中心，《Pestalozzi, Revolution, and Reaktion》〔据二手〕）。

英国：一块玻璃。查尔斯·梅约 1819 到 1822 年在伊弗东（Cubberley，第 269—270 页；维基「Elizabeth Mayo」条）。回国后，他在萨里郡的奇姆办了一所学校，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编出一本《实物课》，初版年份《英国人物传记辞典》

作 1831 年，也有著录作 1830 年的，后来一版再版。1836 年，兄妹俩参与创办「本土与殖民地幼儿学校协会」，办示范学校，也办师范学院（同上；维基「Home and Colonial School Society」条）。

这本书，我们读到的是 1837 年的第六版。书前查尔斯写的序里，有两处要紧。一处是他的宗旨：把老师的方法引进英国，「虔诚地保留理念，按处境改换形式」。一处是他讲的实物课的来历：一位老师拿一幅梯子的版画上课，一个小男孩说，院子里就有真梯子，为什么不讲那个？老师说，版画就在眼前，讲它方便，把孩子的话挡了回去。下一回讲窗户的版画，同一个孩子又说，屋里就有真窗户，连院子都不用去。这一回又被挡了回去。晚上这两件事报到裴斯泰洛齐那里，他说：孩子说得对，真的比仿的好，把版画收起来，用真东西教。梅约接着照实写：屋里的东西很快讲完了，就带孩子去野外；天气碍事，东西太多分心，热闹一阵以后，看不出进步，也看不出终点；大家觉得这种东一样西一样、没有系统的练习不行，就放下了，改讲身体各部分，也就是后来的《母亲读本》。他说，他在伊弗东的时候，实物课在那里「早已不用了」；这段来历，是他从当年上那堂课的老师本人那里听来的（Mayo《Lessons on Objects》第六版序，1837，第 v—x 页）。第 8 章据纪姆普斯写过那扇窗户；梅约这个印本早了半个世纪，说法也不一样：上课的是一位老师，不是他本人；孩子的话先被挡回去两回；他是晚上听了汇报才拍的板。本书以梅约本为准。

伊丽莎白的第一课是一块玻璃。老师拿在手里问：这是什么？一块玻璃。会拼吗？老师把这个词写上石板。你们看了、摸了，说说它怎么样。亮的。凉的。和海绵比一比：光滑的，硬的。老师关上百叶窗，孩子们看不见院子了；再问玻璃和百叶窗有什么不同，孩子们说隔着玻璃看得见。这时老师才给一个词：透明的。最后是：会碎的。课末注明，这些性质排在石板上，就成了一次拼写练习（同上，第 5—8 页）。第二课是橡皮，书里开头先写明：挑它，是为了让孩子得出「不透明、有弹性、可燃」这三个性质。

美国：一座城市的师范学校。纽约州奥斯威戈的教育总监谢尔登，1859 年前后在多伦多看见协会的整套实物、挂图和教师用书，花三百美元买了回来。他晚年

自述，那时他觉得自己学校的功课「太形式，太像背书」（Barnes 编《谢尔登自传》，据奥斯威戈大学刊出的一篇论文转引〔据二手〕）。1861 年，奥斯威戈办起训练教师的学校，从伦敦请来协会的琼斯女士；1862 年接手的，是他的老助手克吕西的同名儿子，此人在协会的师范学院教过五年（Cubberley，第 296 页）。1864 到 1865 年，全国教师协会派委员会实地考察，报告是赞成的；反对最力的，是纽约州一所养护院的院长威尔伯（同上；奥斯威戈论文〔据二手〕）。克伯莱的评语是：美国学到的，是经英国「形式化」了的那一种；实物课写出了成千上万篇，许多过于专门，孩子提不起兴趣（Cubberley，第 270、300 页）。奥斯威戈还焊上了一样新东西：师范生在附属学校里当众试讲，再由老师和同学当面评——后来的教育实习，一般认为从这里推开（奥斯威戈论文〔据二手〕）。

日本：一门新课叫「问答」。1873 年，东京的师范学校定下小学下等教则，里面添了一门新课叫「问答」，照裴斯泰洛齐一路的实物教授来上，当时叫「庶物指教」。日本文部科学省编的《学制百年史》照实写了它的下场：那时的教师并没有弄懂这套教法，问和答都事先备好，反复念，其实只是「注入」（文部科学省《学制百年史》「小学校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节）。1875 到 1878 年，高岭秀夫在奥斯威戈读书，回国后做到东京师范学校的校长（维基「Takamine　Hideo」条〔据二手〕）；在他回国前后，文部省又把美国的两本实物课书译成《庶物指教》，1877、1878 年出版。到明治二十年代，这一路被讲究体系的赫尔巴特派教法取代了（日文维基「実物教授」条〔据二手〕）。

中国：先到的是一本小说。清末办新学堂，学制多仿日本，「直观教授」「实物教授」一类说法，大多跟着日文的教育书一起过来〔待核：最早的中文书名与年份〕。1904 年商务印书馆出《最新国文教科书》，照内容配上「与文字融和」的图画，首印四千册，几天售完（商务印书馆馆史文章，张稷〔据二手〕）。可要说那是他的影响，还差一步。第 38 章说过的那本明代《新编对相四言》（1436 年刻本，见第 38 章），一字一图，早他三百年上下。看图识字在中国，另有来路。倒是有一件事很巧：据一篇国内研讨会综述，他的著作最早的中译本，是二十世纪初

《教育世界》上刊出的那部小说，译名《醉人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史研究网，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据二手，年份、译者待核〕）。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五路走下来，先把他站得住的地方说足。

第一，他推开的那扇门，后人一路接着推。梅约、谢尔登、高岭，三个国家三个人，起头的话几乎一样：学校太像背书了，得让孩子去看、去碰。那张天天背教理问答的旧课桌，是在他之后一点一点让出地方来的。

第二，他身后最结实的一样东西，出在教师身上。普鲁士派去的年轻人回国办师范；奥斯威戈把「当众试讲、当面评」做成了教师训练的一环。接住的，正是他学校里最活的那一样：大人跟着孩子一起改。

第三，梅约记下的那段来历，替他留了一句公道话。用真梯子、真窗户的主意，是一个孩子提的；上课的老师挡了两回，话传到他那里，他当晚就认了。在他自己的学校里，孩子能改课，只是要绕一个弯，经他点头。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五路排进一张表。最后一栏看结局，用四种大白话：开出了新路；在原地越做越细；绕一圈回到出发的地方；散成到处都有一点、哪里都不成形（教育 Skill 管这四种叫「四结局」）。

后来者	从哪只盖子下手	接住了哪一样	自己焊上了什么	结局（待验）
普鲁士（1809 年起）	国家要重建	教师：派人去学，回来办师范	国家的目的；后来又由国家收回	前半开出了新路，后半被外力截断
梅约兄妹（1820—1830 年代）	实物在先	一样一样东西递到孩子手里	每课先定好要得出的性质词，排成拼写练习	越做越细

后来者	从哪只盖子下手	接住了哪一样	自己焊上了什么	结局（待验）
奥斯威戈（1860 年代）	旧学校太形式	实物课，和一批会教的教师	成千篇写定的课；当众试讲、当面评	实物课越做越细，后来散了；试讲一条开出了新路
日本（1870 年代）	学西方的新教法	「问答」这门课	事先备好的问与答	绕回原地
中国（清末以后）	新学堂要教科书	图配字；「直观」这个名字	教科书里的几句「常见说法」	散了

最扎眼的是日本那一行。旧学校的病，是孩子一问一答背教理问答；走了七十年、跨了三个国家，实物课到了东京，又成了一问一答。一个反对背诵的办法，传到第三手，变回了背诵。

再看梅约那一行。他的序写得明白：孩子提的真梯子是好主意，可东西一多就乱，看不出进步，所以要系统。系统从哪里来？从每一课先定好要得出哪几个性质词。照梅约记下的来历，布格多夫那几年也是这么走的：一扇窗户换来了真东西，真东西太杂，又收成了一张身体部位的名称表。梅约把这一步又走了一遍，走得更整齐。

所以这一章的读数是：身后各路，接住最多的是「实物」和「次序」两样；丢得最快的，是那个说「院子里有真梯子」的孩子。他在方法书里没给那个孩子留一栏，后人也就没处去接。

影响神话纪律，最后过一遍。直接建议：有，他给苏费恩写过信，讲普鲁士学生的长进（Kuhlemann 文〔据二手〕）。学生结成的网：有，梅约在他那里待过三年上下，奥斯威戈请来的是他助手的儿子。公共气候：占了很大一块，普鲁士的败仗、英国的幼儿学校运动、明治的学西方，少了这些，他的书再好也走不远。后人记的功：最松，第斯多惠的「一半名声」、中文教科书里的「首倡者」，都是后人替他记的。反例两条：普鲁士在 1854 年明着把他关在门外；中国的看图识字，早他三百年上下就有了。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那只教具箱，邱德茂没有扔。他把那张油印卡片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交给邱远：卡片上没问的，你来问。

邱远拿着那块云母去了爸爸的店里。邱志强说，老式电熨斗、电吹风里头，发热丝就绕在云母片上，因为它不怕烫，也不导电。他从废件堆里拆出一片给邱远看，上面还留着烧黑的印子。

那天晚上，邱远在卡片背面写了三行：云母能一层一层剥开；它不怕烫；电吹风里有。第三行，本来就是卡片上「它有什么用」该有的答案。只是这一回，答案是他从一台旧电吹风里拆出来的。

这件事的边界：教具箱、问答卡本身没错。一个村小一学期只能摸一回磁铁的年代，它们是好东西。要留意的，只是卡片上那一行行「标准答案」。孩子一旦把答案背熟，实物就只剩下提词的用处。

> 带走的话
>
> 他的「先看东西」走遍了欧美和东亚。各路都接住了实物和次序；那个说「院子里有真梯子」的孩子，没人接住。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背书的旧学校在他之后让出了地方；普鲁士的师范、奥斯威戈的试讲，接住了「大人跟着孩子改」。关：实物课到了第二手、第三手，又排成了问答，在日本绕回了背诵。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真梯子是先看见的，而且是一个孩子看见的；传下去的，是排进字母表的那一份。

第 48 章

部件的命运：名字还在，部件丢了

> 这一章的问题：把他的方案拆开，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看，两百年后哪些还在转，哪些只剩下名字？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开春，一位顾客抱来一台落地扇，说是托人从外地捎的「名牌货」，才用了一个夏天就转不动了。

邱志强拆开后盖，看了一眼，叫邱远过来。外壳、铭牌、按键，都是那个牌子的，擦得锃亮；里面的电机却小了一圈，线圈是细铝线绕的，轴承也不是原配。说明书倒是原厂那一本，一个字不差。

邱远问：这还算不算那个牌子？

邱志强说：牌子是真的，东西不全是了。换零件的人专挑看不见的换。外壳、铭牌是顾客一眼要看的，一样不能少，还得擦得更亮；里头的线圈，谁也不会拆开看。

他又补了一句：说明书最好造，照抄就行。可你照着说明书用，它就不是那回事了。

这台风扇的毛病，教育里也有。一套方案传了两百年，名字、样子、说明书都在，有些零件换掉了，换的也多半是看不见的那几样。

◆ 二、那些年发生了什么

上一章讲到，梅约的实物课在英国很快流行起来。批评也来得早。

1854 年起，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陆续发表几篇谈教育的文章，1861 年合成一本《教育论》（这位斯宾塞，不是后来讲学历信号的经济学家斯宾塞）。谈智育的那一章，有两段专说这件事。

一段说：当时各种实物课手册，每一种都开着一张清单，列出每拿出一样东西，要「告诉」孩子哪些事实；可告诉孩子这个、指给他看那个，并不是教他观察，只是让他当别人观察的收件人；难怪孩子们对实物课常常冷淡，甚至厌恶（Spencer《教育论》第二章，据 1897 年纽约 Appleton 版第 132—136 页，本书转述）。

另一段说：他完全拥护裴斯泰洛齐的根本主张，可人们总爱把一条大道理连同它传下来时穿的那身衣服一起供起来，把思想的衣服当成思想本身；所以要把他的「原则」和为实行原则想出来的那一套「办法」分开（同上，第 117—119 页）。斯宾塞还点名说，《母亲读本》从身体各部位的名称表起头，并不合孩子心智最初的样子（同上，第 118 页）。

到 1863 年，梅约的书出了新编本，书名标着「分级系列：为六至十四岁儿童设计」（archive.org 所藏 1863 年版题名页著录）。实物课有了年级，一级一级排好。

克伯莱举过英国式实物课的一个例子：拿一块盐当「实物」，孩子要记下它的化学成分、产地、怎样开采提炼、结晶是立方形、颜色从白到微蓝微红、从透明到半透明、溶于水、味咸、烧起来火焰发黄，而他们和真盐的全部接触，是老师把「标本」传一圈（Cubberley，第 270 页〔据二手，克伯莱未注出处〕）。

教育 Skill 给这种事备了一件工具，叫部件五档。把一套方案拆成部件，按好不好查来判：好查的部件会膨胀，越做越多；中等好查的会退化，剩个样子；完全查不了的会静止，「完整地保存在培训材料里，同时完整地不发生」；固化进工具的会冻结，因为「工具不能带 if」，不会看孩子拐弯；被改写成道德要求的会规范化，成了一句「要怎样怎样」。总的读数是一句话：**名字好查、部件难查，方案就会保留名字而丢失部件**。

◆ 三、把他拆开

下面把他的方案拆成七个部件，逐个判档。「今天活在哪」一栏，只举本书陪读人物身边能碰到的一处，是本书的读法，待验，不指任何一份具体文件。

部件	好不好查	档	今天活在哪（举一处）
直观：把实物摆出来	最好查：摆没摆，一看就知道	膨胀	听课记录上「是否使用直观教具」一格
数、形、词三问	中等：问没问好查，问出了什么难查	退化	「这是什么？什么颜色？有什么用？」的问答卡
从简到繁的次序	固化进教材、挂图、识字卡的分级	冻结	学完这一级才能进下一级的分级读物
母亲与起居室	完全查不了	静止	家长会上「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一句
爱在教之先	改写成道德要求	规范化	「要爱每一个孩子」一类师德条文
纺车边上边做边学	中等偏难	退化，并且分了家	课表上的劳动课和语文课，各占一格
大人跟着孩子改（教师会、周报）	难查	两路：一路在奥斯威戈的试讲评课里活下来；一路在评课表上膨胀	公开课后的评课

一张表看下来，有一个规律很扎眼：越传越多、定死在工具里的，是好查的那几样，而这几样恰好是他排进字母表的东西，实物摆没摆、次序对不对、三问问没问；停在一句话里、变成一句要求的，是查不了的那几样，而这几样恰好是他在斯坦兹、在伊弗东看见的东西，起居室、爱、跟着孩子改。

◆ 四、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替他和他的后人说几句公道话。

第一，传下来的部件，都是真东西。「是否使用直观教具」那一格，至少让很多老师上课前去找一样实物；一张分级读物，至少让刚进门的孩子不至于一上来就碰最难的。

第二，伊丽莎白·梅约的书，比后来的名声活。那一课玻璃，老师是先让孩子关窗开窗、自己说出「隔着它看得见」，才给「透明」这个词的。书页下的小注里，她写：孩子起初多半不懂「性质」这个词，所以先不这么问；她还写：常有人因为孩子答对了就夸他「乖」，这是把理智上的对和品德上的好混成了一回事（Mayo　1837，第 5—8 页小注）。这些小注，是一个教过孩子的人留下的回写痕迹。

第三，斯宾塞的批评，是站在他这一边批的。斯宾塞要保的，正是他的原则。他还替他记下了一句很少被人提起的话：他在斯坦兹头一回大成功的时候，手里既没有书，也没有平常教书的那些用具，他那时唯一留心的，是每时每刻弄清孩子们最需要教什么，怎样和他们已经知道的接上（Spencer，第 117 页所引，斯宾塞没有注原出处〔待核〕）。斯宾塞接着说，他的力量多半不是来自冷静推出来的计划，是来自他对孩子的深切同情，这份同情让他一眼看出孩子缺什么、难在哪；把这些零星抓到的道理理成一套，他不擅长，大半交给了克吕西、托布勒、布斯、尼德雷尔、施密德这些助手（同上，第 117—118 页）。

这段话放回五档里看，意思很清楚。他身上最活的那个部件，长在斯坦兹那半年没有用具的日子里；用具和次序，是后来才有的，大半出自助手之手。传下去的，偏偏是后来那一份。

◆ 五、SDE 看这一处

回到那台风扇：换零件的人专挑看不见的换。方案传下去，也是这样，只是没人存心去换。好查的部件，考察的人要看，写报告的人要写，就一代一代往下传，越传越多；查不了的部件，谁也说不清做没做，就只剩下一句话挂在那里。

挑三个部件，细看它们是怎样停下来的。

起居室。他说一切教育都要学家里、学母亲的那双眼睛。这句话今天几乎每次家长会都有人讲，讲的人真心，听的人点头。可谁也查不了一户人家的晚饭桌上发生了什么，于是它就停在那句话里：在每一份材料里都完整，在每一个晚上都不一定发生。更要紧的是，导读里判决三说过，斯坦兹的孤儿本来没有起居室，那间屋子是他在现场用自己补出来的：和孩子同吃同睡，夜里守在床边。补的那个做法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是「家庭很重要」。

爱。在他那里，爱是一件一件的事：他们的汤就是他的汤，孩子病了他在床边，晚上最后一个睡、早上第一个起（《斯坦兹书信》，见第 7 章）。到了后来的条文里，它成了一句要求：要爱每一个孩子。一句要求，查不了做没做，只好查说没说。一件事变成一句「要怎样」，就是五档里的最后一档。

纺车边上的边做边学。新庄的孩子一边纺纱织布，一边认字算数；伊弗东的孩子进作坊、种菜畦、远足回来要讲要写（第 6、9 章）。做和学在他的学校里是缠在一起的。传到后来，做和学各自进了课表，一门叫劳动，一门叫语文，一个星期各占几格。两门都在，缠的那一下没了。这一条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大人跟着孩子改，是七个部件里走得最曲折的。它在奥斯威戈活了下来，成了师范生当众试讲、当面被评；到今天，也成了公开课后的评课。可第 9 章那个公开课的早上已经说过：给人看的一面，和平常过的日子，很容易分开。评课评的是那四十分钟，那四十分钟又是磨了四遍的。

放到他身上，这条规律有一层更深的意思。本书的判词说，他看见了一场在爱和实物里的长，却把它排成了一本字母表。部件五档的读数正好对上：**身后被放大**

的，恰恰是他收回的那一半；静止下来的，恰恰是他看见的那一半。不是后人偏心，是字母表天生好查，看见天生难查（待验）。

还可以用教育 Skill 的另一件工具核一下：一项改革，有没有改「什么算学会了」的定义？没改，是路径上的改；改了，才是目标上的改。旧学校里，学会了等于背得出。梅约的实物课改了这个定义：学会了等于说得出、拼得出这样东西的性质词。这是目标上的改，改得不小。只是改完一看，学会了的凭据，又落回了字上。

斯宾塞那一边也值得多看一眼。他批的是办法，信的仍是一条人人一样的自然次序：他主张教学要照「心智展开的次序」来排，只是这次序还得靠心理学去一条条查明（Spencer，第 118—119 页）。批评他的人换掉了几个部件，没换那台「本来就在」的机器（待验）。

最后，照第 11 章那句判据问一次：这套教法上一次因为一个孩子的失败而被改写，是什么时候？改的是谁？在伊丽莎白的小注里，答得出来：那个听不懂「性质」的孩子，改了她的问法。在分级系列、问答卡、评课表上，本书这一轮没有找到答案〔本轮未发现〕。

◆ 六、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四月，邱果的幼儿园门口新贴了一张宣传画，上面印着一位外国老人的头像，写着「直观教学，让孩子在实物中成长」。

谭慧接孩子时看了半天。她在药房上班，天天看药盒，有一个老习惯：包装上的名字再响亮，也要翻到背面看成分。

第二天她问蓝老师：你们用这个教法，有没有哪个孩子走不通，后来你们改了办法的？

蓝老师想了一会儿，说有。小班一个孩子，死活不肯碰黏土，说脏，一碰就哭。她们试了好几回，最后换成了揉面团，面团是他在家里见过奶奶揉的，他肯碰。后来他自己又去摸了黏土。

谭慧说：那这个比门口那张画有用。

蓝老师笑了：这个没法贴出来，检查的时候看的是区角里摆了几样材料。

这件事的边界：谭慧那一问，适合家长自己心里有数，不适合拿去考核哪位老师；幼儿园摆材料、贴宣传画，也有它的用处。只是看一套教法，最好学她在药房里的习惯，翻到背面看成分。

> 带走的话
>
> 他的方案传了两百年，好查的部件越传越多，查不了的只剩一句话。被放大的，正好是他排进字母表的那一半。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实物进了课堂，分级让新手有扶手；梅约改了「什么算学会了」，小注里还留着孩子改老师的痕迹。关：起居室、爱、跟着孩子改，静止成了一句话；学会了的凭据，又落回了字上。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传下来的是排进字母表的；看见的那几样，名字还在，部件丢了。

第 49 章

机器把「字」全做完之后：AI　能生成字和图，却不能替孩子看见

> 这一章的问题：今天，机器几秒钟就能生成任何一个字、任何一张图，还能把一样东西的名字、说明一口气说全。他那句「先看东西」，在屏幕时代站在哪里？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寒假里，谭慧给邱果的平板装了一个识字软件。一张张卡片：左边一幅画，右边一个字，手指一点，就有一个好听的声音念出来。认对了，屏幕上蹦出一颗星。

邱果很喜欢。十分钟点了三十张，攒了一排星。其中一张是蒲公英：一朵圆圆的小黄花，底下写着三个字。

开春的一个星期天，爷爷带她去河堤上走。草里冒出一片白绒球。爷爷问：这是什么？

邱果看了半天，说：不知道。

爷爷说：蒲公英。

邱果摇头：不是，蒲公英是黄的。

爷爷没争。他在旁边找了找，找到一朵还开着的黄花，又找到一朵黄花已经收拢、正在变白的，三朵排在一起给她看。邱果蹲下来，一朵一朵摸过去，然后捏起那个白绒球，鼓着腮帮子一吹，绒毛飞了一脸。

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说：蒲公英先是黄的，后来变白的，白的会飞。

软件里的蒲公英，只有一个样子。河堤上的蒲公英，有好几个时候。

◆ 二、他怎么说，机器又做了什么

他并不反对图。第 11 章说过，他在《葛》第一封信里主张，识字课本前面，应当先有一本教孩子看东西的图画本；第 22 章说过，他给《母亲读本》设想过上了色的木刻插图。在一个穷人家里没有几样东西、学校里只有字的年代，一幅画是替孩子把东西搬进屋里。

可上一章梅约记下的那段来历里，他也说过：孩子说得对，真的比仿的好，把版画收起来（Mayo　1837 序〔据二手，属梅约转述〕）。他的直观，本来比「看一幅画」宽：第 20 章数过，他说人得到直观有五条路，有干活，有自己去找，有类比。

两百年后，他想要的那本图画本，机器要多少就能出多少。任何一样东西，几秒钟就能生成一幅图，要几幅有几幅；手机镜头对着一朵花，屏幕上马上跳出名字；再问一句，它把这朵花的科属、花期、用处一口气说全，句子通顺，段落整齐。他那本分了格的《直观 ABC》，他那本要把母亲说的每个字都写定的方法书，今天一台平板全装得下，而且每张卡片都画得比木刻好。

站上有一条专说这件事的规律，第 122 号叫它**腾空律**，大白话说是这样：机器替人走掉的那一段，会腾出一块地来；这块地要是没人去占，人自己在那一段上的本事就跟着丢了。现行版还说，这块地之所以一腾出就丢，是因为它和考试量的那一段在同一处。这「同一处」一句，站上现在记作「同址未决」：原先的证法已经判死，换上的新证法要靠一个还没有测过的读数（教育 Skill 第一节，据第 122 号）。本书照这个口径用，不把它当已经证明的定理。

教育实证里，有一项研究常被拿来说这件事。设计是随机对照试验，在土耳其一所高中的数学课上做，按班级随机，近千名学生；一组用普通的对话式 AI 做练习，一组用加了护栏、只给老师设计的提示、不直接给答案的 AI，另有不用 AI 的对照。方向是：练习时两组成绩都上升；把 AI 撤掉以后，没加护栏的那一组，考得比从没用过的还差；加了护栏的那一组，这个坏处大体抵消（Bastani 等，

PNAS 2025；本书读过作者公开稿的摘要与方法部分，具体数字不搬）。它只有一所学校、一门课、一段不长的时间。论证据的分量，它做到了「比出因果」这一步，还没到长时间、多地方跟踪的那一步；这里只拿来对照、印证一个意思，不当终审。

这项研究里，有一处和他很近。加了护栏的那种 AI，不直接给答案，只给一点提示，把最后一步留给学生。第 21 章说过，他编练习时给几个例子就停，转过来问孩子：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两样东西隔着两百年，做的是同一件事：在该孩子自己走的地方，故意空出一截。研究的方向说明，这一截空得有用；撤掉工具以后，空过的那一组没有吃亏。这是本书的对照读法，待验。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第一，「碰」这一下，机器生成不出来。邱果那一口气吹出去的绒毛，是她自己的。他把直观放在认识的起头，这一条到了屏幕时代，反倒更显眼：图越便宜，碰越稀罕。

第二，他说每一个认识都要从直观出发，也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大意，《葛》第九封信；第 20 章），这后半句今天是一把很好用的尺子，专量机器给的东西。一段说得很漂亮的话，你问一句：这里面哪一样，我能指给你看？

第三，第 22 章里布斯记下他的一句警告：自然给孩子的不是线，是东西；给线，只是为了把东西看准，不能把东西拿走，让孩子只看线。把「线」换成「屏幕」，这句话两百年后一个字都不用改。

◆ 四、SDE 看这一处

把他第 23 章那条「从模糊到明白」的路拿出来，对着机器走一遍。

模糊，是一锅粥：河堤上一片白，分不清是什么。确定，是叫得出名字。清楚，是一样一样认出它的性质：先黄后白，会飞，茎折断了流白汁。明白，是把这些连起来，知道为什么。

机器最擅长的，是替孩子跳过中间。镜头一对，名字就来了，确定这一步零秒走完；再问一句，一段连贯的说明就来了，明白这一步也有了现成的样子。它替孩子走掉的，是模糊里那一阵「这到底是什么」，和清楚里那一样一样自己认出来的过程。**机器替孩子叫出了名字，却没有替他碰到那样东西**。照腾空律的说法，腾出来的正是这两段；而考试考的，偏偏多是名字和说明。这是本书的读法，待验。

这里要替他的字母表说一句好话。他那张表，最硬的一条规矩是不许跳：前一段没刻牢，决不往后一段走（第 23 章）。这条规矩本书一路在松它，可在屏幕跟前，它反倒守住了一样东西：模糊和清楚那两段，不许省。机器让跳段变得不花一分钱，他那句「没有缺口」，正好是一句提醒。只是他要守的，是表上的格子；今天该守的，是孩子自己在那两段里摸的那一阵。

说句公道话，机器也在拆他的地基说，而且拆的方向和第 24 章一样。那个从没见过蝉、没见过海的孩子，今天可以在屏幕上先看到一只蝉蜕的特写、一段海浪的影像。词和图先到，也能先开出一个看见来。判决一说，他把词写成了看见的仆人，词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屏幕时代又添了一份反证。所以机器不是洪水猛兽，它是一种新的土，很厚，很便宜。

问题出在那张卡片上：软件里的蒲公英只有一个样子。上一章说过，固化进工具的部件会停在原样，工具不能带 if。一张卡片不会看见眼前这个孩子认不出白绒球，也不会去河堤上再找一朵半黄半白的。

还有一件机器不该做的事：判这一回看岔了没有。教育 Skill 给判错的位置立过三条：判的那一方不参与这一轮的生成，拿得到后果，留得下记录。一句话，「判的那一方不能是产的那一方」（第 192 号第 16 章）。识字软件出卡片、又给星星，产和判是同一方。河堤上的爷爷，三条都占着：卡片不是他出的，邱果认不认得白绒球他当场看得见，他回家还在老木板上记了一笔。

河堤上那一幕，其实还是一次没人安排的检验。站上有一个读数，大白话说是：把工具撤掉，这个人自己还剩多少（第 192 号）。平板上，邱果认蒲公英是满星；平板一关，站在真蒲公英跟前，她说不知道。这不能说软件白教了：她记住了

名字，爷爷一说她就接上了。只能说，软件教会的是「这张卡片叫什么」，还没教会「这样东西叫什么」。这两样，在卡片上是一回事，在河堤上是两回事。

还要说一句，机器能替孩子走的，不只名字。他那条「近的先看清」的规矩（第 23 章），在软件里也是倒过来的：卡片不分远近，北极熊和家门口的蒲公英排在同一屏，一样大，一样亮。离孩子最近的东西，在屏幕上并不比最远的东西更近。

第 57 号给教育里的机器定过一个好标准：一个好的系统，能让学习的人知道，当前哪一步必须由自己先来。放到他身上，这一步就是碰。同一处还列过几条护栏，有两条和他最贴：一条是用工具之前，先让人把自己原来怎么想的留下来；一条是过一阵，不带工具，再看一次还剩什么（第 57 号第十二章）。前一条，他在斯坦兹做过：上一章斯宾塞转引的那句话说，他那时没有书、没有用具，唯一留心的是弄清孩子已经知道什么、下一步该怎样接上。后一条，爷爷在河堤上碰巧做了。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言秋棠布置了一篇作文：《我观察过的一样东西》。

邱远回家打开爸爸手机上的对话软件，打了一行字，一篇文章就出来了：写向日葵，从种子写到开花，比喻用了三个，结尾还有一句感悟。他抄了一遍交上去。

言秋棠看完，没有说他抄，也没有给文章贴什么标签。她有一个三十秒的办法：看一篇东西，先问自己一句，我能不能说出这里面被否掉的一样东西？这篇作文通顺、有理由、有结论，可里面没有一处写作者原来以为是这样、后来发现不是。本书借站上第 192 号的一个说法，把这种情形叫「流畅空转」，只用来清点一次输出，不用来说一个人（第 192 号第 5 章）。

她把邱远叫到跟前，只问了一句：你见过向日葵吗？

邱远说：没有。

言秋棠说：那你写一样你见过的。先别开手机，自己写五行，写完了，想查什么再去问它。

邱远写的是妹妹那朵蒲公英。第三行，他写：我原来以为白的那个是另一种花。写完五行，他才去问手机：蒲公英为什么先黄后白？手机说了一大段。他挑了一句不懂的，周末又去了一趟河堤，找了一朵刚收拢的黄花，把它掰开看。

过了一个星期，言秋棠没打招呼，在课上让大家不带任何东西，把自己那篇里写的那样东西再画一遍、说一遍。邱远画了三朵，一朵黄的，一朵收拢的，一朵白的，还在白的旁边画了几根往外飞的线。交过机器写的作文的几个孩子，这回说得磕磕绊绊。

这篇作文比向日葵那篇短，也不够漂亮。可里面有一句，是他自己原来以为、后来发现不是的。

这件事的边界：对话软件是个好工具，查一样东西、问一个不懂的地方，都很好用。先自己写、后去问，是一个适合自查的顺序，不适合拿来考核哪个孩子用没用；家里没有这类软件的，也不必特意去装。

> 带走的话
>
> 机器能生成任何字、任何图，把名字和说明一口气说全；碰那一下，和判「这回看岔了」的那一方，还得留给孩子和在场的人。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图和词变得无穷便宜，没见过的东西也能先看到，他的地基说又松了一格；他那句「能退回到直观上去」成了量机器的好尺子。关：卡片把一样东西冻成一个样子，镜头替孩子跳过了模糊和清楚两段；出题的和打星的是同一方。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河堤上的白绒球是先看见的；平板里那三十张卡片，是排进字母表的，而且排得比他当年整齐得多。

第 50 章

今天谁在替教育家讲故事：一本小说与一个推荐算法

> 这一章的问题：他靠一本小说让欧洲信了他。今天替教育主张讲故事的，是短视频、公众号、推荐算法和机器写的育儿文章。他那道缝，在今天是变宽了，还是变窄了？

◆ 一、一个你遇到过的时刻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药房午休，谭慧刷手机，刷到一条短视频。画面是一片阿尔卑斯山的草地，配着钢琴曲，字幕一行一行跳出来：两百年前，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告诉我们，三岁以前不要让孩子认字，先让他看实物！下面的点赞，已经过了几十万。

她点进评论区，又被推到一篇文章，标题是《裴斯泰洛齐教育法：让孩子赢在起跑线》。文章很长，段落很齐，一看就像是机器写的。里面有三句加了引号的「裴斯泰洛齐名言」。她是配药的人，习惯看出处，一句一句去搜，一句也没搜到原文。

她把视频转到了家里的群里。

邱远看见了，问爸爸手机上的对话软件：裴斯泰洛齐说过三岁前别让孩子认字吗？软件回了一大段，说他「强调直观教学，反对过早的机械识字」，写得很像那么回事。

爷爷在群里只回了一句：我早年在一本讲他的旧书上看过，他让三岁的孩子拼过音节呢。

爷爷记得没错，只是只记得一半。第 14 章说过，他在《葛》第一封信里自己承认，在布格多夫「从早到晚喊 ABC」，还让三岁的孩子去拼一串最没道理的难音节；那是他在试孩子的力气有多大，不是他劝别人照做的法子。同一封信里还有另一个孩子：一个不到三岁的男孩，不要字母，只要图和东西，他就把字母先放下了（第 24 章）。两件事放在一起，他哪一条都没有定成规矩。「三岁前别认字」这句话，本书在他写下的东西里没有找到〔本轮未发现〕。

◆ 二、那些年发生了什么

第七编已经写过，这里只提几笔，不重讲。

1781 年，《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一卷出版，让欧洲知道了他（第 31 章）。他自己把这部小说叫作「人类的 ABC 书」（据二手）。他也并非不知道故事的分量：他写过，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瑞士小报》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7 页，已逐字核；那句话的后半——先故事打底、再讲定好的道理——见第 5、31 章）。第 32 章说过，他第二次出名，靠的是一本方法书和一份官方报告；两回都是字。伊弗东的访客，不少人心里先装着的，是他们读过的书。

那部小说是一个很厚的故事：一个村子，一个开酒馆、人人欠他账的村长，一个心软、爱喝两杯的泥瓦匠，一个在纺车边持家、教孩子的母亲，还有一位新来的领主（第 31 章）。读者要读很多页，才能跟着一户人家从坏日子里慢慢走出来。

还有一件事，第 31 章也说过：他自己后来把这部小说一章一章重抄成编号的问答，每段配一个问题，每章末尾列一串编了号的道理，题作《起居室的儿童教理》，一百章抄到第三十九章停了手（据协会网站的传记，见第 31 章）。一个厚故事被排成问答，他本人就做过一回。

第 47 章说过，这个故事也走到了中国。据一篇研讨会综述，他最早的中译本就是这部小说，二十世纪初登在《教育世界》上，译名《醉人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史研究网〔据二手，年份、译者待核〕）。

今天替教育主张讲故事的，换了一批讲法：几十秒的短视频，一篇公众号文章，一段机器几秒钟写成的育儿文，还有一套决定下一条给你看什么的推荐算法。每一样都比一部小说快，也都比一部小说短。

◆ 三、先说他对在哪儿

先把故事的好处说足，这也是他身上的好处。

第一，故事真能让人动起来。一部小说让一个欧洲关心起乡下穷孩子怎么长大，这件事他做成了。一条几十秒的视频，也可能让一位妈妈周末带孩子去菜市场看一回杨桃。

第二，他写的是一个有土的故事。村子、酒馆、纺车、一个母亲，读的人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日子。他没有只喊一句口号。

第三，第七编判过：他在人生里用的，恰是他理论最不放心的两样东西，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和败了再改。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可「讲故事」这一样，他是真会，也真用了。

第四，故事比表活得久。第 9 章说过，纪姆普斯六十多年后还记得伊弗东孩子们在山上唱的歌。一张次序表，很少有人记上六十年；一段有人、有地方、有歌的日子，记得住。

◆ 四、SDE 看这一处

第七编的缝隙定位卡说，他的理论站在现实界（先看东西），人生却另活在符号和势能里。符号，是一个名字、一句话、一本书、一张图；势能，是名望攒起来以后，推着东西往远处走的那股劲。

今天这两样，都比他那时候大得多。名字和话：一个外国老人的名字，配一句话、一片草地，几秒钟就做好。推力：点赞、转发、推荐，推得比任何一本小说都快。

那他的缝，在今天变宽了还是变窄了？缝隙 Skill 有一条读数，叫传播中变宽：大师本人身上的缝最窄，因为他还活着另外几维；到学生一代宽一些；到大众读物、培训课里，往往只剩一个口号（缝隙 Skill 第三节）。

对着他走一遍。他本人：一手写小说，一手办学校，办砸一所改一回，缝最窄。梅约、谢尔登一代：接住了实物和次序，没接住败了再改，缝宽了一截（第 47 章）。今天的短视频：只剩一个名字和一句话，而且那一句常常说反了。他让三岁的孩子拼过音节；视频里，他成了「三岁前别认字」的代言人。

拿他那部小说和今天的一条推送并排放，差在三处。

一处是厚薄。小说要读很多页，读的人跟着一户人家熬过坏日子，村子、酒馆、纺车都在里头，那是一片土。几十秒的视频放得下一片草地、一个名字、一句话，放不下一个村子。土薄了，剩下的就只有形状：一句「先看实物」。

一处是岔路。小说里的人会走错：酒没戒成，好心办了坏事，改了又犯。一条要被几十万人点赞的视频，很少留给走错的地方，走错不讨喜。可第七编说过，他这一辈子真正靠着熬过来的，正是败了再改那一样。

一处是通向哪里。当年读了他书的人，有的真的动身去了布格多夫、去了伊弗东，站在一间真的教室里，看见一座城堡里的日子，也看见它和书不一样（第 9 章）。书把人引到了一片土上。一条推送把人引向的，多半是下一条推送。

名气的推力也有代价，这一点他的一生早就演过。名气大了，各国的人来看，伊弗东就得天天有一面给人看；第 9 章说过，一所学校越有名，给人看的那一面，越容易和平常过的日子分开。今天，一位妈妈在屏幕上天天看别人家「先看实物」的漂亮样子，自己家那一面，也容易不知不觉往给人看的方向歪。

这里还有一个新情况，值得多写一句。推荐算法其实很会回写：你多看了哪条，它下一次就多推哪类，一轮一轮改得飞快。只是这份回写，落在下一条推送上，没有落在那个孩子身上。本书的读法是：**回写进了推荐，没进孩子**（待验）。他自己那一边，是「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今天这一边，回写有了，方向偏了。

机器写的育儿文章，又添了一样：给一个名字配一句名言，成了最便宜的事。教育 Skill 早就记下，流传最广的教育金句多半张冠李戴。从前错引一句，还要有人抄错；今天，机器可以一下子替一个人造出三句他从没说过的话，而且句句通顺。也要说公道话：邱远问的那个软件，回答里用的是「强调」「反对过早」这类松一些的词，没有替他编出一句原话；它说错的，是把他往今天的口号那边拉了一把。一个名字在网上被说了一万遍「先看实物、别认字」，机器学到的，也就是这一万遍。流传越广的错，机器学得越熟。

公道地说，缝也有变窄的地方。从前讲故事的，是写书的人；今天，一位在药房上班的妈妈，也能讲自己家的故事，讲给几十个人听。能讲故事的人多了，讲一个有土、有岔路的故事，也就不再是作家的专利。缝是宽是窄，看谁在讲、讲的是什么，本书记作待验。

那么，落到一位刷手机的家长身上，这道缝该怎么对付？缝隙 Skill 有一句话：学大师，要做他的补丁，不做他的复制品；他缺哪一格，你就在那一格上多下功夫（缝隙 Skill 第三节）。今天的推送，把名字和推力送到了每个人手里，缺的是路上那一格：这个法子在我家走到哪一步，在哪里岔了，岔了以后改了什么。这一格，推送不会替你补，只能自己补。第 35 章讲补缝，是冲着他本人；这里是冲着今天替他讲故事的那一整套东西。

第七编立过一句判语：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放到今天，可以接一句：视频教人放下屏幕去看实物，靠的是一块屏幕。

◆ 五、放回你的日子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

那篇有三句「名言」的文章，谭慧最后没有转。

过了两天，她在家里的群里自己写了一段，一共五行：

上个星期天，爷爷带果果去河堤。平板上的蒲公英是黄的，河堤上的是白的，她不认。爷爷找了一朵黄的、一朵半黄半白的、一朵白的，排在一起给她看。她吹

了一口，绒毛飞了一脸。没走通的地方：她到现在还说白的那个是「蒲公英的奶奶」。

群里只有几个人回。邱志强回了一个笑脸。爷爷回了一行：下回带她去看它结籽前是什么样。

又过了一个星期，谭慧在那五行底下补了一行：去看了。收拢的黄花里头，已经有一小撮白毛挤在一起。果果把它掰开，自己说：原来奶奶是妈妈变的。

这一行，是那个故事自己回头改了自己。上一回写的「没走通」，这一回有了下文。一个故事里有岔路，还有岔路之后改了什么，这样的故事，推送不一定爱推，可它是他那部小说最好的那一面，也是他没写进方法的那一面。

这段话没有配乐，也不会被推给几十万人。可它有土，有一条岔路，还有一句「没走通的地方」。那是第 25 章邱志强在故障图下面加的那一栏，第 11 章言秋棠在五步法后面加的那一栏，搬到了一个家庭群里。

这件事的边界：这里不是劝谁别刷视频、别转文章，也不对任何一种平台下判断。只是转之前，可以问两句：这句话出自哪里，查得到吗？讲这个故事的人，写没写它在哪里没走通？这两问适合自查，不适合拿来评判别人转了什么。

> 带走的话
>
> **他靠一本小说让一个欧洲信了他；今天，推荐算法替教育家讲故事，讲得更快，也更容易只剩一个名字和一句说反了的话。讲自己家的故事时，留一行没走通的地方。**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故事能让人动起来，他当年做成了，今天一位妈妈也能讲；能讲的人多了。关：名字和推力都被放大了，岔路和败了再改却不在推送里；回写进了推荐，没进孩子；机器让张冠李戴的名言变得最便宜。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短视频里那一句，是排进字母表的，而且排反了；谭慧那五行，是先看见的。

第 十 二 编

用得上

编　序

前面十一编，一直在读他：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靠的是什么，身后剩下了什么。这一编换一个问法：读完了，明天在家里、在教室里，能做点什么不一样的？

四章，四种人。第 51 章给家长，第 52 章给教师，第 53 章给学生与自学者，第 54 章给办学的人和做学习产品的人。每章走同一条路：先看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再用 SDE 拆一拆，哪些拿来就能用，哪些要先松开一处再用；然后是一串场景，每个场景三段——他会说什么，SDE 多问一句什么，明天能做什么；最后说清这套眼光的分寸，什么时候不该用它。

有三句话先说在前面。这里给的不是育儿指南，也不是教学法手册，只是一件一件明天能试的小事。凡是碰到孩子发育上的事、学习特别吃力、心里长期不安的，这一编只谈怎样理解、怎样相处，具体的，请寻求专业帮助。这里的做法和读数，都适合自查，不适合拿来考核别人。

还有一句更要紧：他自己，就是那个把一场看见排成字母表的人。这一编要是也被人排成一张照着打钩的表，就正好走回了他的老路。

第 51 章

给家长：先碰一下，再叫名字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把母亲的起居室立为一切教育源头的人，能给今天一户忙得团团转的人家什么？哪些拿来就能用，哪些要先松开一处？

◆ 一、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他写给家长的话，大半是写给母亲的。

1781 年的小说里，葛笃德坐在纺车边，一边纺纱，一边教孩子数自己纺出来的线（据钱宁英译节本，见第 31 章〔据二手〕）；每个星期六晚上，她把孩子们这一周的过错、这一周遇到的事，一件一件放到他们心上（《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一卷第 31 章，见第 26 章）。

1799 年的《斯坦兹书信》里，他说好的教育要起居室里那双母亲的眼睛，每天、每个钟头，从孩子的眼睛、嘴角和额头上读出他心里每一点变化；又说过早地送孩子上学，以及起居室以外对孩子做的一切矫揉造作，害处很大。那一年他没有家可以依靠，在一群孤儿中间，用自己补出了一间屋子（第 27、30 章）。

1801 年的《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写给母亲的话很多。第六封信说，离孩子感官越近的东西越容易看清，认识从认识自己开始；第六、七封信给了三个问法：几个，什么样，叫什么。第十三封信说，爱、信任、感激，是从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和母亲之间长出来的。第十四封信说，孩子刚会说话，就可以当弟妹的老师；母亲跟着孩子一起学，孩子很快会超过她。

1803 年的《母亲读本》，从孩子自己的身体认起。他当年的设想，是把母亲在每一样东西面前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葛》第七封信，见第 22 章）。1818

年，他七十二岁，还想让一本起居室之书「一点一点地写成，一点一点地改好」（《七十二岁生日讲话》，见第 29 章）。

他自己当父亲的时候，也写过一本育儿日记（第 3 章）。这里只提一句：一个教天下母亲的人，自己也是从一个手忙脚乱的父亲做起的。

把这些收拢，他给家长的最硬的三条是：先碰东西，再给名字；先有心，后有字；大人那双天天看着孩子的眼睛，比哪一本书都准。

还有一条不那么显眼，却贯穿到底：他给家长的那一份，最后也做成了一张次序表。

◆ 二、用 SDE 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能直接拿来用的，不少。

三个问法——几个、什么样、叫什么——在菜市场、在饭桌上、在修东西的柜台边都好用（第 21 章）。「近的先看清」这一条，谁家都用得上。道德从被照料的经历里长出来，感激在「谢谢」前面（第 28 章）。一句话说出来，要能退回到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去（《葛》第九封信）。别让孩子的判断「提前显得成熟」（《葛》第四、七封信）。这几样，拿来就能用，不必改。

要先松开的，有三处，正好是本书前面判过的三处。

第一处在土上。他请回来的，是一间「完好」的起居室，拿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第 30 章）。你家是真屋子。先别拿样板间量它。第 44 章把这根梁换成了一床百家被：先看孩子哪里冷，再去找能补的那一块。

第二处在路上。他的书讲一步不乱，前一格没刻牢，后一格不开。可孩子会从表外拐出去，邱果洗澡时问的是肚脐眼，不是儿歌里的膝盖（第 22 章）。表可以留着当扶手，只是要记得，扶手不是路本身。第 44 章的说法是：字母表换成一串钥匙，钥匙都在，先试哪一把，看站在哪扇门前。

第三处在回写上。在心的教育里，他只准屋外的世界被屋里的心接住，不准它回头改屋里（第 28 章）。放到今天，孩子在幼儿园、在学校、在手机上碰到的，天天都在回头改家里。改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先得承认它在改。

松开这三处，还要补上两样。这两样他一辈子都在用，只是没写进方法：讲一个让人信的真故事；做岔了，改一遍再来（第 35 章）。

◆ 三、十个场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下面十个，一个个都是构想的，不是谁家真发生过的事。人物多是陪读的邱家，也有几户不点名的普通人家。每个场景里「他会说」那一段，是照他书里的意思替他说，不是他的原话；用到原话的地方，注了出处。

场景一　邱果要学写自己的名字

五月，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开始在画上写名字，邱果回家也要学。爷爷在旧木板上用粉笔写了「邱果」两个字，让她照着描。她描了三遍，「邱」字的左右两半，回回写反。

他会说：别急着写字。学读要从属于会说，学写要从属于会画，学画又要从属于会量（《葛》第六封信）。手还没把一条横线、一条竖线画稳，就去写一个分左右两半的字，是把后面的一格搬到了前面。先让她画：横的，竖的，一个圆，一个方。

SDE 多问一句：名字是一个特别的词。它底下没有一样可以摆上桌的东西；它先到，然后有人一遍一遍地叫，叫着叫着，一个孩子才知道这是「我」。这是一个词先开出一个看见的时刻，他的「绝对基础」说里，这样的时刻没有位置（第 24 章）。何况邱果早就认得那个「果」字，是在街口水果店的招牌上一回回指出来的。对她来说，这个字不是从线条里长出来的，是从一个名字、一家人的口里长出来的。

明天能做的：线条照他的办法先练，这不坏。另外做一件他在小说里做过、方法书里没写的事：给她讲她名字的来历。那天是谁起的，为什么是这个字，家里当时说了什么。每一家的来历不一样，邱家的，由爷爷来讲，讲真的，记不清的地方就说记不清。故事讲过了再描，那个字就有了一个她能退回去的地方。描反了，也先别擦，问她：你看，这一半跑到哪边去了？

场景二　拆坏了妹妹的玩具车

邱远把邱果的一辆遥控小车拆开，想看它是怎么拐弯的。装回去以后，车只会往前冲，不会拐了。邱果哭了一晚上。谭慧的第一个念头是：以后不许再拆家里的东西。

他会说：手要练。他的学校里，孩子纺纱、织布、进作坊，头脑、心和手要一起长（第 6、16 章）。他也会说：一样一样来，先把能做好的做完满，别一上来就碰还做不好的。

SDE 多问一句：拆坏了，在他的方法书里只有一种样子：这一格还没刻牢，回去再练（第 25 章）。可他自己的一生，是五回败、五回改，每一回改的，正是上一回露出来的那块短处（第 32 章）。邱远这一回露出来的短处是什么？不是手笨。是他拆的时候只顾往里看，没看清拐弯的那一截原来长什么样，装的时候就只能凭猜。

明天能做的：不禁拆，只加一个先后。拆以前，用他那三个问法，把要拆的那一截先看一遍：有几个零件，各是什么样子，各叫什么名字，叫不出的画下来。三问本来是给认东西用的，这回用在拆东西前头。装不回去的那一回，让邱远自己去跟妹妹说清楚：车坏在哪一截，他下回拆之前先看哪儿。说完了，兄妹俩一起去店里找爸爸修。修不好，这一回也算数。

场景三　一本好词好句本

期中以后，邱远的作文分数上不去。谭慧听别的家长说要攒「好词好句本」，就给他买了一本，每晚抄五个：热闹非凡，川流不息，五彩缤纷。两个星期以后，他的作文里果然多了好词。一篇写放学的，开头就是：校门口热闹非凡，家长们川流不息。

他会说：这正是他骂了一辈子的东西。往孩子嘴里塞一些空的词，把它们当成对东西的认识，心里却没给这些词垫上一点实在的底，他管这叫「动嘴」（《天鹅之歌》，见第 21 章）。他还有更重的话：一群只长着「字母眼睛」的「字母人」（《葛》第九封信，见第 20 章）。

SDE 多问一句：先别急着把本子扔掉。他自己也让孩子背过长长的名称表，说是给以后的认识预先腾地方（《葛》第七封信）；词也能先到，领着人去看。毛病不在词多，在这些词退不退得回去。他留下过一把尺子：每一个认识，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葛》第九封信）。「川流不息」退回去，是哪一天、几点钟、校门口的哪一段？

明天能做的：每晚抄五个，改成每周挑一个。挑出来的这一个，带他去找它的底：周五放学，别急着走，站在校门对面看十分钟。回来让他写「川流不息」四个字底下，他看见的是什么：一辆电动车卡在两辆三轮车中间倒不出来，一个爷爷把孙子扛在脖子上挤过去。写得出来，这个词就是他的了；写不出来，这个词先放回本子里，等下一回。

场景四　睡前故事：一个葛笃德的星期六晚上

邱果睡前一定要听绘本，一本讲过十遍还要讲。谭慧上晚班的日子由爷爷来讲，爷爷不会照着念，讲着讲着，就讲到自己小时候村里的事上去了。邱果偏偏最爱听这种。

他会说：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瑞士小报》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7 页，已逐字核；后半句见第 5、31 章）。这句话是他亲手写的。他小说里那个星期六晚上，葛笃德把一周里真发生的事放到孩子心上，一件一件，不急不慢。

SDE 多问一句：葛笃德总是对的，从不累，从不发火（第 13、26 章）。一间真屋子里的大人会错。一个家里的故事，要是只讲孩子的错、不讲大人的错，孩子听到的，就是一张只朝一个方向改的表。他自己一生靠着熬过来的，恰恰是败了再改；这一样，他没有写进方法（第 32 章）。

明天能做的：一周挑一个晚上，不讲绘本，讲这一周家里真发生的一件事。要有一处是大人自己做岔了的，后来是怎样改回来的。比如爷爷这周接她晚了十分钟，是因为他走错了一个路口，后来问了一个卖烤红薯的人。讲真的；讲想象的，就说明这是想象的。绘本照讲，这个晚上只是多出来的那一个。

场景五　菜市场里的一盆黄鳝

谭慧休息，带邱果去菜市场。邱果不看青菜萝卜，一头扎到水产摊，盯着一盆活黄鳝不肯走，问个不停：它是蛇吗？它咬人吗？它晚上睡哪儿？

他会说：离你的感官越近的东西，越容易看清；认识要从离孩子最近的地方开始（《葛》第六封信）。先认天天吃的，再认远的。

SDE 多问一句：他数过人得到直观的五条路，第三条是自己想知道、主动去找的，第四条是干活、做营生时不得不碰到的（《葛》第七封信）。邱果盯着黄鳝，走的是第三条；「近的先看」，是大人替她排好的次序，她自己的问题偏偏在远处。两样不必二选一：她的问题别打断，大人给她的差事，走第四条。

明天能做的：下回去菜市场，给她一件自己的差事：由她挑一把青菜，回家由她来择。挑的时候她得去碰，哪一把叶子脆，哪一把黄了边；择的时候她得去分，老的放这边，嫩的放那边，根上的泥抖到簸箕里。黄鳝的问题照样答，答不上的，回家一起查。这一趟，她同时走了两条路：一条是她自己找的，一条是活计给的。

场景六　爷爷的小棍，妈妈的数字卡

邱果学数到二十。爷爷攒了一把冰棍棍，一根一根排在桌上，十根用皮筋捆一捆；谭慧买了一盒数字卡，正面是数，背面是圆点。两个大人都觉得自己的办法好，嘴上不说，暗地里较着劲。

他会说：爷爷这一边，简直是照着他的书做的。他那本讲数的书，第一张表就是用一道一道的短线，把一到十并排摆出来（《数量关系的直观教学》第一册序，据协会网站编者注所引，见第 22 章）。他还会加一句更硬的：好的教学法不会有两种，只有一种（《葛》第十封信）。

SDE 多问一句：照「只有一种」的说法，一户人家两种教法，总得留一种、去一种。可放在孩子身上，两种是两条路：小棍让她一根一根摸出「多少」，卡片让她一眼认出「几」。哪一条先走通，看孩子，不看大人。况且爷爷的小棍不是从哪本书上抄来的，是他在村小一年一年教出来的，里面有他自己二十多年的回写。第 44 章那串钥匙，在这里正好用得上：两把都在串上。

明天能做的：两样都留，不评谁对。只看一件事：邱果碰到真问题的时候，自己拿哪一样。晚饭后分一盒饼干给全家，她是去拿小棍，还是去翻卡片，还是干脆掰手指头？她拿的那一样，就是她此刻走得通的那一把。过一个月再看，她拿的可能又换了。换了，说明她长了，不说明哪个大人输了。

场景七　吵架那一晚

一个星期五晚上，邱志强和谭慧为谁去开下周的家长会吵了起来，吵着吵着扯到了别的事上，声音越来越大。邱果躲进爷爷屋里，邱远关上房门戴上了耳机。第二天早上，两个大人照常上班，谁也没提。

他会说：他写过这样一间屋子：父亲被拴在作坊里，母亲今天心烦，明天来客，后天闹脾气，孩子问话没人理——可怜的孩子，你的世界多么寒碜（《葛》第十三封信）。斯坦兹的孩子单独跟他说话时，也讲过家里天天吵架（《斯坦兹书

信》）。他开的方子，是把一串技艺手段递到母亲手里，让屋子像样起来（《葛》第十四封信）。

SDE 多问一句：第 30 章说过，他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回不到设计上去。可吵过架的屋子，未必就差；要看吵过以后，这件事有没有回头改点什么。一张从来没有分歧的饭桌，孩子也就从来看不见，两个大人是怎样从岔路上走回来的。

明天能做的：吵过的第二天，找一个两个大人都在的时候，当着孩子说几句：昨晚我们吵了，是为了什么事，不是因为你们；后来我们是怎么说好的。还没说好的，就说还没说好，大人在想办法。这是一个有岔路、也有改的真故事，比一间样板间教给孩子的多。它的边界必须说清：要是家里的争吵常常升级到动手，或者孩子长时间害怕、睡不好、不肯说话，这就不是几句话能补上的，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八　小的教大的一回

邱远嫌妹妹烦，邱果总跟在哥哥屁股后面转。大人常说：你是哥哥，教教妹妹。邱远教她折纸飞机，教了两遍就不耐烦了，扔下一句「你怎么这么笨」。

他会说：孩子刚会说话，就可以当弟妹的老师（《葛》第十四封信）。斯坦兹没有帮手，他让大孩子教小孩子，说这样教别人的孩子，自己学了两遍（第 7 章）。

SDE 多问一句：第 29 章用回写五格查过：在他的方法书里，同伴这一格只朝下传，大的把已经会的传给小的。可一个家里，最小的那个也天天长出别人没有的东西。邱果在幼儿园学了什么，哥哥不知道；她那本翻烂了的绘本讲的是什么，哥哥也早忘了。回写要是只准往下走，老二就永远只是一个收件的人，老大也永远不必承认自己没看见过什么。

明天能做的：找一件邱果会、邱远不会的事，请她当一回老师。比如她在幼儿园新学的一套手指操，或者她那本绘本里，每一种小动物各藏在第几页。十一岁的哥哥学四岁半妹妹的东西，一开始会别扭，会笑场。别扭也好。他得承认有一样东

西他没看见过；她得想办法把它说清楚给一个大个子听。教完了，哥哥再教妹妹折飞机，多半会耐烦一点。

场景九　辅导作业：错的那一步

晚上九点半，谭慧下了班，看邱远的数学作业。一道题错了，她要他订正。邱远说知道了，把错的擦掉，刷刷写上一个对的。谭慧想起爷爷当年的规矩：错一道，抄三遍。

他会说：他年轻时在育儿日记里，记下过一位画家对他说的话：A 没弄懂，就别走到 B（第 3、32 章）。斯坦兹的时候，他立过规矩：学会的字不许忘，写好的字母不许再写坏（《斯坦兹书信》，见第 29 章）。照这个意思，错的那一步，要一直练到刻牢为止。

SDE 多问一句：抄三遍，抄的是对的那个；错的那个，一擦就没了。在他的表上，走错只有一种样子：这一格还没刻牢（第 25 章）。可邱远那样算，自有他的一番道理；那番道理不拿出来晒一晒，下回换一道题，它还会跑出来。他这辈子最会的一样本事，不在那张表上，在讲一个让没看见的人也信的故事。

明天能做的：订正之前，让邱远先把错的那一步讲给妈妈听，讲到妈妈也觉得他当时那样想有几分道理、难怪会错为止。讲通了，再写对的。这不是替错开脱，是让错的那一步先见一回光，他自己也就看清了岔口在哪儿。十点以后作业还没写完的晚上，不必这样，直接告诉他怎么做，先去睡觉。

场景十　上不上衔接班

大班还没开学，谭慧同事家的孩子已经在上衔接班，拼音学到了后鼻音，一天描二十个字。家长群里有人说，不上就跟不上。谭慧拿不定主意。爷爷只说了一句老话：先让伢子看到东西。

他会说：过早地送孩子上学，以及起居室以外对孩子做的一切矫揉造作，害处很大（《斯坦兹书信》）。他还写过，孩子五岁以前在田野里自由自在，一进学校，就被一连几年拴在单调的字母前面（《葛》第一封信）。

SDE 多问一句：公道话也得说：他自己在布格多夫，让三岁的孩子拼过一串一串没意思的难音节（第 14 章）。所以拿他来反对衔接班，和拿他来支持衔接班，都靠不住。该问的不是早还是晚，是那一个钟头里，孩子在碰东西，还是只在装声音。他在第一封信里骂过的，正是「只是声音」的字。

明天能做的：上不上，是每一家自己的事，要看孩子，也要看大人的班次和路程，本书不替谁拿主意。上也好，不上也好，可以做同一件事：每天临睡前，当面问她一句「今天你自己动手弄过什么」，让她自己数，一样一样数给你听；再想一想今天她描了多少字、跟读了多久。两样都要有。哪一样她连着几天数不出来，第二天就往那一样上挪一点。这一问只在自己家里问，不跟别人家比。

◆ 四、明天就能试的几条做法

十个场景里的做法，各管一件事。收拢起来，有三条是哪一件事上都能试的。

第一条，碰得到的，先碰；碰不到的，讲一件真事。孩子问到一样东西，先看它拿不拿得到：拿得到，让他摸、闻、掂一掂，再告诉他名字；拿不到的——恐龙、太爷爷、海——就讲一件你知道的真事，讲不出真事，就说明这是书上的、是想象的。这一条，是把他的「先看东西」和他自己那本小说，并在一起用。

这个做法的边界：药、电、火、开水、马路上的车，不能先碰再说。谭慧在药房天天看得见，有的药片长得和糖一模一样。这几样，先立规矩，后讲道理，这时候照他那张表走，是对的。

第二条，大人先查自己嘴里的空字。「要懂事」「要认真」「要感恩」，这些话家长天天说。他说过，讲善恶的那些词是危险的记号，要最后才拿出来（《斯坦兹书信》）。每周挑一句你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话，问问自己：它退得回哪一件事

上？比如「要认真」，退回去，是昨天他把螺丝一颗一颗排在桌上那十分钟。退得回去，下回就说那件事，不说那两个字。

这个做法的边界：不是句句都要退回去；有些话是给以后预先腾地方的，像他那张名称表。也不必因此不许孩子说「谢谢」「对不起」，他反对的是只剩嘴上，不是嘴上。

第三条，让孩子改大人一回，并说出来。一周里，找一件事，是孩子说的、做的，真改了家里某个做法。改了以后，当着他说一句：这是你改的。菜怎么择、饼干怎么分、周末去哪条河堤走，都行。在他的方法书里，回写只往屋外走；在你家，可以往回走一回。

这个做法的边界：安全、睡觉、功课这几条底线，不因为孩子一句话就改。孩子能改的，是做法，不是规矩。一周一回就够，多了，就成了另一种讨好。

◆ 五、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别用这一章的眼光？

该练熟的时候，就练熟。九九表、拼音、系鞋带、握笔的姿势，这些要的是熟到不用想。这时候，一步一步、一格不跳的字母表恰好是对的，别用「孩子会拐出去」当理由把它拆了。

时间紧的时候，可靠为先。早上七点二十要赶校车，晚上十点作业还没写完，不是讲故事、问来历的时候。直接告诉他，先把眼前的事办妥。

孩子手里还没有「见过的」可退的时候，先给词、给故事。没见过海的孩子，没法从海退回去；他第五条路那个「类比」，也要从见过的东西起头（第 24 章）。这时候先讲一个好故事、给一个好词，反倒让他看得更起劲。

规矩写死的东西，先照规矩。用药、用电、过马路、写字的笔顺，都有现成的规范，先照做，再问为什么。

还有三条禁令，这一章都守着。一个孩子要是在很多件事上、很长时间都明显跟不上，或者家里大人心里一直不踏实，别拿这本书去对号，请找儿童保健、发育

或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员看一看。衔接班、作业量这些事，这一章只写了它们在一户人家里的样子，不评对错。这一章里的每一样读数——孩子碰东西的时间、一周讲了几个真故事、孩子改了大人几回——都适合自查，不适合拿去跟别人家比，更不适合让谁收上去打分。一旦要交，最省事的伪装办法谁都想得到：每周编一个有岔路、有改正的漂亮故事，把描字的时间也记成「碰东西」。那样，读数就死了。

◆ 六、一个小练习

这个练习借教育 Skill 里「查自己的偷运品」的办法，只做三步，一周做完。

第一步，找一句你关于孩子怎么学最确信的话。可能是「小孩子得先看实物」，可能是「字认得越早越好」，也可能是「别让孩子过早识字」。找的办法是：哪一句被人当面质疑，你会想吵？

第二步，反着过一天。把这句话当成假的，过一个星期天。信「先看实物」的，这一天先讲故事后看东西；信「早认字」的，这一天一个字也不教，只带他去碰东西。晚上记下孩子哪里和你想的不一样。

第三步，写下这句话的进货史：它是从哪儿进的货？一条短视频，一位老师，一本书，还是你自己小时候的哪一回？第 50 章那条配着钢琴曲的短视频，就是一句话进货的样子。要是这句话最后查到了他身上，再对一对：他的原话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自己在学校里是不是这样做的。

> 带走的话
>
> 他说先看东西，先有心后有字；他自己一辈子，还靠讲真故事、败了再改。家里用他，先松开那间样板间，再补上这两样。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先碰一下，再叫名字；碰不到的，讲一件真事**。」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三问、近的先看、感受在词前面、能退回到直观，在一户忙乱的人家里都用得上；一张表对该练熟的事仍是好扶手。关：拿「完好」的起居室量自家、只准大的教小的、错了只抄对的，这三处要先松开；讲真故事和败了再改，是替他补上的。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十个场景里，大人照表教的那一半，是排进字母表的；孩子拐出去、大人跟上去的那一半，是先看见的。两半都在，别只留一半。

第 52 章

给教师：一面起了皮的墙

> 这一章的问题：一个五十三岁才头一回以教书为业、写了一辈子教学法的人，能给今天站在讲台上的你什么？他留给教师的那张表，哪里照着用，哪里要先松开？

◆ 一、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他当教师，当得很晚。五十三岁，他在布格多夫从城里最低的一班教起（第 8 章）。他自己在第一封信里认过：我确实既不会好好写，也不会好好读，也不会好好算（《葛》第一封信）。

他会用人。克吕西十八岁当上村塾先生，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连最基本的文法名称都叫不出来，头几个星期就来了将近一百个学生（《葛》第二封信）；托布勒是救济院里长大的孤儿；布斯自己摸索着学会了弹琴。他把这几个人自己的话，原样印进了自己最重要的一本书（第 29 章）。

他的教室里发生过的事，前面各编一件件写过。斯坦兹，他一个人大声领读，一屋子孩子跟着念乱成一片，逼出了齐声的节拍；他让大孩子教小孩子（第 7、23 章）。布格多夫，他「没有计划地」沿着经验往前摸（《葛》第一封信）；一个当年的学生记得，教室里没有课本，孩子们在一张破墙纸前一待几个钟头（第 24 章，据二手）；一个孩子说院子里有真梯子、屋里有真窗户，他当晚就认了（第 47 章，据二手）。伊弗东，老师每个星期要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班主任给每一家写信，家长被请来当面提批评（第 9、11 章）。

他留给教师的书，是另一个样子。好的教学法只有一种（《葛》第十封信）；教法要简单到最没练过、最没学问的人也能带孩子走到（《葛》第一封信）；旧的

没有刻牢，决不往新的走；全班在同一瞬间齐声念同一个音，这个节拍让教法「完全是机械的」（《葛》第七封信）。

他也给教师留过一句警告，借布斯的口记下来：自然给孩子的不是线，是东西；给线，只是为了让他把东西看准，不能把东西拿走，让他只看线（《葛》第三封信所录布斯自述，见第 22 章）。

一句话收拢：他给教师的，是一副扶手；他自己当教师，靠的常常是不扶。

◆ 二、用 SDE 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

能直接用的，拿来就是。

先碰、再叫、后写，这个先后在大多数新东西面前都站得住。三个问法，一个追问——「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葛》第七封信）——是整本书里最活的一句，今天的课上照样好用。在会和不会之间，他看出了模糊、确定、清楚、明白四段，每段有名字（第 23 章），这比只分会与不会宽得多。他防「提前显得成熟」的假会，防得比很多今天的教案还紧。先赢得孩子的信任，再讲道理（第 27 章）。

要先松开的，也是三处。

第一处在路上：「只有一种」。一个班四十几个孩子，走得通的路不止一条。字母表可以当一串钥匙挂在腰上，先开哪扇门，看孩子站在哪扇门前（第 44 章）。

第二处在土上：教案对谁都一样。那个从没见过蝉的女孩（第 20 章），那个看见的太多、一个字写不出来的男孩（第 11 章），是这个班的土。一份写定的教案，看不见他们。

第三处在回写上：他的学校里，孩子天天改老师、改课；他的方法书里，教的人被设计成照着表走的人，托布勒夸克吕西的那句话说得最透：这方法对他特别容易，正因为他没有技艺（《葛》第三封信所录，见第 29 章）。你可以不只是那样一个人。

再补上他活过、没写进方法的两样：讲一个让人信的真故事，做岔了改一遍再来（第 35 章）。放在教师身上，第二样尤其要紧：一堂课上砸了，是一门手艺长出来的地方。

◆ 三、十个场景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下面十个，一个个都是构想的，不是哪一间教室真发生过的事。人物多是言秋棠的五（3）班、蓝老师的幼儿园中班和教研员甘老师。「他会说」那一段，是照他书里的意思替他说，不是他的原话；用到原话的地方，注了出处。

场景一　一份写满了「学生可能回答」的教案

学校要求教案写详案：每一步老师说什么，学生答什么，都写上。言秋棠备一篇写家乡石桥的课文，写了四页，连「学生可能回答：桥很古老、桥很结实」都替孩子写好了。

他会说：这正合他当年的一个心愿。他给母亲设想的那本方法书，要把母亲在每一样东西面前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最没练过的母亲照着念，一个字也不必添（《葛》第七封信）。

SDE 多问一句：一个字不必添，也就一个字不必改。站上有一句现成的课型判据：这堂课的结论，是不是在上课之前就已经写在教案上了？（第 103 号）写得最满的是他的书；走得最活的，是他那几年没有课表的课（第 25 章，据二手）。

明天能做的：教案照学校的要求写，不必对着干。只改一处：「学生可能回答」那几行，不写孩子该答什么，写孩子最可能从哪儿拐出去——哪个词他们会看岔，哪一处他们会问课文里没有的事。写三处就够。上完课对一对，猜中了几处；没猜中的那一处，往往是这节课最值钱的地方，下一次备这一课，从它开始想。

场景二　一条拿不进教室的鲸

下周要上一篇写鲸的说明文，课文说最大的鲸有三十多米长。网上鲸的图片、视频有的是，言秋棠也可以让机器当场生成一张。可她知道，屏幕上的鲸，和屏幕上的一只蚂蚁一样大。

他会说：他数过人得到直观的五条路，最后一条是类比：从见过的东西，推想从没见过的东西（《葛》第七封信）。实在见不着的，他的办法是先把名字装进去，留着，等以后的认识来填（同上）。他还把量放得很靠前：学画要从属于会量（《葛》第六封信）。

SDE 多问一句：「三十多米」是一个词，孩子会念，退不回去。类比要从孩子见过的东西起头，那么，他们见过的什么东西，有三十米长？答案就在教室门外。

明天能做的：带全班到走廊，拿体育组借来的皮尺，从教室门口量起，量到三十米的地方，站一个孩子。全班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数一数自己走了多少步。回到教室，再放那段视频。这一趟，走的是他的第五条路和他看重的「量」：用一条天天走的走廊，去够一条谁也没见过的鲸。它的边界：不是每样拿不来的东西都量得出，海的咸、古代的一场仗，只能靠故事去够（第 24 章）。

场景三　那个总说「懂了」的孩子

五（3）班有个男孩，老师一问懂了吗，他第一个点头，声音最响。可一做作业就错，错的偏偏是刚才点头的那一处。办公室里有人说他是「差生」，也有人说他「不老实」。

他会说：他最防的就是这个。在直观完整之前就显得熟了的判断，只是一颗从树上掉下来、被虫蛀了的果子（《葛》第四封信）。他在斯坦兹也见过相近的事：有的孩子看别人跟他亲，就学着做出自己并没有感到的那份亲（《斯坦兹书信》）。

SDE 多问一句：这个孩子先学会的，不是那道题，是「懂了」这两个字——一句说出来就能让老师往下讲、让自己不被盯着的话。他说过，讲善恶的那些词是危险的记号，要最后才拿出来；这个孩子身上，最早被拿出来的恰恰是一个词。说他不老实，是把一段正在成形的样子，看成了一个人的品行。

明天能做的：对这个孩子，暂停「懂了吗」这一问。换成请他用手把刚讲的东西摆出来：讲分数，就用课桌上的橡皮、铅笔分给同桌看；讲一个句子的主干，就用字卡把它摆在桌上。摆得出，是真会；摆不出，那一处就是你要回去的地方，而且他不必当着全班开口认「不会」。要是一个孩子在好几门课上、很长时间都这样，读写特别吃力，或者一被点名就紧张得说不出话，这不是一个教法能解决的，请和家长一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四　作文写不长：一面起了皮的墙

班上一半孩子，作文写不满三百字。言秋棠试过菜园（第 5 章），试过让孩子按五感把格子填满的学习单（第 40 章），好一阵，又回到原样。这周连着下了几天雨，教室后墙返潮，墙皮起了巴掌大一片。

他会说：他在布格多夫做过一模一样的事。一个当年的学生晚年回忆，孩子们在一张又旧又破的糊墙纸前面一待就是几个钟头；他问看见什么，有人答纸上有个洞，他就领着说：我看见纸上有一个洞；我看见纸上有一个长长的洞；从洞里我看见了墙……他领一句，孩子们跟一句，句子越说越长（纪姆普斯《裴斯泰洛齐传》英译本所引拉姆绍尔回忆，据二手，见第 24 章）。

SDE 多问一句：那几堂课里，句子每长一截，底下都多了一样看见：长的，洞里头的墙。这是写长最老实的办法：多看见一样，多写一截。只是那时是他一个人领、孩子们跟。孩子自己往长里接，接岔了怎么办，回忆里没有。

明天能做的：上课前五分钟，全班转过身去，看那片墙皮。你起头一句：我看见墙上有一块皮翘起来了。然后同桌两人轮流往下接，每人只许加一样新看见的东西：颜色，边上的裂纹，摸上去是软是硬，底下露出来的是什么。接到接不下去为

止，数一数句子长到了多少字。有人接岔了，说它像一只趴着的兔子，也写上，岔出去的那一截常常最好看。它的边界：这是练「看见了才写得长」，不是每篇作文都要从一面墙写起。

场景五　期末评语：会与不会之间的名字

期末，言秋棠要给四十几个孩子写评语。学校给的样子是「该生……有待提高」。她写到第十几个，发现一大半写的都是：基础不扎实，有待提高。

他会说：他在会和不会之间，看出了好几段：模糊，确定，清楚，明白（《葛》第六封信）。叫得出名字，是确定了；说得出好几样性质、还连不起来，是清楚了；知道它们怎么连在一起，才算明白（第 23 章）。他还说，教育要一双眼睛，天天从孩子的眉眼上读出他心里每一点变化（《斯坦兹书信》）。

SDE 多问一句：一句「有待提高」，把中间几段全压成了「不会」。他那四个词的好处，是给中间起了名字；毛病是只准往前走。一学期下来，有的孩子在一样东西上从「叫得出」走到了「连得起来」，在另一样上却退回了一锅粥——那往往是碰上了更难的新东西，不是退步。

明天能做的：每个孩子的评语里，挑一样他这学期真碰过的东西，写他从哪一段走到了哪一段。比如：写人物，他从叫得出一个人的特点，走到了能用两件事把这个特点撑起来。退回去了的，照实写，并写他是碰上了什么新东西才退的。家长读得懂，孩子也读得懂。这四段是用来说变化的，不是给孩子分等的：适合写给家长看，不适合进档案、排名次。一旦学校拿它来考核老师写得好不好，最省事的伪装谁都会：人人写成「已走到明白」。

场景六　公开活动上，一个孩子说后门就有真的

甘老师来蓝老师的中班听一节「认识初夏的果子」。蓝老师备了一套印得很漂亮的图片卡。讲到枇杷，一个孩子举手说：幼儿园后门那棵树上就有，黄了好多。

他会说：梅约记下过他学院里的一段来历（地方两说，见第 8 章）：一位老师拿梯子的版画上课，一个小男孩说院子里就有真梯子；下一回讲窗户，他又说屋里就有真窗户。晚上这事报到裴斯泰洛齐那里，他说：孩子说得对，真的比仿的好，把版画收起来（梅约《实物课》1837 年第六版序，据二手，属梅约转述，见第 47 章）。

SDE 多问一句：那天他拍板，靠的是一个孩子的看见，改了一节课。梅约也照实写了后来：东西一多就乱，看不出进步，实物课被放下，改讲身体部位（同上）。公开活动最怕的就是乱；伊弗东名气大了以后，也总有一面是给访客看的（第 9 章）。甘老师手里那张听课表上，有一格叫「是否使用直观教具」，图片卡也算（第 48 章）。孩子那一句话，表上没有格子。

明天能做的：那天蓝老师带全班去了后门，站在树下数黄的、青的，捡起一个掉在地上的，每人闻一闻，剥开看里面有几颗核。回来评课，甘老师说环节乱了一点。蓝老师说：那十分钟，是一个孩子给的。明天能做的就这一件：公开也好，平常也好，孩子提出「用真的」，照他当晚那样认下来；评课的时候，把它算作这节课的成绩，不当作意外。

场景七　第一年上讲台的人

今年年级组分来一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学校让言秋棠带她。第一个月，年轻老师每一节课都照着教参和言秋棠的旧教案上，一个字不敢改。有一回一个孩子问了教参上没有的问题，她脸一红，说下课再说，下课就忘了。

他会说：新手照着表走，本来就是他的心愿。他要的方法，要简单到最没练过的人也能带孩子走到（《葛》第一封信）。托布勒说，这方法对克吕西特别容易，正因为他没有技艺（《葛》第三封信所录）。

SDE 多问一句：第一年，扶手是对的，一步一步照着走，至少不乱。可扶手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松。邱志强店里那张故障排查图，他自己说是「给还不会的

人的」（第 25 章）。他本人五十三岁头一回以教书为业，从最低一班教起；让他学会教书的，不是那张表，是一回一回没照计划走通的课。

明天能做的：年轻老师照着现成的教案上，放心上。带她的人多做一件事：讲一个自己的真故事——第一年哪一节课，第一次没照教案走，为什么，走成了还是走砸了。走砸了的更要讲。言秋棠讲的是她第一年，一节课因为窗外突然下冰雹，全班跑到窗边，她没拦住，后来索性让大家看了五分钟再写。年轻老师听完，不必学那个做法，只记住一件事：表外面也有路，有人走过，走砸了也活过来了。

场景八　五步法，先讲一个孩子

言秋棠那份《菜园作文五步法》，折中印了出来（第 11 章）。开学后，甘老师请她去邻镇一所小学讲一次。讲之前，她去听了一节那边照五步法上的课：五步一步不差，第二步「看、摸、闻、量」，十分钟一到就收；有两个孩子一个字没写出来，老师让他们照着同桌的抄一句。

他会说：他见过自己的东西被搬走。1810 年，吉拉尔的报告说，伊弗东搬不进公立学校（第 9 章）。他晚年把指望放在一本起居室之书上，要当时最出色的人合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写成，一点一点地改好」（《七十二岁生日讲话》，1818，见第 29 章）。为它设的那笔基金，1824 年他自己宣布失败（第 11 章）。

SDE 多问一句：搬得走的，是字母表（第 9 章）。五步印在纸上，每一步后面那句「没走通的地方」，比五步本身难搬。他想要的那本一点一点改好的书，缺的是一条回来的路：各地用的人，把没走通的地方送回来。

明天能做的：讲座那天，言秋棠没有先讲五步。她先讲了一个孩子：那个站在菜地边看了半天、一样也说不出的孩子，后来她才明白，他不是没看，是看见的太多（第 11 章）。讲完这个孩子，才讲五步。最后她请在座的老师回去各找一个在某一步上没走通的孩子，写一段话寄给她，不评，不排，攒起来，下一回印的时候用。这是他一辈子想做、没做成的那本书的一个小样。它的边界：一旦县里拿五步

法去查课，最省事的伪装办法是五步板书齐全、每步掐表；那一段段「没走通」的话，也会很快被写成统一的格式。

场景九　家园联系本上送回来的一句

蓝老师发现，邱果中午总睡不着，在小床上翻来覆去。她在家园联系本上写：果果午睡困难，请家长配合调整作息。谭慧回了一行：在家睡前要听爷爷讲一段村里的事，讲着讲着就睡了。

他会说：教育最早的那一段在起居室里，公家的教育要学家里、学母亲那双眼睛（《斯坦兹书信》）。伊弗东的时候，班主任给每一家写信，还把家长请来当面提批评（heinrich-pestalozzi.de「伊弗东」篇，见第 9、11 章）。

SDE 多问一句：一本联系本，平常多是走一个方向：园里写通知，家里签「已阅」。在他的书里，起居室也常是一个收件的地方，方法书要递进去（第 26 章）。这一回，是家里的一句话送了回来。它能不能改园里的做法？

明天能做的：蓝老师第二周试了一件事。午睡前关了灯，请两三个孩子各讲一句家里大人讲过的事，谁讲都行，不讲也行。邱果讲了爷爷小时候放牛、牛跑进了邻村的一句，讲完翻个身就睡了。蓝老师在联系本上回了一行：这个办法是你们家给的，试成了。明天能做的就是这一件：从家长写回来的话里挑一句，真在班上试一回，再告诉家长试成了没有。孩子要是长期睡不好、白天也没精神，那是另一回事，请家长带去看医生。

场景十　用 AI 备课：它给了一份，你要三份

言秋棠用对话软件备课，打了一行：给五年级写一篇说明文的教学设计，要体现直观教学。几秒钟，一份设计出来了：导入出示实物图片，接着是一串六个问题，每个后面附参考答案，再是小组讨论、总结、作业，每一段的分钟数都配好了。

他会说：这几乎就是他那本方法书的样子，每一步写定，从简到繁，一格不缺。格莱尔说他「想把教育机械化」，他认了这是本意（第 8 章）；1820 年重印时，他又把书里的「机械」大多改成了「有机」（第 22 章，据二手）。他还说，好的教学法只有一种（《葛》第十封信）。

SDE 多问一句：机器排字母表，比他排得好得多，又快又整齐。它排不出来的，是这个班：那个没见过蝉的女孩，那面起了皮的墙，这周谁家里出了什么事。要紧的是它只给一份，看上去就像只有一种；而「只有一种」，正是他最该松开的那一句。

明天能做的：别只要一份。让它出三份次序不一样的：一份先摆实物，一份先讲一个故事，一份先给一个词、让孩子去找。三份摆在一起，照这个班这一周的样子挑，或者拼。它给的参考答案，上课前自己先划掉，留给孩子去答。挑哪一份、为什么挑，是你来判；它只管产。

◆ 四、明天就能试的几条做法

十个场景各管一件事。下面三条，是每一节课都能试的。

第一条，先碰，再叫，后写。一样新东西进课堂，照他的先后：学写从属于会画，学读从属于会说（《葛》第六封信）。碰过了，说出来了，再写；中间那个「说」，最容易被省掉，别省。

这个做法的边界：高年级的熟东西、复习课，不必从碰起；碰不到的东西，走类比和故事；一节课只剩十分钟、这一样又非写不可的时候，先保写。

第二条，齐声之后，接一个人。他在斯坦兹是被一屋子乱糟糟的跟读逼出了齐声的节拍，后来又说这节拍让教法「完全是机械的」（《葛》第七封信）。齐读有它的好处：节奏、胆子、一个班的气。只是每一次全班齐声说完同一句话，后面接一个孩子，说一句只有他看见的。

这个做法的边界：低年级认字、背古诗，齐读多一点是对的，不必回回都接；被叫到的孩子说不出来，就让他先听别人的，别当场逼。

第三条，让一个孩子的看见，改一回下一节课，并在下一节课开头说出来。比如：上回有同学说枇杷核像两颗小栗子，所以今天我们先剥开来看。他的学校里，孩子天天改老师、改课，只是这一格没进他的书（第 29 章）。你不必写进书，当着孩子说出来就够。

这个做法的边界：不是孩子说什么就改什么；课程标准和进度的底线不因此动，改的是走法。一个星期一回就够，改得太勤，孩子会学着说一些「能改课」的话。

◆ 五、这套眼光的分寸

什么时候，别用这一章的眼光?

该练成自动的，就照表练。生字的笔顺，口算，要背的课文，这些要的是熟到不用想。一格一格、一步不跳，恰恰对。这时候拿「孩子会拐出去」来拆字母表，是拆错了地方。

时间极紧的时候，可靠为先。考前一周，一节课只剩最后十分钟，一个知识点全班还卡着，直接讲清楚，比等孩子自己看见稳当。看见可以下一回补。

孩子的底子还不够的时候，先给词、给故事。实物摆上来，孩子手里要先有几个词，才看得出门道；一个没学过「杠杆」的孩子，盯着一把剪刀，看不出什么。

规范写死的东西，先守规范。实验室安全、用电、消防演练，标点和格式，都有现成的规矩，先照做，再问为什么。

三条禁令，这一章同样守着。一个孩子长期学得特别吃力，或者情绪上老是绷着、一碰就崩，老师看得见，也要知道自己不是下诊断的人，请和家长一起寻求专业帮助。课程标准、考试、课时、听课表，由不得一位老师，它们是一间教室的土，这一章只写它们在教室里的样子，不评对错。这一章的每一样读数——猜中了几处岔路、评语里写了几段、孩子改了几回课——都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读数糟糕，也不等于这间教室里的人不努力。一旦拿去考核，最省事的伪装是：教

案上的「可能拐出去的地方」成了新的必填项，人人照一个样子填三条；评语里人人「已走到明白」。

◆ 六、一个小练习

拿出你最熟的一份教案，给它做一张接缝卡（第 23 章用过这件工具）。

左边，写你上这一课时真发生过的一件事：某个孩子说了什么，哪一回下雨，哪一次你没照教案走。右边，写教案里对应的那一句。中间，找出右边那句里把左边那件事挡在外面的词，常见的是「全体」「必须」「先……后……」「学生会回答」。

他在自己的信里，也有这样一道一道的缝：左边是一个走出去一百步又退回来的人，右边是「不变的法则」「没有缺口」「完全机械」（第 23 章）。你找到的那个词，不必删；知道它在那儿，下次上课走到这一句，就多看孩子一眼。

> 带走的话
>
> 他给教师留下一副扶手，自己当教师却常常不扶：破墙纸，真窗户，没有课表的那几年。照他的书上课，第一年扶着走；往后，给孩子的看见留一个改课的位置。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先说你看见了什么，说岔了也算；名字，我后给。**」

> **小账**
>
>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先碰再叫后写、三问、四段、防假会，对一间教室直接有用；他那副扶手，对第一年上讲台的人是好东西。关：「只有一种」、每个字写定、教的人照表走，这三处要先松开；故事和改课，是替他补上的。
>
>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破墙纸、真枇杷、孩子改了的那一节课，是先看见的；详案、五步法、机器的那一份设计，是排进字母表的。好老师两样都用，只是知道哪一样是哪一样。

第 53 章

给学生与自学者：五十三岁，从最低一班学起

> 这一章的问题：他的方法书是写给母亲和教师的，孩子在书里是被领着走的人。一个要自己教自己的学生，一个四十岁重新学东西的大人，能从他身上拿走什么？

◆ 一、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先说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他写了那么多书，几乎没有一本是写给学的人自己看的。《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是写给出版人的信，《母亲读本》是给母亲的，《直观 ABC》是给母亲和教师的（第 22 章）。书里的孩子，是被大人领着、一格一格往前走的人。

可他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自学的人。

他在第一封信里坦白，自己写不好、念不好、算不好（《葛》第一封信，见第 21 章）。动笔写小说以前，他说自己十年没读过书（纪姆普斯英译本，据二手，见第 31 章）；桌上正好有一本马蒙泰尔的《道德故事》，他拿起来，想看看自己能不能也写，试了五六篇都不满意，最后一篇才成了《林哈德与葛笃德》（《天鹅之歌》，见第 31 章）。新庄败了以后，他认了自己缺什么：大方向他有把握，缺的是做细处的本事（《葛》第一封信，见第 32 章）。于是五十三岁那年，一个已经出了名的作家，到布格多夫一个鞋匠的屋子里，划一个角落，教起最小的孩子（第 8 章）。他自己的话是：布格多夫注定要把我送进学校，学这门功课（《葛》第一封信）。

他是怎么学的？一位看过他做事的官员写信说，他多半是做完试验再琢磨道理，不是先琢磨好了再做（《葛》第一封信所录费舍尔的信，见第 32 章）。他的

助手托布勒说，老师并不看重自己哪一项做法，很多东西试一试，就是为了扔掉（《葛》第二封信所录，见第 29 章）。

书里交给学的人的，是另一套。先看东西，再给名字（第 20 章）；从模糊到确定，到清楚，到明白（第 23 章）；离你近的先看清（同上）；旧的没刻牢，别往新的走（第 22 章）；判断不许提前显得成熟（第 23 章）。

两套放在一起，就是这一章的全部材料：他写给别人的那张次序表，和他自己学东西时活出来的那条路。

◆ 二、用 SDE 拆一拆

先说能直接拿来用的，有三样。

第一样，是一把尺子。他说，每一个认识都要从直观出发，也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葛》第九封信，见第 20 章）。你背熟了一句话，问自己一句：这句话，我能退回到哪一样我见过、摸过、做过的东西上？这把尺子，学生用、大人用都好使，而且最好只拿来量自己。

第二样，是那四段路。模糊、确定、清楚、明白，给了你四个说法，不必只在「会」和「不会」之间二选一。叫得出名字、还说不出别的，是确定了，不是不会。

第三样，是那一问：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葛》第七封信，见第 21 章）？学到一样东西，自己去找一个同类的例子。找不到，多半还没长牢。

再说要先松开的。

头一个要松开的是路，也就是那张「一步不乱」的次序表。他写的路只准往前，退回去在路上没有名字（第 23 章）。可你自己学东西，几乎没有一回是照直走到头的。退回去，叫错了名字再改，先懂了大的才回头懂小的，都是路上的正常样子。

第二个要松开的是土。他那张表不看你是谁、从哪片土里来。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和一个四十岁的大人，土差得远：大人身上压着几十年的手艺、习惯和日子，这

些是土，不是要先清空的杂物。他说近的先看清，对孩子，最近的是自己的身体；对大人，最近的往往是天天在干的那份活。

最后，是这一章最想说的一句。回写，在他身上进过打算，没进成方法（1806、1818、1824 三笔见第 11 章）：写书的是他，照着走的是别人，改不到一处去。可你自己学的时候，排表的人和照着走的人是同一个。**一个自学的人，是唯一能把回写直接写进自己方法的人**。他一辈子没做成的事，你今天晚上就能做一回。

◆ 三、十个场景

下面十个场景，都是我构想的，人物用的是全书的陪读邱家和言秋棠，时间在初夏。「他会说」一段，是照他写过的话往前推一步，不是他的原话，括号里注的是那句话的根。

场景一　考前一晚，一张背不完的提纲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六月，期末考试前一晚，邱远面前摊着一张科学复习提纲，三十几条，条条要背。背到第十条，他烦了：这些我明明都懂，就是记不住。

他会说：每一个认识，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葛》第九封信）。背不住的，多半是底下没有东西的。

SDE 多问一句：退不回去的，是不是都该扔掉？他自己给过另一个办法：远方的国名、古时的人名，孩子见不着，那就先当记忆的活装进去，留着，等以后的认识来填（《葛》第七封信，见第 24 章）。词可以先到，等土来。怕的不是先背，是背了以后，装作自己已经退得回去。

明天能做的：第 51 章那个好词好句本，办法是带孩子出去把词的底找回来；考前一晚来不及一样一样去找，就先分堆。把提纲分成两堆：一堆是退得回去的，旁边写一样你见过的东西，比如「蒸发」旁边写「妈妈晾在阳台上、第二天就干了

的校服」；另一堆暂时退不回去，老老实实背，旁边画一个问号，写一句以后去哪儿看。两堆都背，只是心里清楚，哪一堆是真会，哪一堆是先记着。

场景二　一个字好看，好看在哪一笔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暑假前，邱远在少年宫报了毛笔字班。头三个星期只练笔画：横、竖、撇、捺，一张纸写满一种。他问老师什么时候写字，老师说，笔画没练好，写字就歪。

他会说：先把横线画熟了，再轮到竖线（《葛》第七封信，见第 22 章）。他的《直观 ABC》就是这样，从一个正方形里分出横、竖、斜，一格一格来。

SDE 多问一句：好看，是一笔一笔攒出来的，还是一个字整个显出来的？他晚年在《天鹅之歌》里说，写字的美，在笔画由粗到细、由直到斜过渡时的那一点细腻（《天鹅之歌》，见第 33 章）。美在过渡处，而过渡要两笔才有。第 33 章说过，他把美放在一课的尽头；你自己练字，不必等到尽头才去看它。

明天能做的：笔画照练，老师的次序不必推翻。只是每天练完，写一个整字，挑一处你自己觉得好看、或者别扭的过渡，用一句话说出来：这一撇接那一捺，接得太急了。说得出来，就是你自己开始看见了。

场景三　卡住的第三天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数学课讲长方体的展开图，邱远卡住了。一张摊平的图，他怎么也想不出哪两条边折起来会碰在一起。第一天，他照着例题再做一遍，错；第二天又做一遍，错在同一个地方。

他会说：凡是还要催孩子想一想的地方，方法就还没做完（《葛》第二封信所录克吕西的话，见第 8 章）。卡住了，是前一格没刻牢，回去从正方形再来。

SDE 多问一句：卡住，是一个漏洞，还是一段正在成形？他自己在第六封信开头写过：想象力今天把我推出去一百步，找不到实地，明天我就把这一百步退回

来，这事我遇到过千百回（《葛》第六封信，见第 23 章）。他活过的，是走出去又退回来；写进书里的，是别卡住。两样出在同一个人身上。

明天能做的：第三天，别再从头做同一道题。拿一个空牛奶盒，先沿着棱剪开，看它摊平成什么样；再故意剪一个错的，折回去，看它在哪一处合不上。合不上的那一处，多半就是你前两天一直卡的地方。退回来，不是回到起点，是回到走岔的那一步。

这里要多说一句。偶尔卡三天，是学东西的常态。要是一个孩子很多门课、很长时间都卡着，或者一碰到学习就心慌、睡不好，那不是一个牛奶盒能解决的，请寻求专业帮助。

场景四　教同桌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言秋棠让会了的同学去教还没会的。邱远的同桌做分数除法老出错，邱远讲了三遍，同桌还是错。邱远急了：我都讲得这么清楚了。

他会说：让会了的孩子去教没会的。斯坦兹人手不够，就是这样过来的，教的孩子自己也学了两遍（第 7 章）；伊弗东也是，学会了的马上去教还没会的（第 9 章）。

SDE 多问一句：教，只能从会的那边往不会的这边流吗？第 29 章查过，在他的方法书里，同伴之间只往下传已经会的。可你讲了三遍对方还错，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路，而那条路，你还没看见。

明天能做的：下回先别讲。让同桌当着你做一道，你一句话不说，只看他在哪一步停下来、在哪一步写得最快。看完再开口，第一句问：你这一步是怎么想的？教完了，问问自己：今天我从他那儿，知道了什么我原来不知道的？

场景五　背单词，还是看东西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邱远的英语一个单元二十个单词，他晚上一遍一遍地抄。谭慧看了说：你这样抄，跟爷爷小时候背《三字经》有什么两样？

他会说：先看东西，再给名字。可他在第七封信里还做过一件很具体的事：从词典里摘出名词，旁边配上形容词；再倒过来，给一个形容词，让孩子去找东西——圆的：球、帽子、月亮、太阳；重的：金子、铅、橡木（《葛》第七封信，见第 21 章）。每组只给几个，然后问：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

SDE 多问一句：这一回不是先看东西，是词先到，孩子拿着词去屋里找东西。他晚年说，自己一生在初级教育上的功劳，只在语言教学这一门（《天鹅之歌》，见第 25 章）。他最拿得出手的，恰恰是一张词表怎样把孩子推出去找东西。

明天能做的：单词照背。挑出里面一个形容词，比如 round，在家里找三样圆的东西，用英语说出来；再挑一个名词，比如 cup，给它配上三个形容词。找得到的，这个词就有了地方住；找不到的，明天再找，不急。

场景六　四十岁，跟 AI 学记账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邱志强的店越做越杂，收件单、进货单、欠条塞满了一抽屉。他打开手机上的对话软件，问：小店怎么记账？软件一口气给了一大段，借方、贷方、科目、报表。他看了三遍，关了。

他会说：一样东西离你越近，越容易看清（《葛》第六封信，见第 23 章）。先看你自己的，再看书上的。

SDE 多问一句：机器给的那一大段，是一整片现成的「明白」，替你跳过了模糊、确定、清楚三段（第 49 章）。可也别把它当废话，第 24 章说过，一个好词有时能先开出一个看见来。还有一件事可以说给邱志强听，不算揭短：他自己一辈子不会管账，伊弗东没有预算、没有像样的账本，1815 年施密德回来才立起一套严账（第 9、32 章）。会看孩子的人，不一定会看账。

明天能做的：先别问「怎么记账」。拿出上个星期的三张单子，自己在纸上写一遍：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写成你自己的话。写完再问软件两件事：我这样记，漏了什么？有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能叫出我写的这一行？软件给了一个例子，

别照抄，从自己抽屉里再翻出一张同类的单子来，那才算「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

场景七　快四十岁，学一门手艺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谭慧想学裁缝，先从改裤脚、换拉链学起。街口裁缝铺的老师傅答应晚上教她，头一个月只让她在碎布上踩直线。她踩了三十块碎布，心里发慌：什么时候才能改一件真衣服?

他会说：要会，你无论如何得去做（《葛》第十二封信，见第 16 章）。他还想给手上的本事也立一本 ABC，从打、搬、推、拉、转这些最简单的力气动作起头（同上，见第 40 章）。他说的手艺四步，是先求准，再求力，再求轻巧和细，最后到自由和自立（《天鹅之歌》，见第 18 章）。

SDE 多问一句：新庄的孩子是在纺车边上学会认字算数的，路是活计给的（第 6 章）。碎布上的直线练的是准；可一条真裤子会告诉你，哪一段线最难走直，是裤脚转弯那一截。本事的先后，有一半是那件活定的，不是那本 ABC 定的。

明天能做的：碎布照踩，师傅的规矩要守。另找一条家里旧得不怕坏的裤子，当你的第一件活。每回在碎布上练的，只练这条裤子逼出来的那一处。改坏了，拿去给师傅看，只问一句：坏在哪一针?

场景八　考了一回，没过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言秋棠报了一个在职进修的入学考试，复习了半年，差几分没过。她跟同事说：我按计划一天没落下，怎么还是不行。

他会说：我的计划失败了；可在这场尝试无尽的辛苦里，我学到了无尽的真东西（《葛》第一封信，见第 32 章）。斯坦兹散了以后，他在山上歇脚，说：那不是我的岸，是海里的一块石头，我在上面歇一歇，好再游（同上）。

SDE 多问一句：他五回败，五回改，改的是人手、去处、做法，那张次序表几乎没动（第 32 章）。一个自学的人，最容易也这样：败了，换一张时间表，起得更早，刷得更狠，可复习的先后、自己最信的那一套，原样不动。

明天能做的：把上一回复习的次序写出来，一行一步。找出你最信的那一步，比如「先把教材通读三遍」，问自己：这一步，在哪一科上没走通？换掉它，只换这一步，别的先不动。歇几天再开始，不丢人。

场景九　七十一岁，读一本难书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爷爷邱德茂听了一年「裴斯泰洛齐」这个名字，托言秋棠借来一本他的论著选，翻开《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读到第二十页，他把书合上了：这个外国老头，骂别人只会动嘴，他自己的话比谁都绕。

他会说：他最看不上「字的人」，说他们站在高跷上，还自以为站得高（《葛》第七封信，见第 31 章）。每一个认识，都要能退回到直观上去。

SDE 多问一句：爷爷说得不算冤。他的英译者就嫌他的文笔拖沓，很难读完半打页（钱宁英译节本译者序，据二手，见第 33 章）。可一本难书读不下去，常常不是读的人不行，是那些句子底下的东西，还没摆到你眼前。难书，是词先到的地方。

明天能做的：一次只读一页。每读完一页，在书边写一件你自己见过的事，配上这一页的意思。爷爷读到斯坦兹的孩子不信他那一段，在边上写：当年外村转来的一个娃，头一个月一句话不说，第二个月才肯跟我去田埂上。配不上的，画个问号，接着往下读，别停在那儿。

场景十　暑假里，自己排的一张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放暑假了，邱远给自己排了一张表：早上八点到九点数学，九点到十点英语，下午读书，晚上练字。表贴在床头，排得整整齐齐。第四天，他就一格也没照着做。

他会说：伊弗东的课表不固定，有些时候每天专门留出一两个钟头，给孩子自己学；孩子们常常出门远足，出发前先读游记、看地图，回来要说、要写（第 9 章）。

SDE 多问一句：自己学的时间，最怕被排成又一张课表，只是出题的人换成了自己。伊弗东远足的那个来回，值得多看一眼：先读字，再去看，回来再写成字。词先到，看见在中间，词又回来，回来的词已经被看见改过了。这不是一步不乱的次序，是一个来回。

明天能做的：表照排，只排一件。假期里挑一个要去的地方，比如市里的博物馆，去之前读一段写它的文字、看一张图；去的时候只找一样东西；回来写几行，其中一行，写一处跟你读到的不一样。

◆ 四、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十个场景收起来，有四件事，明天就能试。

一，两堆。学一样东西，把要记的分成两堆：退得回某样见过的东西的，和暂时退不回去、先记着的。这个做法的边界：它适合自己用，不适合老师拿去检查学生分得对不对。一旦要交上去检查，最省事的伪装，就是把什么都放进「退得回去」那一堆，旁边随手配一样东西。

二，只改一步。一回没学成，把自己的次序写出来，找出最信的那一步，换掉它，别的不动。这个做法的边界：一次只改一步，改完要走满一段时间再判；也不是每回没考好都要改方法，有时候就是那天没睡好。

三，先看人家怎么走，再开口。教别人、跟别人一起学，先看他走一遍，再说你的。这个做法的边界：适合同学、同事之间，不适合拿来给谁打分；看的时候，是找他的路，不是挑他的错。

四，自己找一个同类的例子。学到一样东西，不看书，从自己的日子里找一个「也是这样的」。这个做法的边界：它是自查，不是作业；一进考核，最省事的伪装，就是上网搜一串例子抄上去。

五、这套眼光的分寸

这套眼光，有几个时候不该用。

考前最后一晚，不是改方法的时候。那一晚，照原来的次序背，睡好觉。

有些东西，不能先看见、先碰。电、火、药、马路，这类东西先照着规矩做，不必也不该先退回直观去试一下。

老师、师傅排的次序，大多有它的道理。一个新手，先照着走，常常比自己乱试省力；第 22 章说过，字母表是给新手的扶手。这一章说的「松开」，是在照着走的时候，心里留着退回来的余地，不是一上来就推翻。

日子里大部分的学，照表走就行，不必把每一次都当成一场试验。

上面这些做法和读数，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一个孩子要是长时间、很多事上都学不进去，或者一学就难受，别拿这一章去量他，请寻求专业帮助。

六、一个小练习：你的两本 ABC

他这一辈子，两回用过「ABC」这个词：一回给一本小说，他叫它「人类的 ABC 书」（据二手）；一回给一本从正方形画起的练习书，叫《直观 ABC》（第 31 章）。

拿一张纸，对折。左边写你眼下正照着走的那张次序表：一门课、一门手艺、一门外语，一步一步写下来。右边写你这辈子真正学会一样东西的那一回，是怎么会的：是谁讲了一个故事，是哪一回做砸了，是被哪一件活逼着会的。

两边对一对，看右边有哪一样，左边一格都没有。那一样，就是你该补进自己方法里的。

带走的话

他留给学的人的是一张一步不乱的表，他自己学东西却是做完试验再琢磨道理、五十三岁从最低一班学起。你自己学的时候，排表的人和照着走的人是同一个：表照着走，走岔的那一步记下来，下一回就改这一步。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这一句，我能退回到哪样见过的东西上？退不回去的，我先记着，不装懂**。」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能退回到直观的尺子、模糊到明白的四段路、「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一问，学的人都能拿去量自己；他五十三岁从最低一班学起，做完试验再琢磨。关：他的书写给领路的人，学的人在书里只能照表走；卡住在表上是漏洞，退回来没有名字。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他自己学东西，是先看见的；他留给学的人的，是排进字母表的。自学的人两样都握在手里，可以自己改自己的表。

第 54 章

给办学的人与做学习产品的人：一个让人信的故事，一本会改的书

这一章的问题：他办过五所学校，也做过一套印出来卖的学习书。一个今天办托育园的人、一个做识字 App 的人，从他的成与败里，能拿走什么？又该防住什么？

◆ 一、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他是一个办学的人。新庄、斯坦兹、布格多夫、明兴布赫塞、伊弗东，前后五处（第二编）。他也是一个做学习产品的人：1803 年的《母亲读本》《直观 ABC》，由书商经售；他的设想，是把母亲在每一样东西面前要说的每一个字都写定，最没练过的母亲照着念，一个字也不必添（《葛》第七封信，见第 22 章）。

办学这一头，他做对了许多今天仍然难做的事。新庄的孩子在纺车边上认字算数；1778 年他给捐助人印报告，把三十七个孩子一个一个写出来，从哪里来，会了什么，什么性子（第 6 章）。伊弗东不打分，不排名，老师每周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班主任给家长写信，请家长来当面提批评；每出一件事，照这一件、这一个孩子重新拿主意；来参观的人，哪一间教室都能推门进去（第 9 章）。

他不会的，也很清楚。他不会管账，伊弗东没有预算，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孩子不交钱，老师几乎不拿工资（第 9 章）。他请会经营的费伦贝格合伙，自己管教育，对方管钱管事，没多久就闹翻了（第 32 章）。1809 年他请邦联会议来审查，想把方法定为全瑞士的准则；第二年的报告说，这是一所给有钱人家孩子上的不错的私立学校，搬不进公立的乡村学校（第 9 章）。晚年他说，伊弗东不是他想要的那所学校（第 10 章）。

做产品这一头，他也走了一个来回。他说过，我还要走得更远：不肯把孩子碰到什么交给偶然，要绕开偶然，把本质的东西排好，送到孩子眼前（《葛》第十封信，见第 38 章）。可那本《直观 ABC》，他后来自己不再往下推，看作临时的、太片面的（协会网站编者注，据二手，见第 22 章）。

还有两样，前面几编反复说过，这一章要落到实处。一样是故事：他靠一本小说让欧洲信了他，也亲手写下过「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瑞士小报》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全集》考订版第 8 卷第 247 页，已逐字核；后半句见第 5、31 章）。一样是改：他办一所败一所，每回都改；1818 年他还想让一本起居室之书「一点一点地写成，一点一点地改好」（《七十二岁生日讲话》，见第 29 章），为它续写设的基金，1824 年他自己宣布失败（第 11 章）。讲故事，和败了再改，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第 33 章）。

◆ 二、用 SDE 拆一拆

能直接拿来用的，有三样。

一是「一个一个孩子」。新庄的名单、伊弗东的周报，都是把孩子当成一个一个叫得出名字的人来记，不是一排平均数。

二是先赢得心。斯坦兹那句话是：他不认得任何一种秩序、任何一种方法，不是建在孩子确信他爱他们这件事上的（《斯坦兹书信》，见第 27 章）。对一所园，这是开门的第一件事。

三是孩子能改课。用真梯子、真窗户代替版画，是一个孩子提出来的，他当晚听了汇报，就认了（第 47 章，据梅约转述）。

要先松开的，也有三样。

路。他交出去的产品，是一张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做 App 的人最容易接住的，就是这一样，因为它最好写成程序。

土。他请回来的，是一间理想的起居室（第 30 章）。办园的人最容易接住的，就是这一样，因为它最好拍成宣传照。

回写。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办学的人、做产品的人手里，偏偏都有他当年没有的东西：一个能改的制度，一个能改的版本。

这一章要守住的，是他那两道缝。第一道：一个办学的人要会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可这个故事得是真的，经得起人来现场看。第二道：要会在败了以后改，并且把改写进方法里，不只改人、改地方。另外还要防一件事，第 48 章看过：**名字好查、部件难查，方案就会保留名字、丢掉部件**。

◆ 三、十个场景

下面十个场景，都是我构想的。覃园长在县城办一所托育园，收两到三岁的孩子，另带一个小小的幼儿班；阿凯二十几岁，和两个同学做一个给学龄前孩子用的识字 App。两个人和邱家、言秋棠都不相识，只在这一章出现。本书不为任何品牌、机构背书，也不对任何一种政策下判断。「他会说」一段，照例是照他写过的话推一步，不是原话。

场景一　选址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覃园长看了两处地方。一处在新楼盘的底商，装修新，门脸亮，家长停车方便；一处在老街，一栋带小院的旧房子，隔壁是菜市场，对面是一家做豆腐的作坊。

他会说：新庄盖在一座农场里，孩子的课在纺车边上；伊弗东有湖、有园子、有作坊，孩子还到城里木匠、钟表匠的铺子里干活（第 6、9 章）。

SDE 多问一句：一块地好不好，要看它给孩子留了哪些天天碰得到的真东西，还是只给了一间好看的屋子。第 30 章那间样板间什么都有，只少真在里面过日子的人。也要说公道话：吉拉尔的报告说，伊弗东的日子搬不进别处，靠的正是一片别人没有的土（第 9 章），土厚也有土厚的难处。老街的旧房子要过消防，院子要看安全，这些一样都不能省。

明天能做的：两处地方，早上、中午、傍晚各去站半个钟头，只记一样：一个两岁的孩子站在门口，能看见、听见、闻见什么。写满两张纸，再去算租金。

场景二　一整套教具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教具公司送来一本目录，一整套按月龄分级的「感官直观教具」，从一岁半排到六岁，每一级配好了教案。销售说：照着上，老师不用操心。

他会说：他自己就做过这样一套东西，从正方形里分出线和角，一格一格往下排（第 22 章）；给一张表，不会教的人也能教。

SDE 多问一句：梅约记下的那段来历里，是一个孩子说，院子里就有真梯子，为什么要看画上的（第 47 章）。教具是一种好土，不是来源；拿掉它，学还在发生（第 24 章）。一整套配好教案的教具，最省老师的心，也最容易把老师的眼睛从孩子身上挪到教案上。

明天能做的：先买一半。另一半的钱，留给老师每个月去菜市场、五金店、旧货摊找真东西。学期末清点一回：哪几样教具一学期里没有一个孩子自己去拿过，下一回就不补。

场景三　家长开放日讲什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开放日前，有人替覃园长做了一份演示稿，头一页是一位外国老人的画像，下面三行字，说是「裴斯泰洛齐教育名言」。覃园长查了一晚上出处，一句也没查到。第 50 章里的谭慧，碰到过一样的事。

他会说：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见第 31 章）。他自己，就是一本小说托起来的。

SDE 多问一句：他那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他看了十年的真村子；朋友替他改得满纸漂亮句子，农民说起话来像学究，他宁可不出书，也不要那份改稿（纪姆普斯，据二手，见第 31 章）。更要紧的是后来。助手布斯说，别人都劝他别跟这个

人打交道，说他是半个疯子，把鞋扣送给了城门口的乞丐；布斯说，我读过那本小说，所以鞋扣的事我信（《葛》第三封信，见第 32 章）。一个好故事，是来的人到了现场，能一件一件对得上的。

明天能做的：开放日不放名人名言。讲一件本园这学期真发生的事，里面有一个孩子，有一处老师原来没想到的地方。讲完，请家长去那间屋子，找到故事里的那样东西：那块垫子，那扇矮窗，那只孩子自己带来的鞋盒。对不上的故事，不讲。

场景四　走了一位老师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十月，小班的一位老师要去外地成家，辞职了。新老师来了一个星期，好几个孩子早上进门就哭。覃园长跟家长解释：换老师，孩子总要适应一阵。

他会说：他在斯坦兹，先要赢得孩子的信任和依恋，那是一个大人好几个月一样一样照料出来的（第 27 章）。他也说过，那几个助手救了他的命；还说，世上满是能用的人，却很少有肯用能用之人的人（《葛》第二、三封信，见第 29 章）。

SDE 多问一句：信任长在一个人身上，人一走，它就跟着走。伊弗东每个星期，老师要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第 9 章）；在那个会上被说过的孩子，就不只长在一位老师心里。伊弗东后来在老师的争吵里散掉，本书的读法是：方法里没有一处，能让大人说「这套做法在哪个孩子身上没走通」，分歧找不到地方落，只好落到人身上（第 9 章，待验）。

明天能做的：每周开一回半个钟头的教师会，只谈两三个孩子：这一周他在哪儿变了，谁看见的。轮着谈，一学期每个孩子至少被谈到一回，保育员也来。谈不拢的地方，说成「在哪个孩子身上没走通」，不说成「谁的做法不对」。

场景五　一年以后，没招满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开园一年，小班只招到一半。有人劝覃园长改个名字，挂上「双语」「国际」，再请人题一块匾。

他会说：他办一所败一所，每回都改（第 32 章）。新庄败了，他说计划失败了，可他学到了无尽的真东西（《葛》第一封信）。

SDE 多问一句：他五回改，改的多半是人手、去处、合伙人，那张次序表几乎没动（第 32 章）。改名字，比换去处还要外面一层。一所园没招满，原因常常在园外：附近几个小区孩子少了，路远，家里算不过账，这些不全是园长的错，更不该算到哪位老师头上。可园里总有一样，是自己能改的。

明天能做的：写下这一年你最信的三条做法。挑一条，找出它在哪两三个孩子身上没走通；改的就是这一条，改完写进下学期的方案，写明是因为哪几个孩子改的。名字，先别动。

场景六　一个字，配哪一张图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凯的团队在争：「车」这个字，配一辆小汽车，还是一辆电动车？美术说小汽车好看；管数据的说，全国统一一张图，好统计。

他会说：识字的书前面，要先有一本教孩子看东西的图画本（《葛》第一封信，见第 11 章）；一样东西离你越近，越容易看清（《葛》第六封信，见第 23 章）。

SDE 多问一句：一张全国统一的图，是本书说的「字母表型」落到屏幕上的样子：土写在宣传语里，偏偏在决定孩子走哪条路的那一处缺席（第 25 章）。县城孩子天天看见的车，是爸爸的电动车、送货的三轮车；山里的孩子，看见的可能是拖拉机。离哪个孩子近，得看他住在哪儿。

明天能做的：挑二十个最常用的字，每个字备三张不同的图，头一回用的时候，请家长点一张「你家孩子天天看见的」。统计会麻烦一些，就让它麻烦一些。

场景七　闯关的顺序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凯的 App 按笔画从少到多排关：「一」「二」「人」「口」在前，笔画多的往后排。一位妈妈留言：我女儿名字里有个「馨」字，她天天问自己的名字怎么写，你们要排到几百关以后。

他会说：旧的东西没在孩子心里刻牢以前，决不往新的走（《葛》第七封信，见第 22 章）。

SDE 多问一句：他自己的信里，就有表外的路。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不要字母，只要图，后来在布丰的《自然史》里一串一串认最陌生的动物、最难记的名字（《葛》第一封信，见第 24 章）。晚年他也承认，力量怎样用出去，随各人的处境不同（第 25 章）。一个孩子最想认的字，常常不是最简单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他家门口的店名、他最爱吃的那样东西。

明天能做的：在闯关之外开一扇小门：孩子可以先点他自己名字里的字、家里人名字里的字，不计星，不解锁，认了就认了。过三个月看一看，从这扇门进来的孩子，后面是怎么走的。

场景八　一句推送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上线前，运营写了一句推送：「两百年经典裴斯泰洛齐直观法，三个月认字五百！」阿凯盯着这句话，心里不踏实。

他会说：他出名，两回都靠字，先是一本小说，后是一本书和一份报告（第 32 章）。名字的力气，他比谁都清楚。

SDE 多问一句：一位外国老人的名字，是这套东西里最好查、最好挂的部件（第 48 章）。名字挂上去了，部件却不一定在：他那一套里有起居室，有爱，有大人跟着孩子改，这些一样也挂不进一句推送。何况他本人不肯拿成绩去比孩子：伊弗东不打分、不排名，一个孩子的长进，只拿他自己来量（第 9 章）。「三个月五百」这样的数，正是他不要的那一种。

明天能做的：推送里不用任何一位教育家的名字，也不写几个月认多少字。写一件 App 真做到了的事，再写一件它做不到、得靠家里大人去做的事。

场景九　后台那张大表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阿凯每天早上看一张大表：每天有多少人打开，第二周还剩多少，每人每天点多少张，发出去多少颗星星。数都在往上走，投钱的人很满意。

他会说：1778 年他给捐助人报的，不是一个总数，是三十七个孩子，一人一段：从哪里来，讨没讨过饭，来了几年，会了什么，什么性子（第 6 章）。

SDE 多问一句：大表上好查的数，会越长越多；查不了的，会停在一句话里（第 48 章）。第二周还剩多少人，说的是孩子愿不愿意点，不说孩子离了屏幕还认不认得。新庄那份名单要紧的地方，是每一行都是一个叫得出名字的孩子。

明天能做的：每个星期，找五户愿意的人家，打一回电话，照新庄那份名单的样子，一户写一段：这个孩子最近在哪儿认出了 App 里学过的字，在哪儿没认出来。五段话，放在大表旁边一起看。

这一条的分寸，要写明白：五段话适合团队自己看，不适合拿去给投钱的人报成绩。一旦要拿去报数，最省事的伪装，就是只挑认得好的那几户打电话。

场景十　要不要讲故事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团队想加一个故事模式：一段两分钟的动画，讲完弹出三道题，答对了发星星。

他会说：故事和图画，是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见第 31 章）。

SDE 多问一句：他自己在这件事上，走过一回弯路。读者爱他的小说，却不照着做，他就亲手把小说一章一章重抄一遍，给每一段编上号，横线下面配上问题，章末列出一条一条的「真理与教训」；一百章抄到第三十九章，他停了手（协会网站，据二手，见第 31 章）。他又写了一本书，让一户农家每晚读一章小说再讨

论，讨论比原文还长，没人爱看（同上）。本书的读法是，这是他在自己的小说身上做过的一回「排成字母表」（第 31 章，待验）。一个故事，一被拆成编了号的题，就不灵了。

明天能做的：故事就是故事，讲完不弹题，不发星星。想知道孩子记住了什么，放到第二天，请孩子把故事讲给家里一个没听过的人听（第 35 章那一块补丁）。讲成什么样，都不打分。

◆ 四、明天就能试的几件事

十个场景收起来，有四件事，办园的、做产品的都能试。前两件对着他的两道缝，后两件防「部件丢了，名字还在」。

一，讲故事的三条规矩。只讲真的；讲到的东西，来的人到了现场找得到；故事里至少有一处，是「这里我们原来想错了」。这个做法的边界：故事是让人来看的，不是替人看；不讲故事也不等于诚实，讲了真故事也不等于办得好。一旦讲故事成了考核招生的指标，最省事的伪装，是专为开放日布置一个角落，再照着角落编一件「真事」。

二，改一处，说明为谁改。第 35 章把这件事交给了一位老师，第 52 章交给了一位讲座上的老师，这里交给一所园、一个产品：每学期、每个版本，挑一处在具体孩子身上没走通的做法改掉，在更新说明第一行说明因为哪几个孩子、改了什么。边界：理由落在孩子身上，不落在哪位老师身上；不是每个没走通都要改；改完要用满一段时间再判。一旦「每学期改进几条」进了考核，最省事的伪装是每学期报一条好看的改进，改的都是不疼不痒的地方。

三，名字底下，说一件事。开会的时候念一遍招生简章、产品介绍、墙上标语，每念到一个名字——「直观」「爱的教育」「从简到繁」「生活教人」——就停下来，请在座的人当场说一件这个星期真做过的、看得见的事。当场说不出的名字，划掉。评课表也可以这样过一遍：教研员甘老师那张表上，「是否使用直观教具」这一格好查，却最容易空转（第 48 章）；不如换成一句问法：这节课上，有没有哪个孩子碰到的东西，改了老师的下一句话。这个做法的边界：换过的问法照

样会被人学会怎么答；它适合自查，不适合排名。一旦进了考核，最省事的伪装，就是每节课安排一个孩子，演一回「改了老师的下一句话」。

四，查不了的部件，交给一个人。爱、起居室、大人跟着孩子改，这几样查不了（第 48 章），做成表只会静止。伊弗东的办法是每周有人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第 9 章）。给这几样各找一位固定的人，每周问一次，问的是事，不是分数。这个做法的边界：这个人是来看的，不是来考的；他一旦要给老师打分，人人就只拿好看的那一面给他看。

◆ 五、这套眼光的分寸

这套眼光，有几个时候不该用。

园要活下去，产品也要活下去。账要记，钱要算，安全、卫生、资质照当地的规定办。他自己，就败在不会管账上（第 9 章）。别拿「不功利」当不算账的理由。

统一的次序、配好的教具、一张分级的表，对新手老师、对没空的家长，是扶手。不必一概拆掉，只别把扶手当成整座房子。

有的孩子，在很多事上长时间明显跟不上，或者一直不说话、很难安抚。园里能做的，是理解他、陪着他，请家长寻求专业帮助；产品更不要替孩子下判断，别在屏幕上给哪个孩子贴「落后」的标签。

招生、收费、办园的规矩怎样定，本书不评论，这一章只写它落在一所园、一个产品里的样子。

上面给的读数和做法，适合自查，不适合考核别人。一所园的读数难看，不等于这里的老师不努力。

◆ 六、一个小练习：划掉名字

拿出你的招生简章，或者 App 的介绍页，用笔把里面所有教育家的名字、所有「某某法」「某某理念」划掉。

再读一遍剩下的字。它还说得清你每个星期在做什么吗？还说得清，这一年你因为哪个孩子改过什么吗？

说得清的，是你的部件；说不清的地方，是名字还在、部件已经丢了的地方。

带走的话

他一个一个孩子地记，先赢得心，肯让一个孩子改一节课；他交出去的却是一张对谁都一样的表和一间理想的起居室。办园、做产品的人手里有他当年没有的东西：一个能改的制度，一个能改的版本。名字最好挂，部件最难留，所以要一样一样说出每周真做的事。　明天就能用的一句：「**这一年，我们因为哪一个孩子，改过哪一样做法？说得出来，再去讲我们的故事。**」

小账

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开：一个一个孩子地记，先赢得心，孩子能改课，这些办园做产品的人今天都能直接用；他靠一个真村子的故事让人信了他。关：他交出去的是一张对谁都一样的次序表和一间理想的起居室；讲故事和败了再改没写进方法，身后的名字比部件走得远。

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新庄的名单、伊弗东的周报，是先看见的；《直观 ABC》和挂着他名字的推送，是排进字母表的。

结 语

那个冬天

◆ 一、回到斯坦兹

1799 年 1 月 14 日，斯坦兹那座还没盖完的修道院楼里，孤儿院开了门。前言第一节写过这个冬天：厨房和床铺都没收拾好，孩子已经涌了进来；照管将近八十个孩子的，除了一个管家的女人就他一个；那一冬一春咳嗽和热病在院里传开，他特意记了一句，一个也没有死（第 7 章）。本书走了十几编，一直在回头看它。

这里只补前言没有写的那一半。同一封信里，还有一张音节表，ab、ba、ec、ce，前两排背熟了才往下走；还有他那份心思：把一切教学手段简化到随便哪个普通人都能教自己的孩子（第 7 章）。看见和字母表，在斯坦兹就住在同一间屋子里。那时候，是一个日夜守在孩子中间的人，托着那张表。

6 月 9 日，修道院被征去做军队的医院，他离开了斯坦兹。他累垮了，在山上的温泉写信，头一句大意是：朋友，我又从梦里醒来，又一次看见我的事业被毁了（第 7 章）。

◆ 二、那把伞，和第四次的判词

导论里，邱德茂在下雨的傍晚给孙女撑开那把旧黑布伞，回到家才在旧木板上写下一个「伞」字：先看东西，再说名字，最后写字，这是书里这个人会点头的教法。可那天夜里翻绘本，才知道这个字邱果早就在蓝老师讲的故事里认得了——故事走在了实物前面。第二天，爷爷没再照三步走，先问她：蓝老师最近讲了什么故事？

一把伞，一个故事，一个肯回头改自己的老人。这一家人的一件小事，就是全书那道缝的样子。

走完全书，判词原样再说一遍，这是它第四次出现：

> **他在斯坦兹的冬天看见，孩子是在一屋子的爱和一件件实物里长出来的，却把这场长排成了一本「直观的 ABC」；他教人别靠字，自己却是一本小说托起来的。**

一个字没改。改的是它底下的账。导读立了五条判决、三条推翻条件，说好结语一条一条报，不回头改前文。下面就报。

◆ 三、五条判决，逐条报账

判决一，先看东西，主场在第五编。开的那扇门站住了：把实物和看见放到字前面，替背书背到发木的穷孩子开了门（第 20、24 章）。关的那扇门收窄了一句。收窄前，本书立的是：词和符号被排到后面，好像它们不会自己长出看见来。核了原文，词出场得很早——三要素里有词，名称要尽早教，第一个要素是声音；晚年他说自己一生在初级教育上的功劳只在语言教学（第 21、25 章）。收窄后是：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方向没变，判没改；第 49 章在屏幕的年代朝这个方向又挪了半步。第 11 章另记一笔，不算收窄只算分寸：他的学校里，字音和背诵常常走在看见前面。

判决二，排成字母表，主场也在第五编。开的那扇门站住：数、形、词三个要素，让不识几个字的母亲也能教。关的那扇门，原文里的证据比预想的还多——好的教学法只有一种，不变的法则，没有缺口的进程，母亲要说的每个字都写定（第 25 章）。可有三样材料逼它收窄：他自己说到了布格多夫是「没有计划地」沿着经验往前摸；拉姆绍尔回忆那时没有课表，也没有课的先后（据二手）；《直观 ABC》他后来自己也不推了。收窄前的一句是「把一场在爱和实物里的长，排成对谁都一样的从简到繁的次序表」；收窄后的一句是「次序是给大人的扶手；他在现场常常不照次序，晚年也承认处境会改变长法，只是这份改变没有写成方法里的一

栏」。第 47 章还添一层来历：那张表不是凭空排的，是实物课在现场乱过一回以后收的。

判决三，起居室，主场在第六编。开的那扇门站住：教育从起居室、信任和爱开始，先赢得孩子的心。在一个稳定、有爱的家里，对一个还小的孩子，他说的几乎全对；斯坦兹还证明，一间屋子可以由一个大人一点一点补出来（第 30 章）。关的那扇门意思没挪，添了两层分寸。一层，他看见过真屋子：第十三封信那个没人管的孩子，斯坦兹孩子讲的吵架、挨饿、被后母追打，都是他记下的。另一层，他知道不是家家都有，「在那些还有一间起居室的人家里」是他自己的话。所以「替掉」要写成他看见以后做的一件事：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量出来的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不回头改方法。1818 年七十二岁生日那篇讲话是这一条最硬的原文，两半要一起读：没有起居室的他叫「群氓」，随即又补一句，上帝的恩典仍到得了那里（第 26、30 章）。

判决四，头、心、手，主场在第四编。站住。开：学习不止一维，穷孩子也要长成全人。关：三股力量在书里各从各的第一格起步，各排一张表，相遇只写成一个「平衡」；三股怎样缠、谁回头改谁，没有写进机制。最硬的一条原文是他自己写的：学习和干活要熔成一体，可得先把两样各自分开立好（《斯坦兹书信》，第 16 章）。熔合，在书里一直没等到；在新庄的纺车边上、在斯坦兹大孩子搂着两个小孩子念字的时候，天天都有。这一条只改了出处的说法：常被归到他名下的「头、心、手」，在他书信里的几种排法中最多；晚年写成体系时他写的是「心、精神、手」，把心放在了最前（第 16 章，据二手）。

判决五，一本小说与一路失败，主场在第七编。站住，措辞收了一步。他并非不知道故事的力量，「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是他亲笔写的，1782 年 8 月登在他自己办的《瑞士小报》上，这一句已对过考订版全集的原页（第 8 卷第 247 页，第 31 章）。所以「关」只能写：讲一个让人信的故事，和败了再改，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写成「他不信故事」，就错了。核原页还核出了后半句：故事是预备，预备好了再把定好的道理讲给老百姓听（第 31 章）。连他讲故事的打算里也排着先后——先故事，后道理；所以读者一爱故事、不照着

做，他就把自己的小说拆成了编号问答。这不改判，只让判决五和判决二在这里接上了头。败了再改那一半也要说准：1806 年他主张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不同的社会状况，1818 年设基金要让一本起居室之书永远续写下去，1824 年他自己宣布基金失败（第 11、29 章）。方程第三式跟着收窄，原先写「回写只到教师，没进方法」，现在写「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一行定位式随之改作「土最厚，路被排死；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待验，与第 42 章一致）。

合起来，五条里没有一条被推翻。判决一、二照导读的预备收窄，各窄了一句；判决三、五的「关」各添了一层分寸，意思没挪；判决四站住，改的是出处。一条条都比开头说得小了些，也因此站得更稳。

◆ 四、推翻条件，逐条报账

推翻条件一，管判决二：他若明写要素的次序应随孩子与环境改换，并给出改换的办法，判决二收窄。结算是：触到了一半。《天鹅之歌》里有「具体生活处境」一节——让力量「展开」的办法对谁都一样，让力量「用出去」的办法随各人处境不同（第 15、25 章）。土回来了，只回来一半：改的是圈子的大小和长的方式，不改法则和先后；他没有写改换的办法；这份处境还是按身份分了档的。判决二因此收窄，没有推翻。账没结清的是 1806 年那本《看法、经验与手段》，本书只读到协会网站的概述——那本书里要是真有一套「怎样改」的办法，这一条要重算。

推翻条件二，管人生判语：若可靠史料表明，他后来的名望主要靠学校的成效先传开，而不是靠小说和后来的出版物，「一本小说」要收窄。结算是：条件本身没有触发，可它逼出了一处收窄。瑞士历史辞典说他的方法得到国际承认主要靠 1802 年伊特写的官方报告；协会网站说他第二次出名靠《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助手布斯是先读了那本小说才去敲他的门（第 5、32 章）。最硬的一条是费希特：1808 年他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九讲里要普鲁士的新教育接在裴斯泰洛齐的路子上，还特意交代他们是读透了这个人自己的书才下的判断，到那时为止有意先不去看它实际怎样施行（第 32 章，已核原文）。名声不是靠学校自己先

传开的，还是靠纸，可纸不止一本小说。所以判语照用，报账写全：一本小说和一路文字，两回都是字。这里要替他说一句：伊特那份报告写的正是布格多夫的学校——成效是真的，只是它坐着一份报告出了瑞士。这是三条里离触发最近的一处。

推翻条件三，管判决一：若方法书里词被写成与直观同等的认识源头，判决一收窄。结算是：本轮没有触发，但离触发比预想的近。第九封信写得明白，词和数是直观底下的「从属手段」，词与数、形同列，不和直观同列（第 25 章）。可晚年的《天鹅之歌》把语言立为直观和思考中间的一级，他又自认功劳只在语言。导读列的「去查」里，1800 年那份《方法》备忘录本书只核到一句，还是转引：对自然本身的直观，是人的认识唯一的基础（第 20 章，据二手）。这一句站在判决一这边；全文没有通读，这条账挂着。

◆ 五、把小账数一遍

全书五十四章，每章末尾有两行小账。下面的数是这样来的：用脚本从第一编到第十二编各章文件里，按行首那三种问法把小账两行整行抽出来（文件末尾注释里的字样不算），先数字面，再逐行读了判三分。判的规矩写在这里，好让人复核：算「先看见的」，是那一处东西落在现场、信里、一个孩子身上，而字母表在这一章还没出现、只露个头，或被明写没有进去；算「排进字母表的」，是被判的那样东西本身就是一张表；其余都算「两样都在」。

第一行问：开了哪扇门，关了哪扇门？五十四章，章章一开一关。只开门的一章也没有，只关门的也没有。

第二行问：这一处，是先看见的，还是排进字母表的？第七编五章换了问法，除开它们，是四十九章。判「先看见的」八章（第 1、2、4、6、13、15、20、27 章）；判「排进字母表的」四章（第 12、14、22、48 章）；两样都在的三十七章。只数字面：四十九行里，三十九行出现「先看见」，四十二行出现「字母表」，两样都出现的三十三行。

这几个数，有三处值得看。

第一处，两样都在的三十七章里，只有两章是先写字母表、后写看见的：第 50 章（短视频里那句排反了的话在前）和第 51 章（从大人照表教说起）。其余三十五章，看见总在前头，落在学校里、信里、一个孩子手上；字母表总在后头，落在方法书、印出来的本子、传下去的那一份上。这就是判词本身：看见在斯坦兹，字母表在方法书里。

第二处，纯判「排进字母表」的四章里，三章说的不是他自己的书（第 12 章旧学校、第 14 章他与旧学校共有的次序、第 48 章身后的实物课），落在他自己一本书上的只有第 22 章。字母表在他身上，几乎总是和看见一起出场的。

第三处，要记在本书自己的账上。五十四章章章一开一关，一章也不例外；第十编、第十二编十章的第二行，一章也没有判成单样的。这可以说明他身上的开和关缠得确实紧，也可能说明本书给每一章都发了同一张两格的表，每一章都填得满满的。前言说过，这本书自己也会排一张字母表；第 46 章已把「小账变成一张表」登为 SDE 自己的一种死法。这里用数字再认一次。

第七编的第二行问：他教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靠」那一半五章全落在字和故事上（账本行缝里的小说、两回都是字的名声、让人信的故事、一棵老树的故事），其中四章同时落在「改」上（从败到改、唱岔了再拉回来、修正）；「教」那一半，四章写看见、先看，四章写一步不乱、照着练、次序。两道缝在五章里各被说了四回，没有一章说岔。

◆ 六、人生判语与缝隙的结算

人生判语照用：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更短的一句也照用：他教人先看东西，欧洲却是先读了他的书。第二道缝的判语站住：他教的是一步一步、一步不乱，他活的是一次一次、从败到改（第 32、33 章）。

和第 166 号那二十道缝对账，第 35 章逐条写过，这里只记结算。

他是第二位从现实界跨到信息格的人，与南丁格尔同型不同路：她靠数学，他靠故事——跨格缝由两道变成三道。「缝隙最常落在 E 上」加一票，这一票要打

折，因为写手的缝隙行一开头就落在三界和符号上，本书是带着它选的人（王德生令二），选人偏差没有排除；另记一笔：他的第二道缝落在「路」那一行，而且承重，一个人身上的缝可以同时落在地上和路上。「美」这一格碰到了边，没有填上：小说打动人的那股力量里也许有一大块是美，被本书记进了「符号」，美就这样被读法绕了过去（待验）。至于那一格本身——本书上站的同一天，第 246 号蔡元培卷上了站，把它填上了（见第 35 章的补记）；所以这里照实改口：**填上「美」的不是本书**，本书只留下一条没有答案的观察。

最后照缝隙 Skill 的作废条件查一遍：若他的理论在关键人生之前就已成形、成功又主要靠理论写下的那一格，本书的判定作废。实情正相反——小说在 1781 年，斯坦兹在 1799 年，方法书在 1801 年以后。他先在缝里活过，理论是后来才从缝里长出来的。

◆ 七、本书最弱的地方

最弱的一处，在「先看东西」本身。第 40 章摆了今天的五路研究（具身学习、教具、具体渐隐、学习风格综述、抽象例子之争），结论是：在这件事上，本书没有比五路研究多说一句有证据的话。本书只留下一句辨别面：它不是摆实物，不是调五感，不是先具体后抽象的三步表；它是把每一回看岔、说岔、做岔都记下来，回头改下一回。这一句也可能早被形成性评价、设计研究说过，本轮没查（待验）。

第二处，是一件难堪的事（第 37 章）。想让很多人都能教的人，最后都会排一张表：他有《直观 ABC》，陶行知有《平民千字课》。本书劝人别把长排成字母表，可「让不识字的母亲也能教」这件事，眼下拿不出一个不排表的办法。第 44 章给「字母表」这根梁换了一个画面，一串钥匙：先看锁，再挑钥匙，开过的在柄上点个记号——交给普通人的是一串，不是一张有先后的单子。这只算半个回答，第 44 章自己也说了：看、试、换、记这几个字传下去，仍可能被排成一张新表。换起居室的那床「百家被」、换自然的进程的那「一来一回的球」，同是执笔

者的画面，同样待验。加上第十二编每条做法后面那一行「边界」，这是本书眼下能给的全部。

第三处，是几处写手自己的读法，都还待验：视角中心定在现实界，可心那一股从「内在直观」起步，偏自我界（第 19 章）；收回动作叫「排成字母表」，体检叫「字母表型」；三律读成「做成、自立、安稳」，创造律最弱。同一个写手在几处读出同一个样子，一致只算一处。附录五第五节列全。

第四处，是材料。本书引他的原文，多据协会网站所录的规范化全文和英译本；考订版全集只对过一处原页，就是那句承重的「故事和图画」，其余卷页多是网站所标，纸本没有对。附录六列了仍待核的条目，统稿之后还要再核一轮。

◆ 八、随身三问

一问，他说自己靠的是什么，站在哪一格？——他说靠的是直观，先看东西，站在三界里的现实界。

二问，他最难的那几年，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新庄破产以后，靠一支笔，一本写在旧账本行缝里的小说；斯坦兹散了以后，靠下山再来，找来助手一起改；伊弗东散了以后，八十岁还在写，还肯认一句：这不是我想要的那所学校。

三问，中间那道缝，我该补上什么？——看见以后，讲给没看见的人听；讲砸了、做岔了，改一遍再来。

这三问，最后要拿回来问自己。你以为自己是靠什么走到今天的？最难的那几年，你真正是靠什么熬过来的？这两样中间，是不是也隔着一道你从没写下来的缝？

◆ 九、先活在缝隙里

1799 年那个冬天，他手里还没有一本方法书。他有的是一座没盖完的楼，将近八十个孩子，一个女仆，一张音节表；还有十八年前那本小说攒下的一点名声——政府肯把斯坦兹交给他，那一池名声也起了作用（第 33 章）。

所以那个冬天，他已经活在缝里了。一边是孩子手上的实物，一边是让人肯信他的字；一边是前两排背熟才往下走的表，一边是今天不行、明天就改的做法。方法是后来才从这道缝里长出来的；长出来的时候，缝的一边进了书，另一边留在了他这个人身上。

今天这道缝被屏幕拉得更宽了：字和图几乎不要钱，机器替孩子叫出了名字，却没有替他碰到那样东西（第 49 章）；替教育家讲故事的换成了推荐，回写进了推荐，没进孩子（第 50 章）。

这是我构想的场景。第二年初夏，又是一个下雨的傍晚。邱果自己从门后拖出那把印着小鸭子的伞，先给爷爷讲了一遍小狐狸借伞的故事，讲到小狐狸顶着大叶子跑回家，她停下来，撑开伞跑进雨里站了一会儿，又跑回来。她说，叶子挡不住，伞挡得住，书里没画雨打在伞上这么响。

学他，就先活在这道缝里：先看见，再讲给没看见的人听；讲砸了、做岔了，改一遍再来。理论，让它以后慢慢从缝里长出来。

参 考 书 目

本书目只收正文与各编注释里实际用过的来源，没用过的不列。凡只在转引、研究文献里见过的，标〔据二手〕；网页注明站名与篇名。他本人的著作，本书多据「裴斯泰洛齐在网上」协会网站所录的规范化全文（全集 CD-ROM 本）转述，考订版全集（下称 PSW，书信全集下称 PSB）的卷页多为该站所标，纸本未对；只有第 20 条一处对过考订版原页。

一、他的原著与译本

1. 《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Wie Gertrud ihre Kinder lehrt，1801），十四封信；PSW 13。据 heinrich-pestalozzi.de「Pestalozzi-Volltexte」所录全文，并《导言》与节选编者注（Brühlmeier 撰）。
2. 同书英译：How Gertrude Teaches Her Children，Holland、Turner 合译，Cooke 编注，1894 年初版；核对所用为 Syracuse: C. W. Bardeen 1898 年版（archive.org）。第七封信起封次比德文多一，本书以德文为准。
3. 《斯坦兹书信》（1799 年写于温泉，1807 年发表）；PSW 13。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及编者注。
4. 《天鹅之歌》（Schwanengesang，1826）；PSW 28。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与 Brühlmeier 注。
5. 《林哈德与葛笃德》（Lienhard und Gertrud，四卷，1781、1783、1785、1787）。第一卷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 1781 年本（PSW 2）；第三卷内容据该站概述与德文维基〔据二手〕。
6. 同书英译节本：Leonard and Gertrude，Eva Channing 译，1885（archive.org）〔据二手〕。
7. 《隐士的黄昏》（Die Abendstunde eines Einsiedlers，1780）；PSW 1。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
8. 《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究》（1797）；PSW 12。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
9. 《方法》备忘录（Die Methode，1800）；PSW 13 第 104 页一句，据协会网站编者注所引〔据二手〕，全文未读。

10. 《母亲读本》（又名《起居室之书》，Buch der Mütter，1803）；PSW 15 第 341—424 页，据协会网站「伊弗东」篇。
11. 《直观 ABC》（1803），PSW 15 第 175—340 页；《数量关系的直观教学》（Anschauungslehre der Zahlenverhältnisse，三册，1803），PSW 16。均据协会网站编者注所载书目〔据二手〕。
12. 《方法中的精神与心》（Geist und Herz in der Methode，1805）；PSW 18 第 37 页一句，据协会网站所引。
13. 《看法、经验与手段》（Ansichten und Erfahrungen, die Idee der Elementarbildung betreffend，1806）；据协会网站「伊弗东」篇概述〔据二手〕，原文未读。
14. 《七十二岁生日讲话》（Rede an mein Haus，1818）；PSW 25 第 261—364 页。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所录全文。
15. 《我的生平际遇》（作为布格多夫和伊弗东学院院长，1826）；PSW 27。据协会网站「比尔的新庄」篇所述与所引〔部分据二手〕。
16. 《要素教育的本质与我一生追求概略》（1826）；PSW 28 第 4 页一句，据 Kuhlemann 书评所引〔据二手〕。
17. 《朗根塔尔讲话》（1826），据纪姆普斯英译本与协会网站年表。
18. 育儿日记残片（1774），由尼德雷尔 1828 年所编笔记保存；据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录〔德文 PSW 1 未对〕。
19. 《心愿》，PSW 1 第 25 页；《致 N. E. 特沙纳的信》（1777）；新庄求助书（1775）与贫儿院报告（1777、1778）。前一种据协会网站，后几种据纪姆普斯英译本所录摘要〔据二手〕。
20. 《瑞士小报》（Ein Schweizer-Blatt，1782 年周刊），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PSW 第 8 卷第 247—248 页。据 archive.org 所藏《Sämtliche Werke》第 8 卷（Schönebaum 编，1927）逐字核过原页——本书唯一对过考订版原页的一处。
21. 书信与其余各卷：PSB 第 1 卷第 348 页以下（致安娜），第 3 卷第 96、132 页，第 4 卷第 15、18 页，第 5 卷第 250 页；PSW 第 1 卷第 143 页、第 3 卷第 3 页与第 223 页、第 8 卷第 223 页以下、第 11 卷第 101 页、第 19 卷第 17 页、第 27 卷第 111 页与第 344 页、第 28 卷第 237 页、第 29 卷第 104 页各处。均据 heinrich-pestalozzi.de 各篇所引原句〔纸本未对〕。
22. 《起居室的儿童教理》、《克里斯托夫与埃尔泽》（1782）、寓言集《给我的 ABC 书配的图》（1797）：据协会网站「林哈德与葛笃德」「作家裴斯泰洛齐」两篇（Brühlmeier 撰）所述与所引〔据二手〕。

二、传记与辞典

1. 瑞士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HLS）：「Pestalozzi, Johann Heinrich」（Ruedi Graf 撰，2022）；「Neuhof」；「Pestalozzi-Schulthess, Anna」；「Ith, Johann Samuel」；「Girard, Gregor」；「Krüsi, Hermann」；「Tobler」；「Niederer, Johannes」；「Schmid, Joseph」。各编注释另记 Widmer 2020、Zehnder 2020 所撰条目。
2. 「裴斯泰洛齐在网上」协会网站（heinrich-pestalozzi.de），Brühlmeier、Kuhlemann 主编：「苏黎世的童年与少年」「理想的农民」「作为贫民教育者的裴斯泰洛齐」「儿子汉斯·雅各布」「作家裴斯泰洛齐」「林哈德与葛笃德」「斯坦兹」「布格多夫与明兴布赫塞」「伊弗东」「比尔的新庄」「贫困」各篇，及「时间、生平、著作」年表。
3. Roger de Guimps（纪姆普斯），Pestalozzi: His Life and Work，英译本 1890，Appleton 国际教育丛书第十四卷（archive.org）；法文原本 1874 未见。
4. 《德意志人物大辞典》（ADB）「Pestalozzi」条〔据二手〕。
5. 《法兰克福人物辞典》「Fröbel」条。
6. Blochmann，Heinrich Pestalozzi. Züge aus dem Bilde seines Lebens，1846；据协会网站所引〔据二手〕。
7. 国际赫尔巴特学会网站（herbart-gesellschaft.de）「关于赫尔巴特」生平页；religio.de/froebel 福禄贝尔传记页〔据二手〕。

三、研究文献

1. Hischier，《头—心—手：对裴斯泰洛齐著作中三个概念的话语分析》，巴塞尔大学硕士论文，2017；据 Kuhlemann 书评〔据二手，原文未见〕。
2. Kuhlemann，「裴斯泰洛齐与十九世纪初的教师流动」，heinrich-pestalozzi.de〔据二手，经摘要〕。
3. Renate Hinz，「Johann Friedrich Herbart」，heinrich-pestalozzi.de〔据二手〕。
4. Tröhler 等编，《1800 年前后的学校、教师与教育政策》，2016（pedocs），第 16 页 Horlacher 文〔据二手〕。
5. 斯塔普弗调查项目页（stapferenquete.ch）；德文维基「Stapfer-Enquête」条；AppenzellDigital「Stapfer-Enquête」页。
6. Peter Ziegler 整理，「Die Schulen Schönenberg und Hütten im Jahre 1799」，Gwerbziitig Wädi（网页）。
7. Morf，Zur Biographie Pestalozzis；据 1894 年《葛》英译本注 20 所引〔据二手〕。

8. 伯尔尼师范大学「德语瑞士识字教学法的演变」项目介绍（网页）〔据二手〕。
9. Fichte（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1808），第九讲；据 zeno.org 所录全文（SW 7:400—401），已核。
10. Cubberley（克伯莱），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19（archive.org）。
11. Herbert Spencer（斯宾塞），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New York: Appleton 1897 年印本（archive.org）。
12. Elizabeth Mayo（伊丽莎白·梅约），Lessons on Objects，1837 年第六版，含查尔斯·梅约序（archive.org）；1863 年分级新编本，只见题名页著录。
13. 「Edward Austin Sheldon: A Silent American Giant」，奥斯威戈大学刊论文，内引 Barnes 编《谢尔登自传》〔据二手〕。
14. BYU 宗教研究中心，「Pestalozzi, Revolution, and Reaktion」〔据二手〕。
15. 日本文部科学省《学制百年史》，「三　小学校教育の内容と方法」（官修教育史，官网所载电子版）——第 47 章日本一路的时间次序与「問答」一科的形式化据此改正。
16. 日文维基「実物教授」条；英文维基「Friedrich Fröbel」「Elizabeth Mayo」「Home and Colonial School Society」「Takamine Hideo」条；德语维基「Formalstufe」条〔均据二手，作线索用〕。
17. Comenius（夸美纽斯），《大教学论》第 32 章，Keatinge 英译本（Wikisource）。
18. Rousseau（卢梭），《爱弥儿》（1762），Foxley 英译本（1911，古登堡计划）；法文维基文库所录 1782 年版。
19. Leibniz（莱布尼茨），《关于认识、真理与观念的沉思》，1684。
20. Helen Keller（海伦·凯勒），The Story of My Life，第四章（古登堡计划 #2397）。
21. Pashler, McDaniel, Rohrer & Bjork，「Learning Styles: Concepts and Evidence」，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9（2008）；据南佛罗里达大学 Digital Commons 所收摘要。
22. Carbonneau, Marley & Selig，「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Teaching Mathematics With Concrete Manipulatives」，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3）；据 ERIC EJ1007941 摘要。
23. Goldin-Meadow, Cook & Mitchell，「Gesturing Gives Children New Ideas About Math」，Psychological Science（2009）；设计与方向据 ScienceDaily 2009 年 2 月 24 日报道，原文未读。
24. Kaminski, Sloutsky & Heckler，「The Advantage of Abstract Examples in Learning Math」，Science（2008）。
25. Trninic, Kapur & Sinha，「The Disappearing "Advantage of Abstract Examples in Learning Math"」，Cognitive Science（2020）；据 PubMed 32588486 摘要。

26. Fyfe, McNeil, Son & Goldstone, 「Concreteness Fading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stru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6(1)（2014）；据 Springer 页面摘要。
27. Bastani, Bastani, Sungu 等, 「Generative AI without guardrails can harm learning: Evidence from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PNAS（2025）；据作者公开稿。

四、中文教科书与研究

1. 王保星, 《大道至简：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智慧解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 年第 28 卷第 4 期，第 82—87 页。
2. 中公教育「教育学人物篇之裴斯泰洛齐」（教师招聘辅导材料，只作「第一个……」一类排名说法的线索；统稿时拟换正式教材页码）。
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史研究网,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综述」〔据二手〕。
4. 华东师范大学新闻稿（2021 年第五届教育影像展）〔据二手〕。
5. 张稷, 《新学制的发端与老课本钩沉》, 商务印书馆官网馆史文章〔据二手〕。
6. 书格（shuge.org）《新编对相四言》著录。
7. 陶行知, 《教学做合一》《读书与用书》（据网上录本，非初刊本）；朱经农、陶行知编纂《平民千字课》, 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据书格所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著录）。

五、古籍

1. 《论语·述而》, 据 ctext.org 所录原文；朱熹《论语集注》同章注，据儒学自习室（xueruxue.com）录本。
2. 《礼记·学记》, 据维基文库所录原文。
3. 《三字经》, 据维基文库所录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新刊三字经》。
4. 朱熹, 《童蒙须知·读书写字第四》, 据殆知阁录本。
5. 王筠, 《教童子法》, 据维基文库所录原文。
6. 《新编对相四言》（明刻本，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
7. 苏轼, 《题西林壁》（陪读场景所用）。

六、站上各卷与方法来源

1. 第 47 号, 《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 第四大编第 7 章（裴斯泰洛齐与福禄贝尔）, 第五大编（第 21 章，读东方教育传统）。

2. 第 155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卢梭》，判词与第 37 章「两层土」。
3. 第 162 号，《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皮亚杰》，「排成楼梯」与三律乘法的缺格。
4. 第 166 号，《生活在缝隙和悖论中的大师——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成功秘籍》，二十道缝的读数与失效户。
5. 第 180 号（高鹏讲杜威），头心手旁证、身后三问与影响神话纪律、删除实验的规矩。
6. 第 221 号，《邬燕琴讲陶行知》，判词、判决四、第 35 章（《学记》）与第 41 章。
7. 第 122 号，《AI时代教育的认知变革》，附录四第三章（普遍性自伤检查）与腾空律。
8. 第 192 号，第 5 章（流畅空转）、第 16 章（判错的位置）；第 57 号，第十二章（差异伙伴）；第 65 号，第 14 章（对话四段式）；第 103 号（课型判据，第 52 章所用）；第 162 号第 59 章（SDE 的四种死法）与第 47 号「失败三层」，均据教育 Skill 转述，未直接查原书（第 46 章）。
9. 《教育哲学家解构 Skill 合订本》v1.2；《发现大师的缝隙和悖论》Skill v1.0，含王德生 2026 年 9 月 27 日六条口述（见第 166 号）。

七、网络全文与档案

1. heinrich-pestalozzi.de「Pestalozzi-Volltexte」（《葛》《斯坦兹书信》《天鹅之歌》《隐士的黄昏》《探究》《七十二岁生日讲话》《林哈德与葛笃德》第一卷）。
2. archive.org：纪姆普斯英译本（pestalozzihislwor00guimuoft）；钱宁英译节本（leonardgertrude00pestiala）；《葛》英译 1898 年版；梅约《实物课》1837 年版（lessonsonobjects01mayo）与 1863 年版题名页（lessonsonobjects00mayorich）；克伯莱（publiceducationi00ellwrich）；斯宾塞（educationintelle00spe）。
3. 古登堡计划：《爱弥儿》Foxley 英译；凯勒《我的生活》。Wikisource／维基文库：《大教学论》英译、《礼记》、《三字经》、《教童子法》、《爱弥儿》法文本。
4. 苏黎世邦档案馆所藏 1799 年斯塔普弗调查答卷（本书未逐字对，经项目页与地方刊物整理本读取）；瑞士联邦档案馆赫尔维蒂共和国卷宗（斯坦兹名单与报告原件，本书未见，经纪姆普斯英译本读取）。

以上共八十三条，部分条目合并了同一来源的几处篇目。逐条对过正文与各编注释，每条都在书里实际用过；本轮补入的是第 44 条（文部科学省《学制百年史》，第 47 章日本一路的改正依据，原先漏收）。

附 录

附录一　年表与人生 SDE 序列

年表

下表只收已写各编核过或照实并记的日期；两说并存的，两说都写。

年份	事	见
1746 年 1 月 12 日	生于苏黎世	第 1 章
1751 年	父亲约翰·巴普蒂斯特去世，他五岁；女仆巴贝莉留下帮寡母带大孩子	第 1 章
九岁起	每年夏天去赫恩格，随牧师祖父访学校、病人和穷人	第 2 章
1762 年	卢梭《爱弥儿》出版，他十六岁，晚年回忆「一出来就被抓住」	第 2、13 章
1765 年	离开卡罗琳学院，未毕业；在博德默的圈子里	第 2 章
1767—1768 年	在契弗利处学农	第 4 章
1769 年 9 月 30 日	与安娜·舒尔特斯成婚；在新庄务农	第 3、4 章
1770 年 8 月	儿子汉斯·雅各布出生（日子两说）；1770—1771 年新庄盖房	第 3 章
1774 年	育儿日记；入赫尔维蒂协会；约从 1773 年起收穷孩子，1774 年成贫儿院	第 3、6 章
1775 年 12 月 9 日	新庄求助书落款	第 6 章
1776 年、1778 年	贫儿院二十二人、三十七人；1778 年 2 月 26 日报告	第 6 章
1780 年	贫儿院破产；《隐士的黄昏》发表	第 4、5 章

年份	事	见
1781—1787 年	《林哈德与葛笃德》四卷（1781、1783、1785、1787）	第 5、31 章
1782 年	办周刊《瑞士小报》一年，8 月 15 日一期写下「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克里斯托夫与埃尔泽》	第 5、31 章
1783 年	替杀婴穷母亲辩护、批评刑法的书	第 5 章
1792 年	法兰西共和国授予荣誉公民	第 5 章
1793—1794 年冬	与费希特长谈	第 5 章
1797 年	《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究》；寓言集	第 5 章
1798 年	5 月向新政府自荐；9 月下瓦尔登反抗被镇压；这年冬天受命，12 月定院	第 5、7 章
1799 年 1 月 14 日	斯坦兹孤儿院开门；2 月 11 日七十二人；4 月 5 日阿尔特多夫失火	第 7 章
1799 年 6 月 9 日	修道院征作军医院，他离开斯坦兹；温泉写《斯坦兹书信》	第 7 章
1799 年 7 月	布格多夫下城学校一角；五十三岁头一回以教书为业	第 8 章
1800 年	3 月考试，3 月 31 日学校委员会来信；夏天办城堡学院	第 8 章
1801 年	《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8 月 15 日雅各布去世	第 5、8 章
1802 年	伊特的官方报告	第 5、8 章
1803 年	《母亲读本》《直观 ABC》《数量关系的直观教学》；调停法，新政府散	第 8、22 章
1804 年	7 月 1 日前让出城堡；明兴布赫塞与费伦贝格合作不成；下半年在伊弗东开张	第 8、9 章
1805 年	学院迁伊弗东（HLS 作 1805 年）	第 5、9 章
1806 年	《看法、经验与手段》，主张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不同社会状况	第 11、29 章
1807 年	《斯坦兹书信》发表；1807—1809 年学院最盛，近二百五十口	第 7、9 章
1808 年	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第九讲，要新教育接在他的路子上；福禄贝尔来伊弗东任教，至 1810 年（一说 1807 年秋起）	第 9、32、39 章

年份	事	见
1809—1810 年	请邦联会议审查；吉拉尔报告：好私立学校，不能作公立样板；施密德带四位老师离开	第 9 章
1813 年	安娜拿出遗产救学院	第 9 章
1815 年	施密德回来整顿；12 月安娜去世	第 9 章
1816 年	克吕西带十几位老师离开（十五位、十六位两说）	第 9 章
1817 年	尼德雷尔当众决裂；伊弗东城里三所学院互相攻击	第 9 章
1818 年	七十二岁生日讲话；设基金，其中一项为起居室之书「永久续写」	第 9、11、26 章
1823 年 2 月 1 日	亲手给尼德雷尔夫妇送信求和，回答是官司	第 9 章
1824 年	施密德被沃州驱逐；他公开宣布基金失败	第 9、11 章
1825 年	3 月带最后四个学生离开伊弗东，回新庄；5 月被推为赫尔维蒂协会下年会长	第 10 章
1826 年	《天鹅之歌》《我的生平际遇》；4 月 26 日朗根塔尔讲话由人代读	第 10 章
1827 年	比伯的小册子；2 月 17 日卒于布鲁格，19 日葬比尔村旧校舍墙边	第 5、10 章
1846 年	阿尔高州立墓碑	第 5 章

◆ 人生、SDE 序列

以第 5 章编末表为底，末行据第 10 章补。表里的读法是本书的，待验。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1746—1751 苏黎世	没落的市民之家；外科医生父亲早逝；母亲与女仆巴贝莉	五岁丧父，寡母留城供孩子念书	一个被看得很紧、手上无事可做的孩子	还没有学校；只有一间起居室
1750 年代—1767 赫恩格与卡罗琳学院	牧师祖父的村子；博德默的学生圈子；《爱弥儿》	在村里看见穷人家的孩子；被一本书点燃	爱国者、会用字的年轻人	看见祖父那所背书的学校，也看见它连着每户人家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1767—1774 新庄农场	薄地、坑人的中间人、抽钱的银行、荒年；安娜的嫁妆	照卢梭养儿子，记下「这回我错在哪」	失败的新式农民，认真的父亲	一张桌子，一本育儿日记
1774—1780 新庄贫儿院	几十个穷孩子；纺车与织机；领孩子回去的父母	把穷孩子接进家门，让干活和认字长在一起	赔光了钱的贫民教育者	纺车边上的课；1780 年破产
1780—1798 写书的十八年	贫穷、孤立；伊塞林的信任；一支笔；大革命	从做事转向写字；小说一出，名满欧洲	作家，「人类的 ABC 书」的作者	没有学校；学校只在小说里
1798 年冬—1799 年 6 月 斯坦兹	战后孤儿；敌视他的村镇；一个女仆；没盖完的修道院	一个人照看八十来个孩子，随孩子改做法	孤儿的父亲	一个冬天的孤儿院；校舍征作军医院
1799—1804 布格多夫	新政府的支持；一群助手；一份官方报告	头一回以教书为业；把看见写成方法	方法的发明人	城堡学院与「方法」
1805—1825 伊弗东	全欧洲的访客与名声；普鲁士的兴趣；教师内斗；安娜去世	学校越办越大，方法被当成通用准则，又被判不能作公立样板	「人类的教育者」	全欧洲来参观的学校，和它怎样散掉
1825—1827 回到新庄	孙子家；最后四个学生；比尔村的穷人；攻击他的小册子	拿伊弗东的实情对照一生的理想，认「不是我想要的学校」	写《天鹅之歌》的老人	在比尔村小教过课；学校只剩一个打算（本行据第 10 章补）

附录二　他的学校档案

据第二编（第 6—11 章）整理，细节与出处见各章。「谁出钱」一栏只写有出处的；无出处的推知已在质检时删去。

学校	起讫	谁来上学	谁出钱	谁管、主要助手	做成了什么	怎样收场
新庄贫儿院	约 1773 年起收孩子，1774 年成院，1780 年关门	附近村子的穷孩子、路边讨饭的孩子；1776 年二十二人，1778 年三十七人	向亲友借；1775 年公开求借款；伊塞林在刊物上替他说话，伯尔尼农业学会出推荐〔据二手〕；安娜的嫁妆与娘家遗产	他与安娜；一位斯特拉斯堡来的小姐管家；织布师傅、纺纱女师傅；一个给织工绕线、同时教孩子认字的人	读写算长进了一天的活计；1778 年报告里给三十七个孩子每人写了一段	父母把学会手艺的孩子领走，纱布卖不上价，捐款不到；药方是签约、隔开父母（原文带条件）；1780 年破产

学校	起讫	谁来上学	谁出钱	谁管、主要助手	做成了什么	怎样收场
斯坦兹孤儿院	1798 年冬受命、12 月定院；1799 年 1 月 14 日开门，6 月 9 日他离开	下瓦尔登战后的孤儿与穷孩子，不少还有一方父母；首份名单二十九男十六女，2 月 11 日七十二人，信里说将近八十	赫尔维蒂政府	他一人与一个管家的女人；没有别的教师，学得快的孩子搂着两个慢的教	一冬无一死亡，春天「认不出来了」；孩子教孩子；阿尔特多夫失火时孩子们愿意分一口饭；音节表也在这里	修道院征作军医院；孩子大多送回亲戚家，二十二个留给当地神父；他累垮，温泉写信
布格多夫	1799 年 7 月下城学校一角；1800 年 3 月考试；1800 年夏城堡学院，至 1804 年 7 月 1 日前让出	起初是佃户与外来户学校的穷孩子、五至八岁的孩子；学院含男童学校、寄宿学堂、师范、穷孩子与孤儿学校	新政府支持	他与克吕西、托布勒、布斯；施密德先当学生（1801—1804），尼德雷尔 1803 年加入	学校委员会来信称赞；《葛》《母亲读本》《直观 ABC》；伊特官方报告；访客成百而来	1803 年调停法后新政府散，伯尔尼政府收回城堡

学校	起讫	谁来上学	谁出钱	谁管、主要助手	做成了什么	怎样收场
明兴布赫塞	1804 年，短暂	布格多夫带来的师生	与费伦贝格合办	他管教育，费伦贝格管钱管事	他第一次想把自己最不会的一块交给别人	因费伦贝格不肯免费收穷孩子闹翻；留下的师生半年多后整批搬到伊弗东
伊弗东	1804 年下半年开张（HLS 作 1805 年），1825 年关闭	各国学生；1807—1809 年一百六十五个学生、三十一位教师与助教、三十二个师范生，连家人佣人近二百五十口；另有一所女子学院	学费，收得低，约三分之一不交钱；教师几乎不拿工资；沃州终身免费提供城堡；1813 年安娜以遗产相救；附设印刷所一直亏	他、尼德雷尔、施密德、克吕西等；1818 年施密德另办克林迪贫儿院，一年后并入本部	不打分、不排名、禁打骂；每周向他报告一个一个孩子；给家长写信；每件事按这一个孩子重新拿主意；天天开门迎客	1810 年吉拉尔报告为衰落之始；教师内斗，1816 年克吕西带人离开，1817 年尼德雷尔决裂；1824 年施密德被逐；1825 年 3 月他离开，学院关闭

一句总账（第 11 章）：他的学校一所比一所宽；学校里那些回写的格子，没有写进方法书。

附录三　缝隙定位卡与九格逐格表

以第七编第 33 章的版本为准（含批二质检补入的费希特一行）。

【缝隙定位卡】　大师：裴斯泰洛齐（教育，1746–1827）　理论站在：E1 三界 · 现实界（直观：实物、数、形在先，反对只会动嘴的「空话教育」）　—— 现实界中心（待验）　人生另活：E2 信息 · 符号（第一回出名靠 1781 年起的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　第二回靠 1801 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与 1802 年伊特的官方报告　——两回都是字；助手布斯是读了小说才来的；1808 年费希特　凭读他的书，把他立为德意志民族教育的起点）　E3 能量 · 势能（名望攒起来之后，各国送来学生和教师）　缝隙位置：跨格（E1 → E2），另有 E3 势能　第二道缝：D2 路径组织。理论讲「从简到繁、一步不乱」（要素教育、直观 ABC）；　人生是办一所败一所：新庄农场与贫儿院（1780 年破产）、斯坦兹（1799 年　1 月 14 日开门，6 月 9 日离开，校舍被征作军医院）、布格多夫让出城堡、　伊弗东（1825 年在教师内斗中关门）——靠的是屡败之后的修正。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保底：对贫民和孤儿，在书本压倒实物的旧学校里，「先看见、再说出」完全正确；　斯坦兹那个冬天证明了这一点。他反对的是空话，不是语言本身　——「数、形、词」三要素里本来就有「词」；他只是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

第三道缝只记一笔：他在书里把母亲的起居室立为一切教育的源头，自己的家却被这些学校一回回赔了进去。本书不立为主缝。

九格逐格表

格子	他写下的	他活过的	读数
三界（理念・现实・自我）	现实界在先：实物、起居室、活计	被一本书点燃（理念界）；斯坦兹靠「没有目的活不下去」（自我界）	主缝的起点；格内细缝
信息（符号・逻辑・数学）	数、形在前，词是看见的仆人；提防「字的人」	两回出名都是字；晚年自认功劳只在语言教学	主缝，跨格的落点；格内另有一道小缝：写下的偏数学，活过的偏符号
能量（内能・动能・势能）	内能：力量从内部展开	动能（斯坦兹）、势能（名声招来学生、助手、政府委托）	缝，记作「另有势能」
意义目标（创造・自由・幸福）	自立、安稳（「做成、自立、安稳」，创造律最弱）	一回回地造：贫儿院、小说、学院	细缝，待验
路径组织（猜想・动手・评估・反馈・修正・迭代）	动手：照次序做，一步不乱	修正、迭代：五回败，五回改；「多半做完试验再琢磨道理」	第二道缝，承重
优化约束（误差・冗余・损耗）	不许缺口（压误差），简化到穷母亲也能教（省损耗）	写书十八年、三分之一不交钱的孩子、几乎不拿工资的老师	初判，证据弱
对比・变化・分布	从模糊到清楚、一点一点变；一圈一圈往外、各在其位	关键判断靠比：少年拿自己的教育比爱弥儿，晚年拿伊弗东比理想	初判细缝，证据弱，不展开
粒子・波・场	一颗颗要素，与起居室一整片的爱，两样都有	名声一阵一阵，一所学校败一回、一本书起一回	本轮未发现承重的缝

格子	他写下的	他活过的	读数
真・善・美	美跟着秩序来，放在画画一课的尽头；「漂亮本事」作贬义	两回把美让给真（古尔尼格尔山上的风景，拒用润色稿）	碰到边，未填；新观察：美可能躲在符号里被读法记走了（待验）
九宫之外（回写）	方法书里没有「这一回为什么走岔、改了什么」一栏	学校里天天回写；1806 年「能够也必须适应」，1818 年「永久续写」	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悖论一句话：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第二道缝：他教的是一步一步、一步不乱，他活的是一次一次、从败到改。悖论的样子属缝隙 Skill 第四种（给别人的和给自己的不是一样东西），带一点第三种的影子（让他成名的小说，他后来说它是一块死石头）。

附录四　站上前判对账表

照「接着判，不改判」。「原话」照任务书第 3.2 节与各卷原文；「在第几章」照全书五十四章检索所得。

前卷	原话	出处	本书怎样接着判	在第几章
第 47 号《SDE 教育发生学导论》	「他们真正发现的是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自我世界早期纠缠发展反复出现」；「头、心、手」重写为理念世界、性情自我世界和现实行动世界的三界联合；风险是「头心手若变成口号，就会缺少具体 D2 工艺」	第四大编第 7 章	同意三界都在他的视野里；多说一句：三界在他的学校里缠，在方法书里并排。「缺少 D2 工艺」读作：他有 D2 工艺，是一张与土无关的字母表	第 16、19、39 章
第 47 号	「失败三层」：局部失败，就缩小主张；系统失败，就降成一种局部的设计语言；连说法本身都出了毛病，就回头看 SDE 自己的名字是怎样长出来的	据教育 Skill 转述，原书章节〔待核〕	照这个办法，把本书最弱的两处写进 SDE 自己的死法	第 46 章
第 47 号	《学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是催发，不是替代；传统概念不直接进课程，要转化的是发生工艺	第五大编（第 21 章）	照用这个判法；另记《学记》自己也有硬次序（学不躐等、不陵节），不把它写成字母表的解药	第 36 章
第 155 号卢梭卷	「他比谁都先看见了土在写人；于是把土整片揭掉，让人站在无土的地方」	判词	卢梭揭掉土，他把土请了回来，请回来的却是一间理想的起居室（样板间）	第 13、17、30 章

前卷	原话	出处	本书怎样接着判	在第几章
第 155 号	方程体检「截拍型」：第三式被看见、写出、又拒绝	体检章	字母表型的第三式没有被拒绝，他想要、打算过、设过基金，只是没做成	第 42 章
第 155 号	「两层土」：设计的一层能不能被长的一层改	第 37 章	用来量他的起居室：在斯坦兹能改，在方法书里不能	第 30 章
第 162 号皮亚杰卷	收回动作「规律化」「排成楼梯」	全卷	「排成字母表」与之同族不混用：楼梯管年龄与阶段，字母表管一样东西、一堂课内部的先后	第 14、22、39、43 章
第 162 号	方程体检「钉常数型」：土和目标钉成常数，土成了空气	体检章	字母表型的土不是没写，是写得最满，只是没进路那一式	第 42 章
第 162 号	SDE 的四种死法	第 59 章	从「让普通人能教」这一根另写四种，其中「七个词当识字卡」「小账变成一张表」为本书新增	第 46 章
第 162 号	三律乘法的缺格	第八编	他的三律各小一号：做成、自立、安稳（待验）	第 18 章

前卷	原话	出处	本书怎样接着判	在第几章
第 166 号缝隙卷	二十道缝，九格都已有人，E1 三界最挤，「美」一格空着；跨格缝有南丁格尔（E1→E2）与伍登（D3→D2）	第 29 章与附录；失效户	他是第二位 E1→E2 跨格的，与南丁格尔同型不同路（她靠数学，他靠符号）；「缝隙最常落在 E 上」加一票，选人偏差未排除；「美」碰到边未填	第 33、35 章；结语第六节
第 246 号蔡元培卷（与本书同日上站）	蔡元培是第 166 号二十位之后第一位理论站在「美」上的人（以美育代宗教）	该卷判词与读数	「美这一格空着」到本书上站之日已不成立：填上它的是第 246 号，不是本书；本书只留下一条待验观察——在裴斯泰洛齐身上，美可能躲在符号里被本书的读法记走了	第 33、35 章补记；结语第六节
第 180 号（高鹏讲杜威）	头心手是「学习不止一个维度」的旁证	相关章	旁证站得住，接着用	第 15、16 章
第 180 号	身后三问；影响神话纪律（影响拆成四件分开核）；删除实验的规矩	第 56 章等	用来核他的身后，与近邻编自认「没有比他们多说」	第 40、47 章
第 180 号	方程体检「路重型」：路重，土和形状都轻	体检章	字母表型是路和土都重，两样写得很满，只是没有接上	第 42 章
第 221 号陶行知卷	判词：把关在笼里的鸟放回了天空，又在天空和课堂之间画了一个等号；「磨擦才能起，两边都变」判活；判决四：「卡在哪里」没有进账	判词、判决四	两个现实界的人，两种收回：他是排，陶行知是合（待验）；都在想教最多人时拿出一张表	第 37、43 章

前卷	原话	出处	本书怎样接着判	在第几章
第 221 号	方程体检「消路型」：一个「即」字把路消掉	体检章	字母表型正相反，路一点没消，写得最细，只是跟土不相干	第 42 章
第 221 号	「生活在教育人」〔据通行说法〕，有人说陶行知受过启发〔据二手〕	第 41 章	补一半出处：「生活教人」确在《天鹅之歌》，且为全书根本原则；陶行知受启发一说，本书没有找到直接材料。译名统一为「生活教人」	第 37 章
阳涌（学员论文）	自然守护论到他手中「有了教学法的肉身」	学员论文	任务书登记为可接着用；本轮已写各编未引，待第十编或统稿决定是否接	暂无

附录五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 一、五条判决的结算

判决	开（结算）	关（结算）	状态
一　先看东西	站住	收窄：他把词写成看见的仆人——词能把看见的弄确定、弄明白，却不能在没看见的地方先开出一个看见来	收窄一句，未推翻
二　排成字母表	站住	收窄：次序是给大人的扶手；他在现场常常不照次序，晚年也承认处境会改变长法，只是这份改变，没有写成方法里的一栏	收窄一句，未推翻
三　起居室	站住	添分寸：他看见过真屋子，也知道不是家家都有；替掉，是拿一间「完好」的起居室去量每一间真屋子，差记在孩子和他家的账上，不回头改方法	意思未挪
四　头、心、手	站住	站住：三股力量书里并排，学校里缠；只改出处说法	站住
五　一本小说与一路失败	站住	措辞定为：这两样都没有写进方法；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意思未挪

◆ 二、推翻条件的结算

推翻条件	本轮结算	下一轮去哪里查
一：他写明次序随孩子与环境改换并给出办法 → 判决二收窄	触到一半：《天鹅之歌》「具体生活处境」改圈子与方式，不改法则与先后，无改换办法，按身份分档	1806 年《看法、经验与手段》原文（PSW 18）；《葛》第四至九封信对考订版
二：名望主要靠学校成效先传开 → 「一本小说」收窄	条件未触发；判语照用，报账写全「一本小说和一路文字，两回都是字」；伊特报告写的正是学校，是离触发最近的一处	西尔伯 1960、施塔德勒 1988—1993 学术传记；伊弗东访客簿与访客记述

推翻条件	本轮结算	下一轮去哪里查
三：词被写成与直观同等的源头 → 判决一收窄	未触发（词与数、形同列，不与直观同列）；离触发比预想的近	1800 年《方法》备忘录全文（PSW 13）；《天鹅之歌》语言一节对考订版

逃生口照导读堵住：不以「他的本意不是这样」「后人用歪了」开脱；他若在任何一封信、一段附注里写了，也算，本书认。

◆ 三、辨别面与本书没有多说的地方

辨别面（第 40 章，四十三字，待验）：它不是摆实物，不是调五感，不是先具体后抽象的三步表；它是把每一回看岔、说岔、做岔都记下来，回头改下一回。

本书在「先看东西」上，没有比五路研究（具身学习、教具、具体渐隐、学习风格综述、抽象例子之争）多说一句有证据的话。多出来的那一问（这一回为什么走岔），可能已被形成性评价、设计研究说过，本轮未查。等人来并。

◆ 四、本书认下的一件事

第 37 章：想让很多人都能教的人，最后都会排一张表（他的《直观 ABC》，陶行知的《平民千字课》）。本书还没有一个既能让很多人教、又不排表的办法。第 44 章换梁时给了「一串钥匙」：先看锁、再挑钥匙、开过的点个记号（待验），只算半个回答；「看、试、换、记」传下去，仍可能被排成一张新表。第十二编每条做法后的「边界」，是本书眼下能给的另一半。

第 46 章把这一处和第 40 章的辨别面一起写成本书的推翻条件：将来有人拿出一个不排表、又能让不识字的母亲照着用的办法，第 44 章要重写；五路研究里早有人说过那句辨别面，第 40 章要把这一句还给他们。

◆ 五、写手的读法，全部待验

1. 判词短句本身（第二节 2.1 那一句，执笔者拟，四处一字不改地用着）。

2. 视角中心：现实界中心（不利材料：心那一股起于「内在直观」，「我自己的作品」靠良心，偏自我界；第 19 章）。
3. 收回动作名：排成字母表（与「排成楼梯」同族不混用）。
4. 方程体检：字母表型；一行定位式「土最厚，路被排死；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5. 三根承重梁的替换画面：字母表换「一串钥匙」，起居室换「一床百家被」，自然的进程换「一来一回的球」（第 44 章）——三组都是执笔者自拟，只算半个回答。
6. 三律读数：做成、自立、安稳；创造律最弱（反证苗头：第七封信「会发明的心思」）。
7. 「爱从方法的地基挪成了方法的前提」（第 27 章）；「在心的教育里，回写只准从屋里往外走」（第 28 章）。
8. 「在这本小说身上已做过一次排成字母表」（第 31 章，材料据二手）。
9. 「把字往后放，是心疼」（第 33 章）。
10. 「美可能躲在符号里被读法记走了」（第 33、35 章）。按：第 166 号「美这一格空着」一条，已由同日上站的第 246 号蔡元培卷填上；本条只保留本书自己那一半——本书的读法看不看得见美，仍无答案。
11. 「他书里并排的几棵树，被两个访客分着搬走了」（第 39 章）。
12. 「身后被放大的恰是他收回的一半」（第 48 章）；日本一路「传到第三手变回背诵」（第 47 章，材料二手）。
13. 第 49 章两处对照读法：加护栏的 AI 只给提示，与他「你还知道什么也是这样的」是同一件事；他的「不许跳」在屏幕面前反倒守住了模糊、清楚两段。
14. 辨别面四十三字（第 40 章，见上一节）。

以上多出自同一写手，彼此一致只算一处。本书没有一条口述命题：判词、中心、收回动作名、体检名、三梁替换画面，全书都没有写成王德生的口述（见附录六第四节）。

◆ 六、待王德生裁定的事项

本表从四张质检卡（批一两张、批二两张）与本批质检汇齐，分两类：前一类要他口述或点头才定得下来，后一类是统稿人可以代定、但事关全书口径的。

一类：等他口述或点头

1. 判词短句是否照用（执笔者推荐项；四处已一字不差地用着）。
2. 视角中心：现实界中心、三界并举，还是自我界的「心」。
3. 合卷形式。
4. 收回动作名「排成字母表」与体检名「字母表型」。
5. 一行定位式定为「土最厚，路被排死；回写进过他的打算，没进成方法」。
6. 第 44 章三根梁的替换画面（一串钥匙／一床百家被／一来一回的球）留不留、留哪几组。（原第三组作「一场对歌」，批三质检判其撞第 34 章合唱队与第 2 章伊弗东唱山歌，已换）
7. 「头、心、手」口径：任务书第八之三第 4 条已由第八之四第 1 条取代，请确认。
8. 手艺最后一级译作「自由和自立」。
9. 创造律：第七封信「会发明的心思」判为反证苗头、不推翻「创造律最弱」，这个判法是否认。
10. 1818 年讲话「照人的办法救不回来」半句是否保留；「群氓」这个译法（原文已逐字核实无误，批二质检倾向两半一起保留）。
11. 第 31 章新读法是否进报账：他 1782 年自己写「先故事、后定好的道理」，故事在他的计划里本就只是给道理开路——这会让判决五的「关」多一层。本稿未写进判决五的措辞，只在结语第三节照实记了一句。
12. 结语判决一处「他的学校里，字音和背诵常常走在看见前面」一句是否进报账（本稿写作「不算收窄，只算分寸」）。

13. 第 49 章两处待验读法（加护栏的 AI 只给提示；「不许跳」守住了两段）留不留。
14. 第 3 章雅各布那封信是否保留（全书写第三道缝不超过两处）。
15. 第 37 章认下的弱点（想让很多人都能教的人最后都会排一张表，本书拿不出不排表的办法）按本稿这样报账，是否认。

二类：统稿人可代定，涉及全书口径（第 18、19、21 条本次统稿已代定并回改到位，仍列在这里，请他过目；其余四条仍悬着）

1. 推翻条件三的报账口径：「1800 年《方法》只核到一句，据二手」。
2. 第 47 章普鲁士派往伊弗东的人数：两说（约二十人／十七人）取一，还是并存。
3. 施密德出身：第 9 章「奥地利山区农家」与第 29 章「牲口贩子之子」取一。**统稿已代定**：从 HLS，全书作「奥地利山里一个牲口贩子的儿子」，第 9 章已回改并注出处。
4. 《新编对相四言》年代：**统稿已代定**——正文取通行的一说，明正统元年（1436 年）刻本；书格后来改口推为 1506 年后，依据只是一部书目里有无「新编」二字，偏弱，只记在注与附录六里。第 38 章正文已改，第 47 章那一句由「不管刻于哪一年」改为「1436 年刻本，见第 38 章」。
5. 布格多夫鞋匠迪斯利的名字：两处来源不一（Samuel／Joseph），是否全书都不写名。
6. 「生活教人」：**统稿已代定并回改**——第二编七处、第八编一处旧译「生活在教育人」已全部改成「生活教人」（任务书第八之三第 7 条）；附录四那一行照录第 221 号判词原话，按原样不改。
7. 阳涌那篇学员论文（「自然守护论到他手中有了教学法的肉身」）接不接、接在哪一章。

附录六　引文核验总表与口述登记

◆ 一、核验说明

本表汇总全书各编（前置、第一至十二编）末尾注释里的核验结果，截至2026 年 9 月 27 日前置与结语的批三质检——那一批把十四个正文文件的清单逐条重抽了一遍，下一节的数是重抽出来的实数，不是各编自报的约数。核验来源主要是协会网站所录的规范化全文与编者注、纪姆普斯英译本、1894／1898 年《葛》英译本、瑞士历史辞典，以及各章所列网页与期刊摘要。考订版全集只对过一处原页：「故事和图画是一切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瑞士小报》1782 年 8 月 15 日一期，PSW 第 8 卷第 247 页（archive.org 所藏 1927 年本），逐字相合，并核出原句后半「故事是预备，之后讲定好的道理」。其余卷页多为网站所标，纸本未对。

◆ 二、各编核验计数（本批质检重刷，实数）

下面这张表不再照各编自报的约数抄，是本批质检把十四个正文文件（前置、第一至十二编，第十二编两个文件）末尾注释里的核验清单逐条重抽一遍数出来的。**统计口径**照这四条，写在这里好让人复核：

- 一条＝各编清单里的一个编号条目（同一条里并列几处引文，仍只算一条）；全书十四个文件共 314 条。
- 已核＝该条状态里写了「已核」「已对」「逐字核过」，并且没有留下残项。
- 部分核＝内容已核到（网站全文、英译本、摘要），卷页、原件或原刊仍缺的。
- 仍〔待核〕〔据二手〕或存疑＝没有核到，或只在转引里见过，或两说并存、本轮未查的。

· 另有两类不进上面三档：不属核验项（本书自己的读法、构想场景、站内口径转述）与沿他编同一条（本编只是引用别编已登记的那一条，不重复计）。

编	登记条目	已核	部分核	仍〔待核〕〔据二手〕或存疑	不属核验项	沿他编
前置	22	7	0	6	1	8
第一编	29	20	3	5	0	1
第二编	39	5	19	11	0	4
第三编	24	14	7	3	0	0
第四编	23	8	13	1	0	1
第五编	34	25	7	1	1	0
第六编	28	15	6	2	0	5
第七编	32	12	15	3	0	2
第八编	11	0	5	6	0	0
第九编	14	0	1	7	0	6
第十编	8	1	1	3	2	1
第十一编	29	3	2	19	2	3
第十二编（51、52）	10	1	0	6	0	3
第十二编（53、54）	11	2	0	7	2	0
合计	314	113	79	80	8	34

三档合起来是 272 条真正的核验项：已核 113，部分核 79，仍待核或据二手 80。换句话说，全书引到的东西里，四成出头已经核实，近三成核到了内容、还差卷页或原件，另近三成还只有转引。（这几个数已含本次统稿的改动：承重句「故事和图画」在前置、第一编、第十一编、第十二编两个文件里原都标着「据二手／待逐字核」，第七编早已对过考订版原页，统稿把这五处一并摘标转入已核。）

两处要照实说明。第一，第二编「已核 5、部分核 19」这个样子，是因为那一编的引文多出自纪姆普斯的英译本和网站所录的档案摘要，内容对上了，德文原件一概没见——批一质检卡里报的「已核 23」用的是另一种口径（对上了内容就算已核）。本批一律按上面第三条算，所以数字比自报的低。第二，第八、九、十一编的清单本来就是「待核与据二手清单」，条目登记的就是还没落实的那些，已核的没有登进去，所以「已核」一栏近于零，不表示这三编的引文都没核。

核验中改正过的，主要有这些：求助书落款 12 月 3 日改 9 日；「看真窗户」一事的主语改为那个孩子，且是一位老师上课、他当晚拍板（据梅约 1837 年序）；育儿日记 2 月 16 日改 15 日；「八九年后」改「八年后」；手艺最后一级「自如」改「自立」；删去编出来的「比画」；「一辈子为免重税写文章」改为「写过两篇力主废除什一税的长文」；「头、心、手」出处收窄；接缝卡第二行换成原文里的「逼出了齐声的节拍」，「三岁」改「不到三岁」；「把人的心吞掉」改「人的精神」；讲数的书改为已核的《数量关系的直观教学》；「五十三岁第一次当老师」改「头一回以教书为业」；药方补上原文的条件；删去无出处的学院经费推知和第 12 章几处场景；旧学校「不分班」一说按答卷改正；1815 年关印刷所、立账、辞退教师的是施密德，不是他本人；明兴布赫塞合伙是助手们撮合的；博伊根献冠一事，他含泪没有收，删去「两顶冠都冲着那本书」的推想；葛笃德纺纱教数一段不在第一卷，改为「后来的几卷」；托布勒「写了好几本教学书」改为「抄成整本整本的册子」；「最底层的人里埋着力量」一句查无原文，删；阿彭策尔纸鸟一段的转述照原文改正。

◆ 三、仍待核条目表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1 章四	「你就不能坐着别动」、拧绳子、齿轮比喻	内容已核，卷页〔待核〕	PSW 考订版
第 1 章四	同学牧师 1783 年回忆「这孩子不会有出息」	存疑〔据二手〕	ADB 所据原出处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1 章四	苏黎世地震取帽子和书的日子：12 月 9 日／19 日	两说〔待核〕	1802 年致伊特信原件
第 3 章二	雅各布出生日（8 月 18 日，或 8 月 12 日次日）	两说〔待核〕	苏黎世洗礼簿
第 1、3 章	育儿日记德文原文	已对英译本，德文未对	PSW 1
第 4 章二	新庄面积二十或三十六公顷	正文不写数〔待核〕	HLS「Neuhof」、地籍
第 5 章五	墓碑碑文	〔据二手〕	墓碑照片、1846 年立碑记录
第 7 章四	斯坦兹课时：晨 6—8 时、傍晚 4—8 时	网站作者概括〔待核〕	《斯坦兹书信》PSW 13
第 8 章三	「看真梯子、真窗户」一事的原始出处	纪姆普斯、梅约均为转述；**统稿已按梅约 1837 年第六版序（pp.viii—x）改写第 8 章三处**，以梅约本为准，纪姆普斯本留作另一说	Ramsauer 1838；克吕西回忆录
第 8、47 章，第 52 章场景六	「看真梯子、真窗户」发生在哪一所学校	两说／不明〔待核〕：纪姆普斯放在布格多夫；梅约序没点明地方，他本人待过伊弗东。正文已改为不把地方写死	梅约序所据那位老师；克吕西、拉姆绍尔回忆
第 8、12 章	布格多夫鞋匠迪斯利的名字（Samuel／Joseph 两源不一）	两说〔待核〕；全书一律不写名	HLS、协会网站所据学校档案
第 8 章四	克吕西 1800 年初随阿彭策尔儿童到布格多夫	〔据二手〕	《葛》第二封信；克吕西自传
第 8 章四	1803 年直观练习本由克吕西、布斯编成	〔据二手〕	PSW 16 编者说明
第 9 章三	纪姆普斯不满七岁入学、赶六点的课	〔待核〕	纪姆普斯法文原本 1874
第 9 章四	布洛赫曼评语	〔据二手〕	Blochmann 1846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9、29 章	施密德出身：「奥地利山区农家」／「牲口贩子之子」	**统稿已取 HLS 一说**（全书作牲口贩子之子）；原「山区农家」一说来源不明，存疑	HLS「Schmid, Joseph」
第 10 章三	《生平际遇》末句「今天仍是写这封信时的那份心」	〔据二手〕	PSW 27:344
第 10 章四	苏黎世报纸挖苦语	〔据二手〕	纪姆普斯所据报纸
第 10 章四	约 1818 年自拟墓志两稿	〔据二手〕	协会网站所录手迹原件
第 11 章三	伊弗东禁体罚的理由是否写在他书里	〔待核〕	1806《看法、经验与手段》；1805《方法中的精神与心》
第 11、29 章	1806 年著作主张方法「能够也必须」适应不同社会状况	〔据二手〕	PSW 18
第 12 章二	教师出身比例（约四分之一只当过教师等）	〔待核〕	Tröhler 等编 2016 原文第 16 页
第 12 章二	「成千上万的教书先生……」	部分核，疑 1820 年版增补	1820 年科塔版《葛》
第 13 章三	小说第三卷格吕菲中尉接任教师、「学校必须是起居室的样子」	〔据二手〕	PSW 3 原文
第 13 章二	Geschlecht 译作「人类群体」	译法待定	统稿定译名
第 14 章二	拼读法主导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	〔据二手〕	Juska-Bacher 2025
第 14 章三	格莱尔一段「后来的版本里多了一句」	部分核	1820 年版
第 15 章二	1807 年致女同事信的收信人	存疑	PSB 5:250
第 16 章二	「头—心—手」是他全集书信里最常见的排法（Hischier 2017）	〔据二手〕，硕士论文原文未见，只见 Kuhlemann 书评页	Hischier 2017 原论文（巴塞尔大学）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21、25、33 章	《天鹅之歌》所引各句（「反对动嘴」、语言居直观与思考之间、「功劳只在语言教学」、「具体生活处境」一节、数形「完全无能」）	全文已核，PSW 28 卷页存疑	PSW 28 考订版
第 33 章三	协会网站作者语：他身上有一个真正的文学艺术家，写作只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已对原文，但属编者判断而非史料〔据二手〕	无可核的一手来源，只能标明性质
第 17 章二	「穷人要被养育成适合贫穷的人」的篇名与年份	存疑	PSW 1:143
第 17 章二	《爱弥儿》中译本页码	待补	通行中译本
第 17 章四	什一税两篇长文的篇名	存疑	协会网站「贫困」篇所据
第 18 章四	布格多夫、伊弗东孩子自编图形、句子的记录（创造律反证）	存疑	拉姆绍尔回忆；伊特 1802 报告
第 20 章二	1800 年《方法》「直观是人的认识唯一的基础」	〔据二手〕，全文未读	PSW 13:104
第 22、26 章	《母亲读本》实际出版本：有无插图、有无随书方法书、做到几分	〔据二手〕	PSW 15 编者说明
第 22 章四	1820 年「机械」改「有机」及他本人解释	〔据二手〕	PSW 20:448
第 23 章二	「清楚／明白」是否借自莱布尼茨 1684	〔待核〕	他早年读物研究
第 24 章二	拉姆绍尔回忆原著	〔据二手〕	Ramsauer 1838
第 26 章二	起居室是「完好」家庭生活的代号	编者判断〔据二手〕，已对网页原文	Brühlmeier 注
第 31 章一	在旧账本的行缝里写小说	已对纪姆普斯英译本，仍只此一源	德文一手出处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31 章一	葛笃德纺纱时教数线、窗格十进位、「读写只是人造的说话」	已对钱宁节本，德文卷次〔待核〕	PSW 原书各卷
第 31 章三	柏林书商戴克一节	〔据二手〕	纪姆普斯第 79 页所据
第 5、31、50 章	小说称「人类的 ABC 书」；寓言集题名	网站所引已对，原页〔待核〕	PSW 3:3
第 31 章五	《起居室的儿童教理》重抄编号、抄到第 39 章停	网站原文已对，手稿卷页〔待核〕	PSW 所收原稿
第 31 章五	1806 年「不只要画出来，还要做出来」	网站原文已对，原页〔待核〕	PSW 19:17
第 6、32 章	新庄与家长签约、待满几年	已对英译本，德文未对	PSW 1 所收报告
第 32 章四	伊弗东访客中读书而来者的比例	〔待核〕，本轮未找到统计	访客簿研究；施塔德勒传记第二卷
第 36 章二	「博依」郑玄注作广譬喻	〔待核〕	《礼记正义・学记》
第 37 章二	《教学做合一》年代与初刊处	〔待核〕	《陶行知全集》；《中国教育改造》
第 37 章二	《读书与用书》写作年份	字句已核，年份〔待核〕	同上
第 37 章二	陶行知是否读过、提过裴斯泰洛齐	本轮未找到直接材料	《陶行知全集》索引；《陶行知年谱长编》
第 37 章三	小先生制 1934 年前后在上海推开	〔据二手〕	第 221 号与《陶行知全集》
第 38 章二	王筠《教童子法》成书年份	〔待核〕	王筠年谱
第 38、47 章，前言	《新编对相四言》年代（1436 年，或 1506 年后）	**统稿已取 1436 一说**（正文统一，全书三处写法已对齐）；1506 年后一说依据偏弱，只记在注里，仍〔待核〕	哥大藏本影印本序；书格著录
第 38 章四	「教育心理学化」原话出处	〔待核〕	《方法》备忘录（PSW 13）
第 38 章四	教科书「体育要素是关节活动」的原文出处	部分核：《葛》里「关节」只一处，与体育要素无关	《天鹅之歌》；1807 年前后体育论文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38 章四，前言	「第一个」一类排名说法	部分换成王保星 2010，其余仍据教招辅导材料	王天一等或吴式颖《外国教育史》页码
第 39 章二	赫尔巴特访布格多夫的时间（1798/99 或 1799/1800 冬）	两说〔待核〕	Kehrbach 版全集第 1 卷书信
第 39 章二	赫尔巴特课堂记述「像合着拍子的合唱」等	〔据二手〕	1802 年《直观 ABC》一书原文
第 39 章二	1804 年不来梅讲演「绝不适合排挤任何别的方法」	〔据二手〕	Kehrbach 版
第 39 章二	四阶段出《普通教育学》（1806）	〔待核〕	《普通教育学》第二编第四章，李其龙译本
第 39 章二	齐勒、赖因五段的名称	〔待核〕	Rein《Pädagogik im Grundriss》
第 39 章二	中国「五个环节」经凯洛夫传来	常见说法〔待核〕	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
第 39 章二	福禄贝尔 1805 年赴伊弗东约两周	〔据二手〕	福禄贝尔 1828 年致克劳泽信
第 39 章二	恩物各套内容	〔据二手〕	福禄贝尔原著；Brosterman《Inventing Kindergarten》
第 39 章二	「统一是一切生命的灵魂」及「不赞成伊弗东每一样办法」	〔据二手〕	致克劳泽信原文
第 39 章四	两个判决性反例（积木两组；先大后小）	本轮未查到对应研究	待查
第 40 章二	Goldin-Meadow 等 2009	部分核（据报道），原文未读	原文
第 40 章二	Fyfe 等 2014 研究条数与未决条件	部分核（据摘要）	原文结论节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40 章四	形成性评价、设计研究是否已说过「记下为何走岔」	本轮未查	Black & Wiliam 1998；Brown 1992；Collins 1992
第 44 章四	「给新生孩子讨百家布拼被」的老习俗	民俗常识，只作画面〔待核〕	民俗辞书「百家衣」「百家被」条
第 46 章五	第 162 号第 59 章四种死法；第 47 号「失败三层」	据教育 Skill 转述，原书章节〔待核〕	两卷原书
第 47 章二	普鲁士派往伊弗东约二十人、苏费恩主持	〔据二手〕，经摘要	PSB 相应卷；施塔德勒传记
第 47 章二	给普鲁士青年的嘱咐「去火边暖一暖」	〔据二手〕	克伯莱第 269 页所据原件
第 47 章二	第斯多惠 1846 年「至少一半名声」	〔据二手〕	第斯多惠 1846 年柏林纪念讲话
第 47 章二	第斯多惠停职退休；1854 年施蒂尔条例	〔据二手〕	NDB「Diesterweg」条
第 47 章二	《实物课》初版年（1830 或 1831）	〔待核〕	初版著录
第 47 章二	谢尔登购教材与自述	〔据二手〕	Barnes 编《谢尔登自传》
第 47 章二	琼斯、小克吕西、全国教师协会委员会	〔据二手〕	小克吕西自传（1907）
第 47 章二	奥斯威戈「当众试讲、当面评」为实习之源	〔据二手〕，本校叙述有偏	独立的教育史研究
第 47 章二	高岭秀夫在奥斯威戈与任职	〔据二手〕	日文传记
第 47 章二	《庶物指教》与「问答」课的形式化	〔据二手〕	金泽大学纪要论文；堀松武一著作
第 47 章二	清末「直观教授」「实物教授」经日文书传入	〔待核〕	清末师范讲义与译著
第 47 章二	1904 年《最新国文教科书》首印四千册	〔据二手〕	商务印书馆馆史档案

位置	说法	状态	建议去哪查
第 47、50 章	最早中译本为《醉人妻》，刊《教育世界》	〔据二手〕，年份译者待核	《教育世界》1901—1908 各期目录
第 48 章二	1863 年分级新编本是否伊丽莎白本人所编	〔待核〕	该本正文与序
第 49 章四	斯宾塞转引写斯坦兹的一句	〔据二手〕，斯宾塞未注出处	《葛》第一封信；早期传记
第 50 章二	小说情节一笔	〔待核〕	以第 31 章为准，对原著逐卷核
导读二	推翻条件二所列学术传记译名	西尔伯、施塔德勒为音译	统稿统一译名

表中共九十二行——批三质检重抽各编注释后补入三行（第 16 章 Hischier 原论文未见；第 21、25、33 章《天鹅之歌》各句的 PSW 28 卷页；第 33 章协会网站那句属编者判断）；本次统稿又补三行（「看真梯子、真窗户」发生在哪所学校；鞋匠迪斯利的名字；此外把施密德出身、《新编对相四言》年代两行改成「统稿已取一说」）。九十二行里，两行已由统稿取定一说（施密德出身、《新编对相四言》年代），其余九十行仍待核。本表只登「有一个具体来源可去查」的条目；第十编、第十二编各章清单里那些写着「沿第 N 章」的，不另占一行，去查的地方就是被沿的那一章那一行。本轮已从待核转为已核、因而不再列入的，主要有：承重句「故事和图画」（第 5、31、50 章等，已对考订版）；费希特 1808 年援引（第 32 章，已对 zeno.org 原文）；《平民千字课》版本（第 37 章，已据书格著录）；Pashler 等 2008 的结论（第 40 章，已据摘要）；1818 年讲话各句（第 26、29、30 章，逐字核过）；托布勒、布斯、施密德诸条中已改正的几处。第十一编第 25 条（承重句）已由第七编核过，第十一编注释里仍写「待逐字核」，统稿时请同步摘标。

◆ 四、口述登记

王德生的令，照任务书第三节 3.1 原话照登：

编号	日期	原话	落在
令一	2026-09-27	「我们要继续做教育哲学家，从理论和人生SDE两个Skill来解构。」	全书形式：两 Skill 合写
令二	2026-09-27	圈定裴斯泰洛齐，采用写手缝隙行：「直观：先让孩子看见实物，反对空讲字句（E1 现实界）｜新庄农场破产，斯坦兹孤儿院只办了几个月；真正让欧洲认识他的，是一本小说《林哈德与葛笃德》｜跨格 E1→E2 符号｜他教的是别靠字，他靠的是一本小说」	第七编主缝；人生判语
令三	2026-09-27	书名：「教人别靠字的人——普通人都能明白的裴斯泰洛齐」；ISBN 979-8-90690-346-4；20 美金；卷号从站里找空号（取第 251 号）	书名页、出版信息

本书尚无口述命题。判词、视角中心、「排成字母表」「字母表型」都是写手的推荐项，全书没有一处写成王德生的口述；裁定之后，全书统一回改，本表同步登记。

缝隙 Skill 的六条口述（2026-09-27：蒙台梭利一例、缝在三界、天花板、张力只是一例、单一维度中心主义、缝隙不只九种）是本书的方法来源，引用时注「王德生口述（见第 166 号）」，不算本书的口述命题。

本附录统稿时还要再刷新一次：第十编、第十二编的〔待核〕并入；已核的摘去；成书后的逐条核对结果（已核、改、存疑）与改正表，照教育 Skill 第十二节补进来。